

水滸





240



## 第五十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話說宋江主張一丈青與王英配爲夫婦，衆人都稱讚宋公明仁德，當日又設席慶賀。正飲宴間，只見朱貴酒店裏使人上山來，報道：『林子前大路上一夥客人經過，小嘍囉出去攔截，數內一個稱是鄆城縣都頭雷橫。朱頭領邀請住了，見在店裏飲分例酒食，先使小校報知。』

晁蓋宋江聽了大喜，隨即同軍師吳用三個下山迎接。朱貴早把船送至金沙灘上岸。宋江見了，慌忙下拜，道：『久別尊顏，常切思想。今日緣何經過賤

處？」雷橫連忙答禮道：「小弟蒙本縣差遣往東昌府公幹回來，經過路口，小嘍囉攔討買路錢，小弟提起賤名，因此朱兄堅意留住。」宋江道：「天與之幸！」請到大寨，教衆頭領都相見了，置酒管待。一連住了五日，每日與宋江閒話。

晁蓋動問朱全消息。雷橫答道：「朱全見今參做本縣當牢節級，新任知縣好生歡喜。」宋江宛曲把話來說雷橫上山入夥。雷橫推辭：「老母年高，不能相從。待小弟送母終年之後，却來相投。」雷橫當下拜辭了下山。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衆頭領各以金帛相贈；宋江晁蓋自不必說。雷橫得了一大包金銀下山，衆頭領都送至路口辭別，把船渡過大路，自回鄆城縣去了，不在話下。

且說晁蓋宋江回至大寨聚義廳上，起請軍師吳學究定議山寨職事。吳用已與宋公明商議已定，次日會合衆頭領聽號令。先撥外面守店頭領。

宋江道：「孫新顧大嫂原是開酒店之家，着令夫婦二人替回董威董猛別用。」



再令時遷去幫助石勇，樂和去幫助朱貴，鄭天壽去幫助李立。東西南北四座店內賣酒賣肉，每店內設兩個頭領，招接四方入夥好漢。一丈青王矮虎，後山下寨，監督馬匹。金沙灘小寨，董威董猛弟兄兩個守把。鴨嘴灘小寨，鄒淵鄒閏叔姪兩個守把。山前大路，黃信燕順部領馬軍下寨守護。

解珍解寶守把山前第一關。杜遷宋萬守把宛子城第二關。劉唐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關。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孟康仍前監造戰船。李應杜興蔣敬總管山寨錢糧金帛。陶宗旺薛永監築梁山泊內城垣鴈臺。侯健專管監造衣袍鎧甲旌旗戰襖。朱富宋清提調筵宴。穆春李雲監造屋宇寨柵。蕭讓金大堅掌管一應賓客書信公文。裴宣專管軍政，司賞功罰罪。

其餘呂方郭盛孫立歐鵬馬麟鄧飛楊林白勝分調大寨八面安墩。晁蓋宋江吳用居於山頂寨內。花榮秦明居於山左寨內。林冲戴宗居於山右寨內。李俊李逵居於山前。張橫張順居於山後。楊雄石秀守護聚義廳兩側。

一班頭領分撥已定，每日輪流一位頭領做筵席慶賀。山寨體統甚是齊整。

再說雷橫離了梁山泊，背了包裹，提了朴刀，取路回到鄆城縣。到家參見老母，更換些衣服，齋了回文，逕投縣裏來拜見了知縣，回了話，銷繳公文批帖，且自歸家暫歇；依舊每日縣中書畫卯酉，聽候差使。因一日行到縣衙東首，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都頭幾時回來？」

雷橫回過臉來看時，却是本縣一個帮間的李小二。雷橫答道：「我却纔前日來家。」李小二道：「都頭出去了許多時，不知此處近日有個東京新來打葷的行院，色藝雙絕，叫做白秀英。那妮子來參都頭，却值公差出外不在。如今見在勾欄裏，說唱諸般品調。每日有那一般打散，或是戲舞，或是吹彈，或是歌唱，賺得那人山人海價看。都頭如何不去賤一賤？端的是好個粉頭！」

雷橫聽了，又遇心閒，便和那李小二到勾欄裏來看。只見門首掛着許多金字

帳額，旗杆吊着等身靠背。入到裏面，便去青龍頭上第一位坐了。看戲臺上，却做笑樂院本。那李小二，人叢裏撇了雷橫，自出外面趕碗頭腦去了。院本下來，只見一個老兒裹着磕腦兒頭巾，穿着一領茶褐羅衫，繫一條皂纒，拿把扇子上來開科道：『老漢是東京人氏，白玉齋的便是。如今年邁，只憑女兒秀英歌舞吹彈，普天下伏侍看官。』

鑼聲響處，那白秀英早上戲台，參拜四方；拈起鑼棒，如撒豆般點動；拍下一聲界方，念出四句七言詩道：——

『新鳥啾啾舊鳥歸，老羊羸瘦小羊肥。

人生衣食真難事，不及鴛鴦處處飛！』

雷橫聽了，喝聲采。那白秀英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寫着這場話本，是一段風流蘊藉的格範，喚做「豫章城雙漸趕蘇卿」。』說了開話又唱，唱了又說，合棚價衆人喝采不絕。那白秀英唱到務頭，這白玉齋按喝道：『「雖無買馬博金

藝，要動聰明鑑事人。」看官喝采是過去了，我兒，且下來。」這一回便是擲交鼓兒的院本。白秀英拿起盤子，指着道：「財門上起，利地上住，吉地上過，旺地上行。手到面前，休教空過。」白玉齋道：「我兒且走一遭，看官都待賞你。」

白秀英托着盤子，先到雷橫面前。雷橫便去身邊袋裏摸時，不想並無一文。

雷橫道：「今日忘了，不曾帶得些出來，明日一發賞你。」白秀英笑道：「頭醋不釀二醋薄。」官人坐當其位，可出個標首。」雷橫通紅了面皮，道：「我

一時不曾帶得出來，非是我捨不得。」白秀英道：「官人既是來聽唱，如何不

記得帶錢出來？」雷橫道：「我賞你三五兩銀子，也不打緊；却恨今日忘記帶

來。」白秀英道：「官人今日眼見一文也無，提甚三五兩銀子！正是教俺「望

梅止渴」，「畫餅充饑」！」白玉齋叫道：「我兒，你自沒眼！不看城裏人村

裏人，只顧問他討甚麼！且過去自問曉事的恩官告個標首。」雷橫道：「我怎

地不是曉事的？」白玉喬道：「你若省得這子弟門庭時，狗頭上生角！」

衆人齊和起來。雷橫大怒，便罵道：「這忤奴，怎敢辱我！」白玉喬道：

「便罵你這三家村使牛的，打甚麼緊！」有認得的，喝道：「使不得！這個是本縣雷都頭。」白玉喬道：「只怕是「驢筋頭」！」

雷橫那裏忍耐得住，從坐椅上直跳下戲臺來揪住白玉喬，一拳一脚，便打得唇綻齒落。衆人見打得兇，都來解拆，又勸雷橫自回去了。勾欄裏人一閃盡散。

原來這白秀英和那新任知縣舊在東京兩個來往，今日特地在鄆城縣開勾欄。那花娘見父親被雷橫打了，又帶重傷，叫一乘轎子，運到知縣衙內訴告：「雷橫毆打父親，攙散勾欄，意在欺騙奴家！」

知縣聽了，大怒道：「快寫狀來！」這個喚做「枕邊靈」。便教白玉喬寫了狀子，驗了傷痕，指定證見。本處縣裏有人都和雷橫好的，替他去向知縣處打關節。怎當那婆娘守定在縣內，撒嬌撒癡，不繇知縣不行；立等知縣差人把雷橫

捉拿到官，當廳責打，取了招狀，將具枷來枷了，押出去號令示衆。

那婆娘要逞好手，又去知縣行說了，定要把雷橫號令在勾欄門首。第二日，那婆娘再去做場，知縣却教把雷橫號令在勾欄門首。這一班禁子人等都是和雷橫一般的公人，如何肯緝扒他。這婆娘尋思一會：「既是出名奈何了他，只是一怪！」走出勾欄門去茶坊裏坐下，叫禁子過去，發話道：「你們都和他有首尾，却放他自在！知縣相公教你們緝扒他，你到做人情！少刻我對知縣說了，看道奈何得你們也不！」禁子道：「娘子不必發怒，我們自去緝扒他便了。」白秀英道：「恁地時，我自將錢賞你。」禁子們只得來對雷橫說道：「兄長，沒奈何且胡亂緝一緝。」把雷橫緝扒在街上。

人圍裏，却好雷橫的母親正來送飯；看見兒子喫他緝扒在那裏，便哭起來，罵那禁子們道：「你衆人也和我兒一般在衙門裏出入的人，錢財直這般好使！誰保得常沒事！」禁子答道：「我那老娘聽我說：我們却也要容情，怎禁被原告人監

定在這裏要耕，我們也沒做道理處。不時便要去和知縣說，苦害我們，因此上做不得面皮。」那婆婆道：「幾曾見原告人自監着被告號令的道理！」禁子們又低低道：「老娘，他和知縣來往得好，一句話便送了我們，因此兩難。」

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一頭口裏罵道：「這個賊賤人直恁的倚勢！我自解了這索子，看他如今怎的！」白秀英却在茶坊裏聽得，走將過來，便道：「你那老婢子却纔道甚麼！」那婆婆那裏有好氣，便指着罵道：「你這千人騎萬人壓亂人入的賤母狗！做甚麼倒罵我！」白秀英聽得，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大罵道：「老咬蟲！乞貧婆！賤人怎敢罵我！」婆婆道：「我罵你，待怎的？你須不是鄆城縣知縣！」白秀英大怒，搶向前，只一掌，把那婆婆打個踉蹌。那婆婆却待掙扎，白秀英再起人去，老大耳光子只顧打。

這雷橫已是啣憤在心，又見母親喫打，一時怒從心發，扯起枷來，望着白秀英腦蓋上，只一枷梢，打個正着，劈開了腦蓋，撲地倒了。衆人看時，腦漿迸流，

眼珠突出，動彈不得，情知死了。

衆人見打死了白秀英，就押帶了雷橫，一發來縣裏首告，見知縣備訴前事。知縣隨即差人押雷橫下來，會集廟官，拘喚里正鄰佑人等，對屍簡驗已了，都押回縣來。雷橫一面都招承了，並無難意。他娘自保領回家聽候。把雷橫枷了，下在牢裏。當牢節級却是美髯公朱全；見發下雷橫來，也沒做奈何處，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教小牢子打掃一間淨房，安頓了雷橫。

少間，他娘來牢裏送飯，哭着哀告朱全道：「老身年紀六旬之上，眼睜睜地只看着這個孩兒！望煩節級哥哥看日常間弟兄面上，可憐見我這個孩兒，看覷，看覷！」朱全道：「老娘自請放心歸去。今後飯食，不必來送，小人自管待他。倘有方便處，可以救之。」雷橫娘道：「哥哥救得孩兒，却是重生父母！若孩兒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朱全道：「小人專記在心。老娘不必掛念。」



那婆婆拜謝去了。朱全尋思了一日，沒做道理救他處；又自央人去知縣處打關節，上下替他使用人情。那知縣雖然愛朱全，只是恨這雷橫打死了他妹子白秀英，也容不得他說了；又怎奈白玉那廚催併疊成文案，要知縣斷教雷橫償命；因在牢裏，六十日限滿，斷結解上濟州。主案押司抱了文宏先行，却教朱全解送雷橫。

朱全引了十數個小牢子，監押雷橫，離了郟城縣。約行了十數里地，見個酒店。朱全道：『我等衆人就此喫兩碗酒去。』

衆人都到店裏喫酒。朱全獨自帶過雷橫，只做水火，來後面僻靜處，開了枷，放了雷橫，分付道：『賢弟自回。快去取了老母，星夜去別處逃難。這裏我自替你喫官司。』雷橫道：『小弟走了自不妨，必須要連累了哥哥。』朱全道：『兄弟，你不知；知縣怪你打死了他妹子，把這文案都做死了，解到州裏，必是要你償命。我放了你，我須不該犯罪。况兼我又無父母掛念，家私盡可賠

價。你願前程萬里，快去。」雷橫拜謝了，便從後門小路奔回家裏，收拾了細軟包裹，引了老母，星夜自投梁山泊人夥去了，不在話下。

却說朱仝拿這空枷擯在草裏，却出來對衆小牢子說道：「喫雷橫走了，却是怎地好！」衆人道：「我們快趕去他家裏捉！」朱仝故意延遲了半晌，料着雷橫去得遠了，却引衆人來縣裏出首。朱仝告道：「小人自不小心，路上被雷橫走了，在逃無獲，情願甘罪無辭。」

知縣本愛朱仝，有心將就出脫他；被白玉齋要赴上司陳告朱仝故意脫放雷橫，知縣只得把朱仝所犯情絲申將濟州去。朱仝家中自着人去上州裏使錢透了，却解朱仝到濟州來。當廳審錄明白，斷了二十脊杖，刺配滄州牢城。朱仝只得帶上行枷。兩個防送公人領了文案，押送朱仝上路。家間自有人送衣服盤纏，先齎發了兩個公人。

當下離了鄆城縣，迤邐望滄州橫海郡來，於路無話。到得滄州，入進城中，投州衙裏來，正值知府陸廳。兩個公人押朱全在廳階下，呈上公文。知府看了，見朱全一表非俗，貌如重棗，美髯過腹，知府先有八分歡喜，便教：「這個犯人休發下牢城營裏，只留在本府聽候使喚。」當下除了行枷，便與了回文，兩個公人相辭了自回。

只說朱全自在府中，每日只在廳前伺候呼喚。那滄州府裏，押番虞候，門子承局，節級牢子，都送了些人情；又見朱全和氣，因此上都歡喜他。

忽一日，本官知府正在廳上坐堂，朱全在階下侍立。知府喚朱全上廳問道：「你緣何放了雷橫，自遭配在這裏？」朱全稟道：「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橫；只是一時間不小心，被他走了。」知府道：「你也不必得此重罪？」朱全道：「被原告人執定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以此問得重了。」知府道：「雷橫如何打死了

那娼妓？』朱全却把雷橫上項的事備細說了一遍。知府道：『你敢見他孝道，爲義氣上放了他？』朱全道：『小人怎敢欺公罔上。』

正問之間，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個小衙內來，年方四歲，生得端嚴美貌，乃是知府親子，知府愛惜，如金似玉。那小衙內見了朱全，逕走過來便要他抱。朱全只得抱起小衙內在懷裏。那小衙內雙手扯住朱全長髯，說道：『我只要這鬍子抱！』知府道：『孩兒快放了手，休要囉唆！』小衙內又道：『我只要這鬍子抱！和我去耍！』朱全稟道：『小人抱衙內去府前閒走，耍一回了來。』知府道：『孩兒既是要你抱，你和他去耍一回了來。』

朱全抱了小衙內，出府衙前來，買些細糖菓子與他喫；轉了一遭，再抱入府裏來。知府看見，問衙內道：『孩兒那裏去來？』小衙內道：『這鬍子和我街上看耍，又買糖和菓子請我喫。』知府說道：『你那裏得錢買物事與孩兒喫？』朱全稟道：『微表小人孝順之心，何足掛齒。』

知府教取酒來與朱全喫。府裏侍婢捧着銀瓶菓盒篩酒，連與朱全喫了三大盞鐘。知府道：「早晚孩兒要你耍時，你可自行去抱他耍去。」朱全道：「恩相台旨，怎敢有違。」自此爲始，每日來和小衙內上街閒耍。朱全囊篋又有，只要本官見喜，小衙內面上，儘自賠費。

時過半月之後，便是七月十五日，——孟蘭盆大齋之日，年例各處點放河燈，修設好事。當日晚，堂裏侍婢嬾子叫道：「朱都頭，小衙內今夜要去河燈。夫人分付，你可抱他去看一看。」朱全道：「小人抱去。」那小衙內穿一領綠紗衫兒，頭上角兒拴兩條珠子頭鬚，從裏面走出來。朱全挖在肩膀上，轉出府衙門前來，望地藏寺裏去看點放河燈。

那時纔交初更時分，朱全肩背着小衙內，遠寺看了一遭，却來水陸堂放生池邊看放河燈。那小衙內爬在闌干上，看了笑耍。只見背後有人拽朱全袖子，道：「哥哥，借一步說話。」朱全回頭看時，却是雷橫，喫了一驚，便道：「小衙

內，且下來坐在這裏。我去買糖來與你喫，切不要走動。」小衙內道：「你快來，我要橋上看河燈。」朱全道：「我便來也。」轉身却與雷橫說話。

朱全道：「賢弟因何到此？」雷橫扯朱全到靜處，拜道：「自從哥哥救了性命，和老母無處歸着，只得上梁山泊投奔了宋公明入夥。小弟說哥哥恩德，宋公明亦甚思想哥哥舊日放他的思念，晁天王和衆頭領皆感激不淺，因此特地教吳軍師同兄弟前來相探。」朱全道：「吳先生見在何處？」背後轉過吳學究道：「吳用在此。」言罷便拜。朱全慌忙答禮道：「多時不見，先生一向安樂？」吳學究道：「山寨裏衆頭領多多致意，今番教吳用和雷都頭特來相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到此多日了，不敢相見。今夜伺候得着，請仁兄便挪尊步，同赴山寨，以滿晁宋二公之意。」

朱全聽罷，半晌答應不得，便道：「先生差矣。這話休題，恐被外人聽了不好。」雷橫兄弟，他自犯了該死的罪，我因義氣放了他，他出頭不得，上山入夥。

我自爲他配在這裏，天可憐見，一年半載，掙扎還鄉，復爲良民，我却如何肯做這等的事？你二位便可請回，休在此間惹口面不好。」雷橫道：「哥哥在此，無非只是在人之下伏侍他人，非大丈夫男子漢的勾當。不是小弟糾合上山，端的見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休得遲延有悞。」朱全道：「兄弟，你是甚麼言語！你不想，我爲你母老家塞上放了你去，今日你到來陷我爲不義！」吳學究道：「既然都頭不肯去時，我們自告退，相辭了去休。」朱全道：「說我賤名，上覆衆位頭領。」

一同到橋邊，朱全回來，不見了小衙內，叫起苦來，兩頭沒路去尋。雷橫扯住朱全道：「哥哥休尋，多管是我帶來的兩個伴當，聽得哥哥不肯去，因此到抱了小衙內去了。我們一同去尋。」朱全道：「兄弟，不是耍處！若這個小衙內有些好歹，便休了！」雷橫道：「哥哥，且跟我來。」

朱全幫

藏寺，逕出城外。朱全心慌，便問道：「你

的伴當抱小

處：『哥哥且走到我下處。包還你小衙內。』

朱全道：『

私公見怪。』吳用道：『我那帶來的兩個伴當是個沒

分曉的，一定直抱到我們的下處去了。』朱全道：『你那伴當姓甚名誰？』雷

雷

橫答道：『我也不認得，只聽聞叫做黑旋風。』朱全失驚道：『莫不是江州殺人

的李逵麼？』吳用道：『便是此人。』

朱全跌脚叫苦，慌忙便起。離城約走到二十里，只見李逵在前面叫道：『我

在這裏。』朱全搶近前來問道：『小衙內放在那裏？』李逵唱個喏道：『拜

揖，節級哥哥。小衙內有在這裏。』朱全道：『你好好的抱出來還我！』李

逵指着頭上道：『小衙內頭髮兒却在我頭上！』朱全看了，慌問：『小衙內正在

何處？』李逵道：『被我拿些麻藥抹在口裏，直抱出城來，如今睡在林子裏，你

自請去看。』

朱全乘着月色明朗，逕搶入林子裏尋時，只見小衙內倒在地上。朱全便把手



去扶時，只見頭劈做兩半個，已死在那裏。當時朱全心下大怒，奔出林子來，早不見了三個人；四下裏望時，只見黑旋風遠遠地拍着雙斧，叫道：『來！來！來！』朱全心性起，奮不顧身，拽扎起布衫，大踏步趕將來。李逵回身便走，背後朱全趕來。

這李逵却是穿山度嶺慣走的人，朱全如何趕得上，先自喘做一塊。李逵却在前面，又叫：『來！來！來！』朱全恨不得一口氣吞了他，只是趕他不上。天色漸明，李逵在前面急急走，慢趕慢行，不趕不走。看看趕入一個大莊院裏去了，朱全看了道：『那厮既有下落，我和他干休不得！』

朱全直趕入莊院內廳前去，見裏面兩邊都插着許多軍器。朱全道：『想必也是個官宦之家。……』立住了脚，高聲叫道：『莊裏有人麼？』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個人來，『那人是誰？正是小旋風柴進。』問道：『兀的是誰？』

朱全見那人趨走如龍，神儀照日，慌忙施禮答道：『小人是鄆城縣當牢節級朱

全，犯罪刺配到此。昨晚因和知府小衙內出來看放河燈，被黑旋風殺了小衙內。見今走在貴莊，望煩添力捉拿送官。」柴進道：「既是美髯公，且請坐。」朱全道：「小人不取拜問官人高姓？」柴進答道：「小可小旋風便是。」朱全道：「久聞柴大官人。」——連忙下拜道，——「不期今日得識尊顏。」柴進說道：「美髯公亦久聞名，且請後堂說話。」

朱全隨着柴進直到裏面。朱全道：「黑旋風那厮如何却敢逕入貴莊躲避？」柴進道：「容覆：小可小旋風專愛結識江湖上好漢。爲是家間祖上有陳橋讓位之功，先朝曾勅賜丹書鐵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無人敢搜。近間有個愛友，和足下亦是舊交，目今在那梁山泊做頭領，名喚及時雨宋公明，寫一封密書，令吳學究雷橫黑旋風俱在敵莊安歇，禮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因見足下推阻不從，故意教李逵殺害了小衙內，先絕了足下歸路，只得上山坐把交椅。——吳先生，雷橫，如何不出來陪話？」

只見吳用雷橫從側首閣子裏出來，望着朱全便拜，說道：「兄長，望乞恕罪！皆是宋公明哥哥將令分付如此。若到山寨，自有分曉。」朱全道：「是則是你們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個！」柴進一力相勸。朱全道：「我去則去，只教我見黑旋風面罷。」柴進道：「李大哥，你快出來陪話。」

李逵也從側首出來，唱個大喏。朱全見了，心頭一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按納不下，起身搶近前來，要和李逵性命相搏。柴進雷橫吳用三個苦死勸住。

朱全道：「若要我上山時，依得我一件事，我便去！」吳用道：「休說一件事，遮莫幾十件也都依你。願聞那一件事。」不爭朱全說出這件事來，有分教：大鬧高唐州，惹動梁山泊。直教：

招賢國戚遭刑法，好客皇親喪土坑。

畢竟朱全說出甚麼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

押婿虎纏打白秀英  
英髻公談失小衙內

二二

## 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錫

柴進失陷高唐州

話說當下朱全對衆人說道：「若要我上山時，你只殺了黑旋風，與我出了這口氣，我便罷！」李逵聽了大怒道：「教你咬我鳥！晁宋二位哥哥將令，干我屁事！」朱全怒發，又要和李逵厮併。三個又勸住了。朱全道：「若有黑旋風時，我死也不上山去！」柴進道：「恁地却也容易。我自有個道理，只留下李大哥在我這裏便了。你們三個自上山去，以滿晁宋二公之意。」朱全道：「如今做下這件事了，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追捉，拿我家小，如之奈何！」吳

學究道：「足下放心。此時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寶眷在山上了。」

朱仝方纔有些放心。柴進置酒相待，就當日送行。三個臨晚辭了柴大官人便行。柴進叫莊客備三騎馬，送出關外。臨別時，吳用又分付李逵道：「你且小心，只在大官人莊上住幾時，切不可胡亂惹事欺人。待半年三個月，等他性定，却來取你還山。多管也來請柴大官人入夥。」三個自上馬去了。

不說柴進和李逵回莊。且只說朱仝隨吳用雷橫來梁山泊入夥，行了一程，出離滄州地界，莊客自騎了馬回去。三個取路投梁山泊來，於路無話，早到朱員酒店，先使人上山寨報知。晁蓋宋江引了大小頭目，打鼓吹笛，直到金沙灘迎接。一行人都相見了，各人乘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馬，都到聚義廳上，叙說舊話。

朱仝道：「小弟今蒙呼喚到山，滄州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捉我老小，如之奈何？」宋江大笑道：「我教兄長放心。尊嫂并令郎已取到這裏多日了。」

朱全便問道：「見在何處？」宋江道：「奉養在家父太公歇處，兄長，請自己去問慰便了。」

朱全大喜。宋江着人引朱全到宋太公歇所，見了一家老小并一應細軟行李。妻子說道：「近日有人齋書來說你已在山寨入夥了；因此收拾，星夜到此。」朱全出來拜謝了衆人。宋江便請朱全雷橫山頂下寨。一而且做筵席，連日慶賀新頭領，不在話下。

却說滄州知府至晚不見朱全抱小衙內回來，差人四散去尋了半夜。次日，有人見殺死在林子裏，報與知府知道。府尹聽了大驚，親自到林子裏看了，痛哭不已，備辦棺木燒化；次日陞廳，便行開公文，諸處緝捕，捉拿朱全正身。鄆城縣已自申報朱全妻子挈家在逃，不知去向。行開各州縣，出給賞錢捕獲，不在話下。

只說李逵在柴進莊上，住了一個來月，忽一日，見一個人齎一封書火急奔莊上來。柴大官人却好迎着，接書看了，大驚道：「既是如此，我只得去走一遭！」

李逵便問道：「大官人，有甚緊事？」

柴進道：「我有個叔叔柴皇城，見在

高唐州居住，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錫那廝來要占花園，嘔了一口氣，臥病在床，早晚性命不保。必有遺囑的言語分付，特來喚我。叔叔無兒無女，必須親身去走一遭。」李逵道：「既是大官人去時，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如何？」柴進道：「大哥肯去時，就同走一遭。」

柴進即便收拾行李，選了十數匹好馬，帶了幾個莊客；次日五更起來，柴進李逵并從人都上了馬，離了莊院，望高唐州來。不一日來到高唐州，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馬，留李逵和從人在外面廳房內。柴進自逕入臥房裏來看視叔叔，坐在榻前，放聲慟哭。

皇城的繼室出來勸柴進道：「大官人鞍馬風塵不易，初到此



間，且休煩惱。」

柴進施禮罷，便問事情。繼室答道：「此間新任知府高廉，兼管本州兵馬，

是東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倚仗他哥哥勢要，在這裏無所不爲；帶將一個妻舅般天錫來，人盡稱他做般直閣。那廝年紀却小，又倚仗他姊夫的勢要，又在這裏無所不爲。有那等獻勤的賣科，對他說我家宅後有個花園，水亭蓋造得好；那廝帶將許多奸詐不良的三二十人，進入家裏，來宅子後看了，便要發遣我們出去，他要來住。皇城對他說道：「我家是金枝玉葉，有先朝丹書鐵券在門，諸人不許欺侮。你如何敢奪占我的住宅？趕我老小那裏去？」那廝不容所言，定要我們出屋。

皇城去扯他，反被這廝推搶毆打；因此，受這口氣，一臥不起，飲食不喫，服藥無效，眼見得上天遠，入地近！今日得大官人來家做個主張，便有山高水低，也更不憂。」柴進答道：「尊婦放心。只願請好醫士調治叔叔。但有門戶，小姪自使人回滄州家裏去取丹書鐵券來，和他理會。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也不怕

他。」繼室道：「皇城幹事全不濟事，還是大官人理論得是。」

柴進看視了叔叔一回，却出來和李逵并帶來人從說知備細。李逵聽了，跳

將起來，說道：「這厮好無道理！我有大斧在這裏！教他喫我幾斧，却再商

量！」柴進道：「李大哥，你且息怒。沒來繇，和他纔齒做甚麼？他雖倚勢

欺人，我家放着有護持聖旨；這裏和他理論不得，須是京師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

明的條例和他打官司！」李逵道：「『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

了！我只是前打後商量！那厮若還去告狀，和那烏官一發都砍了！」柴進笑

道：「可知朱全要和你厮併，見面不得！這裏是禁城之內，如何比得你山寨裏橫

行！」李逵道：「禁城便怎地？江州無爲軍，偏我不會殺人！」柴進道：

「等我看了頭勢，用着大哥時，那時相央。無事只在房裏請坐。」

正說之間，裏面侍妾慌忙來請大官人看視皇城。柴進入到裏面臥榻前，只見

皇城閉着兩眼淚，對柴進說道：「賢姪志氣軒昂，不辱祖宗。我今被殷天錫殿

死，你可看骨肉之面，親齋書往京師攔駕告狀，與我報讎。九泉之下也感賢姪親意！保重，保重，再不多囑！」言罷，便放了命。

柴進痛哭了一場。繼室恐怕昏暈，勸住柴進道：「大官人煩惱有日，且請商量後事。」柴進道：「誓書在我家裏，不曾帶得來，星夜教人去取，須用將往東京告狀。叔叔尊靈，且安排棺槨盛殮，成了孝服，却再商量。」

柴進教依官制，備辦內棺外槨，依禮鋪設靈位。一門穿了重孝，大小舉哀。李逵在外面，聽得堂裏哭泣，自己摩拳擦掌憤氣；問從人，都不肯說。宅裏請僧修設好事功果。

至第三日，只見這般天錫，騎着一匹擅行的馬，將引開漢三二十人，手執彈弓川弩，吹筒氣毬，粘竿樂器；城外遊玩了一遭，帶五七分酒，佯醉假顛，逕來到柴皇城宅前，勒住馬，叫裏面管家的人出來說話。柴進聽得說，掛着一身孝服，慌忙出來答應。

那殷天錫在馬上問道：「你是他家甚麼人？」柴進答道：「小可是柴皇城親

姪柴進。」殷天錫道：「我前日分付道，教他家搬出屋去，如何不依我言語？」

柴進道：「便是叔叔臥病，不敢移動。夜來已自身故，待斷了搬出去。」殷

天錫道：「放屁！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三日外不搬，先把你這廝枷號

起，先喫我一百訊棍！」柴進道：「直閣休恁相欺；我家也是龍子龍孫，放着先

朝丹書鐵券，誰敢不敬？」殷天錫喝道：「你將出來我看！」柴進道：「見在

滄州家裏，已使人去取來。」殷天錫大怒道：「這廝正是胡說！便有誓書鐵

券，我也不怕！——左右！與我打這廝！」

衆人却待動手。原來黑旋風李逵在門縫裏張看，聽得喝打柴進，便拽開房

門，大吼一聲，直搶到馬邊，早把殷天錫揪下馬來，一拳打翻。那二三十人却待

搶他，被李逵手起，早打倒五六個，一闕都走了，却再拿殷天錫提起來，拳頭脚尖

一發上。柴進那裏勸得住，看那殷天錫時，早已打死在地。柴進只叫得苦，便

教李逵且去後堂商議。

柴進道：「眼見得便有人到這裏，你安身不得了。官司我自支吾，你快走回

梁山泊去。」李逵道：「我便走了，須連累你。」柴進道：「我自有誓書鐵券

護身，你便去是。事不宜遲！」李逵取了雙斧，帶了盤纏，出後門，自投梁山

泊去了。

不多時，只見二百餘人，各執刀杖鎗棒，圍住柴皇城家。柴進見來捉人，便

出來說道：「我同你們府裏分訴去。」衆人先縛了柴進，便入家裏搜捉行兇黑大

漢，不見，只把柴進綁到州衙內，當廳跪下。知府高廉聽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

錫，正在廳上咬牙切齒忿恨，只待拿人來，早把柴進毆翻在廳前階下。

高廉喝道：「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錫！」柴進告道：「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

孫，家間有先朝太祖誓書鐵券。見在滄州居住。爲是叔叔柴皇城病重，特來看

視。不幸身故，見今停喪在家。殷直闖將引三二十人到家，定要趕逐出屋，不

容柴進分說，喝令衆人毆打，被莊客李大救護，一時行兇打死。」高廉喝道：

「李大見在那裏？」柴進道：「心慌逃走了。」

高廉道：「他是個莊客，不得你的言語，如何敢打死人？你又故縱他逃走

了，却來瞞昧官府！你這廝！不打如何肯招！牢子！下手加力與我打這

廝！」柴進叫道：「莊客李大救主，誤打死人，非干我事！放着先朝太祖誓

書，如何便下刑法打我？」高廉道：「誓書有在那裏？」柴進道：「已使人回

滄州去取來了。」高廉大怒，喝道：「這廝正是抗拒官府！左右！腕頭加

力，好生痛打！」

衆人下手，把柴進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只得招做「使令莊客李大打死殷

天錫」，取那二十五斤死囚枷釘了，發下牢裏監收。殷天錫屍首簡驗了，就把棺

木殮殮，不在話下。

這般夫人要與兄弟報讎，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監禁下人口，封占了

房屋圍院。柴進自在牢中受苦。

却說李逵連夜回梁山泊，到得寨裏，來見衆頭領。朱全一見李逵，怒從心起，掣條朴刀，逕奔李逵。黑旋風拔出雙斧，便鬥朱全。晁蓋宋江并衆頭領一齊向前勸住。宋江與朱全陪話道：『前者殺了小衙內，不干李逵之事；却是軍師吳學究因請兄長不肯上山，一時定的計策。今日既到山寨，便休記心，只願同心協助，共興大義，休教外人恥笑。』便叫李逵：『兄弟，與美髯陪話。』

李逵睜着怪眼，叫將起來，說道：『他直恁般做得起！我也多曾在山寨出氣力！他又不會有半點之功，却恁地倒教我陪話！』宋江道：『兄弟，却是你殺了小衙內，雖是軍師嚴令。論齒序，他也是你哥哥。且看我面，與他伏個禮，我却自拜你便了。』李逵喫宋江夾及不過，便道：『我不是怕你；爲是哥哥逼我，沒奈何了，與你陪話！』

李逵嘆宋江逼住了，只得撇了雙斧，拜了朱仝兩拜。朱仝方纔消了這口氣。山寨裏鬼頭領且教安排筵席與他兩個和解。李逵說起：「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親叔叔柴皇城病症，却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錫，要奪屋宇花園，毆罵柴進，喫我打死了殷天錫那厮。」

宋江聽罷，失驚道：「你自走了，須連累柴大官人喫官司！」吳學究道：

「兄長休驚。等戴宗回山，便有分曉。」李逵問道：「戴宗哥哥那裏去了？」吳學究道：「我怕你在柴大官人莊上惹事不好，特地教他來喚你回山。他到那裏不見你時，必去高唐州尋你。」

說言未絕，只見小校來報：「戴院長回來了。」宋江便去迎接，到了堂上坐下，便問柴大官人一事。戴宗答道：「去到柴大官人莊上，已知同李逵投高唐州去了。逕奔那裏去打聽，只見滿城人傳說：「殷天錫因爭柴皇城莊屋，被一個黑大漢打死了。」見今負累了柴大官人陷於縲紲，下在牢裏。柴皇城一家人口家



私盡都抄扎了。柴大官人性命早晚不保！」

晁蓋道：「這個黑廝又做出來了，但到處便惹口面！」李逵道：「柴皇城被

他打傷，嘔氣死了；又來占他房屋；又喝叫打柴大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得！」

晁蓋道：「柴大官人自來與山寨有恩，今日他有危難，如何不下山去救他。我親

自去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可使輕動？小可與柴大官人

舊來有恩，情願替哥哥下山。」

吳學究道：「高唐州城池雖小，人物稠雜，軍廣糧多，不可輕敵。煩請林冲

花榮秦明李俊呂方郭盛孫立歐鵬楊林鄧飛馬麟白勝：十二個頭領部引馬步軍兵五千

作前隊先鋒；中軍主帥宋公明吳用并朱全雷橫戴宗李逵張橫張順楊雄石秀：十個頭

領部引馬步軍兵三千策應。」共該二十二位頭領，辭了晁蓋等衆人，離了山寨，

望高唐州進發。

梁山泊前軍到得高唐州地界，早有軍卒報知高廉。高廉聽了，冷笑道：「你

這夥草賊在梁山泊窩藏，我兀自要來勦捕你；今日你倒來就縛，此是天教我成功！左右快傳下號令，整點軍馬出城迎敵，着那衆百姓上城守護。」

這高知府上馬管軍，下馬管民，一聲號令下去，那帳前都統監軍統領統制提轄軍職一應官員，各各部領軍馬；就教場裏點視已罷，諸將便擺布出城迎敵。高廉手下有三百梯已軍士，號爲「飛天神兵」。一個個都是山東河北江西湖南兩淮南浙選來的精壯好漢。知府高廉親自引了，披甲背劍，上馬出到城外，把部下軍官遇迺排成陣勢；却將神軍列在中軍；搖旗吶喊，擂鼓鳴金，只等敵軍來到。

却說林冲花榮秦明引領五千人馬到來，兩軍相迎，旗鼓相望；各把強弓硬弩，射住陣脚。兩軍吹動畫角，發起擂鼓。花榮秦明帶同十個頭領都到陣前，把馬勒住。頭領林冲，橫丈八蛇矛，躍馬出陣，厲聲高叫：「姓高的賊！快快出來！」高廉把馬一縱，引着三十餘個軍官，都出到門旗下，勒住馬，指着林冲罵

道：「你這夥不知死的叛賊！怎敢直犯俺的城池！」林冲喝道：「你這個害民的強盜！我早晚殺到京師，把你那厮欺君賊臣高俅碎屍萬段，方是願足！」

高廉大怒，回頭問道：「誰人出馬先捉此賊去？」軍官隊裏轉出一個統制

官，姓于，名直，拍馬輪刀，竟出陣前。林冲見了，逕奔于直。兩個戰不到五

合，于直被林冲心窩裏一蛇矛刺着，翻筋斗擡下馬去。高廉見了大驚，「再有誰

人出馬報讎？」軍官隊裏又轉出一個統制官，姓溫，雙名文寶；使一條長鎗，騎

一匹黃驃馬；鑾鈴響，珂珮鳴，早出到陣前；四雙馬蹄，蕩起征塵，直奔林冲。

秦明見了，大叫：「哥哥稍歇，看我立斬此賊！」林冲勒住馬，收了點銅矛，讓秦

明戰溫文寶。兩個約鬪十合之上，秦明放個門戶，讓他鎗擡進來，手起棍落，把

溫文寶削去半個天靈蓋，死於馬下，那馬跑回本陣去了。兩陣軍相對齊聲吶喊。

高廉見連折二將，便去背上掣出那口太阿寶劍來，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

「疾！」只見高廉隊中捲起一道黑氣。那道氣散至半空裏，飛沙走石，撼天搖

地，括起怪風，逕掃過對陣來。林冲秦明花榮等衆將對面不能相顧，驚得那坐下馬亂擲咆哮，衆人回身便走。高廉把劍一揮，指點那三百神兵從陣裏殺將出來。背後官軍協助，一掩過來，趕得林冲等軍馬星落雲散，七斷八續；呼兄喚弟，覓子尋爺；五千軍兵，折了一千餘人，直退回五十里下寨。高廉見人馬退去，也收了本部軍兵，入高唐州城裏安下。

却說宋江中軍人馬到來，林冲等着，具說前事。宋江吳用聽了大驚。與軍師道：「是何神術，如此利害？」吳學究道：「想是妖法。若能回風返火，便可破敵。」宋江聽罷，打開天書看時，第三卷上有「回風返火破陣」之法。宋江大喜，用心記了咒語并秘訣，整點人馬，五更造飯喫了，搖旗擂鼓，殺進城下來。有人報入城中，高廉再點得勝人馬并三百神兵，開放城門，布下吊橋，出來擺成陣勢。

宋江帶劍縱馬出陣前，望見高廉軍中一簇皂旗。吳學究道：「那陣內皂旗便是使「神師計」的軍兵。但恐又使此法，如何迎敵？」宋江道：「軍師放心，我自有破陣之法。諸軍衆將勿得驚疑，只顧向前殺去。」高廉分付大小將校：「不要與他強敵挑鬪。但見牌響，一齊併力擒獲宋江，我自有重賞。」

兩軍喊聲起處，高廉馬鞍轡上掛着那面聚獸銅牌，上有龍章鳳篆；手裏拿着寶劍，出到陣前。宋江指着高廉罵道：「昨夜我不曾到，兄弟們誤折了一陣。今日我必要把你誅盡殺絕！」高廉喝道：「你這夥反賊快早早下馬受縛，省得我腥手污脚！」言罷，把劍一揮，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黑氣起處，早捲起怪風來。

宋江不等那風到，口中也念念有詞，左手捏訣，右手提劍一指，喝聲道：「疾！」那陣風不望宋江陣裏來，倒望高廉神兵隊裏去了。宋江却待招呼人馬，殺將過去。高廉見回了風，急取銅牌，把劍敲動，向那神兵隊裏捲一陣黃

沙，就中軍走出一羣怪獸毒蟲，直衝過來。

宋江陣裏衆多人馬驚呆了。宋江撇了劍，撥回馬先走；衆頭領簇捧着，盡都逃命；大小軍校，你我不能相顧，奪路而走。高廉在後面把劍一揮，神兵在前，官軍在後，一齊掩殺將來。宋江人馬大敗虧輸。高廉趕殺二十餘里，鳴金收軍，城中去了。

宋江來到土坡下，收住人馬，扎下寨柵；雖是損折了些軍卒，却喜衆頭領都有；屯住軍馬，便與軍師吳用商議道：「今番打高唐州，連折了兩陣，無計可破神兵，如之奈何？」吳學究道：「若是這厮會使『神師計』，他必然今夜要來劫寨；可先用計隱備。此處只可屯扎些少軍馬，我等去舊寨內駐扎。」宋江傳令：只留下楊林白勝看寨；其餘人馬退去舊寨內將息。

且說楊林白勝引人離寨半里草坡內埋伏；等到一更時分，只見風雷大作。

楊

林白勝同三百餘人在草裏看時，只見高廉步走，引領三百神兵，吹風唳哨，殺入寨中來，見是空寨，回身便走。楊林白勝吶聲喊。高廉只怕中了計，四散便走，三百神兵各自奔逃。楊林白勝亂放弩箭，只顧射去，一箭正中高廉左肩。衆軍四散，冒雨趕殺。高廉引領了神兵，去得遠了。楊林白勝人少，不敢深入。

少刻，雨過雲收，復見一天星斗。月光之下，草坡前拋翻射倒，拿得神兵二十餘人，解赴宋公明寨內，具說雷雨風雲之事。宋江吳用見說，大驚道：「此間只隔得五里遠近，却又無雨無風！」衆人議道：「正是妖法。只在本處，離地只有三四十丈，雲雨氣味是左近水泊中攝將來的。」楊林說：「高廉也是披髮仗劍，殺入寨中。身上中了我一弩箭，回城中去了。爲是人少，不敢去追。」宋江分賞楊林白勝；把拿來的中傷神兵斬了；分撥衆頭領，下了七八個小寨，圍繞大寨，隄防再來劫寨；一面使人回山寨取軍馬協助。

且說高廉自中了箭，回到城中養病，令軍士：『守護城池，晝夜隄備，且休與他廝殺。待我箭瘡平復起來，捉宋江未遲。』

却說宋江見折了人馬，心中憂悶，和軍師吳用商量道：『只這個高廉尙且破不得，倘或別添他處軍馬，併力來助，如之奈何！』吳學究道：『我想要破高廉妖法，只除非依我如此如此。……若不去請這個人來，柴大官人性命也是難救；高唐州城子永不能得。』正是：

要除起霧興雲法，須請通天徹地人。

畢竟吳學究說這個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二回

戴宗一取公孫勝

李逵獨劈羅真人

話說當下吳學究對宋公明說道：「要破此法，只除非快教人去蘄州尋取公孫勝來，便可破得高廉。」宋江道：「前番戴宗去了幾時，全然打聽不着，却那裏去尋？」吳用道：「只說蘄州，有管下多少縣治，鎮市，鄉村，他須不曾尋得到。我想公孫勝他是個學道的人，必然在個名山大川，洞天真境居住。今番教戴宗去蘄州管下山川去處尋覓一遭，不愁不見他。」

宋江聽罷，隨即叫請戴院長商議，可往蘄州尋取公孫勝。戴宗道：「小可願

往。只是得一個做伴的去方好。」吳用道：「你作起『神行法』來，誰人趕得上？」戴宗道：「若是同伴的人，我也把甲馬拴在他腿上，教他也便走得快了。」李逵便道：「我與戴院長做伴走一遭。」戴宗道：「你若要跟我去，須要一路上喫素，都聽我的言語。」李逵道：「這個有甚難處，我都依你便了。」宋江吳用分付道：「路上小心在意，休要惹事。若得見了，早早回來。」李逵道：「我打死了殷天錫，却教柴大官人喫官司，我如何不要救他？今番並不許惹事了！」

二人各藏了暗器，拴縛了包裹，拜辭宋江並衆人，離了高唐州，取路投蘄州來。走得二三十里，李逵立住脚道：「大哥，買碗酒喫了走也好。」戴宗道：「你要跟我作『神行法』，須要只喫素酒。」李逵笑道：「便喫些肉也打甚麼緊。」戴宗道：「你又來了；今日已晚，且向前尋個客店宿了，明日早行。」

兩個又走了三十餘里，天色昏黑，尋着一個客店歇了，燒起火來做飯，沾一角

酒來喫。李逵搬一碗素飯并一碗菜湯來房裏與戴宗喫。戴宗道：「你如何不喫飯？」李逵應道：「我且未要喫飯哩。」戴宗尋思：「這厮必然瞞着我背地裏喫葷。……」

戴宗自把菜飯喫了，悄悄地來後面張時，見李逵討兩角酒，一盤牛肉，立着在那裏亂喫。戴宗道：「我說甚麼！且不要道破他，明日小小地要他要便了！」戴宗先去房裏睡了。李逵喫了一回酒肉，恐怕戴宗問他，也輕輕的來房裏睡了。

到五更時分，戴宗起來，叫李逵打火，做些素飯喫了。各分行李在背上，算還了房宿錢，離了客店。行不到二里多路，戴宗說道：「我們昨日不曾使『神行法』，今日須要趕程途。你先把包裹拴得牢了，我與你作法，行八百里便住。」戴宗取四個甲馬去李逵兩隻腿上縛了，分付道：「你前面酒食店裏等我。」

戴宗念念有詞，吹口氣在李逵腿上。李逵拽開脚步，渾如駕雲的一般，飛也似去了。戴宗笑道：「且着他忍一日餓！」戴宗也自拴上甲馬，隨後趕來。

李逵不省得這法，只道和他走路一般好耍，那當得耳朵邊有如風雨之聲，兩邊房屋樹木一似連排價倒了的，腳底下如雲催霧擾。

李逵怕將起來，幾遍待要住脚；兩條腿那裏收拾得住，却似有人在下面推的相似，脚不點地只管走去了。看見酒肉飯店，連排飛也似過去，又不能殼入去買喫，李逵只得叫：「爺爺！且住一住！」看看走到紅日平西，肚裏又饑又渴，越不能殼住脚；驚得一身臭汗，氣喘做一團。

戴宗從背後趕來，叫道：「李大哥，怎的不買些點心喫了去？」李逵應道：

「哥哥！救我一救！餓殺鐵牛了！」戴宗懷裏摸出幾個炊餅來自喫。李逵

叫道：「我不能殼住脚買喫，你與我個充饑！」戴宗道：「兄弟，你立住了與你

喫。」李逵伸着手，只隔一丈遠近，只接不着。李逵叫道：「好哥哥！且住

一住！」戴宗道：「便是今日有些踉蹌，我的兩條腿也不能殼住。」李逵道：

「阿也！我這鳥脚不絲我半分，只管自家在下邊奔了去！不要討我性發，把大

斧砍了下來！」戴宗道：「只除是恁的般方好；不然，直走到明年正月初一日，也不能住！」李逵道：「好哥哥！休使道兒耍我！砍了腿下來，把甚麼走回去？」戴宗道：「你敢是昨夜不依我？今日連我也奔不得住。你自奔去。」李逵叫道：「好爺爺！你饒我住一住！」戴宗道：「我的這法不許喫葷，第一戒的是牛肉。若還喫了一塊牛肉，直要奔一世方纔得住！」李逵道：「却是苦也！我昨夜不合瞞着哥哥，其實偷買五七斤牛肉喫了！正是怎麼好！」戴宗道：「怪得今日連我的這腿也收不住！你這鐵牛害殺我也！」

李逵聽罷，叫起撞天屈來。戴宗笑道：「你從今已後，只依得我一件事，我便罷得這法。」李逵道：「老爺！你快說來，看我依你！」戴宗道：「你如今敢再瞞我喫葷麼？」李逵道：「今後但喫時，舌頭上生碗來大疔瘡！我見哥哥會喫素，鐵牛却其實煩難，因此上瞞着哥哥試一試。今後並不敢了！」戴宗道：「既是恁地，饒你這一遍！」趕上一步，把衣袖去李逵腿上只一拂，喝聲

「住」。李逵應聲立定。戴宗道：「我先去，你且慢慢的來。」

李逵正待抬脚，那裏移得動；拽也拽不起，一似生鐵鑄就了的。李逵大叫

道：「又是苦也！哥便再救我一救！」戴宗轉回頭來，笑道：「你方纔罰呪真

麼？」李逵道：「你是我親爺，却如何敢違了你的言語！」戴宗道：「你今番

真個依我？」便把手縮了李逵，喝聲「起」。兩個輕輕地走了去。李逵道：

「哥哥可憐見鐵牛，早歇了罷！」見個客店，兩個人來投宿。

戴宗李逵入到房裏，去腿上卸下甲馬，取出幾陌紙錢燒送了，問李逵道：「今

番却如何？」李逵捫着脚，歎氣道：「這兩條腿方纔是我的了！」

戴宗便叫李逵安排些素酒素飯喫了，燒湯洗了脚，上床歇息。睡到五更，起

來，洗漱罷，喫了飯，還了房錢，兩個又上路。行不到三里多路，戴宗取出甲馬

道：「兄弟，今日與你只縛兩個，教你慢行些。」李逵道：「親爺！我不要縛

了！」戴宗道：「你既依我言語，我和你幹大事，如何肯弄你！你若不依我，

教你一似夜來，只釘住在這裏，直等我去蒲州尋見了公孫勝，回來放你！」李逵慌忙叫道：「你縛！你縛！」

戴宗與李逵當日各只縛兩個甲馬，作起「神行法」，扶着李逵同走。原來戴宗的法，要行便行，要住便住。李逵從此那裏敢違他言語，於路上只是買些素酒素飯，喫了便行。

話休絮繁。兩個用「神行法」，不旬日，迤邐來蒲州城外客店裏歇了。次日，兩個入城來，戴宗扮做主人，李逵扮做僕者。戴宗在城中尋了一日，並無一個認得公孫勝的。兩個自回店裏歇了；次日，又去城中大街小巷尋了一日，絕無消耗。李逵心焦，罵道：「這個乞丐道人！却烏躲在那裏！我若見時，腦揪將去見哥哥！」戴宗聽道：「你又來了！便不記得喫苦！」李逵陪笑道：「不敢！不敢！我自這般說一聲兒要。」

戴宗又埋怨一回，李逵不敢回話。兩個又來店裏歇了，次日早起，却去城外近村鎮市尋覓。戴宗但見老人，便施禮拜問公孫勝先生家在那裏居住，並無一人認得。戴宗也問過數十處。

當日晌午時分，兩個走得肚饑，路傍邊見一個素麵店。兩個直入來買些點心喫，只見裏面都坐滿，沒一個空處。戴宗李逵立在當路。過官問道：「客官要喫麵時，和這老人合坐一坐。」

戴宗見個老丈獨自一個占着一副大座頭，便與他施禮，唱個喏，兩個對面坐了，李逵坐在戴宗肩下。一分付過賣造四個壯麵來。戴宗道：「我喫一個，你喫三個不少麼？」李逵道：「不濟事！一發做六個來，我都包辦！」過賣見了也笑。等了半日，不見把麵來，李逵却見都搬入裏面去了，心中已有五分焦躁。只見過賣却搬一個熱麵，放在合坐老人面前；那老人也不謙讓，拿起麵來便喫。那分麵却熱，老兒低着頭，伏桌兒喫。



李逵性急，叫一聲『過賣』，罵道：『却教老爺等了這半日！』把那桌子只一拍，澆那老人一臉熱汗，那分麵都潑翻了。老兒焦躁，便來揪住李逵，喝道：『你是何道理打翻我麵！』李逵捻起拳頭，要打老兒。戴宗慌忙喝住，與他陪話，道：『老丈休和他一般見識。』小可陪老丈一分麵。』那老人道：『客官不知；老漢路遠，早要喫了麵回去聽講，遲時誤了程途。』戴宗問道：『老丈何處人氏？』却聽誰人講甚麼？』老兒答道：『老漢是本處補州管下九宮縣二仙山下人氏，因來這城中買些好香回去，聽山上羅真人講說『長生不死』之法。』

戴宗尋思：『莫不公孫勝也在那裏？……』便問老人道：『老丈貴莊曾有公孫勝麼？』老人道：『客官問別人定不知，多有人不認得他。老漢和他是鄰舍。他只有個老母在堂。這個先生一向雲遊在外，此時喚做公孫一清。如今出姓，都只叫他清道人，不叫做公孫勝，——此是俗名，無人認得。』戴宗道：『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又拜問老丈：『九宮縣二仙山

離此間多少路？

清道人在家麼？」老人道：「二仙山只離本縣四十五里便是。」

清道人他是羅真人上首徒弟。他本師如何放他離左右！」

戴宗聽了大喜，連忙催鐵麵來喫；和那老人一同喫了，算還麵錢，同出店肆，問了路途。戴宗道：「老丈先行；小可買些香紙也便來也。」老人作別去了。

戴宗李逵回到客店裏，取了行李，包裹，再拴上甲馬，離了客店，兩個取路投九宮縣二仙山來。戴宗使起「神行法」，四十五里，片時到了。二人來到縣

前，問二仙山時，有人指道：「離縣投東，只有五里便是。」兩個又離了縣治，

投東而行，果然行不到五里，早來到二仙山下。見個樵夫，戴宗與他施禮，說

道：「借問此間清道人家在何處居住？」樵夫指道：「只過這個山嘴，門外有條

小石橋的便是。」兩個抹過山嘴來，見有十數間草房，一週圍矮牆，牆外一座小

石橋。兩個來到橋邊，見一個村姑，提一籃新果子出來。戴宗施禮問道：

「娘子從清道人家出來，清道人在家麼？」村姑答道：「在屋後煉丹。」戴宗

心中暗喜，分付李逵道：「你且去樹多處躲一躲；待我自入去見了他却來叫你。」

戴宗自入到裏面看時，一帶三間草房，門上懸掛一個匾額。戴宗咳嗽了一

聲，只見一個白髮婆婆從裏面出來。戴宗當下施禮道：「告稟老娘。小可欲求

清道人相見一面。」婆婆問道：「官人高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

從山東到此。」婆婆道：「孩兒出外雲遊，不曾還家。」戴宗道：「小可是舊

時相識，要說一句緊要的話，求見一面。」婆婆道：「不在家裏。有甚話說，

留下在此不妨。待回家自來相見。」戴宗道：「小可再來。」就辭了婆婆，

却來門外對李逵道：「今番須用着你；方纔他娘說道不在家裏，如今你可去請他。

他若說不在時，你便打將起來，却不得傷犯他老母。我來喝住你便能。」

李逵先去包裹裏取出雙斧，插在兩胯下，入得門裏，大叫一聲「着個出來」。

婆婆慌忙迎着問道：「是誰？」見了李逵睜着雙眼，先有八分怕他，問道：「哥

哥有甚話說？」李逵道：「我乃梁山泊黑旋風，奉着哥哥將令，教我來請公孫

勝。你叫他出來，佛眼相看！若還不肯出來，放一把烏火，把你家當都燒做白地！」又大叫一聲「早早出來」。婆婆道：「好漢莫要恁地。我這裏不是公孫勝家，自喚做清道人。」李逵道：「你只叫他出來，我自認得他烏臉！」婆婆道：「出外雲遊未歸。」

李逵拔出大斧，先砍翻一堵壁。婆婆向前攔住。李逵道：「你不叫你兒子出來，我只殺了你！」拿起斧來便砍。把那婆婆驚倒在地。只見公孫勝從裏面奔將出來，叫道：「不得無禮！」只見戴宗便來喝道：「鐵牛！如何嚇倒老母！」戴宗連忙扶起。李逵撇了大斧，便唱個喏道：「阿哥休怪。不恁地你不肯出來。」

公孫勝先扶娘入去了，却出來拜請戴宗李逵；邀進一間淨室坐下，問道：「虧二位尋得到此。」戴宗道：「自從哥哥下山之後，小可先來蒲州尋了一遍，並無打聽處，只糾合得一夥弟兄上山。今次宋公明哥哥因去高唐州救柴大官人，致被

知府高廉兩三陣用妖法贏了；無計奈何，只得教小可和李逵逕來尋請足下。邊遍  
蒲州，並無尋處，偶因素麵店中得個此間老丈指引到此。却見村姑說足下在家燒  
煉丹藥，老母只是推却；因此使李逵激出哥哥來。這個太莽了些。望乞恕罪。  
宋公明哥哥在高唐州界上度日如年；請哥哥便可行程，以見始終成全大義之美。」

公孫勝道：「貧道幼年飄蕩江湖，多與好漢們相聚。自從梁山泊分別回鄉，  
非是昧心：一者母親年老，無人奉侍；二乃本師羅真人留在座前。恐怕山寨有人  
尋來，故意改名清道人，隱居在此。」戴宗道：「今者宋公明正在危急之際，哥  
哥慈悲，只得去走一遭。」公孫勝道：「干礙老母無人養贍。本師羅真人如何  
肯放？其實去不得了。」戴宗再拜懇告。公孫勝扶起戴宗，說道：「再容商  
議。」

公孫勝留戴宗李逵在淨室裏坐定，安排些素酒素食相待。三個喫了一回，戴  
宗又苦苦哀告道：「若是哥哥不肯去時，宋公明必被高廉捉了。山寨大義，從此

休矣！」公孫勝道：「且容我去稟問本師真人。若肯容許，便一同去。」戴

宗道：「只今便去啓問本師。」公孫勝道：「且寬心住一宵，明日早去。」戴

宗道：「公明在彼，一日如度一年，煩請哥哥便問一遭。」

公孫勝便起身引了戴宗李逵離了家裏，取路上二仙山來。此時已是秋殘冬初

時分，日短夜長，容易得晚，來到半山裏，却早紅輪西墜。松陰裏面一條小路，

直到羅真人觀前，見有硃紅牌額，上寫着「紫虛觀」三個金字。

三人來到觀前着衣亭上，整頓衣服，從廊下入來，逕投殿後松鶴軒裏去。兩

個童子看見公孫勝領人入來，報知羅真人。傳法旨，教請三人入來。

當下公孫勝引着戴宗李逵到松鶴軒內，正值真人朝真纔罷，坐在雲牀上。公

孫勝向前行禮起居，躬身侍立。戴宗當下見了，慌忙下拜。李逵只管光着眼

看。

羅真人問公孫勝道：「此二位何來？」公孫勝道：「便是吾日弟子曾告我

師，山東義友是也。今爲高唐州知府高廉顯逞異術，有兄宋江，特令二弟來此呼喚。弟子未敢擅便，故來稟問我師。」羅真人道：「一清既脫火坑學煉長生，何得再慕此境？」戴宗再拜，道：「容乞暫請公孫先生下山，破了高廉，便送還山。」羅真人道：「二位不知，此非出家人問管之事。汝等自下山去商議。」公孫勝只得引了二人，離了松鶴軒，連晚下山來。李逵問道：「那老仙先生說甚麼？」戴宗道：「你偏不聽得！」李逵道：「便是不省得這般鳥做聲。」戴宗道：「便是他的師父說道教他休去！」

李逵聽了，叫起來道：「教我兩個走了許多路程，我又喫了若干苦，尋見了，却放出這個屁來！莫要引老爺性發，一隻手捻碎你這道冠兒，一隻手捉住腰膀，把那老賊道直撞下山去！」戴宗聽着道：「你又要釘住了脚！」李逵陪笑道：「不敢！不敢！我自這般說一聲兒耍。」

三個再到公孫勝家裏，當夜安排些晚飯。戴宗和公孫勝喫了。李逵却只呆

想，不喫。公孫勝道：「且權宿一宵，明日再去懇求本師。若肯時，便去。」戴宗只得叫了安置，收拾行李，和李逵來淨室裏睡。

這李逵那裏睡得着；捱到五更左側，輕輕地爬將起來；聽那戴宗時，正胸胸的睡熟；自己尋思道：「却不是干鳥氣麼？你原是山寨裏人，却來問甚麼鳥師父！我本待一斧砍了，出口鳥氣；不爭殺了他，却又請那個去救俺哥哥？……」又尋思道：「設使明朝那厮又不肯，却不悞了哥哥的大事？……我只是忍不得了，莫若殺了那個老賊道，教他沒問處，只得和我去？……」

李逵當時摸了兩把板斧，輕輕地開了房門，乘着星月朗朗，一步步摸上山來；到得紫虛觀前，却見兩扇大門關了，傍邊籬牆喜不甚高。李逵騰地跳將過去，開了大門，一步步摸入裏面去，直至松鶴軒前，只聽隔窗有人念誦什麼經號之聲。李逵爬上來，搗破紙窗張時，見羅漢人獨自一個坐在日間這件東西上；面前桌兒上烟煨煨地兩枝蠟燭點得通亮。李逵道：「這賊道！却不是當死！」一盞盞過



門邊來，把手只一推，撲的兩扇亮榻齊開。李逵搶將入去，提起斧頭，便望羅真人腦門上只一劈，早斫倒在雲床上。李逵看時，流出白血來，笑道：「眼見得這賊道是童男子身，頗養得元陽真氣，不會走泄，正沒半點的紅！」

李逵再仔細看時，連那道冠兒劈做兩半，一顆頭直砍到項下。李逵道：「這個人只可驅除了他！先不煩惱公孫勝不去！」便轉身，出了松鶴軒，從側首廊下奔將出來。只見一個青衣童子，攔住李逵，喝道：「你殺了我本師，待走那裏去！」李逵道：「你這個小賊道！也喫我一斧！」手起斧落，把頭早砍下臺基邊去。李逵笑道：「如今只好撒開！」逕取路出了觀門，飛也似奔了山來；到得公孫勝家裏，閃入來，閉上了門。淨室裏聽戴宗時，兀自未覺，李逵依前輕輕地睡了。

直到天明，公孫勝起來，安排早飯，相待兩個喫了。戴宗道：「再請先生引同我二人上山，懇告真人。」李逵聽了，咬着唇冷笑。三個依原舊路，再上山

來；入到紫虛觀裏松鶴軒中，見兩個童子。公孫勝問道：「真人何在？」童子答道：「真人坐在雲床上養性。」

李逵聽說，喫了一驚，把舌頭伸將出來，半日縮不入去。三個揭起簾子入來看時，見羅真人坐在雲床上中間。李逵暗暗想道：「昨夜我敢是錯殺了？……」

羅真人便道：「汝等三人又來何幹？」戴宗道：「特來哀告我師慈悲救取衆人免難。」羅真人道：「這黑大漢是誰？」戴宗答道：「是小可義弟，姓李，名逵。」真人笑道：「本待不教公孫勝去；看他的面上，教他去走一遭。」戴宗拜謝，對李逵說了。李逵尋思：「那厮知道我要殺他，却又烏說！」

只見羅真人道：「我教你三人片時便到高唐州，如何？」三個謝了。戴宗尋思：「這羅真人，又強似我的「神行法」！……」真人喚道童子取三個手帕來。戴宗道：「上告我師，却是怎生教我們便能殺到高唐州？」羅真人便起身，道：「都跟我來。」

三個人隨出觀門外石巖上來。先取一個紅手帕鋪在石上道：『一清可登。』  
公孫勝雙脚踏在上面。羅真人把袖一拂，喝聲道：『起』。那手帕化作一片紅雲，載了公孫勝，冉冉騰空而起，離山約有二十餘丈。羅真人喝聲『住』。那片紅雲不動。却鋪下一個青手帕，教戴宗踏上，喝聲『起』。那手帕却化作一片青雲，載了戴宗，起在半空裏去了。

那兩片青紅二雲，如蘆蓆大，起在天上轉。李逵看得呆了。羅真人却把一個白手帕，鋪在石上，喚李逵踏上。李逵笑道：『你不是耍？若跌下來，好個大疙瘩！』羅真人道：『你見二人麼？』李逵立在手帕上。羅真人喝一聲『起』。那手帕化作一片白雲，飛將上去。李逵叫道：『阿也！我的不穩，放我下來！』

羅真人把右手一招，那青紅二雲平平墜將下來。戴宗拜謝，侍立在右手；公孫勝侍立在左手。李逵在上面叫道：『我也要撒尿撒尿！你不放我下來，我劈

頭便撒下來也！」

羅真人問道：「我等自是出家人，不曾惱犯了你，你因何夜來越牆而過，入來把斧劈我？若是我無道德，已被殺了。又殺了我一個道童！」

李逵道：「不是我！你敢錯認了？」

羅真人笑道：「雖然只是砍了我兩個葫

蘆，其心不善。

且教你喫些磨難！」

把手一招，喝聲「去」。一陣惡風，把

李逵吹入雲端裏。

只見兩個黃巾力士押着李逵，耳朵邊有如風雨之聲，下頭房屋

樹木一似連排曳去的，脚下如雲催霧趕，正不知去了多少遠，聽得魂不着體，手脚搖動。忽聽得刮刺刺地響一聲，却從蘄州府廳屋上骨碌碌滾將下來。

當日正值府尹馬士弘坐衙，廳前立着許多公吏人等。看見半天裏落下一個黑

大漢來，衆皆吃驚。

馬知府見了，叫道：「且拿這厮過來！」當下十數個牢子

獄卒，把李逵驅至當前。

馬府尹喝道：「你這厮是那裏妖人？如何從半天裏帶

將下來？」

李逵跌得頭破額裂，半晌說不出話來。

馬知府道：「必然是個妖人！」

教：『去取些法物來！』牢子節級將李逵細翻，驅下廳前草地裏；一個虞候撥一盃狗血沒頭一淋；又一個提一桶屎糞來望李逵頭上直澆到腳底下。李逵口裏，耳朵裏，都是狗血，尿，屎。李逵叫道：『我不是妖人，我是跟羅真人的伴當！』

原來蘄州人都知道羅真人是個現世的活神仙，從此便不肯下手傷他，再驅李逵到廳前。早有吏人稟道：『這蘄州羅真人是天下有名的得道活神仙。若是他的從者，不可加刑。』馬府尹笑道：『我讀千卷之書，每聞古今之事，未見神仙有如此徒弟！即係妖人！牢子，與我加力打那厮！』衆人只得拿翻李逵，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馬知府喝道：『你那厮快招了妖人，便不打你！』李逵只得招做『妖人李二』。取一面大枷釘了，押下大牢裏去。

李逵來到死囚獄裏，說道：『我是值日神將，如何枷了我？好歹教你這蘄州一城人都死！』那押牢節級禁子都知羅真人道德清高，誰不欽服；都來問李逵：『你端的是甚麼人？』李逵道：『我是羅真人親隨值日神將，因一時有失，惹了

真人，把我撇在此間，教我受些苦難。三兩日必來取我。你們若不把些酒肉來將息我時，我教你們衆人全家都死！」

那節級牢子見了他說，倒都怕他，只得買酒肉請他喫。李逵見他們害怕，越說起風話來。牢裏衆人越怕了，又將熱水來與他洗浴了，換些乾淨衣裳。李逵道：「若還缺了我酒肉，我便飛了去，教你們受苦！」牢裏禁子只得倒陪告他。李逵陷在廬州牢裏不題。

且說羅真人把上項的事一一說與戴宗。戴宗只是苦苦哀告，求救李逵。羅真人留住戴宗在觀裏宿歇，動問山寨裏事務。戴宗訴說晁天王宋公明仗義疏財，專只替天行道，誓不損害忠臣烈士，孝子賢孫，義夫節婦，許多好處。羅真人聽罷默然。

一住五日，戴宗每日磕頭禮拜，求告真人，乞救李逵。羅真人道：「這等人

只可騙除了罷，休帶回去！」戴宗告道：「真人不知。這李逵雖是愚蠢，不省禮法，也有些小好處：第一，鯁直，分毫不肯苟取於人；第二，不會阿諂於人，雖死其忠不改；第三，並無淫慾邪心，貪財背義，勇敢當先。因此，宋公明甚是愛他。不爭沒了這個人回去，教小可難見兄長宋公明之面。」羅真人笑道：「貧道已知這人是上界天殺星之數，爲是下土衆生，作業太重，故罰他下來殺戮。吾亦安肯逆天，壞了此人？只是磨他一會，我叫取來還你。」

戴宗拜謝。羅真人叫一聲「力士安在？」就松鶴軒前起一陣風。風過處，一尊黃巾力士出現，躬身稟覆：「我師有何法旨？」羅真人道：「先差你押去蘄州的那人，罪業已滿。你還去蘄州牢裏取他回來。速去速回。」

力士聲啞去了，約有半個時辰，從虛空裏把李逵撇將下來。戴宗連忙扶住李逵，問道：「兄弟，這兩日在那裏？」李逵看了羅真人，只管磕頭拜說：「親爺！鐵牛不敢了也！」羅真人道：「你從今已後可以戒性，竭力扶持宋公明，

休生歹心。」李逵再拜道：「你是我的親爺，却如何敢違了你的言語！」

戴宗道：「你正去那裏去了這幾日？」李逵道：「自那日一陣風直刮我去

州府裏，從廳屋脊上直滾下來，被他府裏衆人拿住。那個烏知府道我是妖人，捉翻我，捆了，却教牢子獄卒把狗血和尿屎淋我一頭一身；打得我兩腿肉爛，把我枷了，下在大牢裏去。衆人問我：「是何神將，從天上落下來？」只喫我說道：

「羅真人的親隨直日神將。因有些過失，罰受此苦。過二三日，必來取我。」雖是喫了一頓棍棒，却也詐得些酒肉喫。那厮們懼怕真人，却與我洗浴，換了一身衣裳。方纔正在亭心裏詐酒肉喫，只見半空裏跳下這個黃巾力士，把枷鎖開了，叫我閉眼，一似睡夢中，直捉到這裏。」公孫勝道：「師父似這般的黃巾力士有一千餘員，都是本師真人的伴當。」

李逵聽了，叫道：「活佛！你何不早說，免教我做了這般不是。」只顧下拜。戴宗也再拜懇告道：「小可端的來得多日了。高唐州軍馬甚急，望乞師父



慈悲，放公孫先生同弟子去救哥哥宋公明，破了高廉，便送還山。」羅真人道：「我不教他去，今爲汝大義爲重，權教他去走一遭。——我有片言，汝當記取。」公孫勝向前跪聽真人指教。正是：

滿懷濟世安邦願，來作乘鸞跨鳳人。

畢竟羅真人對公孫勝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戴宗二取公孫勝  
李逵獨劈羅漢人

二六

## 第五十三回

入雲龍鬪法破高廉

黑旋風下井救柴進

話說當下羅真人道：「弟子，你往日學的法術却與高廉一般。吾今特授與汝「五雷天心正法」，依此而行，可救宋江，保國安民，替天行道。你的老母，我自使人早晚看視，勿得憂念。汝本上應天間星數，以此暫容汝去一遭；切須專持從前學道之心，休被人欲搖動，悞了自己脚跟下大事。」

公孫勝跪受了訣法，便和戴宗李逵拜辭了羅真人，別了衆道伴下山。歸到家中，收拾了寶劍二口并鐵冠道衣等物了當，拜辭老母，離山上路。

行過了三四十里路程，戴宗道：「小可先去報知哥哥，先生和李逵大路上來，却得再來相接。」公孫勝道：「正好；賢弟先往報知，吾亦隨行來也。」戴宗分付李逵道：「於路小心伏侍先生；但有些差池，教你受苦。」李逵道：「他和羅真人一般的法術，我如何敢輕慢了他！」戴宗拴上甲馬，作起「神行法」來，預先去了。

却說公孫勝和李逵兩個離了二仙山九宮縣，取大路而行，到晚尋店安歇。李逵懼怕羅真人法術，十分小心伏侍公孫勝，那裏敢使性。

兩個行了三日，來到一個去處，地名喚做武岡鎮，只見街市人烟輳集。公孫勝道：「這兩日於路走得困倦，買碗素菜素酒喫了行。」李逵道：「也好。」却見驛路旁邊一個小酒店，兩個人來店裏坐下。公孫勝坐了上首；李逵解了腰包，下首坐了；叫過賣一面打酒，就安排些素饌來喫。公孫勝道：「你這裏有甚素點

心賣？」過賣道：「我店裏只賣酒肉，沒有素點心；市口人家有棗糕賣。」李逵道：「我去買些來。」便去包裹取了銅錢，逕投市鎮上來買了一包棗糕。欲待回來，只聽得路傍側首，有人喝采道：「好氣力！」

李逵看時，一夥人圍定一個大漢，把鐵瓜鎚在那裏使，衆人看了喝采他。李逵看那大漢時，七尺以上身材，面皮有麻，鼻子上一條大路。李逵看那鐵鎚時，約有三十來斤。那漢使得發了，一瓜鎚正打在壓街石上，把那石頭打做粉碎，衆人喝采。

李逵忍不住，便把棗糕揣在懷裏，便來拿那鐵鎚。那漢喝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拿我的鎚！」李逵道：「你使得甚麼鳥好，教衆人喝采！看了到污眼！你看老爺使一回教衆人看。」那漢道：「我借與你；你若使不動時，且喫我一頓賴子拳了去！」

李逵接過瓜鎚，如弄彈丸一般，使了一回，輕輕放下，面又不紅，心頭不跳，

口內不喘。那漢看了，倒身便拜，說道：「願求哥哥大名。」李逵道：「你家在那裏住？」那漢道：「只在前面便是。」引了李逵到一個所在，見一把鎖鎖着門。那漢把鑰匙開了門，請李逵到裏面坐地。

李逵看他屋裏都是鐵砧，鐵鎚，火爐，鉗，鑿，家伙，尋思道：「這人必是個打鐵匠人，山寨裏正用得着，何不叫他也去入夥？……」李逵又道：「漢子，你通個姓名，教我知道。」那漢道：「小人姓湯，名隆。父親原是延安府知寨官，因為打鐵上，遭際老種經略相公帳前叙用。近年父親在任亡過，小人貪賂，流落在江湖上，因此權在此間打鐵度日。入骨好使鎗棒；為是自家渾身有麻點，人都叫小人做金錢豹子。敢問哥哥高姓大名？」李逵道：「我便是梁山泊好漢黑旋風李逵。」

湯隆聽了再拜道：「多聞哥哥威名，誰想今日偶然得遇！」李逵道：「你在这裏幾時得發跡！不如跟我上梁山泊入夥，教你也做個頭領。」湯隆道：「若

得哥哥不棄，肯帶攜兄弟時，願隨鞭撻。」就拜李逵爲兄。李逵認湯隆爲弟。

湯隆道：「我又無家人伴當，同哥哥去市鎮上喫三杯淡酒，表結拜之意。今

晚歇一夜，明日早行。」李逵道：「我有個師父在前面酒店裏，等我買棗糕去喫

了便行，耽擱不得，只可如今便行。」湯隆道：「如何這般要緊？」李逵道：

「你不知。宋公明哥哥見今在高唐州界首廝殺，只等我這師父到來救應。」湯

隆道：「這個師父是誰？」李逵道：「你且休問，快收拾了去。」

湯隆急急拴了包裹盤纏銀兩，戴上氈笠兒，跨了口腰刀，提條朴刀，棄了家中

破房舊屋，轟重家伙，跟了李逵，直到酒店裏來見公孫勝。公孫勝埋怨道：「你

如何去了許多時？再來遲些，我依前回去了！」

李逵不敢做聲回話，引過湯隆拜了公孫勝，備說結義一事。公孫勝見說他是

打鐵出身，心中也喜。李逵取出棗糕，叫過賣將去整理。三個一同飲了幾杯

酒，喫了棗糕，算還酒錢。李逵湯隆各背上包裹，與公孫勝離了武岡鎮，逕迤望

高唐州來。

三個於路，三停中走了兩停多路，那日早却好迎着戴宗來接。公孫勝見了大

喜，連忙問道：『近日相戰如何？』戴宗道：『高廉那厮近日箭瘡平復，每日引

兵來搦戰。哥哥堅守不敢出敵，只等先生到來。』公孫勝道：『這個容易。』

李逵引着湯隆拜見戴宗，說了備細。四人一處奔高唐州來。離寨五里遠，

早有呂方郭盛引一百餘騎軍馬迎着。四人都上了馬，一同到寨。宋江吳用等

出寨迎接。各施禮罷，擺了接風酒，叙問間闊之情，請入中軍帳內。衆頭領亦

來作慶。李逵引過湯隆來參見宋江吳用并衆頭領等。講禮已罷，寨中且做慶賀

筵席。

次日，中軍帳上，宋江吳用公孫勝商議破高廉一事。公孫勝道：『主將傳

令，且着拔寨都起。看敵軍如何，小弟自有區處。』

當日宋江傳令各寨一齊引軍起身，直抵高唐州城壕，下寨已定。次早五更造



飯，軍人都披掛衣甲。宋公明、吳學究、公孫勝三騎馬直到軍前，搖旗擂鼓，吶喊篩鑼，殺到城下來。

再說知府高廉在城中箭瘡已痊，隔夜小軍來報知宋江軍馬又到，早晨都披掛了衣甲，便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將引三百神兵并大小將校出城迎敵。兩軍漸近，旗鼓相望，各擺開陣勢。兩陣裏花腔鼙鼓擂，雜彩繡旗搖。宋江陣門開處，分出十騎馬來，雁翅般擺開在兩邊。左手下五將：花榮、秦明、朱仝、歐鵬、呂方；右手下五將是：林冲、孫立、鄧飛、馬麟、郭盛；中間三個總軍主將，三騎馬出到陣前。看對陣金鼓齊鳴，門旗開處，也有二三十個軍官簇擁着高唐州知府高廉出在陣前，立馬門旗之下，厲聲喝罵道：「你那水洼草賊！既有心要來廝殺，定要見個輸贏！走的不是好漢！」

宋江問一聲：「誰人出馬立斬此賊？」小李廣花榮挺鎗躍馬，直至核心。高

廉見了，喝問道：「誰與我直取此賊去？」那統制官隊裏轉出一員上將，喚做薛元輝，使兩口雙刀，騎一匹劣馬，飛出垓心，來戰花榮。兩個在陣前鬪了數合，花榮撥回馬，望本營便走。薛元輝縱馬舞刀，儘力來趕。花榮略帶住了馬，拈弓取箭，紐轉身軀，只一箭，把薛元輝頭重腳輕射下馬去。兩軍齊吶聲喊。

高廉在馬上見了大怒，急去馬鞍橋前取下那面聚獸銅牌，把劍去擊。那裏敲得三下，只見神兵隊裏捲起一陣黃砂來，罩得天昏地暗，日色無光。喊聲起處，豺狼虎豹怪獸毒蟲就這黃砂內捲將出來。衆軍恰待都起，公孫勝在馬上早掣出那把松文古定劍來，指着敵軍，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一道金光射去，那夥怪獸毒蟲都就黃砂中亂紛紛墜於陣前。衆軍人看時，却都是白紙剪的虎豹走獸，黃砂盡皆蕩散不起。

宋江看了，鞭梢一指，大小三軍一齊掩殺過去；但見人亡馬倒，旗鼓交橫。

高廉急把神兵退走入城。宋江軍馬趕到城下，城上急拽起吊橋，閉上城門，擂不

砲石如雨般打將下來。宋江叫且鳴金，收聚軍馬下寨，整點人數，各獲大勝，回帳稱謝公孫先生神功道德，隨即賞勞三軍。

次日，分兵四面圍城，儘力攻打。公孫勝對宋江吳用道：「昨夜雖是殺敗敵軍大半，眼見得那三百神兵退入城中去了。今日攻擊得緊，那厮夜間必來偷營劫寨。今晚可收軍一處，至夜深，分去四面埋伏。這裏虛扎寨柵，教衆將只聽霹靂響，看寨中火起，一齊進兵。」傳令已了，當日攻城至未牌時分，都收四面軍兵還寨，却在營中大吹大擂飲酒。看看天色漸晚，衆頭領暗暗分撥開去，四面埋伏已定。

却說宋江吳用公孫勝花榮秦明呂方郭盛上土坡等候。是夜高廉果然點起三百神兵，背上各帶鐵葫蘆，於內藏着硫磺硝磺，烟火藥料；各人俱執鈎刃，鐵掃帚，口內都銜蘆哨。二更前後，大開城門，放下弔橋，高廉當先，驅領神兵前進，背

後却帶三十餘騎，奔殺前來。離寨漸近，高廉在馬上作起妖法，却早黑氣冲天，狂風大作，飛砂走石，播土揚塵。三百神兵各取火種，去那葫蘆口上點着，一聲蘆哨齊響，黑氣中間，火光罩身，大刀闊斧，滾入寨裏來。

高埠處，公孫勝仗劍作法，就空寨中平地上刮刺刺起個霹靂。三百神兵急待退步，只見那空寨中火起，光焰亂飛，上下通紅，無路可出。四面伏兵齊趕，圍定寨柵，黑處偏見。三百神兵不曾走得一個，都被殺在陣裏。

高廉急引了三十餘騎奔走回城。背後一枝軍馬追趕將來，乃是豹子頭林冲。看看趕上，急叫得放下吊橋。高廉只帶得八九騎入城，其餘盡被林冲和人連馬生擒活捉了去。高廉退到城中，盡點百姓上城守護。高廉軍馬被宋江林冲殺個盡絕。

次日，宋江又引軍馬四面圍城甚急。高廉尋思：「我數年學得法術，不想今日被他破了！似此如之奈何？……」只得使人去鄰近州府求救。急急修書二

封，去東昌寇州，『二處離此不遠。這兩個知府都是我哥哥擡舉的人。教星夜起兵來接應。』差了兩個帳前統制官，齎擎書信，放開西門，殺將出來，投西寨路去了。

衆將却待去追趕，吳用傳令：『且放他出去，可以將計就計。』宋江問道：『軍師如何作用？』吳學究道：『城中兵微將寡，所以他去求救。我這裏可使兩枝人馬，詐作救應軍兵，於路混戰；高廉必然開門助戰，乘勢一面取城，把高廉引入小路，必然擒獲。』宋江聽了大喜，令戴宗回梁山泊另取兩枝軍馬，分作兩路而來。

且說高廉每夜在城中空闊處堆積柴草，竟天價放火爲號，城上只望救兵到來。過了數日，守城軍兵望見宋江陣中不戰自亂，急忙報知。

高廉聽了，連忙披掛上城瞻望，只見兩路人馬，戰塵蔽日，喊殺連天，衝奔前

來；四面圍城軍馬，四散奔走。高廉知是兩路救軍到了，盡點在城軍馬，大開城門，分頭掩殺出去。

且說高廉撞到宋江陣前，看見宋江引着花榮秦明三騎馬望小路而走。高廉引了人馬急去追趕，忽聽得山坡後連珠砲響，心中疑惑，便收轉人馬回來。兩邊鑼響，左手下小溫侯，右手下賽仁貴，各引五百人馬衝將出來。

高廉急奪路走時，部下軍馬折其大半；奔走脫得核心時，望見城上已都是梁山泊旗號；舉眼再看，無一處是救應軍馬；只得引着敗卒殘兵，投山僻小路而走。行不到十里之外，山背後撞出一彪人馬，當先擁出病尉遲，攔住去路，厲聲高叫：『我等你多時！好好下馬受縛！』高廉引軍便回。背後早有一彪人馬截住去路，當先馬上却是美髯公。

兩頭夾攻將來，四面截了去路，高廉只得棄了馬，却走上山。那山下裏部軍

一齊趕上山去。高廉慌忙，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起！」駕一片黑雲，冉冉騰空，直上山頂。只見山坡邊轉出公孫勝來；見了，便把劍在馬上望空作用，口中也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將劍望上一指，只見高廉從雲中倒撞下來，側首搶過插翅虎雷橫，一朴刀把高廉揮做兩段。

雷橫提了首級，都下山來，先使人去飛報主帥。宋江已知殺了高廉，收軍進高唐州城內，先傳下將令，休得傷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無犯；且去大牢中救出柴大官人來。那當牢節級，押獄禁子，已都走了，止有三五十個罪囚，盡數開了枷鎖釋放。數中只見柴大官人一個，宋江心中憂悶。尋到一處監房內，却監着柴皇親一家老小；又一座牢內，監着滄州捉到柴進一家老小，同監在彼，——爲是連日廝殺，未曾取問發落。——只是沒尋柴大官人處。

吳學究教喚集高唐州押獄禁子跟問時，數內有一個稟道：「小人是當牢節級蘭仁。前日蒙知府高廉所委，專一牢固監守柴進，不得有失；又分付道：「但有凶

吉，你可便下手。」三日之前知府高廉要取柴進出來施刑，小人爲見本人是個好男子，不忍下手，只推道：「本人病至八分，不必下手。」後又催併得緊，小人回稱：「柴進已死。」因是連日厮殺，知府不開，小人却恐他差人下來看視，必見罪責；昨日引柴進去後面枯井邊，開了枷鎖，推放裏面躲避，如今不知存亡。」

宋江聽了，慌忙着蘭仁引入。直到後牢枯井邊望時，見裏面黑洞洞地，不知多少深淺；上面叫時，那得人應；把索子放下去探時，約有八九丈深。宋江道：「柴大官人眼見得都是沒了！」宋江垂淚。吳學究道：「主帥且休煩惱。誰人敢下去探看一遭，便見有無。」

說猶未了，轉過黑旋風李逵來，大叫道：「等我下去！」宋江道：「正好。當初也是你送了他，今日正宜報本。」李逵笑道：「我下去不怕，你們莫要割斷了繩索！」吳學究道：「你却也忒奸猾！」且取一個大篋籬，把索子結了，接長索頭，繫起一個架子，把索掛在上面。李逵脫得赤條條的，手拿兩把板斧，坐



在籬裏，却放下井裏去。索上縛兩個銅鈴。

漸漸放到底下，李逵却從籬裏爬將出來，去井底下摸時，摸着一堆，却是骸骨。李逵道：「爺娘！其鳥東西在這裏！」又去這邊摸時，底下濕漉漉的，沒下腳處。李逵把雙斧拔放籬裏，兩手去摸底下，四邊却寬；一摸摸着一個人，做一堆兒蹲在水坑裏。李逵叫一聲「柴大官人」，那裏見動；把手去摸時，只覺口內微微聲喚。李逵道：「謝天地！恁地時，還有救哩！」隨即爬在籬裏，搖動銅鈴。

衆人扯將上來，却只李逵一個，備細說了下面的事。宋江道：「你可再下去，先把柴大官人放在籬裏，先發上來，却再放籬下來取你。」李逵道：「哥哥不知，我去蘆州着了兩道兒，今番休撞第三遍。」宋江笑道：「我如何肯弄你！你快下去。」

李逵只得再坐籬裏，又下井去。到得底下，李逵爬將出籬去，却把柴大官人

拖在籬裏，搖動索上銅鈴。上面聽得，早扯起來。到上面，衆人大喜。及見柴進頭破額裂，兩腿皮肉打爛，眼目略開又閉，衆人甚是悽慘，叫請醫生調治。李逵却在井底下發喊大叫。宋江聽得，急叫把籬放將下去，取他上來。李逵到得上面，發作道：『你們也不是好人！便不把籬放下來救我！』宋江道：『我們只顧看顧柴大官人，因此忘了你，休怪。』

宋江就令衆人把柴進扛扶上車睡了；先把兩家老小并奪轉許多家財，共有二十餘輛車子，叫李逵雷橫先護送上梁山泊去；却把高廉一家老小良賤三四十口，處斬於市；賞謝了蘭仁；再把府庫財帛倉廩糧米并高廉所有家私，盡數裝載上山。大小將校，離了高唐州，得勝回梁山泊。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在路已經數日，回到大寨。柴進扶病起來，稱謝晁宋二公并衆頭領。晁蓋教請柴大官人就山頂宋公明歇處，另建一所房子與柴進并家眷安歇。晁蓋宋江等衆皆大喜。自高唐州回來，又添得柴進湯隆兩頭領，且作慶賀筵席，不在話下。

再說東昌寇州兩處已知高唐州殺了高廉，失陷了城池，只得寫表，差人申奏朝廷；又有高唐州逃難官員，都到京師說知真實。高太尉聽了，知道殺死他兄弟高廉，次日五更，在待漏院中，專等景陽鐘響。百官各具公服，直臨丹墀，伺候朝見。當日五更三點，道君皇帝降殿。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天子駕坐。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啓奏，無事捲簾退朝。』高太尉出班奏道：『今有濟州梁山泊賊首晁蓋，宋江累造大惡：打劫城池，搶擄倉廩；聚集兇徒惡黨，現在濟州殺害官軍，闖了江州無爲軍；今又將高唐州官民殺戮一空，倉廩庫藏盡被擄去。此是心腹大患，若不早行誅剿，他日養成賊勢，難以制伏。伏乞聖斷。』

天子聞奏大驚，隨即降下聖旨，就委高太尉選將調兵，前去剿捕，務將掃清水泊，殺絕種類。高太尉又奏道：『量此草寇，不必興舉大兵。臣保一人，可去收服。』天子道：『卿若舉用，必無差錯，即令起行。飛捷報功，加官賜賞，』

高遷任用。」高太尉奏道：「此人乃開國之初，河東名將呼延贊嫡派子孫，單名喚灼字；使兩條銅鞭，有萬夫不當之勇；見受汝寧郡都統制，手下多有精兵勇將。臣保舉此人，可以征剿梁山泊。可授兵馬指揮使，領馬步精銳軍士，尅日掃清山寨，班師還朝。」天子准奏，降下聖旨：着樞密院即便差人齎勅前往汝寧州星夜宣取。

當日朝罷，高太尉就於帥府着樞密院撥一員軍官，齎擎聖旨前去宣取。當日起行，限時定日，要呼延灼赴京聽命。

却說呼延灼在汝寧州統軍司坐衙，聽得門人報道：「有聖旨，特來宣取將軍赴京，有委用的事。」呼延灼與本州官員出郭迎接到統軍司，開讀已罷，設宴管待使臣；火急收拾了頭盔衣甲，鞍馬器械，帶引三四十從人，一同使命，離了汝寧州，星夜赴京。於路無話，早到京師城內殿司府前下馬，來見高太尉。

當日高俅正在殿帥府坐衙。門吏報道：『汝寧州宣到呼延灼，見在門外。』高太尉大喜，叫喚進來參見。高太尉問慰已畢，與了賞賜；次日早朝，引見道君皇帝。天子看見呼延灼一表非俗，喜動天顏，就賜踢雪烏騮一匹。那馬，渾身墨錠似黑，四蹄雪練價白，因此名爲『踢雪烏騮』。那馬，日行千里。奉聖旨賜與呼延灼騎坐。

呼延灼謝恩已罷，隨高太尉再到殿帥府，商議起軍勦捕梁山泊一事。呼延灼道：『稟明恩相：小人觀探梁山泊，兵彙將廣，馬劣鎗長，不可輕敵小覷。乞保二將爲先鋒，同提軍馬到彼，必獲大功。』

高太尉聽罷大喜，問道：『將軍所保誰人，可爲前部先鋒？』不爭呼延灼舉保此二將，有分教：宛子城重添良將，梁山泊大破官軍。且教：

功名未上凌烟閣，姓字先標聚義廳。

畢竟呼延灼對高太尉保出誰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入龍雲圖法破高廉  
黑旋風下井救柴進

## 第五十四回

高太尉大興三路兵

呼延灼擺布連環馬

話說高太尉問呼延灼道：「將軍所保何人，可爲先鋒？」呼延灼稟道：「小人舉保陳州團練使，姓韓，名滔；原是東京人氏；曾應過武舉出身；使一條棗木槊；人呼爲百勝將軍；此人可爲正先鋒。又有一人，乃是潁州團練使，姓彭，名玘；亦是東京人氏；乃累代將門之子；使一口三尖兩刃刀，武藝出衆；人呼爲天目將軍；此人可爲副先鋒。」高太尉聽了，大喜道：「若是韓彭二將爲先鋒，何愁狂寇不滅！」

當日高太尉就殿帥府押了兩道牒文，着樞密院差人星夜往陳穎二州調取韓滔彭玘火速赴京。不旬日間，二將已到京師，還來殿帥府參見了太尉并呼延灼。

次日，高太尉帶領衆人都往御教場中操演武藝；看軍了當，却來殿帥府會同樞密院官計議軍機重事。高太尉問道：「你等三路總有多少人馬在此？」呼延灼答道：「三路軍馬計有五千；連步軍數及一萬。」高太尉道：「你三人親自回州揀選精銳馬軍三千，步軍五千，約會起程，收勦梁山泊。」呼延灼稟道：「此三路馬步軍兵都是訓練精熟之士，人強馬壯，不必殿帥憂慮；但恐衣甲未全，只怕誤了日期，取罪不便，乞恩相寬限。」高太尉道：「既是如此說時，你三人可就京師甲仗庫內，不拘數目，任意選擇衣甲盔刀，關領前去。務要軍馬整齊，好與對敵。出師之日，我自差官來點視。」

呼延灼領了鈞旨，帶人往甲仗庫關支。呼延灼選得鐵甲三千副，熟皮馬甲五千副，銅鐵頭盔三千頂，長鎗二千根，滾刀一千把，弓箭不計其數，火砲鐵砲五百



餘架，都裝載上車。臨辭之日，高太尉又撥與戰馬三千匹。三個將軍，各賞了金銀緞匹；三軍盡關了糧賞。呼延灼和韓滔彭玘都與了必勝軍狀，辭別了高太尉并樞密院等官。三人上馬，都投汝寧州來。於路無話。到得本州，呼延灼便遣韓滔彭玘各往陳穎二州起軍，前來汝寧會合。

不到半月之上，三路兵馬都已完足。呼延灼便把京師關到衣甲盔刀，旗鎗鞍馬，并打造連環鐵鎧，軍器等物，分俵三軍已了，伺候出軍。高太尉差到殿帥府兩員軍官前來點視。犒賞三軍已罷，呼延灼擺布三路兵馬出城：前軍開路韓滔，中軍主將呼延灼，後軍催督彭玘。馬步三軍人等，浩浩蕩蕩，殺奔梁山泊來。

却說梁山泊遠探報馬徑到大寨報知此事。聚義廳上，當中晁蓋宋江，上首軍師吳用，下首法師公孫勝并衆頭領，各與柴進賀喜，終日筵宴。聽知報道汝寧州雙鞭呼延灼引着軍馬來來征戰，衆皆商議迎敵之策。吳用便道：「我聞此人乃開

國功臣河東名將呼延贊之後，武藝精熟；使兩條鋼鞭，卒不可近。必用能征敢戰之將，先以力敵，後用智擒。」

說言未了，黑旋風李逵便道：「我與你去捉這厮！」宋江道：「你怎去得；

我自有調度。可請霹靂火秦明打頭陣，豹子頭林冲打第二陣，小李廣花榮打第三陣，一丈青扈三娘打第四陣，病尉遲孫立打第五陣。將前面五陣一隊隊戰罷，如紡車般轉作後軍。我親自帶引十個兄弟引大隊人馬押後。左軍五將，朱全雷橫穆弘黃信呂方；右軍五將，楊雄石秀歐鵬馬麟郭盛。水路中，可請李俊張橫張順阮家三弟兄駕船接應。却教李逵與楊林引步軍分作兩路埋伏救應。」

宋江調撥已定，前軍秦明早引人馬下山，向平山曠野之處列成陣勢。此時雖是冬天，却喜和暖。等候了一日，早望見官軍到來。先鋒隊裏百勝將韓滔領兵紮下寨柵，當晚不戰。次日天曉，兩軍對陣，三通畫鼓，出到陣前，馬上橫着狼牙棍，望對陣門旗開處，先鋒將韓滔，橫槊勒馬，大罵秦明道：「天兵到此，不思

早早投降，還敢抗拒，不是討死！我直把你水泊填平，梁山踏碎；生擒活捉你這夥反賊解京，碎屍萬段！」

秦明本是性急的人，聽了也不打話，便拍馬舞起狼牙棍，直取韓滔。韓滔挺槊躍馬，來戰秦明。兩個鬪到二十餘合，韓滔力怯，只待要走，背後中軍主將呼延灼已到。見韓滔戰秦明不下，便從中軍舞起雙鞭，縱坐下那匹御賜踢雪烏騮，咆哮嘶喊，來到陣前。秦明見了，欲待來戰呼延灼，第二撥豹子頭林冲已到，便叫：「秦統制少歇，看我戰三百合却理會！」林冲挺起蛇矛，奔呼延灼。秦明自把軍馬從左邊覓向山坡後去。

這裏呼延灼自戰林冲。兩個正是對手：鎗來鞭去花一團，鞭去鎗來錦一簇。兩個鬪到五十合之上，不分勝敗。第三撥小李廣花榮軍到，陣門下大叫道：「林將軍少歇，看我擒捉這厮！」林冲撥轉馬便走。呼延灼因見林冲武藝高強，也回本陣。林冲自把本部軍馬一轉，轉過山坡後去，讓花榮挺鎗出馬。

呼延灼後軍也到；天目將彭玘橫着那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驟着五明千里黃花馬，出陣大罵花榮道：『反國逆賊，何足爲道！與吾併個輸贏！』花榮大怒，也不答話，便與彭玘交馬。兩個戰二十餘合，呼延灼看見彭玘力怯，縱馬舞鞭，直奔花榮。鬪不到三合，第四撥一丈青扈三娘人馬已到，大叫：『花將軍少歇，看我捉這厮！』花榮也引軍望右邊荊轉山坡下去了。

彭玘來戰一丈青未定，第五撥病尉遲孫立軍馬早到，勒馬於陣前攔着，看這扈三娘去戰彭玘，兩個正在征塵影裏，殺氣陰中，一個使大桿刀，一個使雙刀。兩個鬪到二十餘合，一丈青把雙刀分開，回馬便走。彭玘要逞功勞，縱馬趕來。一丈青便把雙刀掛在馬鞍轡上，袍底下取出紅綿套索，一上有二十四個金鈎，一等等彭玘馬來得近，經過身軀，把套索望空一撒，看得親切。彭玘措手不及，早拖下馬來。孫立喝教衆軍一發向前，把彭玘捉了。

呼延灼看見大怒，奮力向前來救。一丈青便拍馬來迎敵。呼延灼恨不得一

口水吞了那一丈青。兩個鬪到十合之上，急切贏不得一丈青，呼延灼心中想道：「這個潑婦人，在我手裏鬪了許多合，倒恁地了得！」心忙急急，賣個破綻，放他入來，却把雙鞭只一蓋，蓋將下來；——那雙刀却在懷裏。——提起右手鋼鞭，望一丈青頂門上打下來。却被一丈青眼明手快，早起刀，只一隔，右手那口刀望上直飛起來。却好那一鞭打將下來，正在刀口上，鏗地一聲響，火光迸散。一丈青回馬望本陣便走。呼延灼縱馬起來。病尉遲孫立見了，便挺鎗縱馬向前迎住廝殺。背後宋江却好引十對良將都到，列成陣勢。一丈青自引了人馬，也投山坡下去了。

宋江見活捉得天目將彭玘，心中甚喜；且來陣前，看孫立與呼延灼交戰。孫立也把鎗帶住手腕上，綽起那條竹節鋼鞭，來迎呼延灼。兩個都使鋼鞭，却更一般打扮：病尉遲孫立是交角鐵幘頭，大紅羅抹額，百花點翠皂羅袍，烏油鍍金甲，騎一匹烏驢馬，使一條竹節虎眼鞭，賽過尉遲恭；這呼延灼却是冲天角鐵頭幘，鎗

金黃羅抹額，七星打釘皂羅袍，烏油對嵌鎧甲，騎一匹御賜踢雪烏騾，使兩條水磨八稜鋼鞭，——左手的重十二斤，右手的重十三斤，——真似呼延贊。

兩個在陣前左盤右旋，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官軍陣裏韓滔見說折了彭玘，便去後軍隊裏，盡起軍馬，一發向前廝殺。宋江只怕衝將過來，便把鞭梢一指，十個頭領，引了大小軍士，掩殺過去；背後四路軍兵分作兩路夾攻攏來。呼延灼見了，急收轉本部軍馬，各敵個住。爲何不能全勝？却被呼延灼陣裏，都是『連環馬軍』：馬帶馬甲，人披鐵鎧。馬帶甲，只露得四蹄懸地；人披鎧，只露着一對眼睛。宋江陣上雖有甲馬，只是紅纓面具，銅鈴雉尾而已。這裏射將箭去，那裏甲都護住了。那三千馬軍各有弓箭，對面射來，因此不敢近前。宋江急叫鳴金收軍。呼延灼也退二十餘里下寨。

● 宋江收軍，退到山西下寨，屯住軍馬，且教左右羣刀手，簇擁彭玘過來。宋江望見，便起身喝退軍士，親解其縛；扶入帳中，分賓而坐，宋江便拜。彭玘連

忙答拜道：「小子被擒之人，理合就死，何故將軍賓禮相待？」宋江道：「某等衆人，無處容身，暫占水泊，權時避難。今者，朝廷差遣將軍前來收捕，本合延頸就縛；但恐不能存命，因此負罪交鋒。僕犯虎威，敢乞恕罪。」彭玘答道：「素知將軍仗義行仁，扶危濟困；不想果然如此義氣！倘蒙存留微命，當以捐軀報効。」宋江當日就將天目將彭玘使人送上大寨，教與晁天王相見，留在寨裏。這裏自一面犒賞三軍并衆頭領，計議軍情。

再說呼延灼收軍下寨，自和韓滔商議如何取勝梁山水泊。韓滔道：「今日這厮們見俺催軍近前，他便慌忙掩擊過來；明日盡數驅馬軍向前，必獲大勝。」呼延灼道：「我已如此安排下了，只要和你商量相通。」——隨即傳下將令，教三千匹馬軍，做一排擺着，每三十四一連，却把鐵環連鎖；但遇敵軍，遠用箭射，近則使鎗，直衝入去；三千『連環馬軍』，分作一百隊鎮定；五千步軍在後策應。——『明

日休得挑戰，我和你押後掠陣。但若交鋒，分作三面衝將過去。」計策商量已定，次日天曉出戰。

却說宋江次日把軍馬分作五隊在前，後軍十將簇擁；兩路伏兵分於左右。秦明當先，搦呼延灼出馬交戰，只見對陣但只吶喊，並不交鋒。爲頭五軍都一字兒擺在陣前：中是秦明，左是林冲一丈青，右是花榮孫立。在後隨即宋江引十將也到，重重疊疊擺着人馬。看對陣時，約有一千步軍，只見搥鼓發喊，並無一人出馬交鋒。

宋江看了，心中疑惑，暗傳號令，教後軍且退；却縱馬直到花榮隊裏窺望。猛聽對陣裏連珠砲響，一千步軍，忽然分作兩下，放出三面『連環馬軍』，直衝將來；兩邊把弓箭亂射，中間盡是長鎗。宋江看了大驚，急令衆軍把弓箭施放。那裏抵敵得住，每一隊三十四匹馬，一齊跑發，不容你不向前走；那『連環馬軍』，



漫山遍野，橫衝直撞將來。前面五隊軍馬望見，便亂攙了，策立不定；後面大隊人馬攔當不住，各自逃生。

宋江慌忙飛馬便走，十將擁護而行，背後早有一隊『連環馬軍』追將來，却得伏兵——李逵楊林——引人從蘆葦中殺出來，救得宋江。逃至水邊，却有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六個水軍頭領——擺下戰船接應。宋江急急上船，便傳將令，教分頭去救應衆頭領下船。那『連環馬』直趕到水邊，亂箭射來，船上却有榜牌遮護，不能損傷。慌忙把船掉到鴨嘴灘頭，盡行上岸，就水寨裏整點人馬，折其大半；却喜衆頭領都全，雖然折了些馬匹，都救得性命。

少刻，只見石勇時遷孫新顧大嫂都逃命上山，却說：『步軍衝殺將來，把店屋平拆了去。我等若無號船接應，盡被擒捉！』宋江一一親自撫慰，計點衆頭領時，中箭者六人：林冲雷橫李逵石秀孫新黃信；小嘍囉中傷帶箭者不計其數。

晁蓋聞知，同吳用公孫勝下山來動問。宋江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吳用勸

道：「哥哥休憂。」勝敗乃兵家常事，何必掛心？別生良策，可破「連環馬」。晁蓋便傳號令，分付水軍，牢固寨柵船隻，保守灘頭，曉夜隄備；請宋公明上山安歇。宋江不肯上山，只就鴨嘴灘寨內駐紮，只教帶傷頭領上山養病。

却說呼延灼大獲全勝，回到本寨，開放「連環馬」，都次第前來請功。殺死者不計其數，生擒得五百餘人，奪得戰馬三百餘匹。隨即差人前去京師報捷，一面犒賞三軍。

却說高太尉正在殿帥府坐衙。門上報道：「呼延灼收捕梁山泊得勝，差人報捷。」心中大喜。次日早朝，越班奏聞天子。天子甚喜，勅賞黃封御酒十瓶，錦袍一領，差官一員，齎錢十萬貫，前去行營賞軍。高太尉領了聖旨，回到殿帥府，隨即差官齎捧前去。

却說呼延灼已知有天使到，與韓滔出二十里外迎接；接到寨中，謝恩受賞已畢，置酒管待天使；一面令韓先鋒俵錢賞軍，且將捉到五百餘人囚在寨中，待拿到賊首，一併解赴京師示衆施行。

天使問：『彭團練如何不見？』呼延灼道：『爲因貪捉宋江，深入重地，致被擒捉。今次羣賊必不敢再來。小可分兵攻打，務要肅清山寨，掃盡水洼，擒獲衆賊，拆毀巢穴；但恨四面是水，無路可進。遙觀寨柵，只除非得火砲飛行，以碎賊巢。久聞東京有個砲手凌振，名號轟天雷，此人善造火砲，能去十四五里遠近，石砲落處，天崩地陷，山倒石裂。若得此人，可以攻打賊巢。——更兼他深通武藝，弓馬熟嫻。若得天使回京，於太尉前言知此事，可以急急差遣到來，尅日可取賊巢。』

天使應允，次日起程，於路無話，回到京師，來見高太尉，備說呼延灼求索砲

手凌振，要建大功。高太尉聽罷，傳下鈞旨，教喚甲仗庫副使砲手凌振那人來。原來凌振，祖貫燕陵人，是宋朝天下第一個砲手，所以人都號他是轟天雷。——更兼他武藝精熟。當下凌振來參見了高太尉，就受了行軍統領官文憑，便教收拾鞍馬軍器起身。

且說凌振把應用的烟火，藥料，就將做下的諸色火炮并一應的砲石，砲架，裝載上車；帶了隨身衣甲盔刀，行李等件，並三四十個軍漢，離了東京，取路投梁山泊來。到得行營，先來參見主將呼延灼，次見先鋒韓滔，備問山寨遠近路程，山寨峻峻去處，安排三等砲石攻打：第一是風火炮，第二是金輪砲，第三是子母砲。先令軍健整頓砲架，直去水邊豎起，準備放砲。

却說宋江在鴨嘴灘上小寨內，和軍師吳學究商議破陣之法，無計可施。有探

細人水報道：『東京新差一個砲手，號作轟天雷，即日在於水邊豎起架子，安排施放火砲，攻打寨柵。』吳學究道：『這個不妨：我山寨四面都是水泊，港汊甚多，宛子城離水又遠；縱有飛天火砲，如何能發得到城邊？且棄了鴨嘴灘小寨，看他怎地設法施放，却做商議。』當下宋江棄了小寨，便都起身，且上關來。晁蓋、公孫勝接到聚義廳上，問道：『似此如何破敵？』

動問未絕，早聽得山下砲響。一連放了三個火砲：兩個打在水裏，一個直打到鴨嘴灘邊小寨上。宋江見說，心中展轉憂悶；衆頭領盡皆失色。吳學究道：『若得一人誘引凌振到水邊，先捉了此人，方可商議破敵之法。』晁蓋道：『可着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六人掉船，如此行事。岸上朱全、雷橫如此接應。』

且說六個水軍頭領領了將令，分作兩隊：李俊和張橫先帶了四五十個會水的，用兩隻快船，從蘆葦深處悄悄過去；背後張順、三阮掉四十餘隻小船接應。

再說李俊張橫上到對岸，便去砲架子邊，吶聲喊，把砲架推翻。軍士慌忙報與凌振知道。凌振便帶了風火二砲，拿鎗上馬，引了一千餘人趕將來。李俊張橫領人便走。凌振追至蘆葦灘邊，看見一字兒擺開四十餘隻小船，船上共有百十餘個水軍。李俊張橫早跳在船上，故意不把船開；看看人馬到來，吶聲喊，都跳下水裏去了。

凌振人馬已到，便來搶船。朱仝雷橫却在對岸吶喊搦鼓。凌振奪得許多船隻，叫軍健盡數上船，便殺過去。船纜行到波心之中，只見岸上朱仝雷橫鳴起鑼來；水底下早鑽起四五十水軍，盡把船尾楔子拔了，水都滾入船裏來；外邊就勢扳翻船，軍健都撞在水裏。

凌振急待回船，船尾舵櫓已被拽下水底去了。兩邊却鑽上兩個頭領來，把船只一扳，仰合轉來，凌振却被合下水裏去，底下却是阮小二一把抱住，直拖到對

岸水。岸上早有頭領接着，便把索子綁了，先解上山來。水中生擒二百餘人；一半水中淹死，些少逃得性命回去。

呼延灼得知，急領馬軍趕將來時，船都已過鴨嘴灘去了。箭又射不着，人都不見了，只忍得氣。呼延灼恨了半晌，只得引人馬回去。

且說衆頭領捉得天雷凌振，解上山寨，先使人報知。宋江便同滿寨頭領下第二關迎接，見了凌振，連忙親解其縛，便埋怨衆人，道：「我教你們禮請統領上山，如何恁地無禮！」

凌振拜謝不殺之恩。宋江便與他把盞；已了，自執其手，相請上山。到大寨，見了彭玘已做了頭領，凌振閉口無言。彭玘勸道：「晁宋二頭領替天行道，招納豪傑，專等招安，與國家出力。既然我等到此，只得從命。」宋江却又陪話。凌振答道：「小的在此趨侍不妨；爭奈老母妻子都在京師，倘或有人知覺，

必遭誅戮，如之奈何！」宋江道：「但請放心，限日取還統領。」凌振謝道：

「若得頭領如此週全，死亦瞑目！」晁蓋道：「且教做筵席慶賀。」

次日，廳上大聚會衆頭領。飲酒之間，宋江與衆人商議破「連環馬」之策。正無良法，只見金錢豹子湯隆起身道：「小人不材，願獻一計；除是得這般軍器，和我一個哥哥，可以破得「連環甲馬」。」吳學究便問道：「賢弟，你且說用何等軍器？你這個令親哥哥是誰？」湯隆不慌不忙，叉手向前，說出這般軍器和那個人來。正是：

計就玉京擒獍豸，謀成金闕捉狡猊。

畢竟湯隆對衆說出那般軍器，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五回

吳用使時遷偷甲

湯隆賺徐寧上山

話說當時湯隆對衆頭領說道：『小可是祖代打造軍器爲生。先父因此藝上遭際老種經略相公，得做延安知寨。先朝曾用這「連環甲馬」取勝。欲破陣時，須用「鈎鐮鎗」可破。湯隆祖傳已有畫樣在此，若要打造，便可下手。湯隆雖是會打，却不會使。若要會使的人，只除非是我那個姑舅哥哥。會使這鈎鐮鎗法，只有他一個教頭。他家祖傳習學，不教外人。或是馬上，或是步行，都有法則；端的使動，神出鬼沒！』

說言未了，林冲問道：「莫不是見做金鎗班教師徐寧？」湯隆應道：「正是此人。」林冲道：「你不說起，我也忘了。」這徐寧的「金鎗法」，「鈎鎌鎗

法」，端的是天下獨步。在京師時多與我相會，較量武藝，彼此相敬相愛；只是

如何能發得他上山來？」湯隆道：「徐寧祖傳一件寶貝，世上無對，乃是鎮家之

寶。湯隆比時曾隨先父知寨往東京視探姑母時，多曾見來，是一副鴈翎砌就圈金

甲。這副甲，披在身上，又輕又穩，刀劍箭矢急不能透；人都喚做「賽唐猊」。

多有貴公子要求一見，造次不肯與人看。這副甲是他的性命；用一個皮匣子盛

着，直掛在臥房中梁上。若是先對付得他這副甲來時，不繇他不到這裏。」吳

用道：「若是如此，何難之有？放着有高手弟兄在此。今次却用着鼓上蚤時遷

去走一遭。」時遷隨卽應道：「只怕無此一物在彼；若端的有時，好歹定要取了

來。」湯隆道：「你若盜得甲來，我便包辦賺他上山。」宋江問道：「你如何

去賺他上山？」

湯隆去宋江耳邊低低說了數句。宋江笑道：「此計大妙！」吳學究道：

「再用得三個人，同上京走一遭。一個到東京收買烟火藥料并砲內用的藥材，兩個去取凌統領家老小。」彭玘見了，便起身稟道：「若得一人到潁州取得小弟家眷上山，實拜成全之德。」宋江便道：「團練放心。便請二位修書，小可自教人去。」便喚楊林可將金銀書信，帶領伴當，前往潁州取彭玘將軍老小；薛永扮作使鎗棒賣藥的，往東京取凌統領老小；李雲扮作客商，同往東京收買烟火藥料等物；樂和隨湯隆同行，又挈薛永往來作伴；一面先送時遷下山去了。次後且叫湯隆打起一把鈎鑷鎗做樣，却教雷橫提調監督。

再說湯隆打起鈎鑷鎗樣子教山寨裏打造軍器的照着樣子打造，自有雷橫提督，不在話下。

大寨做個送路筵席，當下楊林薛永李雲樂和湯隆辭別下山去了。次日又送戴

宗下山往來探聽事情。

這段話，一時難盡。這裏且說時遷離了梁山泊，身邊藏了暗器，諸般行頭，在路迤邐來到東京，投個客店安下了；次日，趲進城來，尋個金鎗班教師徐寧家。有人指點道：『入得班門裏，靠東第五家黑角子門便是。』

時遷轉入班門裏，先看了前門；次後覷來相了後門，見是一帶高牆，牆裏望見兩間小巧樓屋，側首却是一根餞柱。時遷看了一回，又去街坊問道：『徐教師在家裏麼？』人應道：『直到晚方歸家，五更便去內裏隨班。』

時遷叫了『相擾』，且回客店裏來，取了行頭，藏在身邊，分付店小二，道：『我今夜多敢是不歸，照管房中則個。』小二道：『但放心自去。這裏禁城地面，並無小人。』

時遷再入到城裏買了些晚飯喫了，却覷到金鎗班徐寧家左右看時，沒一個好安

身處。看看天色黑了，時遷換入班門裏面。是夜，寒冬天色，却無月光。時遷看見土地廟後一株大柏樹，便把兩隻腿夾定，一節節爬將樹頭頂上去，騎馬兒坐在枝柯上，悄悄望時，只見徐寧歸來，望家裏去了。只見班裏兩個人提着燈籠出來關門，把一把鎖鎖了，各自歸家去了。早聽得譙樓禁鼓，却轉初更。雲寒星斗無光，露散霜花漸白。只見班裏靜悄悄地，却從樹上溜將下來，覷到徐寧後門邊，從牆上下來，不費半點氣力，爬將過去，看裏面時，却是個小小院子。

時遷伏在廚房外張時，見廚房下燈明，兩個姪孃兀自收拾未了。時遷却從簷柱上盤到膊風板邊，伏做一塊兒，張那樓上時，見那金鎗手徐寧和娘子對坐爐邊向火，懷裏抱着一個六七歲孩兒。

時遷看那臥房裏時，見梁上果然有個大皮匣拴在上面；房門口掛着一副弓箭，一口腰刀；衣架上掛着各色衣服；徐寧口裏叫道：「梅香，你來與我摺了衣服。」下面一個姪孃上來，就側首春臺上先摺了一領紫繡圓領；又摺一領官綠襯裏襖子并

下面五色花繡跕串，一個護項彩色錦帕，一條紅綠結子并手帕一包；另用一個小黃帕兒，包着一條雙獼尾荔枝金帶；共放在包袱內，把來安在烘籠上。

時遷多看在眼裏。約至二更以後，徐寧收拾上牀。娘子問道：「明日隨直也不？」徐寧道：「明日正是天子駕幸龍符宮，須用早起五更去伺候。」娘子聽了，便分付梅香道：「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隨班；你們四更起來燒湯，安排點心。」時遷自忖道：「眼見得梁上那個皮匣子便是盛甲在裏面。我若趕半夜下手便好。——倘若鬧將起來，明日出不得城，却不悞了大事？……且捱到五更裏下手不遲。」聽得徐寧夫妻兩口兒上牀睡了，兩個姬嬪在房門外打鋪。房裏桌上却點着碗燈。那五個人都睡着了。兩個梅香一日伏侍到晚，精神困倦，胸胸打呼。

時遷溜下來，去身邊取個蘆管兒，就窗櫺眼裏，只一吹，把那碗燈早吹滅了。看看伏到四更左側，徐寧起來，便喚姬嬪起來燒湯。那兩個使女從睡夢裏起來，

看房裏沒了燈，叫道：『呵呀！今夜却沒了燈！』徐寧道：『你不去後面討燈等幾時！』

那個梅香開樓門下胡梯響。時遷聽得，却從柱上只一溜，來到後門邊黑影裏伏了。聽得姪娘正開後門出來便去開牆門，時遷却潛入廚房裏，貼身在廚桌下。梅香討了燈火入來，又去關門，却來竈前燒火。這使女便也起來生炭火上樓去。多時，湯滾，捧面湯上去，徐寧洗漱了，叫燙些熱酒上來。姪娘安排肉食炊餅上去，徐寧喫罷，叫把飯與外面當直的喫。

時遷聽得徐寧下來叫伴當喫了飯，背着包袱，拿了金鎗出門。兩個梅香點着燈送徐寧出去。時遷却從廚桌下出來，便上樓去，從榻子邊直躡到梁上，却把身軀伏了。兩個姪娘又關閉了門戶，吹滅了燈火，上樓來，脫了衣裳，倒頭便睡。

時遷聽得兩個梅香睡着了，在梁上把那蘆管兒指燈一吹，那燈又早滅了。時遷却從梁上輕輕解了皮匣。正要下來，徐寧的娘子覺來，聽得響，叫梅香，道：

「梁上甚麼響？」時遷做老鼠叫。姪娘道：「娘子不聽得是老鼠叫？因厮打，這般響。」時遷即便學老鼠厮打，溜將下來；悄悄地開了樓門，款款地背着皮匣，下得胡梯，從裏面直開到外面；來到班門口，已自有那隨班的人出門，四更便開了鎖。

時遷得了皮匣，從人隊裏，趁鬧出去了；一口氣奔出城外，到客店門前，此時天色未曉，敲開店門，去房裏取出行李，拴束做一擔兒挑了，計算還了房錢，出離店肆，投東便走；行到四十里外，方纔去食店裏打火做些飯喫，只見一個人也撞將入來。

時遷看時，不是別人，却是神行太保戴宗。見時遷已得了物，兩個暗暗說了幾句話。戴宗道：「我先將甲投山寨去；你與湯隆慢慢地來。」時遷打開皮匣，取出那副鴈翎鎖子甲來，做一包袱包了；戴宗拴在身上，出了店門，作起「神行法」，自投梁山泊去了。



時遷却把空皮匣子明明的拴在擔子上，喫了飯食，還了打火錢，挑上擔兒，出店門便走。到二十里路上，撞見湯隆，兩個便入酒店裏商量。湯隆道：『你只依我從這條路去。但過路上酒店，飯店，客店，一門上若見有白粉圈兒，一你便可就在那店裏買酒買肉喫；客店之中，就便安歇；特地把這皮匣子放在他眼睛頭，離此間一程外等我。』時遷依計去了。湯隆慢慢地喫了一回酒，却投東京城裏來。

且說徐寧家裏，天明，兩個姪孃起來，只見樓門也開了，下面中門大門都不開；慌忙家裏看時，一應物件都有。兩個姪孃上樓來對娘子說道：『不知怎的，門戶都開了！——却不曾失了物件。』娘子便道：『五更裏，聽得梁上響，你說是老鼠廝打；你且看那皮匣子沒甚事麼？』兩個姪孃看了，只叫得苦：『皮匣子不知那裏去了！』

那娘子聽了，慌忙起來，道：「快央人去龍符宮裏報與官人知道，教他早來跟尋！」  
姪娘急急尋人去龍符宮報徐寧；連央了三四替人，都回來說道：「金鎗班直隨駕內苑去了；外面都是親軍護禦守把，誰人能殺入去！直須等他自歸。」

徐寧娘子并兩個姪娘如「熱鐵子上螞蟻」，走頭無路，不茶不飯，慌做一團。  
徐寧直到黃昏時候，方纔卸了衣袍服色，着當直的背了，將着金鎗，慢慢家來；到得班門口，隣舍說道：「娘子在家失盜！等候得觀察不見回來。」

徐寧喫了一驚，慌忙走到家裏。兩個姪娘迎門道：「官人五更出去，却被賊人閃將入來，單單只把梁上那個皮匣子盜將去了！」

徐寧聽罷，只叫那連聲的苦，從丹田底下直滾出口角來。娘子道：「這賊正不知幾時閃在屋裏！……」  
徐寧道：「別的不打緊，這副鴈翎甲乃是祖宗留傳四代之寶，不會有失！花兒王太尉曾還我三萬貫錢，我不曾捨得賣與他。恐怕久後軍前陣後要用，生怕有些差池，因此拴在梁上。多少人要看我的，我只推沒

了。今次聲張起來，枉惹他人恥笑！今却失去，如之奈何！」

徐寧一夜睡不着，思量道：「不知是甚麼人盜了去？……也是曾知我這副甲的人！……」娘子想道：「敢是夜來滅了燈時，那賊已躲在家裏了？……必然是有人愛你的，將錢問你買不得，因此使這個高手賊來盜了去。你可央人慢慢緝訪出來，別作商議，且不要「打草驚蛇」。」

徐寧聽了，到天明起來，坐在家中納悶。早飯時分，只聽得有人扣門。當直的出去問了名姓，入來報道：「有個延安府湯知寨兒子湯隆，特來拜望。」

徐寧聽罷，教請進客位裏相見。湯隆見了徐寧，納頭拜下，說道：「哥哥一向安樂？」徐寧答道：「聞知舅舅歸天去了，一者官身羈絆，二乃路途遙遠，不能前來弔問。並不知兄弟信息。一向正在何處？今次自何而來？」湯隆道：「言之不盡！自從父親亡故之後，時乖運蹇，一向流落江湖。今從山東運來京師探望兄長。」徐寧道：「兄弟少坐。」便叫安排酒食相待。

湯隆去包袱內取出兩錠蒜條金，重二十兩，送與徐寧，說道：「先父臨終之日，留下這些東西，教寄與哥哥做遺念。爲因無心腹之人，不曾捎來。今次兄弟特地到京師納還哥哥。」徐寧道：「感承舅舅如此掛念。我又不曾有半分孝順處，怎地報答！」湯隆道：「哥哥，休恁地說。先父在日之時，常是想念哥哥這一身武藝，只恨山遙水遠，不能殼相見一面，因此留這些物與哥哥做遺念。」徐寧謝了湯隆，交收過了，且安排酒來管待。

湯隆和徐寧飲酒中間，徐寧只是眉頭不展，面帶憂容。湯隆起身道：「哥哥，如何尊顏有些不喜？心中必有憂疑不決之事。」徐寧嘆口氣道：「兄弟不知，一言難盡！夜來家間被盜！」湯隆道：「不知失去了多少物事？」徐寧道：「單單只盜去了先祖留下那副鷹翎鎖子甲，又喚作『賽唐脫』。昨夜失了這件東西，以此心下不樂。」湯隆道：「哥哥那副甲，兄弟也曾見來，端的無比。先父常常稱讚不盡。却是放在何處被盜了去？」徐寧道：「我把一個皮匣子盛

着，拴縛在臥房中梁上；正不知賊人甚麼時候入來盜了去。」湯隆問道：「却是甚麼樣皮匣子盛着？」徐寧道：「是個紅羊皮匣子盛着，裏面又用香綿裹住。」湯隆失驚道：「紅羊皮匣子！……」問道：「不是上面有白線刺着綠雲頭如意，中間有獅子滾繡毬的？」徐寧道：「兄弟，你那裏見來？」湯隆道：「小弟夜來離城四十里在一個村店裏沽酒喫，見個鮮眼睛黑瘦漢子擔兒上挑着。我見了，心中也自暗忖道：「這個皮匣子却是盛甚麼東西的？……」臨出店時，我問道：「你這皮匣子作何用？」那漢子應道：「原是盛甲的，如今胡亂放些衣服。」必是這個人了。我見那厮却似閃胸了腿的，一步步挑着了走。何不我們追趕他去？」徐寧道：「若是趕得着時，却不是天賜其便！」湯隆道：「既是如此，不要耽擱，便趕去罷。」

徐寧聽了，急急換上麻鞋，帶了腰刀，提條朴刀，便和湯隆兩個出了東郭門，拽開脚步，逡巡起來。前面見有白圈壁上酒店裏。湯隆道：「我們且喫碗酒了

趕，就這裏問一聲。」湯隆入得門坐下，便問道：「主人家，借問一聲，會有個鮮眼黑瘦漢子挑個紅羊皮匣子過去麼？」店主人道：「昨夜晚是有這般一個人挑着個紅羊皮匣子過去了；一似腿上喫跌了的，一步一攞走。」湯隆道：「哥哥，你聽却如何？」

徐寧聽了，做聲不得。兩個連忙還了酒錢，出門便去。前面又見一個客店，壁上有那白圈。湯隆立住了脚，說道：「哥哥，兄弟走不動了，和哥哥且就這客店裏歇了，明日早去趕。」徐寧道：「我却是官身，倘或點名不到，官司必然見責，如之奈何？」湯隆道：「這個不用兄長憂心，嫂嫂必自推個事故。」

當晚又在客店裏問時，店小二答道：「昨夜有一個鮮眼黑瘦漢子在我店裏歇了一夜，直睡到今日小日中方纔去了；口裏只問山東路程。」湯隆道：「恁地，可以趕了。」

當夜兩個歇了，次日起個四更，離了客店，又迤邐起來。湯隆但見壁上有白

粉團兒，便做買酒買食喫了問路，處處皆說得一般。徐寧心中急切要那副甲，只顧跟隨着湯隆起了去。看看天色又晚了，望見前面一所古廟，廟前樹下，時遷放着擔兒在那裏坐地。湯隆看見，叫道：『好了！前面樹下那個不是哥哥盛甲的紅羊皮匣子？』

徐寧見了，搶向前來，一把揪住了時遷，喝道：『你這厮好大膽！如何盜了我這副甲來！』時遷道：『住！住！不要叫！是我盜了你這副甲來，你如今却要怎地？』徐寧喝道：『畜生無禮！倒問我要怎的！』時遷道：『你且看匣子裏有甲也無！』

湯隆便把匣子打開看時，裏面却是空的。徐寧道：『你這厮把我這副甲那裏去了！』時遷道：『你聽我說：小人姓張，排行第一，泰安州人氏。本州有個財主要結識老種經略相公，知道你家有這副鴈翎鎖子甲，不肯貨賣，特地使我同一個李三兩人來你家偷盜，許俺們一萬貫。不想我在你家柱子上跌下來，閃了

腿，因此走不動，先教李三拿了甲去，只留得空匣在此。你若奈我時，便到官司，就拚死我也不招！若還肯饒我時，我和你去討來還你。」

徐寧躊躇了半晌，決斷不下。湯隆便道：「哥哥，不怕他飛了去！只和他

去討甲！若無甲時，須有本處官司告理！」徐寧道：「兄弟也說得是。」

三個厮趕着，又投客店裏來歇了。徐寧湯隆監住時遷一處宿歇。原來時遷故把些絹帛紮縛了腿，只做閃躑了的。徐寧見他又走不動，因此十分中只有五分

防他。

三個又歇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再行。時遷一路買酒買肉陪告。又行了一

日，次日，徐寧在路上心焦起來，不知畢竟有甲也無。

正走之間，只見路傍邊三四個頭口，拽出一輛空車子，背後一個人駕車；傍邊一個客人，看着湯隆，納頭便拜。湯隆問道：「兄弟因何到此？」那人答道：

「鄭州做了買賣，要回泰安州去。」湯隆道：「最好；我三個要搭車子，也要到



泰安州去走一遭。」那人道：「莫說三個上車，再多些也不計較。」

湯隆大喜，叫與徐寧相見。徐寧問道：「此人是誰？」湯隆答道：「我去年在泰安州燒香，結識得這個兄弟，姓李，名榮，是個有義氣的人。」徐寧道：「既然如此，這張一又走不動，都上車子坐地。」只叫車客駕車子行。

四個人坐在車子上，徐寧問道：「張一，你且說與我那個財主姓名。」時遷推托再三，說道：「他是有名的郭大官人。」徐寧却問李榮道：「你那泰安州曾有個郭大官人麼？」李榮答道：「我那本州郭大官人是個上戶財主，專好結識官宦來往，門下養着多少閒人。」

徐寧聽罷，心中想道：「既有主坐，必不礙事。……」又見李榮一路上說些鎗棒，唱幾個曲兒，不覺又過了一日。

看看到梁山泊只有兩程多路，只見李榮叫車客把葫蘆去沽些酒來，買些肉來，就車子上喫三杯。李榮把出一個瓢來先傾一瓢來勸徐寧。徐寧一飲而盡。李

李榮再叫傾酒，車客假做手脫，把這一葫蘆酒，都翻在地下。李榮嗚叫車客再去沽些，只見徐寧口角流涎，撲地倒在車子上了。

李榮是誰？便是鐵叫子樂和。三個從車上跳將下來，趕着車子，直送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衆人就把徐寧扛扶下船，都到金沙灘上岸。宋江已有人報知，和衆頭領下山接着。

徐寧此時麻藥已醒，衆人又用解藥解了。

徐寧開眼見了衆人，喫了一驚，便

問湯隆道：「兄弟，你如何賺我來到這裏？」

湯隆道：「哥哥聽我說：小弟今次

聞知宋公明招接四方豪傑，因此上在武岡鎮拜黑旋風李逵做哥哥，投托大寨入夥。

今被呼延灼用「連環甲馬」衝陣，無計可破，是小弟獻此「鈎鐮鎗法」，——只除

是哥哥會使。緣此定這條計：使時遷先來偷了你的甲，却教小弟賺哥哥上路；後

使樂和假做李榮，過山時，下了蒙汗藥，請哥哥上山來坐把交椅。」徐寧道：

「却是兄弟送了我！」宋江執杯向前陪告道：「見今宋江暫居水泊，專待朝廷

招安，盡忠竭力報國，非敢貪財好殺，行不仁不義之事。萬望觀察憐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林冲也把盞陪話，道：「小弟亦到此間，兄長休要推却。」徐寧道：「湯隆兄弟，你却賺我到此，家中妻子必被官司擒捉，如之奈何！」宋江道：「這個不妨，觀察放心；只在小可身上，早晚便取寶眷到此完聚。」

晁蓋吳用公孫勝都來與徐寧陪話，安排筵席作慶；一面選揀精壯小嘍囉，學使鈎鐮鎗法，一面使戴宗和湯隆星夜往東京搬取徐寧老小。

旬日之間，楊林自潁州取到彭玘老小；薛永自東京取到凌振老小；李雲收買到五車烟火藥料回寨。

更過數日，戴宗湯隆取到徐寧老小上山。徐寧見了妻子到來，喫了一驚，問是如何便到得這裏。妻子答道：「自你轉背，官司點名不到，我使了些金銀首飾，只推道患病在牀，因此不來叫喚。忽見湯叔叔齎着鴈翎甲來說道：「甲便奪得來了，哥哥只是於路染病，將次死在客店裏，叫嫂嫂和孩兒便來看視。」把我

賺上車子，我又不識路，迤邐來到這裏。」徐寧道：「兄弟，好却好了，只可惜將我這副甲陷在家裏了！」湯隆笑道：「好教哥哥歡喜：打發嫂嫂上車之後，我便翻身去賺了這甲，誘了這兩個姪姪，收拾了家中應有細軟，做一擔兒挑在這裏。」徐寧道：「恁地時，我們不能殺回東京去了！」湯隆道：「我又教哥哥再知一件事來：在半路上撞見一夥客人，我把哥哥鴈翎甲穿了，搽畫了臉，說哥哥名姓，劫了那夥客人的財物，這早晚，東京已自遍行文書捉拿哥哥。」徐寧道：「兄弟，你也害得不淺！」

晁蓋宋江都來陪話道：「若不是如此，觀察如何肯在這裏住？」隨即撥定房屋與徐寧安頓老小。衆頭領且商議破連環馬軍之法。

此時雷橫監造鈎鏹鎗已都完備，宋江吳用等啓請徐寧教衆軍健學使鈎鏹鎗法。徐寧道：「小弟今當盡情剖露，訓練衆軍頭目，揀選身材長壯之士。」衆頭領都在聚義廳上看徐寧選軍，說那個鈎鏹鎗法。有分教：

三千軍馬登時破，一個英雄指日降。

畢竟金槍班徐寧怎的教演鈞鑊鎗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吳用使時遷偷甲

湯隆賺徐寧上山

## 第五十六回

徐寧教使鈎鎌鎗

宋江大破連環馬

話說晁蓋宋江吳用公孫勝與衆頭領就聚義廳上啓請徐寧教使鈎鎌鎗法。衆人看徐寧時，果是一表好人物，六尺五六長身體，團團的一個白臉，三牙細黑髭鬚，十分腰圍膀闊。還軍已罷，便下聚義廳來，拿起一把鈎鎌鎗自使一回。衆人見了喝采。

徐寧便教衆軍道：「但凡馬上使這般軍器，就腰膀裏做步上來，上中七路，三鈎四撥，一搦一分，共使九個變法。若是步行使這鈎鎌鎗，亦最得用。先使八

步四撥，蕩開門戶；十二步一變；十六步大轉身。分鈎鏃擱二十四步，擲上橫下，鈎東撥西；三十六步，渾身蓋護，奪硬剛強。此是「鈎鏃鎗正法」。有詩訣爲證：——

「四撥三鈎通七路，共分九變合神機。

二十四步擲前後，一十六翻大轉圍。」

徐寧將正法一路路教演，教衆頭領看。衆軍漢見了徐寧使鈎鏃鎗，都喜歡。就當日爲始，將選棟精銳壯健之人曉夜習學。又教步軍藏林伏草，鈎蹄拽腿；下面三路暗法。不到半月之間，教成山寨五七百人。宋江并衆頭領看了大喜，準備破敵。

却說呼延灼自從折了彭兪凌振，每日只把馬軍滾水邊搦戰。山寨中只教水軍頭領守各處灘頭，水底釘了暗樁。呼延灼雖是在山西山北兩路出哨，決不能殺



到山寨邊。梁山泊却叫凌振製造了諸般火炮，每日定時下山對敵。學使鈞鑰鎗軍士已都成熟。宋江道：『不才淺見，未知合衆位心意否？』吳用道：『願聞其略。』宋江道：『明日並不用一騎馬軍，衆頭領都是步戰。』孫吳兵法却利於山林沮澤。今將步軍下山，分作十隊誘敵；但見軍馬衝掩將來，都望蘆葦荊棘棘林中亂走。却先把鈞鑰鎗軍士埋伏在彼，每十個會使鈞鑰鎗的，問着十個撓鈞手；但見馬到，一撓鈞翻，便把撓鈞搭將入去捉了。平川窄路也如此埋伏。此法如何？』吳學究道：『正應如此藏兵捉將。』徐寧道：『鈞鑰鎗并撓鈞，正是此法。』

宋江當日分撥十隊步軍人馬。劉唐杜遷引一隊，穆弘穆春引一隊，楊雄陶宗旺引一隊，朱全鄧飛引一隊，解珍解寶引一隊，鄒淵鄒閏引一隊，一丈青王矮虎引一隊，薛永馬麟引一隊，燕順鄭天壽引一隊，楊林李雲引一隊：這十隊步軍先行下山誘引敵軍。再差李俊張橫張順三阮童威童猛孟康，九個水軍領頭，乘駕戰船接

應；再叫花榮、秦明、李應、柴進、孫立、歐鵬，六個頭領乘馬引軍，只在山邊搗戰，凌振、杜興專放號砲；却叫徐寧、湯隆總行招引使鈎鐮鎗軍士。中軍宋江、吳用、公孫勝、戴宗、呂方、郭盛總制軍馬指揮號令；其餘頭領俱各守寨。

宋江分撥已定。是夜三更，先載使鈎鐮鎗軍士過渡，四面去分頭埋伏已定。四更，却渡十隊步軍過去。凌振、杜興載過風火砲架，上高埠去處豎起砲架，攔

上火砲。徐寧、湯隆各執號帶渡水。平明時分，宋江守中軍人馬隔水擂鼓吶喊搖旗。

呼延灼正在中軍帳內，聽得探子報知，傳令便差先鋒、韓滔先來出哨，隨即領上連環甲馬。呼延灼全身披掛，騎了踢雪烏騮馬，仗着雙鞭，大驅軍馬殺奔梁山泊來。隔水望見宋江引着許多人馬，呼延灼教擺開馬軍。

先鋒、韓滔來與呼延灼商議道：「正南上一隊步軍不知多少的。」呼延灼道：「休問他多少，只顧把連環馬衝將去！」韓滔引着五百馬軍飛哨出去，又見東南

上一隊軍兵起來。却欲分兵去哨，只見西南上又擁起一隊旗號，招颯吶喊。

韓滔再引軍回來，對呼延灼道：『南邊三隊賊兵都是梁山泊旗號。』呼延灼道：

『這厮許多時不出來廝殺，必有計策。』

說言未了，只聽得北邊一聲砲響，呼延灼罵道：『這砲必是凌振從賊，教他施放！』衆人平南一望，只見北邊又擁起三隊旗號。呼延灼對韓滔道：『此必是

賊人奸計！我和你把人馬分爲兩路：我去殺北邊人馬，你去殺南邊人馬。』

正欲分兵之際，只見西邊又是四隊人馬起來，呼延灼心慌；又聽得正北上連珠砲響，一帶直接到土坡上。那一個母砲週迴接着四十九個子砲，名『子母砲』，響處風威大作。呼延灼軍兵不戰自亂，急和韓滔各引馬步軍兵四下衝突。這十隊步軍，東趕東走，西趕西走。呼延灼看了大怒，引兵望北衝將來。宋江軍兵盡投蘆葦中亂走。呼延灼大驅連環馬，捲地而來，那甲馬一齊跑發，收勒不住，盡望敗葦折蘆之中枯草荒林之內跑了去。只聽裏面唵哨響處，鈎鏃鎗一齊舉手，

先鈞倒兩邊馬脚，中間的甲馬便自咆哮起來。那撓鈞手軍士一齊搭住，蘆葦中只顧縛人。

呼延灼見中了鈞鑊鎗計便勒馬回南邊去趕韓滔。背後風火炮當頭打將下來；這邊那邊，漫山遍野，都是步軍追趕着。韓滔呼延灼部領的連環甲馬亂滾滾都攔入荒草蘆葦之中，盡被捉了。二人情知中了計策，縱馬去四面跟尋馬軍奪路奔走時，更兼那幾條路上麻林般攔着梁山泊旗號；不敢投那幾條路走，一直便望西北上來。行不到五六里路，早擁出一隊強人，當先兩個好漢攔路，——一個是沒遮欄穆弘，一個是小遮欄穆春。——撚兩條朴刀，大喝道：『敗將休走！』

呼延灼忿怒，舞起雙鞭，縱馬直取穆弘穆春。略鬪四五合，穆春便走。呼延灼只怕中了計，不來追趕，望正北大路而走。山坡下又轉出一隊強人。當先兩個好漢攔路：一個是兩頭蛇解珍，一個是雙尾蝎解寶。各挺鋼叉，直奔前來。呼延灼舞起雙鞭來戰兩個。鬪不到五七合，解珍解寶拔步便走。呼延灼趕不過。

半里多路，兩邊鑽出二十四把鈎鎌鎗，着地捲將來。呼延灼無心戀戰，撥轉馬頭望東北上大路便走；又撞着王矮虎一丈青——夫妻二人——截住去路。呼延灼見路徑不平，四下兼有荆棘遮攔，拍馬舞鞭，殺開條路直衝過去。王矮虎一丈青趕了一直趕不上，呼延灼自投東北上去了，殺得大敗虧輸，雨零星亂。

宋江鳴金收軍回山，各請功賞。三千連環甲馬，有停半被鈎鎌鎗撥倒，傷損了馬蹄，剝去皮甲，把來做菜馬；二停多好馬，牽上山去喂養，作坐馬。帶甲軍士都被生擒上山。五千步軍，被三面圍得緊急，有望中軍躲的，都被鈎鎌鎗拖翻捉了；望水邊逃命的，盡被水軍頭領圍裹上船去，拽過灘頭，拘捉上山。先前被拿去的馬匹并捉去軍士盡行復奪回寨。把呼延灼寨柵盡數拆來，水邊泊內，搭蓋小寨。再遣兩處做眼酒店房屋等項，仍前着孫新顧大嫂石勇時遷兩處開店。

劉唐杜遷拿得韓滔，把來綁縛解到山寨。宋江見了，親解其縛，請上廳來，以禮陪話，相待筵宴，令彭玘凌振說他入夥。韓滔也是七十二煞之數，自然意氣

相投，就梁山泊做了頭領。宋江便教修書，使人往陳州搬取韓滔老小來山寨中完聚。

宋江喜得破了連環馬，又得了許多軍馬衣甲盔刀，每日做筵席慶功；仍舊調撥各路守把，隄防官兵，不在話下。

却說呼延灼折了許多官軍人馬，不敢回京，獨自一個騎着那匹踢雪烏騮馬，把衣甲拴在馬上，於路逃難，却無盤纏；解下束腰金帶，賣來盤纏。在路尋思道：「不想今日閃得我如此！却是去投誰好？……」猛然想起：「青州慕容知府舊與我有一面相識，何不去那裏投奔他？……却打慕容貴妃的關節，那時再引軍來報讎不遲！」

在路行了二日，當晚又饑又渴，見路傍一個村酒店，呼延灼下馬，把馬拴在門前樹上；入來店內，把鞭子放在桌上，坐下了，叫酒保取酒肉來喫。酒保道：

『小人這裏只賣酒。要肉時，村裏却纔殺羊；若要，小人去回買。』呼延灼把腰裏料袋解下來，取出些金帶倒換的碎銀兩，把與酒保，道：『你可回一脚羊肉與我煮了，就對付草料，喂養我這匹馬。今夜只就你這裏宿一宵，明日自投青州府裏去。』酒保道：『官人，此間宿不妨，只是沒好牀帳。』呼延灼道：『我出軍的人，但有歇處便罷。』

酒保拿了銀子自去買羊肉。呼延灼把馬背上捎的衣甲取將下來，鬆了肚帶，坐在門前。等了半晌，只見酒保提一脚羊肉歸來。呼延灼便叫煮了，回三筋麵來打餅，打兩角酒來。酒保一面煮肉打餅，一面燒腳湯與呼延灼洗了腳，便把馬牽放屋後小屋下。酒保一面切草煮料，呼延灼先討熱酒喫了一回。

少刻肉熟，呼延灼叫酒保也與他些酒肉喫了，分付道：『我是朝廷軍官，爲因收捕梁山泊失利，待往青州投慕容知府。你好生與我喂養這匹馬，——是今上御賜的，名爲『踢雪烏驃馬』。明日我重重賞你。』酒保道：『感承相公。却

有一件事教相公得知：離此間不遠有座山，喚做桃花山。山上有一夥強人，一爲頭的是打虎將李忠，第二個是小霸王周通。一聚集着五七百小嘍囉，打家劫舍，時常來擾惱村坊。官司累次着仰捕盜官軍來收捕他不得。相公夜間須用小心醒睡。」呼延灼說道：「我有萬夫不當之勇，便道那厮們全夥都來也待怎生！只與我好生喂養這匹馬。」喫了一回酒肉餅子。酒保就店裏打了一鋪，安排呼延灼睡了。

一者呼延灼連日心悶，二乃又多了幾杯酒，就和衣而臥。一覺直睡到三更方醒，只聽得屋後酒保在那裏叫屈起來。呼延灼聽得，連忙跳將起來，提了雙鞭，走去屋後問道：「你如何叫屈？」酒保道：「小人起來上草，只見籬笆推翻，被人將相公的馬偷將去了！遠遠地望見三四里火把尙明，一定是那裏去了！」呼延灼道：「那裏却是何處？」酒保道：「眼見那條路上正是桃花山小嘍囉偷得去了！」



呼延灼喫了一驚，便叫酒保引路，就田塍上趕了二三里。火把看看不見，正不知投那裏去了。呼延灼說道：『若無了御賜的馬，却怎的是好！……』酒保道：『相公明日須去州裏告了，差官軍來勦捕，方能奪回這匹馬。』

呼延灼悶悶不已，坐到天明，叫酒保挑了衣甲，逕投青州；來到城裏時，天色已晚了，且在客店裏歇了一夜；次日天曉，逕到府堂塔下，參拜了慕容知府。知府大驚，問道：『聞知將軍收捕梁山泊草寇，如何却到此間？』呼延灼只得把上項訴說了一遍。

慕容知府聽了道：『雖是將軍折了許多人馬，此非慢功之罪，中了賊人姦計，亦無奈何。下官所轄地面多被草寇侵害。將軍到此，可先掃清桃花山，奪取那匹御賜的馬；却連那二龍山白虎山兩處強人一發勦捕了時，下官自當一力保奏，再教將軍引兵復讎，如何？』呼延灼再拜道：『深謝恩相主監。若蒙如此，誓當效死報德！』

慕容知府教請呼延灼去客房裏暫歇，一面更衣宿食。那挑甲酒保，自叫他回去了。一住三日，呼延灼急欲要這匹御賜馬，又來稟復知府，便教點軍。慕容知府便點馬步軍二千，借與呼延灼，又與了一匹青驃馬。呼延灼謝了恩相，披掛上馬，帶領軍兵前去奪馬，逕往桃花山進發。

且說桃花山上打虎將李忠與小霸王周通自得了這匹踢雪烏騮馬，每日在山上慶喜飲酒。當日有伏路小嘍囉報道：『青州軍馬來也！』小霸王周通起來道：『哥哥守寨，兄弟去退官軍。』便點起一百小嘍囉，綽鎗上馬，下山來迎敵官軍。

却說呼延灼引起二千兵馬來到山前，擺開陣勢。呼延灼出馬厲聲高叫：『強賊蚤來受縛！』小霸王周通將小嘍囉一字擺開，便挺鎗出馬。呼延灼見了，便縱馬向前來戰。周通也躍馬來迎。二馬相交，鬪不到六七合，周通氣力不加，

撥轉馬頭，往山上便走。呼延灼趕了一直，怕有計策，急下山來紮住寨柵，等候再戰。

却說周通回寨，見了李忠，訴說：「呼延灼武藝高強，遮攔不住，只得且退上山。倘或趕到寨前來，如之奈何！」李忠道：「我算二龍山寶珠寺花和尚魯智深在彼，多有人伴；更兼有個甚麼青面獸楊志，又新有個行者武松，多有萬夫不當之勇。不如寫一封書，使小嘍囉去那裏求救。若解得危難，拚得投託大寨，月終納他些進奉也好。」周通道：「小弟也多知他那裏豪傑；只恐那和尙記當初之事，不肯來救。」李忠笑道：「不然；他是個直性的好人，使人到彼，必然親引軍來救我。」周通道：「哥哥也說得是。」就寫了一封書，差兩個了事的小嘍囉，從後山滾將下去，取路投二龍山來。行了兩日，早到山下，那裏小嘍囉圍了備細來情。

且說寶珠寺裏，大殿上坐着三個頭領：爲首是花和尚魯智深，第二是青面獸楊志，第三是行者二郎武松。前面山門下，坐着四個小頭領：一個是金眼彪施恩，原是孟州牢城施管營的兒子，爲因武松殺了張都監一家人口，官司着落他家，捉囚身，以此連夜挈家逃走在江湖上，後來父母俱亡，打聽得武松在二龍山，連夜投奔入夥；一個是操刀鬼曹正，原是同魯智深楊志奪取寶珠寺，殺了鄧龍，後來入夥；一個是菜園子張青，一個是母夜叉孫二娘，夫妻兩個，原是孟州道十字坡賣人肉饅頭的，因魯智深武松連連寄書招他，亦來投奔入夥。

曹正聽得說桃花山有書，先來問了詳細，直上殿去稟復三個大頭領知道。智深便道：「酒家當初離五臺山時，到一個桃花村投宿，好生打了那撮鳥一頓。那厮却爲認得酒家，倒請上山去喫了一日酒，結識酒家爲兄，却便留俺做個寨主。俺見這厮們慳吝，被俺偷了若干金銀酒器撒開他。如今却來求救，且放那小嘍囉

上圖來，看他說甚麼。」

曹正去不多時，把那小嘍囉引到殿下，唱了喏，說道：『青州慕容知府近日收得個進征梁山泊失利的雙鞭呼延灼。如今慕容知府先教掃蕩俺這裏桃花山二龍山白虎山幾座山寨，却借軍與他收捕梁山泊復讎。俺的頭領今欲啓請大頭領將軍下山相救；明朝無事了時，情願來納進奉。』

楊志道：『俺們各守山寨，保護山頭，本不去救應的是。』

洒家一者怕壞了江湖上豪傑；二者恐那厮得了桃花山便小覷了洒家這裏；可留下張青孫二娘施恩曹正看守寨柵，俺三個親自走一遭。」

隨即點起五百小嘍囉，六十餘騎軍馬，各帶了衣甲軍器，逕往桃花山來。

却說李忠知二龍山消息，自引了三百小嘍囉下山策應。呼延灼聞知，急領所部軍馬，攔路列陣，舞鞭出馬，來與李忠相殺。原來李忠祖貫濠州定遠人氏，家中祖傳，靠使鎗棒爲生；人見他身材壯健，因此呼他做打虎將。當時下山來與呼

延灼交戰，却如何敵得呼延灼過；鬪了十合之上，見不是頭，撥開軍器便走。

呼延灼見他本事低微，縱馬趕上山來。小霸王周通正在半山裏看見，便飛下鵝卵石來。呼延灼慌忙回馬下山來，只見官軍迭頭吶喊。呼延灼便問道：『爲何吶喊？』

後軍答道：『遠望見一彪軍馬飛奔而來！』

呼延灼聽了，便來後軍隊裏看時，見塵頭起處，當頭一個胖大和尚，騎一匹白馬，正是花和尚魯智深，在馬上大喝道：『那個是梁山泊殺敗的撮鳥，敢來俺這裏唬嚇人！』呼延灼道：『先殺你這個禿驢，豁我心中怒氣！』

魯智深輪動鐵禪杖，呼延灼舞起雙鞭，二馬相交，兩邊吶喊。鬪至四五十合不分勝敗。呼延灼暗暗喝采道：『這個和尚到恁地了得！』兩邊鳴金，各自收軍暫歇。

呼延灼少停，却耐不得，再縱馬出陣，大叫：『賊和尚！再出來與你定個輸贏，見個勝敗！』魯智深却待正要出馬，楊志叫道：『大哥少歇，看酒家去捉這

斷！一舞刀出馬來與呼延灼交鋒。兩個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呼延灼又暗暗嘆采道：「怎的那裏走出這兩個來！恁地了得！不是綠林中手段！」

楊志也見呼延灼武藝高強，賣個破綻，撥回馬，跑回本陣。呼延灼也勒轉馬頭，不來追趕。兩邊各自收軍。魯智深便和楊志商議道：「俺們初到此處，不宜逼近下寨。且退二十里，明日却再來廝殺。」帶領小嘍囉，自過附近山崗下寨去了。

却說呼延灼在帳中納悶，心內想道：「指望到此勢如破竹，便拿了這夥草寇，怎知却又逢着這般對手！我直如此命薄！」

正沒擺布處，只見慕容知府使人來喚道：「叫將軍且領兵回來保守城中。今有白虎山強人孔明孔亮引人馬來青州劫牢。怕府庫有失，特令來請將軍回城守備。」呼延灼聽了，就這機會，帶領軍馬，連夜回青州去了。

次日，魯智深和楊志武松又引了小喽囉搖旗吶喊，直到山下來看時，一個軍馬也無了，倒喫了一驚。山上李忠周通引人下來拜請三位頭領上到山寨裏，殺羊宰馬，筵席相待，一面使人下山探聽前路消息。

且說呼延灼引軍回到城下，却見了一彪軍馬，正來到城邊。爲頭的乃是白虎山下孔太公兒子毛頭星孔明，獨火星孔亮。兩個因和本鄉一個財主爭競，把他一門良賤盡都殺了，聚集起五七百人，占住白虎山，打家劫舍；因爲青州城裏有他的叔叔孔賓，被慕容知府捉下，監在牢裏，孔明孔亮特地點起山寨小喽囉來打青州，要救叔叔出去。正迎着呼延灼軍馬，兩邊擁着，敵住廝殺。呼延灼便出馬到陣前。

慕容知府在城樓上觀看，見孔明當先挺鎗出馬，直取呼延灼。兩馬相交，鬪到二十餘合，呼延灼要在知府跟前顯本事；又值孔明武藝低微，只辨得架隔遮欄；



關到間深裏，呼延灼就馬上把孔明活捉了去，孔亮只得引了小嘍囉便走。慕容知府在城樓上指着，叫呼延灼引兵去趕，官兵一掩，活捉得百十餘人。孔亮大敗，四散奔走，至晚尋個古廟安歇。

却說呼延灼活捉得孔明，解入城中，來見慕容知府。知府大喜，叫把孔明大枷釘下牢裏，和孔賓一處監收。一面賞勞三軍，一面管待呼延灼，備間桃花山消息。呼延灼道：「本待是『甕中捉鼈，手到拿來』，無端又被一夥強人前來救應。數內一個和尚，一個青臉大漢，二次交鋒，各無勝敗。這兩個武藝不比尋常，不是綠林中手段；因此未曾拿得。」慕容知府道：「這個和尚便是延安府老種經略帳前軍官提轄魯達；今次落髮爲僧，喚做花和尚魯智深。這一個青臉大漢亦是東京殿帥府制使官，喚做青面獸楊志。再有一個行者，喚做武松，原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這三個占住了二龍山，打家劫舍，累次拒敵官軍，殺了三五

個捕盜官，直至今，未曾捉得！」呼延灼道：「我見這厮們武藝精熟，原來却是楊制使魯提轄，真名不虛傳！」恩相放心，呼延灼今日在此，少不得一個個活捉了解官！」知府大喜，設筵管待已了，且請客房內歇，不在話下。

却說孔亮引了敗殘人馬，正行之間，猛可裏樹林中撞出一彪人馬，當先一籌好漢，便是行者武松。孔亮慌忙滾鞍下馬，便拜道：「壯士無恙？」武松連忙答應，扶起問道：「聞知足下弟兄們占住白虎山聚義，幾次要來拜望；一者不得下山，二乃路途不順，以此難得相見。今日何事到此？」

孔亮把救叔叔孔賓陷兄之事告訴了一遍。武松道：「足下休慌。我有六七個弟兄，現在二龍山聚義。今爲桃花山李忠周通被青州官軍攻擊得緊，來我山寨求救。魯楊二頭領同了孩兒們先來與呼延灼交戰，兩個厮併了一日，不知何故，呼延灼忽然夜間去了。桃花山留我弟兄三人筵宴，把這馱雪馬送與我們。今我

部領頭隊人馬回山，他二位隨後使到。我叫他去打青州，救你叔兄如何？」

孔亮拜謝武松。等了半晌，只見魯智深楊志兩個並馬都到。武松引孔亮拜

見二位，備說：『那時我與宋江在他莊上相會，多有相擾。今日俺們可以義氣爲

重，聚集三山人馬，攻打青州，殺了慕容知府，擒獲呼延灼，各取府庫錢糧，以供山寨之用，如何？』魯智深道：『酒家也是這般思想。便使人去桃花山報知，

叫李忠周通引孩兒們來，俺三處一同去打青州。』楊志使道：『青州城池堅固，

人馬強壯；又有呼延灼那厮英勇；不是俺自滅威風，若要攻打青州時，只除非依我

一言，指日可得。』武松道：『哥哥，願聞其略。』

那楊志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青州百姓，家家瓦裂煙飛；水滸英雄，個個磨拳擦掌。

畢竟楊志對武松說出怎地打青州，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徐寧教使鉤鎖鎗 宋江大破連環馬

## 第五十七回

### 三山聚義打青州

### 衆虎同心歸水泊

話說武松引孔亮拜告魯智深楊志，求救哥哥孔明并叔叔孔賓，魯智深便要聚集三山人馬前去攻打。楊志道：『若要打青州，須用大隊軍馬，方可得濟。俺知梁山泊宋公明大名，江湖上都喚他做及時雨宋江，更兼呼延灼是他那裏人。俺們弟兄和孔家弟兄的人馬，都併做一處；酒家這裏，再等桃花山人馬齊備，一而且去攻打青州。孔亮兄弟，你却親身星夜去梁山泊請下宋公明來併力攻城，此爲上計。亦且宋三郎與你至厚。你們弟兄心下如何？』魯智深道：『正是如此。

我只見今日也有人說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說宋三郎好，可惜酒家不曾相會。衆人說他的名字，聽得酒家耳朵也聾了，想必其人是個真男子，以致天下聞名。前番和花知寨在清風山時，酒家有心要去和他厮會。及至酒家去時，又聽得說道去了；以此無緣，不得相見。罷了，孔亮兄弟，你要救你哥哥時，快親自去那裏告請他來。酒家等先在這裏和那撮鳥們厮殺！」孔亮交付小嘍囉與了魯智深，只帶一個伴當，扮做客商，星夜投梁山泊來。

且說魯智深楊志武松，三人去山寨裏喚將施恩曹正再帶一二百人下山來相助。桃花山李忠周通得了消息，便帶本山人馬，盡數點起，只留三五十個小嘍囉看守寨柵，其餘都帶下山來青州城下聚集，一同攻打城池，不在話下。

却說孔亮自離了青州，迤邐來到梁山泊邊催命判官李立酒店裏買酒喫，問路。

李立見他兩個來得面生，便請坐地，問道：「客人從那裏來？」孔亮道：「從青州來。」李立問道：「客人要去梁山泊尋誰？」孔亮答道：「有個相識在山上，特來尋他。」李立道：「山上寨中都是大王住處。你如何去得！」孔亮道：「便是要尋宋大王。」李立道：「既是來尋宋頭領，我這裏有分例。」便叫火家快去安排分例酒來相待。孔亮道：「素不相識，如何見款？」李立道：「客官不知；但是來尋山寨頭領，必然是社火中人故舊交友，豈敢有失支應？便當去報。」孔亮道：「小人便是白虎山前莊戶孔亮的便是。」李立道：「曾聽得宋公明哥哥說大名來，今日且喜上山。」

二人飲罷分例酒，隨即開廳，就水亭上放了一枝響箭，見對港蘆葦深處早有小嘍囉棹過船來，到水亭下。李立便請孔亮下了船，一同搖到金沙灘上岸，却上關來。孔亮看見三關雄壯，鎗刀劍戟如林，心下想道：「聽得說梁山泊興旺，不想做下這等大事業！」已有小嘍囉先去報知，宋江慌忙下來迎接。孔亮見了，連

忙下拜。宋江問道：「賢弟緣何到此？」

孔亮拜罷，放聲大哭。宋江道：「賢弟心中有何危厄不決之難，但請盡說不

妨。便當不避水火，一力與汝相助。賢弟且請起來。」孔亮道：「自從師父

離別之後，老父亡化，哥哥孔明與本鄉上戶爭些閒氣起來，殺了他一家老小，官司

來捕捉得緊；因此反上白虎山，聚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青州城裏却有叔父孔

賓被慕容知府捉了，重枷釘在獄中；因此，我弟兄兩個去打城子，指望救取叔叔孔

賓。誰想去到城下，正撞了那個使雙鞭的呼延灼。哥哥與他交鋒，致被他捉

了，解送青州，下在牢裏，存亡未保。小弟又被他追殺一陣。次日，正撞着武

松。他便引我去拜見同伴的：一個是花和尚魯智深，一個是青面獸楊志。他二

人一見如故，便商議救兄一事。他道：「我請魯楊二頭領并桃花山李忠周通聚集

三山人馬攻打青州。你可連夜快去梁山泊內告你師父宋公明來救你叔兄兩個。」

以此今日一逕到此。」宋江道：「此是易爲之事，你且放心。」



宋江便引孔亮參見晁蓋吳用公孫勝并衆頭領，備說呼延灼走在青州，投奔慕容知府，今來捉了孔明，以此孔亮來到，懇告求救。晁蓋道：『既然他兩處好漢尙兀自仗義行仁，今者，三郎和他至愛交友，如何不去？——三郎賢弟，你連次下山多遍，今番權且守寨，愚兄替你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輕動。這個是兄弟的事。既是他遠來相投，小可若自不去，恐他弟兄們心下不安；小可情願請幾位弟兄同走一遭。』

說言未了，廳上廳下一齊都道：『願效犬馬之勞，跟隨同去。』宋江大喜，當日設筵管待孔亮。

飲筵中間，宋江喚鐵面孔目裴宣定撥下山人數，分作五軍起行：前軍便差花榮秦明燕順王矮虎開路作先鋒；第二隊便差穆弘楊雄解珍解寶；中軍便是主將宋江吳用呂方郭盛；第四隊便是朱全柴進李俊張橫；後軍便差孫立楊林歐鵬凌振催軍作合後。

梁山泊點起五軍，共計二十個頭領，馬步軍兵三千人馬。其餘頭領，自與晁蓋守把寨柵。當下宋江別了晁蓋，自同孔亮下山前進。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已到青州，孔亮先到魯智深等軍中報知，衆好漢安排迎接。

宋江中軍到了，武松引魯智深楊志李忠周通施恩曹正都來相見了。宋江讓魯智深坐地。魯智深道：『久聞阿哥大名，無緣不曾拜會，今日且喜認得阿哥。』宋江答道：『不才何足道哉！江湖上義士甚稱吾師清德；今日得識慈顏，平生甚幸。』楊志起身再拜道：『楊志舊日經過梁山泊，多蒙山寨重義相留；爲是洒家愚迷，不曾肯住。今日幸得義士壯觀山寨，此是天下第一好事。』宋江答道：『制使威名，播於江湖，只恨宋江相見太晚！』魯智深便令左右置酒管待，一一都相見了。

次日，宋江問青州一節，近日勝敗如何。楊志道：『自從孔亮去了，前後也交鋒三五次，各無輸贏。如今青州只憑呼延灼一個；若是拿得此人，觀此城子，

如湯泼雪。』吳學究笑道：『此人不可力敵，可用智擒。』宋江道：『用何智可獲此人？』吳學究道：『只除如此如此……』宋江大喜道：『此計大妙！』當日分撥了人馬。次早起軍，前到青州城下，四面盡着軍馬圍住，擂鼓搖旗，吶喊搦戰。

城裏慕容知府見報，慌忙教請呼延灼商議道：『今次羣賊又去報知梁山泊宋江到來，似此如之奈何？』呼延灼道：『恩相放心。羣賊到來，先失地利。這厮們只好在水泊裏張狂，今却擅離巢穴，一個來捉一個，那厮們如何施展得？請恩相上城看呼延灼廝殺。』

呼延灼連忙披掛衣甲上馬，叫開城門，放下弔橋，領了一千人馬，近城攔開。宋江陣中一將出馬。那人手拏狼牙棍，厲聲高罵知府：『濫官害民賊徒！把我全家誅戮，今日正好報讎雪恨！』慕容知府認得秦明，便罵道：『你這厮是朝廷命官，國家不會負你，緣何便敢造反？若拿住你時，碎屍萬段！』呼將軍，可

先下手拿這賊！」

呼延灼聽了，舞起雙鞭，縱馬直取秦明。秦明也出馬，舞動狼牙大棍來迎呼延灼。二將交馬，正是對手，直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慕容知府見鬪得多時，恐怕呼延灼有失，慌忙鳴金，收軍入城。秦明也不追趕，退回本陣。宋江教衆頭領軍校且退十五里下寨。

却說呼延灼回到城中，下馬來見慕容知府，說道：「小將正要擊那秦明，恩相如何收軍？」知府道：「我見你鬪了許多合，但恐勞困，因此收軍暫歇。」秦明那厮，原是我這裏統制，與花榮一同背反，這厮亦不可輕敵。」呼延灼道：「恩相放心，小將必要擒此背義之賊！」適間和他鬪時，棍法已自亂了。來日教恩相看我立斬此賊！」知府道：「既是將軍如此英雄，來日若臨敵之時，可殺開條路，送三個人出去：一個教他去東京求救；兩個教他去鄰近府州會合起兵，相助勦

捕。」呼延灼道：「恩相高見極明。」當日知府寫了求救文書，選了三個軍官，都發放了當。

只說呼延灼回到歇處，卸了衣甲暫歇，天色未明，只聽得軍校來報道：「城北門外土坡上有三騎私自在那裏埋伏；中間一個穿紅袍騎白馬的；兩邊兩個，只認得右邊那個是小李廣花榮，左邊那個道裝打扮。」呼延灼道：「那個穿紅的眼見是宋江了。道裝的必是軍師吳用。你們且休驚動了他，便點一百馬軍，跟我捉這三個！」

呼延灼連忙披掛上馬，提了雙鞭，帶領一百餘騎馬軍，悄悄地開了北門，放下吊橋，引軍趕上坡來，只見三個正自呆了臉看城。呼延灼拍馬上坡，三個勒轉馬頭，慢慢走去。呼延灼奮力趕到前面幾株枯樹邊廂，只見三個齊齊的勒住馬。

呼延灼方纔趕到枯樹邊，只聽得吶聲喊。呼延灼正踏着陷坑，人馬都跌將下坑去。

了。兩邊走出五六十個撓鈎手，先把呼延灼鈎將起來，綁縛了去，後面牽着那匹馬。其餘馬軍趕來，花榮射倒當頭五七個，後面的勒轉馬一閃都走了。

宋江回到寨裏，那左右羣刀手却把呼延灼推將過來。宋江見了，連忙起身，喝叫快解了繩索，親自扶呼延灼上帳坐定。宋江拜見。呼延灼道：「何故如

此？」宋江道：「小可宋江怎敢背負朝廷？蓋爲官吏污濫，威逼得緊，悞犯大

罪；因此權借水泊裏隨時避難，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不想起動將軍，致勞神力。

實慕將軍虎威。今者悞有冒犯，切乞恕罪。」呼延灼道：「被擒之人，萬死尙

輕，義士何故重禮陪話？」宋江道：「量宋江怎敢壞得將軍性命？皇天可表寸

心。」只是懇告哀求。呼延灼道：「兄長尊意莫非赦呼延灼往東京告請招安，

到山赦罪？」宋江道：「將軍如何去得？」高太尉那厮是個心地褊窄之徒，忘人

大恩，記人小過。將軍折了許多軍馬錢糧，他如何不見你罪責？如今韓滔彭玘

凌振已多在敵山入夥。倘蒙將軍不棄山寨微賤，宋江情願讓位與將軍；等朝廷見

用，受了招安；那時盡忠報國，未爲晚矣。」

呼延灼沈吟了半晌，一者是宋江禮數甚恭，二者見宋江語言有理，嘆了一口氣，跪下在地道：「非是呼延灼不忠於國，實感兄長義氣過人，不容呼延灼不依！願隨鞭撻，決無還理。」

宋江大喜，請呼延灼和衆頭領相見了，叫周李忠周通討這匹踢雪烏騮馬還將軍坐騎。衆人再議救孔明之計。吳用道：「只除非教呼延將軍賺開城門，唾手可得。——更兼絕了這呼延將軍念頭。」

宋江聽了，來與呼延灼陪話道：「非是宋江貪劫城池，實因孔明叔姪陷在縲絏之中，非將軍賺開城門，必不可得。」呼延灼答道：「小弟既蒙兄長收錄，理當效力。」當晚點起秦明花榮孫立燕順呂方郭盛解珍解寶歐鵬王英：十個頭領，都扮作軍士模樣，跟了呼延灼，共是十一騎軍馬，來到城邊，直至濠塹上，大呼：「城上開門！我逃得性命回來！」

城上人聽得是呼延灼聲音，慌忙報與慕容知府。此時知府爲折了呼延灼，正鬱悶間，聽得報說呼延灼逃得回來，心中歡喜，連忙上馬，奔到城上；望見呼延灼有十數騎馬跟着，又不見面顏，只認得呼延灼聲音。知府問道：「將軍如何走得回來？」呼延灼道：「我被那厮的陷坑捉了我到寨裏，却有原跟我的頭目，暗地盜這匹馬與我騎，就跟我來了。」

知府只聽得呼延灼說了，便叫軍士開了城門，放下弔橋。十個頭領跟到城門裏，迎着知府，早被秦明一棍，把慕容知府打下馬來。解珍解寶便放起火來；歐鵬王矮虎奔上城把軍士殺散。宋江大隊人馬，見城上火起，一齊擁將人來。

宋江急急傳令：休教殘害百姓，且收倉庫錢糧。就大牢裏救出孔明并他叔叔孔賓一家老小，便教救滅了火，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幼，盡皆斬首，抄扎家私，分俵衆軍。天明，計點在城百姓被火燒之家，給散糧米救濟。把府庫金帛，倉庫米糧，裝載五六百車；又得了二百餘匹好馬；就青州府裏，做個慶喜筵席，請三山頭



領同歸大寨。

李忠周通使人回桃花山盡數收拾人馬錢糧下山，放火燒毀寨棚。魯智深也使施恩曹正回二龍山與張青孫二娘收拾人馬錢糧，也燒了寶珠寺寨棚。

數日之間，三山人馬都皆完備。宋江領了大隊人馬，班師回山；先叫花榮秦明呼延灼朱仝四將開路。所過州縣，分毫不擾。鄉村百姓，扶老挈幼，燒香禮拜迎接。

數日之間，已到梁山泊邊。衆多水軍頭領具舟迎接。晁蓋引領山寨馬步頭領，都在金沙灘迎接，直至大寨，向聚義廳上，列位坐定。大排筵席，慶賀新到山寨頭領。呼延灼魯智深楊志武松施恩曹正張青孫二娘李忠周通孔明孔亮：共十二位新上山頭領。

坐間林冲說起相謝魯智深相救一事。魯智深問道：『洒家自與教頭別後，無日不念阿嫂，近來有信息否？』林冲道：『自火併王倫之後，使人回家搬取老

小，已知拙婦被高太尉逆子所逼，隨即自縊而死；妻父亦爲憂疑染病而亡。」楊志舉起舊日王倫手內山前相會之事。衆人皆道：「此皆註定，非偶然也！」晁蓋說起黃泥岡劫取「生辰綱」一事，衆皆大笑。次日輪流做筵席，不在話下。

且說宋江見山寨又添了許多人馬，如何不喜，便叫湯隆做鐵匠總管，提督打造諸般軍器并鐵葉連環等甲；侯健管做旌旗袍服總管，添造三才九曜四斗五方二十八宿等旗，飛龍飛虎飛熊飛豹旗，黃鉞白旄，朱纓皂蓋；山邊四面築起墩臺，重造西路南路二處酒店，招接往來上山好漢，一就探聽飛報軍情。山西路酒店今令張青孫二娘——夫婦二人原是酒家——前去看守；山南路酒店仍令孫新顧大嫂夫婦看守；山東路酒店依舊朱貴樂和；山北路酒店還是李立時遷。三關上添造寨柵，分調頭領看守。部領已定，各各遵依，不在話下。

忽一日，花和尚魯智深來對宋公明說道：「智深有個相識，是李忠兄弟徒弟，喚叫九紋龍史進，見在華州華陰縣少華山上，和那一個神機軍師朱武，又有一個跳脫虎陳達，一個白花蛇楊春，四個在那裏聚義。酒家嘗思念他。自從瓦官寺與他別了，無一日不在心上。今酒家要去那裏探望他一遭，就取他四個同來入夥，未知尊意如何？」

宋江道：「我也曾聞得史進大名，若得吾師去請他來，最好。雖然如此，不可獨自行，可煩武松兄弟相伴走一遭；他是行者，一般出家人，正好同行。」武松應道：「我和師兄去。」當日便收拾腰包行李。魯智深只做禪和子打扮，武松裝做隨侍行者。兩個相辭了衆頭領下山，過了金沙灘，曉行夜住，不止一日，來到華州華陰縣界，逕投少華山來。

且說宋江自魯智深武松去後，一時容他下山，常自放心不下；便喚神行太保戴

宗隨後跟來探聽消息。

再說魯智深兩個來到少華山下，伏路小喽囉出來攔住，問道：『你兩個出家人那裏來？』武松便答道：『這山上有史大官人麼？』小喽囉說道：『既是要尋史大王的，且在這裏少等。我上山報知，頭領便下來迎接。』武松道：『你只說魯智深到來相探。』

小喽囉去不多時，只見神機軍師朱武并跳澗虎陳達白花蛇楊春，三個下山來接魯智深武松，却不見有史進。魯智深便問道：『史大官人在那裏？却如何不見他？』朱武近前上覆道：『吾師不是延安府魯提轄麼？』魯智深道：『洒家便是。這行者便是景陽岡打虎都頭武松。』

三個慌忙躬拂道：『聞名久矣！聽知二位在三龍山聚寨，今日緣何到此？』魯智深道：『俺們如今不在二龍山了，投托梁山泊宋公明大寨入夥，今者特來尋史

大官人。」朱武道：「既是二位到此，且請到山寨中，容小可備細告訴。」魯智深道：「有話便說。」史家兄弟又不見，誰烏耐煩到你山上去！」武松道：「師兄是個急性的人，有話便說甚好。」

朱武道：「小人等三個在此山寨，自從史大官人上山之後，好生興旺。近日史大官人下山，因撞見一個畫匠，原是北京大名府人氏，姓王，名義；因許下西嶽華山金天聖帝廟內裝畫影壁，前去還願。因爲帶將一個女兒，名喚玉嬌枝同行，却被本州賀太守，——原是蔡太師門人；那厮爲官貪濫，非理害民。——一日因來廟裏行香，不想正見了玉嬌枝有些顏色，累次着人來說，要娶他爲妾。王義不從，太守將他女兒強奪了去，却把王義刺配遠惡軍州。路經這裏過，正撞見史大官人，告說這件事。史大官人把王義救在山上，將兩個防送公人殺了，直去府裏要刺賀太守；被人知覺，倒喫拿了，見監在牢裏。又要聚起軍馬，掃蕩山寨。我等正在這裏無計可施！」

魯智深聽了道：「這撮鳥敢如此無禮！倒恁麼利害！酒家便去結果了那

厮！」朱武道：「且請二位到寨裏商議。」魯智深立意不肯。武松一手挽住

禪杖，一手指着道：「哥哥不見日色已到樹梢盡頭？」魯智深看一看，吼了一

聲，憤着氣，只得都到山寨裏坐下。朱武便叫王義出來拜見，再訴太守貪酷害

民，強占良家女子。三人一面殺牛宰馬，管待魯智深武松。

魯智深道：「史家兄弟不在這裏，酒是一滴不喫！要便睡一夜，明日却去州

裏打死那厮罷！」武松道：「哥哥不得造次。我和你星夜回梁山泊去，報知宋

公明，領大隊人馬來打華州，方可救得史大官人。」魯智深叫道：「等俺們去山

寨裏叫得人來，史家兄弟性命不知那裏去了！」武松道：「便打殺了太守也怎地

救得史大官人？」武松却決不肯放哥哥去。」朱武又勸道：「師兄且息怒。武

都頭實論得是。」

魯智深焦躁起來，便道：「都是你這般性慢直娘賊送了俺史家兄弟！只今性

命在他入手裏，還要飲酒細商！」衆人那裏勸得他呷一杯半盞。當晚和衣歇宿，明早，起個四更，提了禪杖，帶了戒刀，不知那裏去了。武松道：「不聽人說，此去必然有失。」朱武隨即差兩個精細小嘍囉前去打聽消息。

却說魯智深奔到華州城裏，路傍借問州衙在那裏。人指道：「只過州橋，投東便是。」魯智深却好來到浮橋上，只見人都道：「和尚且躲一躲，太守相公過來！」魯智深道：「俺正要尋他，却正好撞在洒家手裏！那厮多敢是當死！」賀太守頭踏一對對擺將過來，看見太守那乘轎子，却是煖轎；轎廂兩邊，各有十個虞候簇擁着，人人手執鞭鎗鐵鍊，守護兩下。

魯智深看了尋思道：「不好打那撮鳥；若打不着，倒喫他笑！……」賀太守却在轎廂眼裏，看見了魯智深欲進不進；過了渭橋，到府中下了轎，便叫兩個虞候分付道：「你與我去請橋上那個胖大和尚到府裏赴齋。」虞候領了言語，來到橋

上，對魯智深說道：「太守相公請你赴齋。」

魯智深想道：「這厮合當死在酒家手裏！俺却纔正要打他，只怕打不着，讓他過去了。俺要尋他，他却來請酒家！」魯智深便隨了虞候，逕到府裏。太守已自分付下了，一見魯智深進到廳前，太守叫放了禪杖，去了戒刀，請後堂赴齋。魯智深初時不肯。衆人說道：「你是出家人，好不曉事！府堂深處，如何許你帶刀杖入去？」

魯智深想道：「只俺兩個拳頭也打碎了那厮腦袋！」廳下放了禪杖，戒刀，跟虞候入來。賀太守正在後堂坐定，把手一招，喝聲「捉下這秃賊！」兩邊壁衣內走出三四十個做公的來，橫拖倒拽，捉了魯智深。你便是哪吒太子，怎逃地網天羅？火首金剛，難脫龍潭虎窟！正是：

飛蛾投火身傾喪，怒龍吞鈎命必傷。

畢竟魯智深被賀太守拿下，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八回

吳用賺金鈴弔掛

宋江鬧西嶽華山

話說賀太守把魯智深賺到後堂內，喝聲『拿下』。衆多做公的，把魯智深簇攆到廳階下。賀太守正要開口勸問，只見魯智深大怒道：『你這害民貪色的直娘賊！你敢便拿倒酒家！俺死也與史進兄弟一處死，倒不煩惱！只是酒家死了，宋公明阿哥須不與你干休！俺如今說與你：天下無解不得的冤仇！你只把史進兄弟還了酒家；玉嬌枝也還了酒家，等酒家自帶去交還王義；你却連夜也把華州太守交還朝廷！量你這等賊頭鼠眼，專一歡喜婦人，也做不得民之父母！若

依得此三事，便是佛眼相看；若道半個不的，不要懊悔不迭！如今你且先教俺去看看史家兄弟，却回俺話！」

賀太守聽了，氣得做聲不得，只道得個「我心疑是個行刺的賊，原來果然是史進一路！那厮——你看那厮——且監下這厮，慢慢置處！」——這禿驢原來果然是史進一路！」也不拷打，取面大枷來釘了，押下死囚牢裏去；一面申聞都省，乞請明降。禪杖，戒刀，封入府堂裏去了。

此時鬧動了華州一府。小喽囉得了這個消息，飛報上山來。武松大驚道：「我兩個來華州幹事，折了一個，怎地回去見衆頭領！」

正沒理會處，只見山下小喽囉報道：「有個梁山泊差來的頭領，喚做神行太保戴宗，見在山下。」武松慌忙下來，迎接上山，和朱武等三人都相見了，訴說魯智深不聽勸諫失陷一事。

戴宗聽了，大驚道：「我不可久停了！就便回梁山泊，報與哥哥知道，早遣

兵將前來救取！」武松道：「小弟在這裏專等，萬望兄長早去急來！」戴宗喫了些素食，作起『神行法』，再回梁山泊來；三日之間，已到山寨；見了晁宋二頭領，訴說魯智深因救史進，要刺賀太守，被陷一事。

晁蓋聽罷，失驚道：「既然兩個兄弟有難，如何不救！我今不可耽擱，便親去走一遭！」宋江道：「哥哥山寨之主，未可輕動，原只兄弟代哥哥去。」當日點起人馬，作三隊而行：前軍點五員先鋒，林冲楊志花榮秦明呼延灼，引領一千甲馬，二千步軍先行，逢山開路，遇水疊橋；中軍領兵主將宋公明，軍師吳用，朱全徐寧解珍解寶，共是六個頭領，馬步軍兵二千；後軍主掌糧草，李應楊雄石秀李俊張順，共是五個頭領押後，馬步軍兵二千；——共計七千人馬，離了梁山泊，直取華州來。在路遊行，不止一日，早過了半路，先使戴宗去報少華山上。朱武等三人，安排下豬羊牛馬，釀造下好酒等候。

再說宋江軍馬三隊都到少華山下。武松引了朱武陳達楊春三人下山拜請宋江吳用并衆頭領都到山寨裏坐下。宋江備問城中之事。朱武道：「兩個頭領已被賀太守監在牢裏，只等朝廷明降發落。」宋江與吳用說道：「怎地定計去救取便好？」朱武道：「華州城郭廣闊，濠溝深遠，急切難打；只除非得裏應外合，方可取得。」吳用笑道：「明日且去城邊看那城池如何，却再商量。」

宋江飲酒到晚，巴不得天明，要去看城。吳用諫道：「城中監着兩隻大蟲在牢裏，如何不做隄備？白日不可去看。今夜月色必然明朗，申牌前後下山，一更時分可到那裏窺望。」

當日捱到午後，宋江吳用花榮秦明朱仝共是五騎馬下山，迤邐前行。初更時分，已到華州城外；在山坡高處，立馬望華州城裏時，正是二月中旬天氣，月華如畫，天上無一片雲彩。一看見華州週圍有數座城門，城高地壯，塹濠深闊。看了半晌，遠遠地也便望見那西嶽華山。

宋江等看見城池厚壯，形勢堅牢，無計可施。吳用道：「且回寨裏去，再作商議。」五騎馬連夜回到少華山上。宋江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吳學究道：「且差十數個精細小嘍囉下山去遠近探聽消息。」

兩日內，忽有一人上山來報道：「如今朝廷差個殿司太尉，將領御賜『金鈴吊掛』來西嶽降香，從黃河入渭河而來。」

吳用聽了，便道：「哥哥休憂，計在這裏了！」便叫李俊張順：「你兩個與我如此如此而行。」李俊道：「只是無人識得地境，得一個引領路道最好。」

白花蛇楊春便道：「小弟相幫同去，如何？」宋江大喜。三個下山去了。

次日，吳學究請宋江李應朱仝呼延灼花榮秦明徐寧，共七個人，悄悄止帶五百餘人下山。到渭河渡口，李俊張順楊春已奪下十餘隻大船在彼。吳用便叫花榮秦明徐寧呼延灼四個伏在岸上；宋江吳用朱仝李應下在船裏；李俊張順楊春分船都去灘頭藏了。衆人等候了一夜。次日天明，聽得遠遠地鑼鳴鼓響，三隻官船

下來，船上插着一面黃旗，上寫『欽奉聖旨西嶽降香太尉宿』。

朱仝李應，各執長鎗，立在宋江背後。吳用立在船頭。太尉船到，當港截

住。船裏走出紫衫銀帶虞候二十餘人，喝道：『你等甚麼船隻，敢當港攔截住大

臣！』宋江執着骨朵，躬身聲喏。吳學究立在船頭上，說道：『梁山泊義士宋

江，謹參祇候。』船上客帳司出來答道：『此是朝廷太尉，奉聖旨去西嶽降香。

汝等是梁山泊亂寇，何故攔截？』

宋江躬身不起。船頭上吳用道：『俺們義士，只要求見太尉尊顏，有告覆的

事。』客帳司道：『你等是何等人，敢造次要見太尉！』兩邊虞候喝道：『低

聲！』宋江却躬身不起。船頭上吳用道：『暫請太尉到岸上。自有商量的

事。』客帳司道：『休胡說！太尉是朝廷命臣，如何與你商量！』宋江立起

身來道：『太尉不肯相見，只怕孩兒們驚了太尉。』

朱仝把鎗上小號旗只一招動，岸上花榮秦明徐寧呼延灼引出軍馬，一齊搭上弓

箭，都到河口，擺列在岸上。那船上梢公都驚得鑽入船裏去了。客帳司人慌了，只得入去稟覆。宿太尉只得出到船頭上坐定。宋江又躬拜唱喏，道：「宋江等不敢造次。」宿太尉道：「義士何故如此邀截船隻？」宋江道：「某等怎敢邀截太尉？只欲求請太尉上岸，別有稟覆。」宿太尉道：「我今特奉聖旨，自去西嶽降香，與義士有何商議？朝廷大臣如何輕易登岸！」船頭上吳用道：「太尉若不肯時，只怕下面伴當亦不相容。」

李應把號帶鎗一招，李俊張順楊春一齊撐出船來。宿太尉看見，大驚。李俊張順明晃晃掣出尖刀在手，早跳過船來；手起，先把兩個虞候擲下水裏去。宋江連忙喝道：「休得胡做，驚了貴人！」李俊張順撲通地跳下水去，早把這兩個虞候又送上船來；自己兩個也使托地又跳上船來。嚇得宿太尉魂不着體。宋江吳用一齊喝道：「孩兒們且退去！休得驚着貴人！俺自慢慢地請太尉登岸。」宿太尉道：「義士有甚事，就此說不妨。」宋江吳用道：「這裏不是說話處，謹

請太尉到山寨告稟，並無損害之心；若懷此念，西嶽神靈誅滅！」

到此時候，不容太尉不上岸，宿太尉只得離船上了岸。衆人在樹林裏牽出一匹馬來，扶策太尉上了馬，不得已隨衆同行。宋江吳用先叫花榮秦明陪奉太尉上山。宋江吳用也上了馬，分付教把船上一應人等并御香，祭物，金鈴吊掛，齊齊收拾上山；只留下李俊張順帶領一百餘人看船。一行衆頭領都到山上。宋江吳用下馬入寨，把宿太尉扶在聚義廳上當中坐定，兩邊衆頭領拔刀侍立。

宋江獨自下了四拜，跪在面前，告覆道：「宋江原是鄆城縣小吏，爲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哨聚山林，權借梁山泊避難，專等朝廷招安，與國家出力。今有兩個兄弟，無事被賀太守生事陷害，下在牢裏。欲借太尉御香，儀從并金鈴吊掛去賺華州，事畢并還，於太尉身上并無侵犯。乞太尉鈞鑑。」宿太尉道：「不爭你將了御香等物去，明日事露，須連累下官！」宋江道：「太尉回京，都推在宋江身上便了。」



宿太尉看了那一班人模樣，怎生推托得，只得應允了。宋江執蓋擎杯，設筵拜謝；就把太尉帶來的人穿的衣服都借穿了；於小嘍囉數內，選揀一個俊俏的，剃了鬚鬚，穿了太尉的衣服，扮作宿元景；宋江吳用扮做客帳司；解珍解寶楊雄石秀扮作虞候；小嘍囉都是紫衫銀帶，執着旌節，旗幡，儀仗，法物，擎盞了御香，祭禮，金鈴弔掛；花榮徐寧朱仝李應扮作四個衛兵；朱武陳達楊春款住太尉并跟隨一應人等，置酒管待；却教秦明呼延灼引一隊人馬，林冲楊志引一隊人馬，分作兩路取城；教武松預先去西嶽門下伺候，只聽號起行事。

話休絮繁。且說一行人等，離了山寨，逕到河口下船而行，不去報與華州太守，一逕奔西嶽廟來。戴宗先去報知雲臺觀觀主并廟裏職事人等。直至船邊，迎接上岸。香花燈燭，幢旛寶蓋，擺列在前；先請御香上了香亭，廟裏人夫扛擡了，導引金鈴弔掛前行。觀主拜見了太尉。吳學究道：『太尉一路染病不快，』

且把煖轎來。」左右人等扶策太尉上轎，逕到嶽廟裏官廳內歇下。客帳司吳學究對觀主道：「這是特奉聖旨，齋捧御香，金鈴弔掛，來與聖帝供養；緣何本州官員輕慢，不來迎接？」觀主答道：「已使人去報了。敢是便到。」

說猶未了，本州先使一員推官，帶領做公的五七十人，將着酒菓，來見太尉。原來那小嘍囉，雖然模樣相似，却語言發放不得；因此只教粧做染病，把葷梅圍定在牀上坐。推官一眼看那來的旗節，門旗，牙仗等物都是內府製造出的，如何不信。客帳司匆匆人去稟覆了兩遭，却引推官人去，遠遠地階下參拜了，見那太尉只把手指，並不聽得說甚麼。

客帳司直走下來，埋怨推官道：「太尉是天子前近幸大臣，不辭千里之遙，特奉聖旨到此降香，不想於路染病未痊；本州衆官，如何不來遠接！」推官答道：「前路官司雖有文書到州，不見近報，因此有失迎迓，不期太尉先到廟裏。本是太守便來，奈緣少華山賊人糾合梁山泊強盜要打城池，每日在彼隄防；以此不敢擅

離，特差小官先來貢獻酒禮。太守隨後便來參見。」客帳司道：「太尉消酒不飲，只叫太守快來商議行禮。」

推官隨即教取酒來，與客帳司親隨人把盞了。客帳司又入去裏一遭，請了鑰匙出來，引着推官去開了鎖，就香帛袋中取出那御賜金鈴弔掛來，把條竹竿叉起，叫推官仔細自看。果然好一對金鈴弔掛！乃是東京內府高手匠人做成的，渾是七寶珍珠嵌造，中間點着碗紅紗燈籠，乃是聖帝殿上正中掛的；不是內府降來，民間如何做得？客帳司叫推官看了，再收入櫃匣內鎖了；又將出中書省許多公文付與推官；便叫太守快來商議揀日祭祀。推官和衆多做公的都見了許多物件文憑，便辭了客帳司，逕回到華州府裏來報賀太守。

却說宋江暗暗地喝采道：「這厮雖然奸猾，也騙得他眼花心亂了！」此時武松已在廟門下了；吳學究又使石秀藏了尖刀，也來廟門下相幫武松行事；却又換藏

宗扮做虔候。雲臺觀主進獻素齋，一面教執事人等安排鋪陳嶽廟。宋江閒步看

那西嶽廟時，果然是蓋造得好；殿宇非凡，真乃人間天上！

宋江看了一回，回至官廳前。門上報道：「賀太守來也。」宋江便叫花榮

徐寧朱仝李應四個衙兵，各執着器械，分列在兩邊；解珍解寶楊雄戴宗各藏暗器，侍立在左右。

却說賀太守將領三百餘人，來到廟前下馬，簇擁入來。客帳司吳學究宋江見

賀太守帶着三百餘人，都是帶刀公吏人等入來。客帳司喝道：「朝廷貴人在此，

閒雜人不許近前！」衆人立住了脚，賀太守獨自進前來拜見太尉。客帳司道：

「太尉教請太守入來廝見。」

賀太守入到官廳前，望着小喽囉便拜。客帳司道：「太守，你知罪麼？」

太守道：「賀某不知太尉到來，伏乞恕罪！」客帳司道：「太尉奉勅到此西嶽降

香，如何不來遠接？」太守答道：「不曾有近報到州，有失迎送。」

吳學究喝聲「拿下」。解珍解寶——弟兄兩個——颯地掣出短刀，一脚把賀太守踢翻，便割了頭。宋江喝道：「兄弟們動手！」早把那跟來的人，三百餘個，驚得呆了，正走不動，花榮等一齊向前，把那一千人算子般都倒在地下；有一半搶出廟門下，武松石秀舞刀殺將人來，小嘍囉四下趕殺，三百餘人不剩一個回去；縶棧到廟來的都被張順李俊殺了。

宋江急叫收了御香弔掛下船；都趕到華州時，早見城中兩路火起；一齊殺將人來，先去牢中救了史進魯智深；就打開庫藏，取了財帛，裝載上車。魯智深逕奔後堂，取了戒刀，禪杖。玉嬌枝早已投井而死。衆人離了華州，上船回到少華山上，都來拜見宿太尉，納還了御香，金鈴弔掛，旌節，門旗，儀仗等物，拜謝了太尉恩相。

宋江教取一盤金銀相送太尉；隨從人等，不分高低，都與了金銀；就山寨裏做

了個送路筵席，謝承太尉。衆頭領直送下山，到河口交割了一應什物船隻，一些不少，還了原來的人等。宋江謝別了宿太尉，回到少華山上，便與四壽好漢商議收拾山寨錢糧，放火燒了寨柵。一行人等，軍馬糧草，都望梁山泊來。王義自齋發盤纏投奔別處不題。

且說宿太尉下船來到華州城中，已知被梁山泊賊人殺死軍兵人馬，劫了府庫錢糧；城中殺死軍校一百餘人，馬匹盡皆擄去；西嶽廟中又殺了許多人性命；便叫本州推官動文書申達中書省起奏，都做『宋江先在途中劫了御香，吊掛；因此賺知府到廟，殺害性命。』

宿太尉到廟裏焚了御香，把這金鈴吊掛分付與了雲臺觀主，星夜急急自回京師。奏知此事，不在話下。

再說宋江救了史進魯智深，帶了少華山四個好漢，仍舊作三隊分俵人馬，回梁山泊來；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先使戴宗前來上山報知。晁蓋并衆頭領下山迎接宋江等一同到山寨裏聚義廳上，都相見已罷，一面做慶喜筵席。

次日，史進朱武陳達楊春各以己財做筵宴，拜謝晁宋二公。酒席間，晁蓋說道：「我有一事，爲是公明賢弟連日不在山寨，只得權時攔起；昨日又是四位兄弟新到，不好便說出來。三日前，有朱貴上山報說：『徐州沛縣芒碭山中，新有一夥強人，聚集着三千人馬。爲頭一個先生，姓樊，名瑞，綽號混世魔王；能呼風喚雨，用兵如神。手下兩個副將：一個姓項，名充，綽號八臂哪吒，能使一面團牌，牌上插飛刀二十四把，百步取人，無有不中，手中仗一條鐵標鎗；又有一個姓李，名袞，綽號飛天大聖，也使一面團牌，牌上插標鎗二十四根，亦能百步取人，無有不中，手中使一口寶劍。這三個結爲兄弟，占住芒碭山，打家劫舍。三個商量了，要來吞併梁山泊大寨。』我聽得說，不蘇不怒！」

宋江聽了，大怒道：「這賊怎敢如此無禮！小弟便再下山走一遭！」只見九紋龍史進便起身道：「小弟等四個初到大寨，無半米之功，情願引本部人馬前去收捕這夥強人！」

宋江大喜。當下史進點起本部人馬，與同朱武陳達楊春都披掛了，來辭宋江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路逕奔芒碭山來。三日之內，早望見那座山。史進嘆口氣，問朱武道：「這裏正不知何處是昔日漢高祖斬蛇起義之處！」朱武等三人也大家嘆口氣。不一時，來到山下，早有伏路小嘍囉上山報知。

且說史進把少華山帶來的人馬一字擺開，自己全身披掛，騎一匹火炭赤馬，當先出陣，手中橫着三尖兩刃刀；背後三個頭領便是朱武陳達楊春。四個好漢，勒馬陣前，望不多時，只見芒碭山上飛下一彪人馬來，當先兩個好漢：爲頭那個便是徐州沛縣人，姓項，名充；果然使一面團牌，背插飛刀二十四把；右手仗條標鎗；



後面打着一面認軍旗，上書『八臂哪吒』四個大字。次後那個便是邵縣人，姓李名；果然也使一面團牌，背插二十四把標鎗；左手把牌，右手仗劍；後面打着一面認軍旗，上書『飛天大聖』四個大字。

當下兩個步行下山，見了對陣史進朱武陳達楊春四騎馬在陣前，並不打話。小嘍囉篩起鑼來，兩個好漢舞動團牌，一齊上，直滾入陣來。史進等攔當不住，後軍先走。史進前軍抵敵，朱武等中軍吶喊，退三四十里。史進險些兒中了飛刀；楊春轉身得遲，被一飛刀，戰馬着傷，棄了馬，逃命而走。史進點軍，折了一半，和朱武等商議，欲要差人回梁山泊求救。

正憂疑之間，只見軍士來報：『北邊大路上塵頭起處，約有二千軍馬來！』史進等上馬望時，却是梁山泊旗號，當先馬上兩員上將：一個是小李廣花榮，一個是金鎗手徐寧。史進接着，備說項充李袞蠻牌滾動，軍馬遮攔不住。花榮道：『宋公明哥哥見兄長來了，放心不下，好生懊悔，特差我兩個到來幫助。』

史進等大喜，合兵一處下寨。次日天曉，正欲起兵對敵，軍士又報：「北邊大路上又有軍馬到來！」

花榮徐寧史進一齊上馬望時，却是宋公明親自和軍師吳學究公孫勝，柴進朱全呼延灼穆弘孫立黃信呂方郭盛，帶領三千人馬來到。史進備說項充李袞飛刀標槍滾牌難近，折了人馬一事。宋江大驚。吳用道：「且把軍馬紮下寨柵，別作商議。」

宋江性急，便要起兵勦捕，直到山下。此時天色已晚，望見芒碭山上都是青色燈籠。公孫勝看了，便道：「此寨中青色燈籠便是會行妖法之人在內。我等且把軍馬退去，來日貧道獻一個陣法，要捉此二人。」宋江大喜，傳令教軍馬且退二十里，紮住營寨。次日清晨，公孫勝獻出這個陣法，有分教：

魔王拱手上梁山，神將傾心歸水泊。

畢竟公孫勝獻出甚麼陣法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九回

公孫勝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頭市中箭

話說公孫勝對宋江吳用獻出那個陣圖，道：「是漢末三分諸葛孔明擺石爲陣之法：四面八方，分八八六十四隊，中間大將居之；其像四頭八尾，左旋右轉，按天地風雲之機，龍虎鳥蛇之狀；待他下山衝入陣來，兩軍齊開，有如何候；等他一入陣，只看七星號帶起處，把陣變爲長蛇之勢。貧道作起道法，教這三人在陣中，前後無路，左右無門。却於坎地上掘一陷坑，直逼此三人到於那裏。兩邊埋伏下撓鈎手，准備捉將。」

宋江聽了大喜，便傳將令，叫大小將校依令而行。再用八員猛將守陣。那八員？呼延灼、朱全、花榮、徐寧、穆弘、孫立、史進、黃信。却教柴進、呂方、郭盛權攝中軍。宋江、吳用、公孫勝帶領陳達、龐旗。叫朱武指引五個軍士在近山高坡上看對陣報事。是日已牌時分，衆軍近山擺開陣勢，搖旗擂鼓搦戰。只見芒碣山上有三二十面鑼聲震地價響；三個頭領一齊來到山下，便將三千餘人擺開：左右兩邊，項充、李袞；中間擁出那個混世魔王樊瑞，騎一匹黑馬，立於陣前。

那樊瑞雖會些妖法，却不識陣勢；看了宋江軍馬，四面八方，團團密密，心中暗喜道：『你若擺陣，中我計了！』分付項充、李袞：『若見風起，你兩個便引五百滾刀手殺入陣去。』項充、李袞得令，各執定蠻牌，挺着標鎗飛劍，只等樊瑞作用。只見樊瑞立在馬上，左手挽定流星銅鎚，右手仗着混世魔王寶劍，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却早狂風四起，飛沙走石；天昏地暗，日色無光。項充、李袞吶聲喊，帶了五百滾刀手殺將過去。宋江軍馬見殺將過來，便分開做兩

下。項充 李袞一攔入陣，兩下裏強弓硬弩射住，來人只帶得四五十人入來，其餘的都回本陣去了。

宋江望見項充 李袞已入陣裏，便叫陳達把七星號旗只一招，那座陣勢，紛紛滾滾，變作長蛇之陣。項充 李袞正在陣裏，東趕西走，左盤右轉，尋路不見。高坡上朱武把小旗在那裏指引：他兩個投東，朱武便望東指；若是投西，便望西指。

原來公孫勝在高處看了，已先拔出那松文古定劍來，口中念動咒語，喝聲道：「疾！」便借着那風，盡隨着項充 李袞脚跟邊亂捲。兩個在陣中，只見天昏地暗，日色無光，四邊並不見一個軍馬，一望都是黑氣，後面跟的都不見了。項充 李袞心慌起來，只要奪路出陣，百般地沒尋歸路處。

正走之間，忽然雷震一聲，兩個在陣叫苦不迭，一齊蹣了雙足，翻筋斗擲下陷馬坑裏去。兩邊撓鈎手，早把兩個搭將起來，便把麻繩綁縛了，解上山坡請功。宋江把鞭梢一指，三軍一齊掩殺過去。樊瑞引軍馬走奔上山，三千人馬，折其大

半。宋江收軍，衆頭領都在帳前坐下。軍健早解項充李袞到於廳下。宋江見了，忙叫解了繩索，親自把盞，說道：『二位壯士，其實休怪；臨敵之際，不如此不得。小可宋江久聞三位壯士大名，欲來拜請上山，同聚大義；蓋因不得其便，因此錯過。倘若不棄，同歸山寨，不勝萬幸。』

兩個聽了，拜伏在地，道：『久聞及時雨大名，只是小弟等無緣，不曾拜識。原來兄長果有大義！我等兩個不識好人，要與天地相拗；今日既被擒獲，萬死尚輕，反以禮待。若蒙不殺，誓當効死報答大恩。』樊瑞那人，無我兩個，如何行得？義士頭領，若肯放我們一個回去，就說樊瑞來投拜，不知頭領尊意如何？』宋江便道：『壯士不必留一人在此爲當。便請二位同回山寨。』宋江來日專候佳音。』兩個拜謝道：『真乃大丈夫！若是樊瑞不從投降，我等擒來，奉獻頭領廳下。』

宋江聽說大喜，請入中軍，待了酒食，換了兩套新衣，取兩匹好馬，呼小廝囉

拿了鎗牌，親送二人下坡回寨。兩個於路，在馬上感恩不盡；來到芒碭山下，小嘍囉見了大驚，接上山寨。樊瑞問兩個來意如何。項充李袞道：「我等逆天之人，合該萬死！」樊瑞道：「兄弟，如何說這話？」兩個便把宋江如此義氣說了一遍。樊瑞道：「既然宋公明如此大義，我等不可逆天，來早都下山投拜。」兩個道：「我們也爲如此而來。」當夜把寨內收拾已了，次日天曉，三個一齊下山，直到宋江寨前，拜伏在地。

宋江扶起三人，請入帳中坐定。三個見了宋江，沒半點相疑之意，彼此傾心吐膽，訴說平生之事。三人拜請衆頭領都到芒碭山寨中，殺牛宰馬，管待宋公明等衆多頭領，一面賞勞三軍。飲宴已罷，樊瑞就拜公勝孫爲師。宋江立主教公勝傳授「五雷天心正法」與樊瑞。樊瑞大喜。數日之間，牽牛拽馬，捲了山寨糧，馱了行李，收聚人馬，燒毀了寨柵，跟宋江等班師回梁山泊，於路無話。

宋江同衆好漢軍馬已到梁山泊邊，却是過渡；只見蘆葦岸邊大路上一个大漢望

着宋江便拜。宋江慌忙下馬扶住，問道：「足下姓甚名誰？何處人氏？」那漢答道：「小人姓段，雙名景住。人見小人赤髮黃鬚，都喚小人爲金毛犬。祖實是涿州人氏。生平只靠去北邊地面盜馬。今春去到鎗竿嶺北邊，盜得一匹好馬，雪練也似價白，渾身並無一根雜毛。頭至尾，長一丈；蹄至脊，高八尺。那馬一日能行千里，北方有名，喚做「焰夜玉獅子馬」，乃是大金王子騎坐的，放在鎗竿嶺下，被小人盜得來。江湖上只聞及時雨大名，無路可見，欲將此馬前來進獻與頭領，權表我進身之意。不期來到涇州西南上曾頭市過，被那曾家五虎奪去了。小人稱說是梁山泊宋公明的，不想那厮多有污穢的語言，小人不敢盡說。逃走得脫，特來告知。」

宋江看這人時，雖是黃髮卷鬚，却也一表非俗。心中暗喜，便道：「既然如此，且同到山寨裏商議。」帶了段景住，一同都下船，到金沙灘上岸。吳天王并衆頭領接到聚義廳上。宋江教樊瑞項充李袞和衆頭領相見。段景住一同都參



拜了。打起聒廳鼓來，且做慶賀筵席。

宋江見山寨連添了許多人馬，四方豪傑望風而來，因此叫李雲陶宗旺監工，添造房屋并四邊寨柵。段景住又說起那匹馬的好處，宋江叫神行太保戴宗去曾頭市探聽那馬的下落。

戴宗去了四五日，回來對衆頭領說道：「這個曾頭市上共有三千餘家。內有一家喚做曾家府。這老子原是大金國人，名爲曾長者，生下五個孩兒，號爲曾家五虎：大的兒子喚做曾塗，第二個喚做曾密，第三個喚做曾索，第四個喚做曾魁，第五個喚做曾昇。又有一個教師史文恭，一個副教師蘇定。去那曾頭市上，聚集着五七千人馬，紮下寨柵，造下五十餘輛陷車，發願要與我們勢不兩立，定要捉盡俺山寨中頭領，做個對頭。那四千里玉獅子馬見今與教師史文恭騎坐。更有一般堪恨那厮之處，杜撰幾句言語，教市上小兒們都唱道：——

「搖動鐵鑼鈴，神鬼盡皆驚。」

鐵車并鐵鎖，上下有尖釘。

掃蕩梁山清水泊，勦除晁蓋上東京！

生擒及時雨，活捉智多星！

曾家生五虎，天下盡聞名！

「沒一個不唱，真是令人忍耐不得！」

晁蓋聽罷，心中大怒道：「這畜生怎敢如此無禮！我須親自走一遭！不提

得這畜生，誓不回山！我只點五千人馬，啓請二十個頭領相助下山；其餘都和宋

公明保守山寨。」當日晁蓋便點林冲呼延灼徐寧穆弘張橫楊雄石秀孫立黃信燕順

鄧飛歐鵬楊林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杜遷宋萬：共是二十個頭領，部領三軍

人馬下山。宋江與吳用公孫勝衆頭領就山下金沙灘餞行。

飲酒之間，忽起一陣狂風，正把晁蓋新製的認軍旗半腰吹折。衆人見了，盡

皆失色。吳學究諫道：「哥哥方纔出軍，風吹折認旗，於軍不利。不若停待幾

日，却去和那厮理會。」晁蓋道：「天地風雲，何足爲怪？趁此春暖之時，不去拿他，直待養成那厮氣勢，却去進兵，那時遲了。你且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吳用一個那裏掣得住，晁蓋引兵渡水去了。宋江回到山寨，密叫戴宗下山去探聽消息。

且說晁蓋領着五千人馬二十個頭領來到曾頭市相近，對面下了寨棚。次日，先引衆頭領上馬去看曾頭市。衆多好漢立馬正看之間，只見柳林中飛出一彪人馬來，約有七八百人。當先一個好漢，便是曾家第四子曾魁，高聲喝道：「你等是梁山泊反國草寇！我正要來拿你解官請賞，原來天賜其便！還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

晁蓋大怒，回頭一看，早有一將出馬去戰曾魁。那人是梁山初結義的好漢豹子頭林冲。兩個交馬，鬪了二十餘合，曾魁料道林冲不過，掣鎗回馬，便往柳

林中走，林冲勒住馬不起。晁蓋引轉軍馬回寨，商議打曾頭市之策。林冲道：『來日直去市口搗戰，就看虛實如何，再作商議。』

次日平明，引領五千人馬向曾頭市口平川曠野之地列成陣勢，搥鼓吶喊。曾頭市上砲聲響處，大隊人馬出來，一字兒擺着七個好漢：中間便是都教師史文恭；上首卞教師蘇定；下首便是曾家長子曾塗；左邊曾密曾魁；右邊曾昇曾索：——都是全身披掛。教師史文恭彎弓插箭，坐下那匹便是千里玉獅子馬，手裏使一枝方天畫戟。三通鼓罷，只見曾家陣裏推出數輛陷車，放在陣前，曾塗擋着對陣，罵道：『反國草賊！見俺陷車麼？我曾家府裏殺你死的，不算好漢！我一個個直要捉你活的，裝載陷車裏解上東京，方顯是五虎手段！你們趁早納降，還有商議！』

晁蓋聽了大怒，挺鎗出馬，直奔曾塗；衆將一發掩殺過去，兩軍混戰。曾家軍馬一步步退入村裏。林冲呼延灼東西趕殺，却見路途不好，急退回來收兵。

當日兩邊各折了些人馬。晁蓋回到寨中，心中甚憂。衆將勸道：「哥哥且寬心，休得愁悶，有傷貴體。往常宋公明哥哥出軍，亦曾失利，好歹得勝回寨。今日混戰，各折了些軍馬，又不曾輸了與他，何須憂悶？」

晁蓋只是鬱鬱不樂。一連三日搦戰，曾頭市上並不會見一個。第四日，忽有兩個僧人直到晁蓋寨裏投拜。軍人引到中軍帳前，兩個僧人跪下告道：「小僧是曾頭市上東邊法華寺裏監寺僧人；今被曾家五虎不時常來本寺作踐囉呢，索要金銀財帛，無所不至！小僧盡知他的備細出沒去處，只今特來拜請頭領入去劫寨。勦除了他時，當坊有幸！」

晁蓋見說大喜，便請兩個僧人坐了，置酒相待。獨有林冲諫道：「哥哥休得聽信，其中莫非有詐。」晁蓋道：「他兩個出家人，怎肯妄語？我梁山泊久行仁義之道，所過之處並不擾民；他兩個與我何仇，却來掇賺？况曾家未必贏得我們大軍，何故相疑？兄弟休生疑心，誤了大事。我今晚自去走一遭。」

林冲苦諫，道：『哥哥必要去時，林冲分一半人馬去劫寨，哥哥只在外面接應。』晁蓋道：『我不自去，誰肯向前？你却留一半軍馬在外接應。』林冲道：『哥哥帶誰人去？』晁蓋道：『點十個頭領，分二千五百人馬入去。』十個頭領是：劉唐呼延灼阮小二歐鵬阮小五燕順阮小七杜遷白勝宋萬。當晚造飯喫了，馬摘鈴，軍銜枚，夜色將黑，便悄悄地跟了兩個僧人直奔法華寺來。

晁蓋看時，却是一座古寺。晁蓋下馬，入到寺內，見沒僧衆，問那兩個僧人道：『怎地這個大寺院沒一個和尚？』僧人道：『便是曾家畜生齋惱，不得已，各自歸俗去了；只有長老并幾個侍者，自在塔院裏居住。頭領暫且屯住了人馬，等更深些，小僧直引到那廝寨裏。』晁蓋道：『他的寨在那裏？』和尚道：『他有四個寨柵，只是北寨裏便是曾家弟兄屯軍之處。若只打得那個寨子時，這三個寨便罷了。』晁蓋道：『那個時分可去？』和尚道：『如今只是二更天氣，且待三更時分，便無準備。』

晁蓋聽會頭市上時，整整齊齊打更鼓響；又聽了半個更次，絕不聞更點之聲。僧人道：『這厮想是都睡了。如今可去。』僧人當先引路。晁蓋帶同諸將上馬，領兵離了法華寺，跟着便走。行不到五里多路，黑影處不見了兩個僧人，前軍不敢行動；看四邊時，又且路還甚難，都不見有人家。軍士却慌起來，報與晁蓋知道。呼延灼便叫急回舊路。走不到百十步，只見四下裏金鼓齊鳴，喊聲震地，一望都是火把。

晁蓋衆將引軍奔路而走，纔轉得兩個灣，撞見一彪軍馬，當頭亂箭射將來，撲的一箭，正中晁蓋臉上，倒撞下馬來；却得三阮劉唐白勝——五個頭領——死併將去，救得晁蓋上馬，殺出村中來。村口林冲等引軍接應，剛纔敵得個住。

兩軍混戰，直殺到天明，各自歸寨。林冲回來點軍時，燕順歐鵬宋萬杜遷只逃得自家性命；帶去二千五百人馬，只剩得一千二三百人，虧得跟着呼延灼，都回到寨中。衆頭領且來看晁蓋時，那枝箭正射在面頰上；急拔得箭出，血量倒了；看

那箭時，上有『史文恭』字。林冲叫取金鎗藥敷貼上。原來却是一枝藥箭。

晁蓋中了箭毒，已自言語不得。林冲叫扶上車子，便差劉唐三阮杜遷宋萬先送回山寨。其餘十四個頭領在寨中商議：『今番晁天王哥哥下山來，不想遭這一場，正應了風折認旗之兆。我等極該收兵，一齊回去。但是必須等公明哥哥將令下來，方可回軍，豈可半塗撇了曾頭市自去？』

當晚二更時分，天色微明，十四個頭領都在寨中嗟咨不安，進退無措，忽聽得伏路小校慌急來報：『前面四五路軍馬殺來，火把不計其數！』林冲聽了，一齊上馬。三面山上，火把齊明，焰見如同白日，四下裏吶喊到寨前。林冲領了衆頭領，不去抵敵，拔寨都起，回馬便走。曾家軍馬背後捲殺將來。兩軍且戰且走。走過了五六十里，方纔得脫；計點人兵，又折了五七百人；大敗虧輸，急取舊路，望梁山泊回來。

衆頭領回到水滸寨上山，都來看視晁頭領時，已自水米不能入口，飲食不進，



渾身虛腫。宋江守定在床前啼哭，衆頭領都守在帳前看視。當日夜至三更，屍蓋身體沉重，轉頭看着宋江，囑付道：「賢弟莫怪我說：若那個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言罷，便瞑目而死。衆頭領都聽了屍蓋遺囑。宋江見屍蓋已死，放聲大哭，「如喪考妣」。衆頭領扶策宋江出去主事。吳用公孫勝勸道：「哥哥且省煩惱；生死人之分定，何故痛傷？且請理會大事。」

宋江哭罷，便教把香湯沐浴了屍首，裝殮衣服巾幘，停在聚義廳上。衆頭領都來舉哀祭祀。一面合造內棺外槨，選了吉時，盛放在正廳上，建起靈幃，中間設個神主，上寫道：「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山寨中頭領，自宋公明以下，都帶重孝；小頭目并衆小嘍囉亦帶孝頭巾。林冲却把那枝誓箭，就供養在靈前。寨內揚起長幡，請附近寺院僧衆上山做功德，追薦晁天王。

宋江每日領衆舉哀，無心管理山寨事務。林冲與吳用公孫勝并衆頭領商議立宋公明爲梁山泊主，諸人拱聽號令。次日清晨，香花燈燭，林冲爲首，與衆等請

出宋公明在聚義廳上坐定。林冲開語道：「哥哥聽稟：國一日不可無君，家一日不可無主。晁頭領是歸天去了，山寨中事業，豈可無主？四海之內，皆聞哥哥大名；來日吉日良辰，請哥哥爲山寨之主，諸人拱聽號令。」

宋江道：「晁天王臨死時囑付：「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便立爲梁山泊主。」此話衆頭領皆知。誓箭在彼，豈可忘了？又不曾報得讎，雪得恨，如何便居得此位？」吳學究道：「晁天王雖是如此說，今日又未曾捉得那人，山寨中豈可一日無主？若哥哥不坐時，其餘便都是哥哥手下之人，誰人敢當此位？况兼衆人多是哥哥心腹，亦無人敢有他說。哥哥便可權臨此位坐一坐，待日後別有計較。」

宋江道：「軍師言之極當；今日小可權當此位，待日後報讎雪恨已了，拿住史文恭的，不拘何人，須當此位。」黑旋風李逵在側邊叫道：「哥哥休說做梁山泊主，便做個大宋皇帝你也肯！」宋江大怒道：「這黑廝又來胡說！再若如此亂

言，先割了你這厮舌頭！」李逵道：「我又不教哥哥不做；說請哥哥做皇帝，倒要割了我舌頭！」吳學究道：「這厮不識時務的人，衆人不到得和他一般見識。且請息怒，主張大事。」

宋江焚香已罷，林冲吳用攙到主位，居中正面坐了第一把椅子。上首軍師吳用，下首公孫勝。左一帶林冲爲頭，右一帶呼延灼居長。衆人參拜了，兩邊坐下。

宋江便說道：「小可今日權居此位，全賴衆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共爲股肱，一同替天行道。如今山寨人馬數多，非比往日，可請衆兄弟分做六寨駐扎。聚義廳今改爲忠義堂。前後左右立四個旱寨。後山兩個小寨，前山三座關隘，山下一個水寨，兩灘兩個小寨，今日各請弟兄分投去管。」

「忠義堂上是我權居尊位，第二位軍師吳學究，第三位法師公孫勝，四位花榮，第五位秦明，第六位呂方，第七位郭盛。左軍寨內：第一位林冲，第二位劉

唐，第三位史進，第四位楊雄，第五位石秀，第六位杜遷，第七位宋萬。右軍寨內：第一位呼延灼，第二位朱全，第三位戴宗，第四位穆弘，第五位李達，第六位歐鵬，第七位穆春。前軍寨內：第一位李應，第二位徐寧，第三位魯智深，第四位武松，第五位楊志，第六位馬麟，第七位施恩。後軍寨內：第一位柴進，第二位孫立，第三位黃信，第四位韓滔，第五位彭玘，第六位鄧飛，第七位薛永。水軍寨內：第一位李俊，第二位阮小二，第三位阮小五，第四位阮小七，第五位張橫，第六位張順，第七位童威，第八位童猛。——六寨計四十三員頭領。

「山前第一關令雷橫樊瑞守把；第二關令解珍解寶守把；第三關令項充李袞守把；金沙灘小寨令燕順鄭天壽孔明孔亮四個守把；鴨嘴灘小寨令李忠周通鄒淵鄒潤四個守把。山後兩個小寨，左一個旱寨令王矮虎一丈青曹正；右一個旱寨令朱武陳達楊春：六人守把。

「忠義堂內，左一帶房中：掌文卷，蕭讓；掌賞罰，裴宣；掌印信，金大堅；

掌算錢糧，蔣敬。右一帶房中：管炮，凌振；管造船，孟康；管造衣甲，侯健；管築城垣，陶宗旺。忠義堂後兩廂房中管事人員：監造房屋，李雲；鐵匠總管，湯隆；監造酒醋，朱富；監備筵宴，宋清；掌管什物，杜興白勝。山下四路作眼酒店，原撥定朱貴樂和時遷李立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管北地收買馬匹：楊林石勇段景住。分撥已定，各自遵守，毋得違犯。』

梁山泊水滸寨內，大小頭領，自從宋公明爲寨主，盡皆一心，拱聽約束。明日，宋江聚衆商議：「本要與晁天王報讎，興兵去打曾頭市，却思庶民居喪，尙且不可輕動，我們豈可不待百日之後然後舉兵？」衆頭領依宋江之言，守在山寨，每日修設好事，只做功果，追薦屍蓋。

一日，請到一僧，法名大圓，乃是北京大名府在城龍華寺法主；只爲游方來到濟寧，經過梁山泊，就請在寨內做道場。因喫齋閒語間，宋江問起北京風土人物。那大圓和尚說道：「頭領如何不聞河北玉麒麟之名？」

宋江聽了，猛然省起，說道：「你看我們未老，却恁地忘事！北京城裏是有

個盧大員外，雙名俊義，綽號玉麒麟；是河北三絕；祖居北京人氏；一身好武藝，

棍棒天下無對！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時，小可心上還有甚麼煩惱不釋？」吳用

笑道：「哥哥何故自喪志氣？若要此人上山，有何難哉！」宋江答道：「他是

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長者，如何能殺得他來落草？」吳學究道：「吳用也在心多時

了，不想一向忘却。小生略施小計，便教本人上山。」宋江便道：「人稱足下

爲智多星，端的名不虛傳！敢問軍師用甚計策，賺得本人上山？」

吳用不慌不忙說出這段計來，有分教盧俊義：撇却錦簇珠圍，來試龍潭虎穴。

正是：

只爲一人歸水滸，致令百姓受兵戈。

畢竟吳學究怎樣賺盧俊義上山，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回

吳用智賺玉麒麟

張順夜鬧金沙渡

話說這龍華寺和尚說出三絕玉麒麟，盧俊義名字與宋江。吳用道：「小生憑三寸不爛之舌，直往北京說盧俊義上山，如探囊取物，手到拈來；只是少一個奇形怪狀的伴當和我同去。」

說猶未了，只見黑旋風李逵高聲叫道：「軍師哥哥，小弟與你走一遭！」宋江喝道：「兄弟，你且住着！若是上風放火，下風殺人，打家劫舍，衝州撞府，合用着你；這是做細作的勾當，你這性子怎去得？」李逵道：「別遭，你道我生

得醜，嫌我，不要我去，……」  
宋江道：「不是嫌你；如今大名府做公的極多，倘或被人看破，枉送了你的性命。」  
李逵叫道：「不妨！我不去也料無別人中得軍師的意！」

吳用道：「你若依得我三件事，便帶你去；若依不得，只在寨中坐地。」  
李逵道：「莫說三件，便是三十件，也依你！」  
吳用道：「第一件，你的酒性如烈火，自今日去便斷了酒，回來你却開；第二件，於路上做道童打扮，隨着我，我但叫你，不要違拗；第三件，最難，你從明日爲始，並不要說話，只做啞子一般；依得這三件，便帶你去。」  
李逵道：「不喫酒，做道童，都依得；閉着這個嘴不說話，却是癩殺我！」  
吳用道：「你若開口，便惹出事來。」  
李逵道：「也容易，我只口裏啣着一文銅錢便了！」

衆頭領都笑。那裏勸得住？  
當日忠義堂上做筵席送路，至晚各自去歇息。  
次日清早，吳用收拾了一包行李，教李逵打扮做道童，挑担下山。  
宋江與衆頭領



都在金沙灘送行，再三分付吳用小心在意，休教李逵有失。吳用李逵別了衆人下山。宋江等回寨。

且說吳用李逵二人往北京去，行了四五日路程，每日天晚投店安歇，平明打火上路。於路上，吳用被李逵嘔得苦。行了幾日，趕到北京城外店肆裏歇下。當晚李逵去廚下做飯，一拳打得店小人吐血。小二哥來房裏告訴吳用道：「你家啞道童忒狠；小人燒火遲了些，就打得小二吐血！」吳用慌忙與他陪話，把十數貫錢與他將息，自理怨李逵，不在話下。

過了一夜，次日天明起來，安排些飯食喫了，吳用喚李逵入房中分付道：「你這厮苦死要來，一路上嘔死我也！今日入城，不是耍處，你休送了我的性命！」李逵道：「我難道不省得？」吳用道：「我再和你打個暗號：若是我把頭來一搖時，你便不可動彈。」李逵應承了。

兩個就店裏打扮入城：吳用戴一頂烏縐紗抹眉頭巾，穿一領皂沿邊白絹道服，繫一條雜絲呂公條，着一雙方頭青布履，手裏拿一副滲金熟銅鈴杵；李逵戲幾根蓬鬆黃髮，縮兩枚渾骨丫髻，穿一領麤布短褐袍，勒一條雜色短鬚條，穿一雙蹬山透土靴，擔一條過頭木拐棒，挑着個紙招兒，上寫着『講命談天，卦金一兩。』兩個打扮了，鎖上房門，離了店肆，望北京城南門來。

此時天下各處盜賊生發，各州府縣俱有軍馬守把。此處北京是河北第一個去處；更兼又是梁中書統領大軍鎮守，如何不擺得整齊？

且說吳用李逵兩個，搖搖擺擺，却好來到城門下。守門的約有四五十軍士，簇捧着一個把門的官人在那裏坐定。吳用向前施禮。軍士問道：『秀才那裏來？』

吳用答道：『小生姓張，名用。這個道童姓李。江湖上賣卦營生，今來大郡與人講命。』身邊取出假文引，教軍士看了。衆人道：『這個道童的烏

眼恰像賊一般看人！」

李逵聽得，正待要發作；吳用慌忙把頭來搖，李逵便低了頭。吳用向前與把門軍士陪話道：「小生一言難盡！這個道童，又聾又啞，只有一分蠻氣力；却是家生的孩兒，沒奈何帶他出來。這厮不省人事，望乞恕罪！」辭了便行。李逵跟在背後，脚高步低，望市中心裏來。

吳用手搖着鈴杵，口裏念着口號道：「甘羅發早子牙遲；彭祖顏回壽不齊；范丹貧窮石崇富；八字生來各有時。此乃時也，運也，命也。知生知死，知貴知賤。若要問前程，先賜銀一兩。」說罷，又搖鈴杵。北京城內小兒，約有五六十個，跟着看了笑。却好轉到盧員外解庫門首，一頭搖頭，一頭唱着，去了復又回來，小兒們鬧動越多了。

盧員外正在解庫廳前坐地，看着那一班主管收解，只聽得街上喧鬧，喚當直的問道：「如何街上熱鬧？」當直的報覆道：「員外，端的好笑！街上一個別

處來的算命先生在街上賣卦，要銀一兩算一命，誰人捨得？後頭一個跟的道童且是生得慘澹，走又走得沒樣範，小的們跟定了笑。」盧俊義道：「既出大言，必有廣學。當直的，與我請他來。」當直的慌忙去叫道：「先生，員外有請。」

吳用道：「是那個員外請我？」當直的道：「盧員外相請。」

吳用便與道童跟着轉來，揭起簾子，入到廳前，教李遠只在鵝項椅上坐定等候。吳用轉過前來向盧員外施禮。盧俊義欠身答着，問道：「先生貴鄉何處，尊姓高名？」吳用答道：「小生姓張，名用，別號天口；祖貫山東人氏。能算皇極先天神數，知人生死貴賤。卦金白銀一兩，方纔排算。」

盧俊義請入後堂小閣兒裏，分賓坐定；茶湯已罷，叫當直的取過白銀一兩，奉作命金，「煩先生看賤造則個。」吳用道：「請貴庚月日下算。」盧俊義道：「先生，君子問災不問福；不必道在下豪富，只求推算目下行藏。在下今年三十二歲。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時。」

吳用取出一把鐵算子來，搭了一回，拿起算子一拍，大叫一聲：「怪哉！」  
盧俊失驚問道：「賤造主何吉凶？」  
吳用道：「員外必當見怪。豈可直言！」  
盧俊義道：「正要先生與迷人指路，但說不妨。」  
吳用道：「員外這命，目下不出百日之內必有血光之災；家私不能保守，死於刀劍之下。」  
盧俊義笑道：「先生差矣。盧某生於北京，長在豪富；祖宗無犯法之男，親族無再婚之女；更兼俊義作事謹慎，非理不爲，非財不取；如何能有血光之災？」

吳用改容變色，急取原銀付還，起身便走，嗟嘆而言：「天下原來都要阿諛諂佞！罷！罷！」  
分明指與平川路，却把忠言當惡言。」  
小生告退。」  
盧俊義道：「先生息怒；盧某偶然戲言，願得終聽指教。」  
吳用道：「從來直言原不易信。」  
盧俊義道：「盧某專聽，願勿隱匿。」  
吳用道：「員外貴造，一切都行好運；獨今年時犯歲星，正交惡限；恰在百日之內，要見身首異處。此乃生來分定，不可逃也。」  
盧俊義道：「可以迴避否？」

吳用再把鐵算子搭了一回，沉吟自語，道：「只除非去東南方巽地上一千里之外，可以免此大難；然亦還有驚恐，却不得傷大體。」盧俊義道：「若是免得此難，當以厚報。」吳用道：「貴造有四句卦歌，小生說與員外寫於壁上；日後應驗，方知小生妙處。」盧俊義叫取筆硯來，便去白壁上平頭自寫。吳用口歌四句道：——

「蘆花灘上有扁舟，俊傑黃昏獨自遊。

義到盡頭原是命，反躬逃難必無憂。」

當時盧俊義寫罷，吳用收拾算子，作揖便行。盧俊義留道：「先生少坐，過

午了去。」吳用答道：「多蒙員外厚意，小生恐誤賣卦，改日有處拜會。」抽

身便起。盧俊義送到門首。李逵拿了拐棒，走出門外。吳學究別了盧俊義，

引了李逵，逕出城來；回到店中，算還房宿飯錢，收拾行李，包裹，李逵挑出卦

牌。——出離店肆，對李逵說道：「大事了也！我們星夜趕回山寨，安排迎接盧員

外去。他早晚便來也！」

且不說吳用李逵這案。却說盧俊義自送吳用出門之後，每日傍晚，便立在廳前，獨自個看着天，忽忽不樂；亦有時自言自說，正不知甚麼意思。這一日却耐不得，便叫當直的去喚衆主管商議事務。少刻，都到。那一個爲頭管家私的主管，姓李，名固。這李固原是東京人，因來北京投奔相識不着，凍倒在盧員外門前。盧員外救了他性命，養在家中；因見他勤謹，寫得算得，教他管顧家間事務；五年之內，直擡舉他做了都管；一應裏外家私都在他身上；手下管着四五十個行財管幹；一家內外都稱他做李都管。當日大小管事之人都隨李固來堂前聲喏。盧員外看了一遭，便道：「怎生不見我那一個人？」

說猶未了，階前走過一人：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三牙掩口髭鬚，十分腰細膀闊；戴一頂木瓜心頂頭巾，穿一領銀絲紗團領白衫，繫一條蜘蛛斑紅線

壓腰，着一雙土黃皮油膀夾靴；腦後一對扶獸金環，鬢畔斜簪四季花朵。

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自小父母雙亡，盧員外家中養得他大。爲見他一身雪練也似白肉，盧員外叫一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一身遍體花繡，却似玉亭柱上鋪着軟翠。若養錦體，絲你是誰，都輸與他。不止一身好花繡，更兼吹得彈得，唱得舞得，拆白道字，頂真續麻，無有不能，無有不合；亦是說得諸路鄉談，省得諸行百藝的市語。更且一身本事，無人比得：拿着一張川弩，只用三枝短箭，郊外落生，並不放空，箭到物落；晚間入城，少殺也有百十個蟲蟻。若養錦標社，那裏利物管取都是他的。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頭知尾。本身姓燕，排行第一，官名單諱個青字。北京城裏人口順，都叫他做浪子燕青。原來他却是盧員外一個心腹之人，也上廳聲喏了，做兩行立住：李固立在左邊，燕青立在右邊。

盧俊義開言道：『我夜來算了一命，道我有百日血光之災，只除非出去東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因想東南方有個去處，是泰安州，那裏有東嶽泰山天齊仁聖帝



金殿，管天下人民生死災厄。我一者，去那裏燒炷香，消災滅罪；二者，躲過這場災晦；三者，做些買賣，觀看外方景致。李固，你與我覓十輛太平車子，裝十輛山東貨物，你就收拾行李，跟我去走一遭。燕青小乙看管家裏庫房鑰匙，只今日便與李固交割。我三日之內便要起身。」

李固道：「主人誤矣。常言道：『賣卜賣卦，轉回說話。』你休聽那算命的胡言亂語，只在家中，怕做甚麼？」盧俊義道：「我命中註定了。你休逆我。若有災來，悔却晚矣。」

燕青道：「主人在上，須聽小乙愚言：這一條路，去山東泰安州，正打梁山泊邊過。近年泊內是宋江一夥強人在那裏打家劫舍，官兵捕盜，近他不得。主人要去燒香，等太平了去。休信夜來那個算命的胡講。倒敢是梁山泊歹人，假裝做陰陽人來煽惑主人。小乙可惜夜來不在家裏；若在家時，三言兩語，盤倒那先生，倒敢有場好笑！」盧俊義道：「你們不要胡說，誰人敢來賺我！」梁山泊那

夥賊男女打甚麼緊！我看他如同草芥，兀自要去特地捉他，把日前學成武藝顯揚於天下，也算個男子大丈夫！」

說猶未了，屏風背後，走出娘子賈氏來，也勸道：「丈夫，我聽你說多時了。自古道：『出外一里，不如屋裏。』」休聽那算命的胡說，撇下海闊一個家業，就驚受怕，去虎穴龍潭做買賣。你且只在家裏收拾別室，清心寡慾，高居靜坐，自然無事。」

盧俊義道：「你婦人家省得甚麼！我既主意定了，你都不得多言多語。」燕青又道：「小人靠主人福蔭，學得些個棒法在身。不是小乙說嘴，幫着主人去走一遭，路上便有些個草寇出來，小人也敢發落得三五十個開去。留下李都管看家，小人伏侍主人走一遭。」盧俊義道：「便是我買賣上不省得，要帶李固去；他須省得，便替我大半氣力；因此留你在家看守。自有別人管帳，只教你做個格主。」李固便道：「小人近日有些腳氣的症候，十分走不得多路。」

盧俊義聽了，大怒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我要你跟去走一遭，你便有許多推故！若是那一個再阻我的，教他知我拳頭的滋味！」李固嚇得只看娘子，娘子便漾漾地走進去，燕青亦不再說。

衆人散了，李固只得忍氣吞聲，自去安排行李，討了十輛太平車子，喚了十個脚夫，四五十拽車頭口，把行李裝上車子，行貨拴縛完備。盧俊義自去結束。

第三日，燒了神福，給散了家中大男小女，一個個都分付了，當晚先叫李固引兩個當直的盡收拾了出城。李固去了。娘子看了車仗，流淚而入。

次日五更，盧俊義起來，沐浴罷，更換一身新衣服，喫了早膳，取出器械，到後堂裏辭別了祖先香火；臨時出門上路，分付娘子：「好生看家，多便三個月，少只四五十日便回。」賈氏道：「丈夫路上小心，須寄書信回來！」說罷，燕青流淚拜別。盧俊義分付道：「小乙在家，凡事向前，不可出去三瓦兩舍打闖。」

燕青道：「主人如此出行，小乙怎敢怠慢？」

盧俊義提了棍棒，出到城外。李固拄着。盧俊義道：「你可引兩個伴當先

去。但有乾淨客店，先做下飯等候；車仗脚夫，到來便喫，省得耽擱了路程。」

李固也提條桿棒，先和兩個伴當去了。盧俊義和數個當直的，隨後押着車仗行；

但見途中山明水秀，路闊坡平，心中歡喜道：「我若是在家，那裏見這般景致！」

行了四十餘里，李固接着主人；喫點心中飯罷，李固又先去了。再行四五十里，

到客店裏，李固接着車仗人馬宿食。盧俊義來到店房內，倚了棍棒，掛了氈笠

兒，解下腰刀，換了鞋襪宿食，皆不必說。

次日清早起來，打火做飯，衆人喫了，收拾車輛頭口，上路又行。自此在路

夜宿曉行，已經數日，來到一個客店裏宿食。天明要行，只見店小二哥對盧俊義

說道：「好教官人得知：離小人店不得二十里路，正打梁山泊邊日子前過去。山

上宋公明大王，雖然不害來往客人，官人須是悄悄過去，休得大驚小怪。」

盧俊義聽了道：「原來如此。」便叫當直的取下衣箱，打開鎖，去裏面提出

一個包，包內取出四面白絹旗；問小二哥討了四枝竹竿，每一枝縛起一面旗來，每面榜棹大小七個字，寫道：『慷慨北京盧俊義，金裝玉匣來深地。太平車子不空回，收取此山奇貨去！』

李固，當直的，脚夫，店小二，看了，一齊叫起苦來。店小二問道：『官人莫不和山上宋大王是親麼？』盧俊義道：『我自是北京財主，却和這賊們有甚麼親！我特地要來捉宋江這厮！』小二哥道：『官人低聲些！不要連累小人！不是要處！你便有一萬人馬，也近他不得！』盧俊義道：『放屁！你這厮們都合那賊人做一路！』

店小二掩耳不迭。衆車脚夫都癡呆了。李固和當直的跪在地下告道：『主人，可憐見衆人，留了這條性命回鄉去，強似做羅天大醮！』盧俊義喝道：『你省得甚麼！這等燕雀，安敢和鴻鵠併？我思量平生學得一身本事，不曾逢着買主！今日幸然逢此機會，不就這裏發賣，更待何時？我那車子上叉袋裏不是

貨物，却是準備下一袋熟麻索！倘或這賊們當死合亡，撞在我手裏，一朴刀一個砍翻，你們衆人與我便縛在車子裏！貨物撇了不打緊，且收拾車子裝賊；把這賊首解上京師，請功受賞，方表我平生之志！若你們一個不肯去的，只就這裏把你們先殺了！」

前面擺四輛車子，上插了四把絹旗；後面六輛車子，隨後行了。那李固和衆人，哭哭啼啼，只得依他。盧俊義取出朴刀，裝在桿棒上，三個丫兒扣牢了，趕着車子奔梁山泊路上來。衆人見了崎嶇山路，行一步怕一步。盧俊義只顧趕着要行。從清早起來，行到巳牌時分，遠遠地望見一座大林，有千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樹。却好行到林子邊，只聽得一聲胡哨響，嚇得李固和兩個當直的沒躲處。盧俊義教把車仗押在一邊。車夫衆人都躲在車子下叫苦。盧俊義喝道：「我若擄翻，你們與我便縛！」

說猶未了，只見林子邊走出四五百小嘍囉來；聽得後面鑼聲響處，又有四五百

小嘍囉截住後路。林子裏一聲炮響，托地跳出一籌好漢，手拏雙斧，厲聲高叫：『盧員外！認得啞道童麼？』盧俊義猛省，喝道：『我時常有心要來拿你這夥強盜，今日特地到此！快教宋江下山投降！倘或執迷，我片時間教你人人皆死，個個不留！』李逵大笑道：『員外，你今日被俺軍師算定了命，快來坐把交椅！』

盧俊義大怒，挺着手中朴刀來關李逵。李逵輪起雙斧來迎。兩個鬪不到三合，李逵托地跳出圈子外來，轉過身望林子裏便走。盧俊義挺着朴刀隨後趕去。李逵在林木叢中東閃西躲，引得盧俊義性發，破一步，搶入林來。李逵飛奔亂松林中去了。盧俊義趕過林子這邊，一個人也不見了；却待回身，只聽得松林傍轉出一夥人來，一個人高聲大叫：『員外不要走！難得到此，認認酒家去！』

盧俊義看時，却是一個胖大和尚，身穿皂直裰，倒提鐵禪杖。盧俊義喝道：『你是那裏來的和尚？』魯智深大笑道：『酒家便是花和尚魯智深！今奉軍師

將令，着俺來迎接員外避難！」盧俊義焦躁，大罵：「禿驢敢如此無禮！」挺着朴刀，直取魯智深。魯智深輪起鐵禪杖來迎。兩個鬪不到三合，魯智深撥開朴刀，回身便走。盧俊義趕將去。

正趕之間，嘍囉裏走出行者武松，輪兩口戒刀，直奔將來叫道：「員外！只隨我去，不到得有血光之分！」盧俊義不趕智深，逕取武松。又不到三合，武松拔步便走。盧俊義哈哈大笑道：「我不趕你！你這厮們何足道哉！」

說猶未了，只見山坡下一個人在那裏叫道：「盧員外，你不要誇口！豈不聞「人怕落蕩，鐵怕落爐？」軍師定下計策，猶如落地定了八字。你待走那裏去？」盧俊義喝道：「你這厮是誰？」那人笑道：「小可只是赤髮鬼劉唐。」

盧俊義罵道：「草賊休走！」挺手中朴刀，直取劉唐。方纔鬪得三合，刺斜裏一個人大叫道：「員外，沒遮欄穆弘在此！」當時劉唐穆弘兩個，兩條朴刀，雙鬪盧俊義。



正關之間，不到三合，只聽得背後脚步響。盧俊義喝聲「着！」劉唐穆弘跳退數步。盧俊義急轉身看背後那人時，却是撲天鵬李應。三個頭領，丁字脚圍定。盧俊義全然不慌，越鬪越健。正好步關，只聽得山頂上一聲鑼響，三個頭領，各自賣個破綻，一齊拔步走了。

盧俊義此時也自一身臭汗，不去趕他；却出林子外來尋車仗人伴時，十輛車子，人伴頭口，都不見了。盧俊義便向高阜處四下裏打一望，只見遠遠地山坡下一夥小嘍囉把車仗頭口趕在前面；將李固一千人，連連串串，縛在後面；鳴鑼搥鼓，解投松樹那邊去。

盧俊義望見，心頭火熾，鼻裏烟生；提着朴刀，直趕將去。約莫離山坡不遠，只見兩籌好漢喝一聲道：「那裏去！」一個是美髯公朱全，一個是插翅虎雷橫。盧俊義見了，高聲罵道：「你這夥草賊！好好把車仗人馬還我！」朱全手捻長髯大笑道：「盧員外，你還恁地不曉事！我常聽俺軍師說：「一盤星辰，

只有飛來，沒有飛去。」事已如此，不如坐把交椅。」

盧俊義聽了大怒，挺起朴刀，直奔二人。朱仝雷橫各將兵器相迎。鬪不到三合，兩個回身便走。盧俊義尋思道：「須是趕翻一個，却纔討得車仗！」捨着性命，趕轉山坡，兩個好漢都不見了，只聽得山頂上擊鼓吹笛；仰面看時，風刮起那面杏黃旗來，上面繡着「替天行道」四字；轉過來打一望，望見紅羅銷金傘下蓋着宋江，左有吳用，右有公孫勝。一行都從六七十人，一齊聲喏道：「員外，且喜無恙！」

盧俊義見了越怒，指名罵。山上吳用勸道：「員外，且請息怒。宋公明久慕威名，特令吳某親詣門牆，迎員外上山，一同替天行道，請休見外。」盧俊義大罵：「無端草賊，怎敢賺我！」宋江背後轉過小李廣花榮，拈弓取箭，看着盧俊義，喝道：「盧員外休要逞能，先教你看花榮神箭！」

說猶未了，颯地一箭，正射落盧俊義頭上氈笠兒的紅纓，啞了一驚，回身便

走。山上鼓聲震地，只見霹靂火秦明，豹子頭林冲，引一彪軍馬，搖旗吶喊，從東山邊殺出來；又見雙鞭將呼延灼，金鎗手徐寧，也領一彪軍馬，搖旗吶喊，從山西邊殺出來；嚇得盧俊義走頭沒路。

看看天又晚，脚又痛，肚又饑，正是『慌不擇路』，望山僻小徑只顧走。約莫黃昏時分，平烟如水，蠻霧沉山；月少星多，不分叢莽。看看走到一處，——不是天盡頭，須是地盡處。——擡頭一望，但見滿目蘆花，浩浩大水。盧俊義立住脚，仰天長歎道：『是我不聽人言，今日果有此禍！』

正煩惱間，只見蘆葦裏面一個漁人，搖着一隻小船出來。那漁人倚定小船叫道：『客官好大膽！這是梁山泊出沒的去處，半夜三更，怎地來到這裏！』盧俊義道：『便是我迷踪失路，尋不着宿頭。你救我則個！』漁人道：『此間大寬轉有一個市井，却用走三十餘里向開路程；更兼路雜，最是難認；若是水路去時，只有三五里遠近。你捨得十貫錢與我，我便把船載你過去。』

盧俊義道：「你若渡得我過去，尋得市井客店，我多與你些銀兩！」那漁人搖船傍岸，扶盧俊義下船，把鐵篙撐開。約行三五里水面，只聽得前面蘆葦叢中櫓聲響，一隻小船飛也似來；船上有兩個人：前面一個赤條條地拿着一條木篙，後面那個搖着櫓。前面的人橫定篙，口裏唱着山歌道：——

「英雄不會讀詩書，只合梁山泊裏居。

準備窩弓收猛虎，安排香餌釣鯨魚！」

盧俊義聽得，喫了一驚，不敢做聲。又聽得左邊蘆葦叢中，也是兩個人搖一隻小船出來：後面的搖着櫓，有啞啞之聲；前面的橫定篙，口裏也唱山歌道：——

「雖然我是潑皮身，殺賊原來不殺人。

手拍胸前青豹子，眼睜船裏玉麒麟。」

盧俊義聽了，只叫得苦。只見當中一隻小船，飛也似搖將來，船頭上立着一個人，倒提鐵鑽木篙，口裏亦唱着山歌道：——

「蘆花灘上有扁舟，俊傑黃昏獨自遊。」

義到盡頭原是命，反躬逃難必無憂。」

歌罷，三隻船一齊唱喏：中間是阮小二，左邊是阮小五，右邊是阮小七。那三隻小船一齊撞將來。盧俊義心內自想又不識水性，連聲便叫漁人：「快與我攔船近岸！」那漁人哈哈大笑，對盧俊義說道：「上是青天，下是綠水；我生在潯陽江，來上梁山泊；三更不改名，四更不改姓，綽號混江龍李俊的便是！員外還不肯降，枉送了你性命！」

盧俊義大驚，喝一聲：「不是你，便是我！」拿着朴刀，望李俊心窩裏攔將來。李俊見朴刀攔將來，拿定掉牌，一個背拋筋斗，撲通的翻下水去了。那隻船滴溜溜在水面上轉，朴刀又攔將下水去了。只見船尾一個人從水底下鑽出來，叫一聲：「我是浪裏白條張順！」把手挾住船梢，脚踏水浪，把船只一側，船底朝天，英雄落水。正是：

鋪排打鳳擄龍計，坑陷驚天動地人。

畢竟盧俊義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一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場石秀跳樓

話說這盧俊義雖是了得，却不會水；被浪裏白條張順扳翻小船，倒撞下水去。張順却在水底下攔腰抱住，鑽過對岸來。只見岸上早點起火把，有五六十人在那裏等，接上岸來，團團圍住，解了腰刀，盡脫下濕衣服，便要將索綁縛。只見神行太保戴宗傳令，高叫將來：『不得傷犯了盧員外貴體！』只見一人捧出一袱錦衣繡襖與盧俊義穿了。只見八個小喽囉擡過一乘轎來，推盧員外上轎便行。只見遠遠地早有二三十對紅紗燈籠，照着一簇人馬，動着鼓樂，前來迎接；爲頭宋江

吳用公孫勝，後面都是衆頭領。只見一齊下馬。盧俊義慌忙下轎，宋江先跪，後面衆頭領排排地都跪下。

盧俊義亦跪在地下道：「既被擒捉，只求早死！」宋江笑道：「且請員外上轎。」衆人一齊上馬，動着鼓樂，迎上三關，直到忠義堂前下馬，請盧俊義到廳上，明晃晃地點着燈燭。宋江向前陪話，道：「小可久聞員外大名，如雷貫耳；今日幸得拜識，大慰平生！却纔衆兄弟甚是冒瀆，萬乞恕罪。」吳用向前道：「昨奉兄長之命，特令吳某親詣門牆，以賣卦爲繇，賺員外上山，共聚大義，一同替天行道。」

宋江便請盧員外坐第一把交椅。盧俊義大笑道：「盧某昔日在家，實無死法；盧某今日到此，並無生望。要殺便殺，何得相戲！」宋江陪笑道：「豈敢相戲？實慕員外盛德，如飢如渴，已非一日；所以定下計策，屈員外作山寨之主，早晚共聽嚴命。」盧俊義道：「住口！盧某要死極易，要從實難！」吳



用道：『來日却又商議。』當時置酒備食管待。盧俊義無計奈何，只得默飲數杯，小嘍囉請去後堂歇了。次日，宋江殺牛宰馬，大排筵宴，請出盧員外來赴席；再三再四假留在中間坐了。

酒至數巡，宋江起身把盞陪話道：『夜來甚是衝撞，幸望寬恕。雖然山寨窄小，不堪歇馬，員外可看「忠義」二字之面。宋江情願讓位，休得推却。』盧俊義道：『吶！頭領差矣！盧某一身無罪，薄有家私；生爲大宋人，死爲大宋鬼！若不提起「忠義」兩字，今日還胡亂飲此一杯；若是說起「忠義」來時，盧某頭頸熱血可以便灑此處！』吳用道：『員外既然不肯，難道逼勒？只留得員外身，留不得員外心。只是衆兄弟難得員外到；既然不肯入夥，且請小寨略住數日，却送回還宅。』盧俊義道：『頭領既留盧某不住，何不便放下山？實恐家中老小不知這般消息。』吳用道：『這事容易，先教李固送了車仗回去，員外遲去幾日，却何妨？』

吳用便問李都管：「你的車仗貨物都有麼？」李固應道：「一些兒不少。」宋江叫取兩個大銀，把與李固；兩個小銀，打發當直的；那十個車脚，共與他白銀十兩。衆人拜謝。盧俊義分付李固道：「我的苦，你都知了；你回家中說與娘子，不要憂心。我若不死，可以回來。」李固道：「頭領如此錯愛，主人多住兩月，但不妨事。」辭了，便下忠義堂去。吳用隨即起身說道：「員外寬心少坐，小生發送李都管下山便來。」吳用一騎馬，却先到金沙灘等候。

少刻，李固和兩個當直的并車仗頭口人伴都下山來。吳用將引五百小嘍囉圍在兩邊，坐在柳陰樹下，便喚李固近前說道：「你的主人已和我們商議定了，今坐第二把交椅。此乃未曾上山時預先寫下四句反詩在家裏壁上。我叫你們知道：壁上二十八個字，每一句頭上出一個字。「蘆花灘上有扁舟」，頭上「盧」字；「俊傑黃昏獨自游」，頭上「俊」字；「義士手提三尺劍」，頭上「義」字；「反時須斬逆臣頭」，頭上「反」字：——這四句詩包藏「盧俊義反」四字。今日上

山，你們怎知？本待把你衆人殺了，顯得我梁山泊行短。今日姑放你們回去，便可布告京城：主人決不回來！」李固等只顧下拜。吳用教把船送過渡口，一行人上路奔回北京。

話分兩頭。不說李固等歸家。且說吳用回到忠義堂上，再入筵席，各自默飲酒，至夜而散。次日，山寨裏再排筵會慶賀。盧俊義道：「感承衆頭領不殺；但盧某殺了倒好罷休，不殺便是度日如年；今日告辭。」宋江道：「小可才，幸誠員外；來日宋江梯已備一小酌，對面論心一會，望勿推却。」又過了一日。次日，宋江請；次日，吳用請；又次日，公孫勝請。

話休絮繁；三十餘個上廳頭領每日輪一個做筵席。光陰荏苒，日月如流，早過一月有餘。盧俊義性發，又要告別。宋江道：「非是不留員外，爭奈急急要回；來日忠義堂上安排薄酒送行。」

次日，宋江又梯已送路。只見衆頭領都道：「俺哥哥敬員外十分，俺等衆人當敬員外十二分！偏我哥哥饒行便喫：『磚兒何厚，瓦兒何薄！』」李逵在內大叫道：「我受了多少氣悶，直往北京請得你來，却不容我饒行了去；我和你眉尾相結，性命相撲！」吳學究大笑道：「不會見這般請客的；我勸員外鑒你衆人薄意，再住幾時。」便不覺又過四五日。

盧俊義堅意要行。只見神機軍師朱武將引一班頭領直到忠義堂上，開話道：「我等雖是以次弟兄，也曾與哥哥出氣力，偏我們酒中藏着毒藥？盧員外若是見怪，不肯喫我們的，我自不妨，只怕小兄弟們做出事來，老大不便！」吳用起身便道：「你們都不要煩惱，我與你央及員外再住幾時，有何不可？常言道：『將酒勸人，本無惡意。』」

盧俊義抑衆人不過，只得又住了幾日。——前後却好三五十日。自離北京是五月的話，不覺在梁山泊早過了兩個多月。但見金風淅淅，玉露泠泠，早是深秋

時分。盧俊義一心要歸，對宋江訴說。宋江笑道：『這個容易，來日金沙灘送行。』

盧俊義大喜。次日，還把舊時衣裳刀棒送還員外，一行衆頭領都送下山。宋江把一盤金銀相送。盧俊義笑道：『山寨之物，從何而來，盧某好受？若無盤纏，如何回去，盧某好却？但得度到北京，其餘也是無用。』宋江等衆頭領直送過金沙灘，作別自回，不在話下。

不說宋江回寨。只說盧俊義拽開脚步，星夜奔波，行了旬日，方到北京；日已薄暮，趕不入城，就在店中歇了一夜。次日早晨，盧俊義離了村居飛奔入城；尚有一里多路，只見一人，頭巾破碎，衣裳襤褸，看着盧俊義，伏地便哭。盧俊義擡眼看時，却是浪子燕青，便問：『小乙，你怎地這般模樣？』燕青道：『這裏不是說話處。……』

盧俊義轉過土牆側首，細問緣故。燕青說道：「自從主人去後，不過半月，

李固回來對娘子說：「主人歸順了梁山泊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當是便去官司首告了。他已和娘子做一路，嗔怪燕青違拗，將一房家私，盡行封了，趕出城外；更兼分付一應親戚相識：但有人安着燕青在家歇的，他便捨半個家私和他打官司；因此，小乙在城中安不得身，只得來城外求乞度日。——小乙非是飛不得別處去；因為深知主人必不落草，故此忍這殘喘，在這裏候見主人一面。若主人果自由泊裏來，可聽小乙言語，再回梁山泊去，別做個商議。若入城中，必中圈套！」

盧俊義喝道：「我的娘子不是這般人，你這厮休來放屁！」燕青又道：「主人腦後無眼，怎知就裏？主人平昔只顧打熬氣力，不親女色；娘子舊日和李固原有私情；今日推門相就，做了夫妻，主人回去，必遭毒手！」

盧俊義大怒，喝罵燕青道：「我家五代在北京住，誰不識得！最李固有幾顆

頭，敢做恁般勾當！莫不是你做出歹事來，今日到來反說！我到家中間出虛實，必不和你干休！」

燕青痛哭，爬倒地下，拖住員外衣服。盧俊義一脚踢倒燕青，大踏步，便入城來。奔到城內，逕入家中，只見大小主管都喫一驚。李固慌忙前來迎接，請到堂上，納頭便拜。盧俊義便問：「燕青安在？」李固答道：「主人且休問，端的一言難盡！辛苦風霜，待歇息定了却說。」賈氏從屏風後哭將出來。盧俊義說道：「娘子見了，且說燕小乙怎地來？」賈氏道：「丈夫且休問，端的一言難盡！辛苦風霜，待歇息定了却說。」

盧俊義心中疑慮，定死要問燕青來歷。李固便道：「主人且請換了衣服，拜了祠堂，喫了早膳，那時訴說不遲。」一邊安排飯食與盧員外喫。

方纔舉筯，只聽得前門後門喊聲齊起，二三百個做公的搶將入來，盧俊義驚得呆了；就被做公的綁了，一步一棍，直打到留守司來。其時梁中書正坐公廳，左

右兩行，排列狼虎一般公人七八十個，把盧俊義拿到當面。李固和賈氏也跪在側邊。

廳上梁中書大喝道：「你這厮是北京本處良民，如何却去投降梁山泊落草，坐了第二把交椅？如今倒來裏勾外連，要打北京！今被擒來，有何理說？」盧俊義道：「小人一時愚蠢，被梁山泊吳用，假做賣卜先生來家，口出訛言，煽惑良心，掇賺到梁山泊，軟監了兩個多月。今日幸得脫身歸家，並無歹意。望恩相明鏡。」

梁中書喝道：「如何說得過！你在梁山泊中，若不通情，如何住了許多時？見放着你的妻子并李固告狀出首，怎地是虛？」李固道：「主人既到這裏，招伏了罷。家中壁上見寫下藏頭反詩，便是老大的證見。不必多說。」賈氏道：「不是我們要害你，只怕你連累我。常言道：『一人造反，九族全誅！』」盧俊義跪在廳下，叫起屈來。李固道：「主人不必叫屈。是真難滅，是假易除。」



早早招了，免致喫苦。」賈氏道：「丈夫，慮事難人公門，實事難以抵對。你若做出事來，送了我的性命。不奈有情皮肉，無情杖子。你便招了，也只喫得有數的官司。」

李固上下都使了錢。張孔目上廳稟道：「這個頑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梁中書道：「說得是！」喝叫一聲：「打！」左右公人把盧俊義綑翻在地，不絲分說，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昏暈去了三四次。

盧俊義打熬不過，伏地歎道：「果然命中合當橫死！我今屈招了罷！」張孔目當下取了招狀，討一面一百斤死囚枷釘了，押去大牢裏監禁。府前府後看的人都不忍見。當日推入牢門，押到庭心內，跪在面前，獄子炕上坐着。

那個兩院押牢節級——兼充行刑劊子——姓蔡，名福，北京土居人氏；因為他手段高強，人呼他爲鐵臂膊。傍邊立着這個嫡親兄弟小押獄，生來愛帶一枝花，河北人順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慶。那人拄着一條水火棍，立任哥哥側邊。蔡福道：

『你且把這個死囚帶在那一間牢裏，我家去走一遭便來。』

蔡慶把盧俊義且帶去了。

蔡福起身，出離牢門來，只見司前將下轉過一個人

來，手裏提着飯罐，滿面掛淚。

蔡福認得是浪子燕青。

蔡福問道：『燕小乙

哥，你做甚麼？』

燕青跪在地下，眼淚如拋珠撒豆，告道：『節級哥哥！可憐

見小的主人盧員外喫屈官司，又無送飯的錢財！

小人城外叫化得這半罐子飯，權

與主人充饑！

節級哥哥，怎地做個方……』

說不了，氣早咽住，爬倒在地。

蔡福道：『我知此事，你自去透飯把與他喫。』

燕青拜謝了，自進牢裏去送飯。

蔡福行過州橋來，只見一個茶博士，叫住唱喏道：『節級，有個客人在小人茶

房內樓上，專等節級說話。』

蔡福來到樓上看時，正是主管李固。各施禮罷，

蔡福道：『主管有何見教？』

李固道：『好不厮瞞，悄不厮欺；小人的事都在節

級肚裏。今夜晚間只要光前絕後。

無甚孝順，五十兩蒜條金在此，送與節級。

廳上官吏，小人自去打點。』

蔡福笑道：「你不見正廳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蒼難欺』？你那瞞心昧己勾當，怕我不知！你又占了他家私，謀了他老婆，如今把五十兩金子與我，結果了他性命，日後提刑官下馬，我喫不得這等官司！」李固道：「只是節級嫌少，小人再添五十兩。」蔡福道：「李主管，你『割貓兒尾，拌貓兒飯』！北京有名恁地一個盧員外，只值得這一二百兩金子？你若要我倒地，也不是我詐你，只把五百兩金子與我！」李固便道：「金子有在這裏，便都送與節級，只要今夜完成此事。」蔡福收了金子，藏在身邊，起身道：「明日早來扛屍。」李固拜謝，歡喜去了。

蔡福回到家裏，却纔進門，只見一人掀起蘆簾，跟將入來，叫一聲：「蔡節級相見。」蔡福看時，但見那一個人生得十分標緻，且是打扮整齊：身穿鴉翅青圓領，腰繫羊脂玉闊妝；頭帶鸚鵡冠，足躡珍珠履。那人進得門，看着蔡福便拜。蔡福慌忙答禮，便問道：「官人高姓？有何見教？」那人道：「可借裏面說

話。」

蔡福便請入來一個商議閣裏分賓坐下。那人開話道：「節級休要喫驚；在下便是滄州橫海郡人氏，姓柴，名進，大周皇帝嫡派子孫，綽號小旋風的便是。只因好義疏財，結識天下好漢，不幸犯罪，流落梁山泊。今奉宋公明哥哥將令，差遣前來，打聽盧員外消息。誰知被臧官污吏，淫婦奸夫，通情陷害，監在死囚牢裏，一命懸絲，盡在足下之手。不避生死，特來到宅告知：若是留得盧員外性命在世，佛眼相看，不忘大德；但有半米兒差錯，兵臨城下，將至濠邊，無賢無愚，無老無幼，打破城池，盡皆斬首！久聞足下是個仗義全忠的好漢，無物相送，今將一千兩黃金薄禮在此。倘若要捉柴進，就此便請繩索，誓不皺眉。」

蔡福聽罷，嚇得一身冷汗，半晌答應不得。柴進起身道：「好漢做事，休要躊躇，便請一決。」蔡福道：「且請壯士回步。小人自有措置。」柴進便拜道：「既蒙語諾，當報大恩。」出門喚個從人，取出黃金，遞與蔡福，唱個喏便

走。外面從人乃是神行太保戴宗，又是一個不會走的！

蔡福得了這個消息，擺撥不下；思量半晌，回到牢中，把上項的事，却對兄弟說了一遍。蔡慶道：「哥哥生平最會斷決，量這些小事，有何難哉？常言道：

「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既然有一千兩金子在此，我和你替他上下使用。

梁中書，張孔目，都是好利之徒，接了賄賂，必然周全盧俊義性命。葫蘆提配將出去，救得救不得，自有他梁山泊好漢，俺們幹的事使完了。」蔡福道：「兄弟這一論正合我意。你且把盧員外安頓好處，早晚把些好酒食將息他，——傳個消息與他。」

蔡福蔡慶兩個商議定了，暗地裏把金子買上告下，關節已定。次日，李固不見動靜，前來蔡福家催併。蔡慶回說：「我們正要下手結果他，中書相公不肯，已叫人分付要留他性命。你自去上面使用，囑付下來，我這裏何難？」李固隨即又央人去上面使用。中間過錢人去囑託，梁中書道：「這是押獄節級的勾當，

難道教我下手？過一兩日，教他自死。」——兩下裏厮推。

張孔目已得了金子，只管把文案拖延了日期。蔡福就裏又打關節，教極早發

落。張孔目將了文案來稟，梁中書道：「這事如何決斷？」張孔目道：「小吏

看來，盧俊義雖有原告，却無實跡；雖是在梁山泊住了許多時，這個是扶同誣誤，難同真犯。只宜脊杖四十，刺配三千里。不知相公心下如何？」梁中書道：

「孔目見得極明，正與下官相合。」隨喚蔡福牢中取出盧俊義來，就當廳除了長枷；讀了招狀文案，決了四十脊杖；換一具二十斤鐵葉盤頭枷，就廳前釘了；便差董超薛霸管押前去，直配沙門島。

原來這董超薛霸自從開封府做公人，押解林冲去滄州，路上害不得林冲，回來被高太尉尋事刺配北京。梁中書因見他兩個能幹，就留在留守司勾當。今日又差他兩個監押盧俊義。

當下董超薛霸領了公文，帶了盧員外離了州衙，把盧俊義監在使臣房裏，各自

歸家收拾行李，包裹，即便起程。李固得知，只叫得苦；便叫人來請兩個防送公人說話。董超薛霸到得那裏酒店內，李固接着，請至閣兒裏坐下，一面鋪排酒食管待。

三杯酒罷，李固開言說道：「實不相瞞，盧員外是我驛家。今配去沙門島，路途遙遠，他又沒一文，教你兩個空費了盤纏。急待回來，也得三四個月。我沒甚的相送，兩錠大銀，權爲壓手。多只兩程，少無數里，就使的去處，結果了他性命，揭取臉上金印回來表證，教我知道，每人再送五十兩蒜條金與你。你們只動得一張文書；留守司房裏，我自理會。」

董超薛霸兩個相覷。董超道：「只怕行不得？」薛霸便道：「哥哥，這李官人，有名一個好男子，我便也把這件事結識了他，若有急難之處，要他照管。」李固道：「我不是忘恩失義的人，慢慢地報答你兩個。」

董超薛霸收了銀子，相別歸家，收拾包裹，連夜起身。盧俊義道：「小人令

口受刑，杖瘡作痛，容在明日上路罷！」薛霸罵道：「你便閉了鳥嘴！老爺自晦氣，撞着你這窮神！」沙門鳥往回六千里有餘，費多少盤纏！你又沒一文，教我們如何擺布！」盧俊義訴道：「念小人負屈含冤，上下看覷則個！」董超罵道：「你這財主們，開常一毛不拔；今日天開眼，報應得快！你不要怨恨，我們相幫你走！」

盧俊義忍氣吞聲，只得走動。行出東門，董超薛霸把衣包，雨傘，都掛在盧員外枷頭上。兩個一路上做好做惡，管押了行。看看天色傍晚，約行了十四五里，前面一個村鎮，尋覓客店安歇。當時小二哥引到後面房裏，安放了包裹。薛霸說道：「老爺們苦殺，是個公人，那裏倒來伏侍罪人？你若要吃飯，快去燒火！」

盧俊義只得帶着枷來到廚下，問小二哥討了個草柴，縛做一塊，來籠前燒火。小二哥替他淘米做飯，洗刷碗盞。

盧俊義是財主出身，這般事却不會做，草柴火



把又濕，又燒不着，一齊滅了；甫能盡力一吹，被灰眯了眼睛。董超又喃喃的罵。做得飯熟，兩個都盛去了，盧俊義並不敢討喫。兩處自喫了一回，剩下些殘湯冷飯，與盧俊義喫了。薛霸又不住聲罵了一回，喫了晚飯，又叫盧俊義去燒腳湯。等得湯滾，盧俊義方敢去房裏坐地。兩個自洗了腳，撥一盆百煎滾湯賺盧俊義洗腳。方纔脫得草鞋，被薛霸扯兩條腿納在滾湯裏，大痛難禁。

薛霸道：『老爺伏侍你，顛倒做嘴臉！』兩個公人自去炕上睡了；把一條鐵索將盧員外鎖在房門背後聲喚到四更，兩個公人起來，叫小二哥做飯，自喫飽了，收拾包裹要行。盧俊義看腳時，都是燎漿泡，點地不得。當日秋雨紛紛，路上又滑，盧俊義一步一擱，薛霸拿起水火棍，攔腰便打，董超假意去勸，一路上埋冤叫苦。離了村店，約行了十餘里，到一座大林。盧俊義道：『小人其實走不動了，可憐兒權歇一歇！』

兩個公人帶入林子來，正是東方漸明，未有人行。薛霸道：『我兩個起得早

了，好生困倦；欲要就林子裏睡一睡，只怕你走了。」盧俊義道：「小人插翅也飛不去！」薛霸道道：「莫要着你道兒，且等老爺縛一縛！」腰間解下麻索來，兜住盧俊義肚皮去那松樹上只一勒，反拽過腳來綁在樹上。薛霸對董超道：「大哥，你去林子外立着；若有人來撞着，咳嗽爲號。」董超道：「兄弟，放手快些個。」薛霸道道：「你放心去看着外面。」說罷，掣起水火棍，看着盧員外道：「你休怪我兩個：你家主李固教我們路上結果你。——便到沙門島也是死，不如及早打發了！你到陰司地府不要怨我們。明年今日是你週年！」

盧俊義聽了，淚如雨下，低頭受死。薛霸兩隻手掣起水火棍望着盧員外腦門上劈將下來。董超在外面，只聽得一聲撲地響，只道完事了，慌忙走入來看時，盧員外依舊縛在樹上；薛霸倒仰臥在樹下，水火棍撇在一邊。董超道：「却又作怪！莫不你使得力猛，倒喫一交？」用手去扶時，那裏扶得動，只見薛霸口裏出血，心窩裏露出三四寸長一枝小小箭桿。却待要叫，只見東北角樹上，坐着一

個人。聽得叫聲『着！』撒手響處，董超頸項上早中了一箭，兩腳蹬空，撲地也倒了。那人托地從樹上跳將下來，拔出解腕尖刀，割繩斷索，劈碎盤頭枷，就樹邊抱住盧員外放聲大哭。

盧俊義閃眼看時，認得是浪子燕青，叫道：『小乙！莫不是魂魄和你相見麼？』燕青道：『小乙直從留守司前跟定這厮兩個到此。不想這厮果然來這林子裏下手。如今被小乙兩弩箭結果了，主人見麼？』盧俊義道：『雖是你強救了我性命，却射死了這兩個公人。這非越添得重了，待走那裏去的是？』燕青道：『當初都是宋公明苦了主人；今日不上梁山泊時，別無去處。』盧俊義道：『只我是杖瘡發作，脚皮破損，點地不得！』燕青道：『事不宜遲，我背着主人去。』心慌手亂，便踢開兩個死屍，帶着弩弓，插了腰刀，拏了水火棍，背着盧俊義，一直望東便走；不到十數里，早歇不動，見了個小小村店，入到裏面，尋房住下；叫做飯來，權且充饑。兩個暫時安歇這裏。

却說過往的看見林子裏射死兩個公人在彼，近處社長報與里正得知，却來大名府裏首告，隨即差官下來館驛，却是留守司公人董超薛霸。回復梁中書，着落大名府緝捕觀察，限了日期，要捉兇身。做公的人都來看，論這弩箭，眼見得是浪子燕青的。……事不宜遲！」一二百做公的分頭去一到處貼了告示，說那兩個模樣，曉諭遠近村房道店，市鎮人家，挨捕捉拏。

却說盧俊義正在店房將息杖瘡，正走不動，只得在那裏且住。店小二聽得有殺人公事，無有一個不說；又見畫他兩個模樣，小二心疑，却走去告本處社長：「我店裏有兩個人，好生脚叉，不知是也不是。」社長轉報做公的去了。

却說燕青爲無下飯，拿了弩弓去近邊處尋幾個蟲蟻喫；却待回來，只聽得滿村

裏發喊。燕青躲在樹林裏張時，看見一二百做公的，鎗刀圍匝，把盧俊義縛在車子上，推將過去。燕青要搶出去救時，又無軍器，只叫得苦；尋思道：『若不去梁山泊報與宋公明得知，叫他來救，却不是我誤了主人性命？』當時取路。行了半夜，肚裏又餓，身邊又沒一文；走到一個土岡子上，叢叢雜雜，有些樹木，就林子裏睡到天明，心中憂悶，只聽得樹枝上喜鵲咕咕噪噪，尋思道：『若是射得下來，村坊人家討些水煮熟得熟，也得充饑。』走出林子外擡頭看時，那喜鵲朝着燕青噪。燕青輕輕取出弩弓，暗暗問天買卦，望空祈禱，說道：『燕青只有這一枝箭了！若是救得主人性命，箭到，靈鵲墜空；若是主人命運合休，箭到，靈鵲飛去。』搭上箭，叫聲『如意子，不要誤我！』弩子響處，正中喜鵲後尾，帶了那枝箭直飛下岡子去。

燕青大踏步趕下岡子去，不見喜鵲，却見兩個人從前面走來：前頭的，帶頂豬嘴頭巾，腦後兩個金裹銀環，上穿香皂羅衫，腰繫銷金搭膊，穿半膝軟襪麻鞋，提

一條齊眉棍棒；後面的，白范陽遮塵笠子，茶褐攢線袖衫，腰繫緋紅纏袋，脚穿靸土古鞋，背了衣包，提條短棒，跨口腰刀。

這兩個來的人，正和燕青打個肩厮拍。

燕青轉回身看一看，尋思：「我正沒盤纏，何不兩拳打到他兩個，奪了包裹，却好上梁山泊？……」搗了弩弓，抽身回來。這兩個低着头只顧走。燕青趕上，把後面帶氈笠兒的後心一拳，撲地打倒；却待拽拳再打那前面的，却被那漢手起棒落，正中燕青左腿，打翻在地。後面那漢子爬將起來，踏住燕青，掣出腰刀，劈面門便剝。

燕青大叫道：「好漢！」

我死不妨，可憐無人報信！」

那漢便不下刀，收

住了手，提起燕青，問道：「你這厮報甚麼信？」

燕青道：「你問我待怎地？」

前面那漢把燕青手一拖，却露出手腕上花繡，慌忙問道：「你不是盧員外家甚麼浪

子燕青？」

燕青想道：「左右是死，索性說了，教他捉去，和主人陰魂做一處！」

便道：「我正是盧員外家浪子燕青！」

二人見說，一齊看一看道：「早是不殺了你，原來正是燕小乙哥！你認得我兩個麼？我是梁山泊頭領病關索楊雄，他便是拚命三郎石秀。」楊雄道：「我兩個今奉哥哥將令，差往北京，打聽盧員外消息。軍師與戴院長亦隨後下山，專候通報。」

燕青聽得是楊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對兩個說了。楊雄道：「既是如此說時，我和小乙哥上山寨報知哥哥，別做個道理；你可自去北京打聽消息，便來回報。」石秀道：「最好。」便取身邊燒餅乾肉與燕青喫，把包裹與燕青背了，跟着楊雄連夜上梁山泊來。見了宋江，燕青把上項事備細說了一遍。宋江大驚，便會衆頭領商議良策。

且說石秀只帶自己隨身衣服，來到北京城外，天色已晚，入不得城，就城外歇了一宿；次日早飯罷，入得城來，但見人人嗟歎，個個傷情。石秀心疑，來到市

心裏，問市戶人家時，只見一個老丈回言道：「客人，你不知，我這北京有個盧員外，等地財主，因被梁山泊賊人擄掠前去，逃得回來，倒喫了一場屈官司，迭配去沙門島，又不知怎地路上壞了兩個公人；昨夜拏來，今日午時三刻，解來這裏市曹上斬他！客人可看一看。」

石秀聽罷，兜頭一杓冰水；急走到市曹，却見一個酒樓，石秀便來酒樓上，臨街占個閑兒坐下。酒保前來問道：「客官，還是請人，還是獨自酌杯？」石秀睜着怪眼道：「大碗酒，大塊肉，只顧賣來，問甚麼鳥！」酒保倒喫了一驚；打兩角酒，切一大盤牛肉將來。石秀大碗大塊，喫了一回。坐不多時，只聽得樓下街上熱鬧，石秀便去樓窗外看時，只見家家閉戶，鋪鋪關門。酒保上樓來道：「客官醉也？樓下出人公事！快算了酒錢，別處去迴避！」石秀道：「我怕甚麼鳥！你快走下去，莫要討老爺打！」酒保不敢做聲，下樓去了。

不多時，只聽得街上鑼鼓喧天價來。石秀在樓窗外看時，十字路口，週週圍



住法場，十數對刀棒劊子，前排後擁，把盧俊義綁押到樓前跪下。鐵臂膊蔡福拿着法刀；一枝花蔡慶扶着枷梢，說道：『盧員外，你自精細着。不是我兄弟兩個救你不得，事做拙了。前面五聖堂裏，我已安排下你的坐位了，你可一魂去那裏領受。』

說罷，人叢裏一聲叫道：『午時三刻到了。』一邊開枷。蔡慶早擎住了頭，蔡福早掣出法刀在手。當案孔目高聲讀罷犯繇牌。衆人齊和一聲。樓上石秀只就一聲和裏，掣出腰刀在手，應聲大叫：『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蔡福蔡慶撇了盧員外，扯了繩索先走。石秀樓上跳將下來，手舉鋼刀，殺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殺翻十數個；一隻手拖住盧俊義，投南便走。

原來這石秀不認得北京的路，更兼盧員外驚得呆了，越走不動。梁中書聽得報來，大驚，便點帳前頭目，引了人馬，分頭去把城門關上；差前後做公的合將攔來。隨你好漢英雄，怎出高城峻壘？正是：

第六十一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場石秀跳樓

分開陸地無牙爪，飛上青天欠羽毛。

畢竟盧員外同石秀當下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二回

### 宋江兵打大名城

### 關勝議取梁山泊

話說當時石秀和盧俊義兩個在城內走投沒路，四下裏人馬合來，衆做公的把擄鈎套索一齊上，可憐寡不敵衆，兩個當下盡被捉了，解到梁中書面前，叫押過劫法場的賊來。石秀押在廳下，睜圓怪眼，高聲大罵：「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我聽着哥哥將令：早晚便引軍來打你城子，踏爲平地，把你砍爲三截！先教老爺來和你們說知！」

石秀在廳前千奴才萬奴才價罵。廳上衆人都說呆了。梁中書聽了，沈吟半

响，叫取大枷來，且把二人枷了，監放死囚牢裏；分付蔡福在意看管，休教有失。蔡福要結識梁山泊好漢，把兩個做一處牢裏關鎖着，忙將好酒好肉與他兩個喫；因此不會喫苦。

却說梁中書喚本州新任王太守常廳發落，就城中計點被傷人數，殺死的七八十個，跌傷頭面磕折腿脚者不計其數，報名在官。梁中書支給官錢醫治燒化了當。

次日，城裏城外報說將來：「收得梁山泊沒頭帖子數十張，不敢隱瞞，只得呈上。」梁中書接着念道：——

『梁山泊義士宋江，仰示大名府官吏：員外盧俊義者，天下豪傑之士，

吾今啓請上山，一同替天行道，如何妄狗奸賄，屈害善良！吾令石秀

先來報知，不期反被擒捉。如是存得二人性命，獻出淫婦奸夫，吾無

多求；儻若故傷羽翼，屈壞股肱，便當拔寨興師，同心雪恨！大兵到

處，玉石俱焚！ 剷除奸詐，殄滅愚頑，天地咸扶，鬼神共祐！ 談笑

而來，鼓舞而去。 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安分良民，清慎官吏，切勿

驚惶，各安職業。 諭衆知悉。」

當時梁中書看畢，驚得面如土色，剖決不下，即時便喚王太守到來商議：「此事如何剖決？」王太守是個善儒之人，聽得說了這話，便稟梁中書道：「梁山泊這一夥，朝廷幾次尙且收捕他不得，何況我這裏一郡之力？倘若這亡命之徒引兵到來，朝廷救兵不迭，那時悔之晚矣！若論小官愚見：且姑存此二人性命，一面寫表中奏朝廷；二即奉書呈上蔡太師恩相知道；三者可教本處軍馬出城下寨，隄備不虞；如此可保大名無事，軍民不傷。若將這兩個一時殺壞，誠恐寇兵臨城，一者無兵解救，二者朝廷見怪，三乃百姓驚慌，城中擾亂，深爲未便。」

梁中書聽了道：「知府言之極當。」先喚押牢節級蔡福來，便道：「這兩個賊徒，非同小可。你若拘束得緊，誠恐喪命；若教你寬鬆，又怕走了。你弟

兄兩個，早早晚晚，可緊可慢，在意堅固管候發落，休得時刻怠慢。」蔡福聽了，心中暗喜，「如此發放，正中下懷。」領了鈞旨，自去牢中安慰兩個，不在話下。

只說梁中書便喚兵馬都監大刀關達，天王李成，兩個都到廳前商議。梁中書備說梁山泊沒頭告示，王太守所言之事。兩個都監聽罷，李成便道：「量這夥草寇如何敢擅離巢穴！相公何必有勞神思？」李某不才，食祿多矣；無功報德，願施犬馬之勞，統領軍卒，離城下寨。草寇不來，別作商議；如若那夥強寇，年衰命盡，擅離巢穴，領衆前來，不是小將誇口，定令此賊片甲不回！」

梁中書聽了大喜，隨即取金花繡緞賞勞二將。兩個辭謝，別了梁中書，各回營寨安歇。次日，李成障帳，喚大小官軍上帳商議。傍邊走過一人，威風凜凜，相貌堂堂，便是急鋒索超又出頭相見。李成傳令道：「宋江草寇，早晚臨

城，要來打俺大名。你可點本部軍兵離城三十里下寨；我隨後却領軍來。」

索超得了將令，次日，點起本部軍兵，至三十五里地名飛虎峪崙山下寨。

次日，李成引領正偏將，離城二十五里地名槐樹坡下了寨柵。周圍密布鎗刀，四下深藏鹿角，三面掘下陷坑。衆軍摩拳擦掌，諸將協力同心，只等梁山泊軍馬到來，便要建功。

話分兩頭。原來這沒頭帖子却是吳學究聞得燕青楊雄報信，又叫戴宗打聽得盧員外石秀都被擒捉，因此盧寫告示向沒人處撒下，及橋梁道路上貼放，只要保全盧俊義石秀二人性命。

戴宗回到梁山泊，把上項事備細與衆頭領說知。宋江聽罷大驚，就忠義堂上打鼓集衆。大小頭領各依次序而坐。宋江開話對吳學究道：「當初軍師好計啓請盧員外上山，今日不想却叫他受苦；又陷了石秀兄弟；再用何計可救？」吳用

道：『兄長放心。小生不才，乘此機會，要取大名錢糧，以供山寨之用。明日是個吉辰，請兄長分一半頭領把守山寨；其餘盡隨出去攻打城池。』

宋江當下便喚鐵面孔目裴宣派撥大小軍兵來日起程。黑旋風李逵便道：『我這兩把大斧多時不曾發市；聽得打州劫縣，他也在廳邊歡喜！哥哥撥與我五百小嘍囉，搶到大名，把那烏城池砍做肉地，救出盧員外石三郎，也使我啞道童吐口宿氣！又教我做事做徹，却不快活？』

宋江道：『兄弟雖然勇猛，這所在，非比別處州府。那梁中書又是蔡太師女婿；更兼手下有李成聞達，都是萬夫不當之勇；不可輕敵。』李逵大叫道：『哥哥前日曉得我一生口快，便要我去粧做啞子；今日曉得我歡喜殺人，便不教我去做個先鋒！依你這樣用人之時，却不是屈殺了鐵牛！』吳用道：『既然你要去，便教做先鋒。點與五百好漢相隨，就充頭陣。來日下山。』

當晚宋江和吳用商議，撥定了人數。裴宣寫了告示，送到各寨，各依撥次施



行，不得時刻有誤。此時秋末冬初天氣，征夫容易披掛，戰馬久已肥滿；軍卒久不隨陣，皆生戰鬪之心；正是有事爲榮，無不歡天喜地，收拾鎗刀，拴束鞍馬，吹風唳哨，時刻下山。

第一撥：當先哨路黑旋風李遠，部領小嘍囉五百。第二撥：兩頭蛇解珍，雙尾蝎解寶，毛頭星孔明，獨火星孔亮，部領小嘍囉一千。第三撥：女頭領一丈青扈三娘，副將母夜叉孫二娘，母大蟲顧大嫂，部領小嘍囉一千。第四撥：撲天雕李應，副將九紋龍史進，小尉遲孫新，部領小嘍囉一千。中軍主將都頭領宋江，軍師吳用；簇帳頭領四員：小溫侯呂方，賽仁貴郭盛，病尉遲孫立，鎮三山黃信。前軍頭領霹靂火秦明，副將白勝將韓滔，天目將彭玘。後軍頭領豹子頭林冲，副將鐵笛仙馬麟，火眼狻猊鄧飛。左軍頭領雙鞭呼延灼，副將摩雲金翅歐鵬，錦毛虎燕順。右軍頭領小李廣花榮，副將跳濶虎陳達，白花蛇楊春。并帶炮手轟天雷凌振；接應糧草，探聽軍情頭領一員，神行太保戴宗。

軍兵分撥已定，平明，各頭領依次而行，當日進發。只留下副軍師公孫勝并劉唐朱仝穆弘四個頭領統領馬步軍兵守把山寨。三關水寨中自有李俊等把守，不在話下。

却說索超正在飛虎館寨中坐地，只見流星報馬前來報說：「宋江軍馬，大小人兵，不計其數，離寨約有二三十里，將近到來！」索超聽得，飛報李成槐樹坡寨內。李成聽了，一面報馬入城，一面自備了戰馬，直到前寨。索超接着，說了備細。次日五更造飯，天明拔寨都起，前到庾家疃，列成陣勢，擺開一萬五千人馬。李成索超，全副披掛，門旗下勒住戰馬。平東一望，遠遠地塵土起處，約有五百餘人，飛奔前來；當前一員好漢，乃是黑旋風李逵，手拏雙斧，高聲大叫：「認得梁山泊好漢「黑爺爺」麼！」李成在馬上看了，與索超大笑道：「每日只說梁山泊好漢，原來只是這等腌臢草寇，何足爲道！先鋒，你看麼？何不先捉

此賊？」索超笑道：「不須小將，有人建功。」

言未絕，索超馬後一員首將，姓王，名定，手燃長鎗，引領部下一百馬軍，飛奔衝將過來。李逵被馬軍一衝，當下四散奔走。索超引軍直趕過庾家疇時，只見山坡背後鑼鼓喧天，早撞出兩彪軍馬，左有解珍孔亮，右有孔明解寶，各領五百小嘍囉衝殺將來。索超見他有接應軍馬，方纔喫驚，不來追趕，勒馬便回。

李成問道：「如何不拿賊來？」索超道：「趕過山去，正要拿他，原來這厮們倒有接應人馬，伏兵齊起，難以下手。」李成道：「這等草寇，何足懼哉！」將引前部軍兵，盡數殺過庾家疇來。只見前面搖旗吶喊，擂鼓鳴鑼，另是一彪軍馬，當先一騎馬上，却是一員女將，引軍紅旗上金書大字，「美人一丈青」，左手順大嫂，右手孫二娘，引一千餘軍馬，盡是七長八短漢，四山五嶽人。李成看了道：「這等軍人，作何用處！先鋒與我向前迎敵，我却分兵勦捕四下草寇！」

索超領了將令，手搭金蘸斧，拍坐下馬，殺奔前來。一丈青勒馬回頭，望山

回裏便走。李成分開人馬，四下趕殺。忽然當頭一彪人馬，喊聲動地，却是撲天鵬李應，左有史進，右有孫新，着地捲來。李成急忙退入庾家疃時，左衝出解珍解亮，右衝出孔明解寶，都領人馬，重復殺轉。三員女將撥轉馬頭，隨後殺來，趕得李成等四分五落。將及近寨，黑旋風李逵當先攔住。李成索超衝開人馬，奔路而去；比及至寨，大折無數。宋江軍馬也不追趕；一面收兵暫歇，紮下營寨。

却說李成索超慌忙差人入城報知梁中書。梁中書連夜再差聞達速領本部軍馬前來助戰。李成接着，就槐樹坡寨內商議退兵之策。聞達笑道：「疥癩之疾，何足掛意！」當夜商議定了：明日四更造飯，五更披掛，平明進兵。戰鼓三通，拔寨都起，前到庾家疃。只見宋江軍馬潑風也似價來。聞達便教將軍馬擺開，強弓硬弩，射住陣腳。宋江陣中早已捧出一員大將，紅旗銀字，大書「霹靂

火秦明』；勒馬陣前，厲聲大叫：『大名蓋官污吏聽着！多時要打你這城子，誠恐害了百姓良民。好好將盧俊義、石秀送將出來，淫婦奸夫一同解出，我便退兵罷戰，誓不相侵！若是執迷不悟，亦須有話早說！』聞達聽了大怒，便問：『誰去力擒此賊？』

說猶未了，索超早已出馬；立在陣前，高聲喝道：『你這厮是朝廷命官，國家有何負你？你奸人不做，却落草爲賊！我今拿住你時，碎屍萬段！』秦明聽了這話，一發爐中添炭，火上澆油，拍馬向前，輪狼牙棍直奔將來。索超縱馬直取秦明。二匹劣馬相交，兩個急人發憤，衆軍吶喊。鬪過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前軍隊裏轉過韓滔，就馬上拈弓搭箭，覷得索超較親，颯地只一箭，正中索超左臂，撇了大斧，回馬望本陣便走。宋江鞭梢一指，大小三軍一齊捲殺過去。正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大敗虧輸。直追過庾家，隨即奪了槐樹坡小寨。

當晚聞達直奔飛虎峪，計點軍兵，三停去一。宋江就槐樹坡寨內屯劄。吳

用道：『軍兵敗走，心中必怯；若不乘勢追趕，誠恐養成勇氣，急忙難得。』宋江道：『軍師之言極當。』隨卽傳令：當晚就將精銳得勝軍馬，分作四路，連夜進發，殺奔將來。

再說聞達奔到飛虎峪，方在寨中坐了喘息。小校來報，東邊山上一帶火起，聞達帶領軍兵上馬投東看時，只見遍山遍野通紅；西邊山上又是一帶火起，聞達便引軍兵急投西時，聽得馬後喊聲震地，當先首將小李廣花榮，引副將楊春陳達，從東邊火裏直衝出來。聞達一時心慌，領兵便回飛虎峪。西邊火裏，當先首將雙鞭呼延灼，引副將歐鵬燕順，直衝出來。兩路併力追來，後面喊聲越大，火光越明，又是首將霹靂火秦明，引副將韓滔彭玘，人喊馬嘶，不計其數。

聞達軍馬大亂，拔寨都起。只見前面喊聲又發，火光晃耀。聞達引軍奮路，只聽得震天震地一齊炮響。却是轟天雷凌振將帶副手從小路直轉飛虎峪那邊

放起這炮。炮響裏一片火把，火光裏一彪軍馬攔路，乃是首將豹子頭林冲引副將馬麟、鄧飛，截住歸路。四下裏戰鼓齊鳴，烈火競舉，衆軍亂攔，各自逃生。聞達手舞大刀，苦戰奪路，恰好撞着李成，合兵一處，且戰且走；直到天明，方至城下。

梁中書得這個消息，驚得三魂失二，七魄剩一，連忙點軍出城接應。敗殘人馬，緊閉城門，堅守不出。次日，宋江軍馬追來，直抵東門下寨，準備攻城。

且說梁中書在留守司聚衆商議如何解救。李成道：『賊兵臨城，事在危急；若是遲延，必至失陷。相公可修告急家書，差心腹之人，星夜趕上京師報與蔡太師知道，早奏朝廷，調遣精兵前來救應，此是上策；第二作緊行文關報鄰近府縣，亦教早早調兵接應；第三，北京城內着仰大名府起差民夫上城，同心協助，守護城池，準備搗木炮石，強弩硬弓，灰瓶金汁，曉夜隄備；如此，可保無虞。』

梁中書道：『家書隨便修下。誰人去走一遭？』當日差下首將王定，全副披掛，又差數個馬軍，領了密書，放開城門吊橋，望東京飛報聲息，及關報鄰近府分，發兵救應；先仰王太守起集民夫上城守護，不在話下。

且說宋江分調衆將，引軍圍城，東西北三面下寨，只空南門不圍，每日引軍攻打；一面向山寨中催取糧草，爲久屯之計，務要打破大名，救取盧員外石秀二人。李成聞達連日提兵出城交戰，不能取勝；索超箭瘡將息，未得痊可。

不說宋江軍兵攻城。且說首將王定齋領密書，三騎馬，直到東京太師府前下馬。門吏轉報入去，太師教喚王定進來。直到後堂拜罷，呈上密書。蔡太師拆開封皮看了，大驚，問其備細。王定把盧俊義的事一一說了，『如今宋江領兵圍城，聲勢浩大，不可抵敵。』庾家囉，槐樹坡，飛虎峪，——三處廝殺，盡皆



說罷。蔡京道：「鞍馬勞困，你且去館驛內安下，待我會官商議。」王定又稟道：「太師恩相：大名危如累卵，破在旦夕；倘或失陷，河北縣郡如之奈何？望太師恩相早早發兵剿除！」蔡京道：「不必多說，你且退去。」

王定去了。太師隨即差當日府幹樞密院官急來商議軍情重事。不移時，東廳樞密使童貫，引三衙太尉，都到節堂參見太師。蔡京把大名危急之事備細說了一遍，「如今將何計策，用何良將，可退賊兵，以保城郭？」說罷，衆官互相厮覷，各有懼色。

只見那步軍太尉背後，轉出一人，乃是衙門防禦保義使，姓宣，名贊，掌管兵馬。此人生得面如鍋底，鼻孔朝天，卷髮赤鬚，彪形八尺；使口鋼刀，武藝出衆；先前在王府曾做郡馬，人呼爲醜郡馬；因對連珠箭贏了番將，郡王愛他武藝，招做女婿；誰想郡主嫌他醜陋，懷恨而亡，因此不得重用，只做得個兵馬保義使。當時却忍不住，出班來稟太師道：「小將當初在鄉中，有個相識；此人乃是漢末三

分義勇武安王嫡派子孫，姓關，名勝；生得規模與祖上雲長相似，使一口青龍偃月刀，人稱爲大刀關勝；見做蒲東巡簡，屈在下僚。此人幼讀兵書，深通武藝，有萬夫不當之勇；若以禮幣請他，拜爲上將，可以掃清水寨，殄滅狂徒，保國安民。乞取鈞旨。」

蔡京聽罷大喜，就差宣贊爲使，齎了文書鞍馬，連夜星火前往蒲東禮請關勝赴京計議。衆官皆退。

話休絮繁。宣贊領了文書，上馬進發，帶將三五個從人，不則一日，來到蒲東巡簡司前下馬。當日關勝正和郝思文在衙內論說古今興廢之事，聞說東京有使命至，關勝忙與郝思文出來迎接。各施禮罷，請到廳上坐地。

關勝問道：「故人久不相見，今日何事遠勞親自到此？」宣贊回言：「爲因梁山泊草寇攻打大名，宣某在太帥面前一力保舉兄長有安邦定國之策，降兵斬將之

才，特奉朝廷勅旨，太師鈞命，綵幣鞍馬，禮請起行。兄長勿得推却，便請收拾赴京。」

關勝聽罷大喜，與宣贊說道：「這個兄弟，姓郝，雙名思文，是我拜義弟兄。當初他母親夢井木犴投胎，因而有孕，後生此人，因此，人喚他做井木犴。這兄弟，十八般武藝無有不能，可惜至今屈沉在此；只今同去協力報國，有何不可？」宣贊喜諾，就行催請登程。當下關勝分付老小，一同郝思文，將引關西漢十數個人，收拾刀馬盔甲行李，跟隨宣贊，連夜起程。來到東京，逕投太師府前下馬。門吏轉報，蔡太師得知，教喚進。宣贊引關勝郝思文直到節堂。拜見已罷，立在階下。

蔡京看了關勝，端的好表人材：堂堂八尺五六身軀，細細三柳髭鬚；兩眉入鬢，鳳眼朝天；面如重棗，唇若塗硃。

太師大喜，便問：「將軍青春多少？」關勝答道：「小將三十有二。」蔡

太師道：「梁山泊草寇圍困大名，請問將軍，施何妙策以解其圍？」關勝稟道：「久聞草寇占住水泊，驚羣動衆；今攬離巢穴，自取其禍。若救大名，虛勞人力；乞假精兵數萬，先取梁山，後拿賊寇，教他首尾不能相顧。」

太師見說，大喜，與宣贊道：「此乃圍魏救趙之計，正合吾心。」隨即喚樞密院官調撥山東河北精銳軍兵一萬五千；教郝思文爲先鋒，宣贊爲合後，關勝爲領兵指揮使；步軍太尉段常接應糧草。犒賞三軍，限日下起程。大刀關斧，殺奔梁山泊來。直教：龍離大海，不能駕霧騰雲？虎到平川，怎辦張牙舞爪？正是：

貪觀天上中秋月，失却盤中炤殿珠。

畢竟宋江軍馬怎地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三回

呼延灼月夜賺關勝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話說蒲東關勝當日辭了太師，統領一萬五千人馬，分爲三隊，離了東京，望梁山泊來。

話分兩頭。且說宋江與同衆將每日攻打城池，李成聞達那裏敢出對陣。索超箭瘡深重，又未平復，更無人出戰。宋江見攻打城子不破，心中納悶：離山已久，不見輸贏。是夜在中軍帳裏悶坐，點上燈燭，取出玄女天書，正看之間，忽

小校報說：『軍師來見。』吳用到得中軍帳內，與宋江道：『我等衆軍圍許多時，如何杳無救軍來到，城中又不出戰？向有三騎馬奔出城去，必是梁中書使人去京師告急。他丈人蔡太師必然上緊遣兵，中間必有良將。倘用圍魏救趙之計；且不來解此處之危，反去取我梁山大寨，如之奈何？兄長不可不慮。我等先着軍士收拾，未可都退。……』

正說之間，只見神行太保戴宗到來報說：『東京蔡太師拜請關善薩玄孫蒲東都大刀關勝，引一彪軍馬，飛奔梁山泊來。寨中頭領主張不定，請兄長軍師早早收兵回來，且解梁山之難！』吳用道：『雖然如此，不可急還。今夜晚間，先教步兵前行；留下兩支軍馬，就飛虎峪兩邊埋伏。城中知道我等退軍，必然追趕；若不如此，我兵先亂。』

宋江道：『軍師言之極當。』傳令便差小李廣花榮引五百軍兵去飛虎峪左邊埋伏；豹子頭林冲引五百軍兵去飛虎峪右邊埋伏。再叫雙鞭呼延灼引二十五騎馬

軍，帶着凌振，將了風火等炮，離城十數里遠近；但見追兵過來，隨即施放號炮，令其兩下伏兵齊去併殺追兵。一面傳令前隊退兵，要如雨散雲行，遇兵勿戰，慢慢退回。步軍隊裏，半夜起來，次第而行；直至次日已牌前後方纔盡退。

城上望見宋江兵馬，手拖旗幟，肩擔刀斧，紛紛滾滾拔寨都起，有還山之狀。城上看了仔細，報與中書知道：『梁山泊軍馬，今日盡數收兵都回去了。』梁中書聽得，隨即喚李成開達商議。開達道：『想是京師救軍去取他梁山泊，這厮們恐失巢穴，慌忙歸去。可以乘勢追殺，必擒宋江。』

說猶未了，城外報馬到來，齎東京文字，約會引兵去取賊巢；他若退兵，可以速追。梁中書便叫李成開達各帶一支軍馬從東西兩路追趕宋江軍馬。

且說宋江引兵正回，見城中調兵追趕，捨命便走。一邊李成開達直趕到飛虎峪那邊，只聽得背後火炮齊響。李成開達喫了一驚，勒住戰馬看時，後面旗旛對

刺，戰鼓亂鳴。

李成開達措手不及，左手下撞出小李廣花榮，右手下撞出豹子頭林冲，各引五百軍馬，兩邊殺來。李成開達知道中計，火速回軍。前面又撞出呼延灼，引着一支軍馬，死併一陣。殺得李成開達，頭盔不見，衣甲飄零，退入城中，閉門不出。宋江軍馬次第方回。

漸近梁山泊邊，却好迎着醜郡馬宣贊攔路。宋江約住軍兵，權且下寨；暗地使人從偏僻小路赴水上山報知，約會水陸軍兵兩下救應。

且說水寨內船火兒張橫與兄弟浪裏白條張順商議道：「我和你弟兄兩個，自來寨中，不曾建功。現今蒲東大刀關勝三路調軍，打我寨柵，不若我和你兩個先去劫了他寨，捉得關勝，立這件大功。衆兄弟面上也好爭口氣。」張順道：「哥哥，我和你只管得些水軍；倘或不相救應，枉惹人恥笑。」張橫道：「你若這般



把細，何年月日能殺建功？你不去便能，我今夜自去！」

張順苦諫不聽，當夜張橫點了小船五十餘隻，每船上只有三五人，渾身都是軟戰，手執苦竹鎗，各帶蓼葉刀，趁着月光微明，寒露寂靜，把小船直抵旱路。

此時約有二更時分。却說關勝正在中軍帳裏點燈看書。有伏路小校悄悄來報：「蘆花蕩裏，約有小船四五十隻，人人各執長鎗，盡去蘆葦裏面兩邊埋伏，不知何意，特來報知。」關勝聽了，微微冷笑，回顧貼旁首將，低低說了一句。

且說張橫將引三二百人，從蘆葦中間藏蹤躡跡，直到寨邊，拔開鹿角，逕奔中軍，望見帳中燈燭熒煌，關勝手燃髭鬚，坐着看書。張橫暗喜，手拏長鎗，搶入帳房裏來。榜邊一聲鑼響，衆軍喊動，如天崩地塌，山倒江翻，嚇得張橫拖長鎗轉身便走。四下裏伏兵亂起，張橫同三三百人，不曾走得一個，盡數被縛，推到

帳前。關勝看了，笑罵：『無端草賊，安敢張我！』喝把張橫陷車盛了，其餘的盡數監着；直等捉了宋江，一併解上京師。

不說關勝捉了張橫。

却說水寨內三阮頭領正在寨中商議使人去宋江哥哥處聽

令。只見張順到來報說：『我哥哥因不聽小弟苦諫，去劫關勝營寨，不料被捉，

囚車監了！』阮小七聽了，叫將起來，說道：『我兄弟們同死同生，吉凶相救！

你是他嫡親兄弟，却怎地教他獨自去，被人捉了？你不去救，我弟兄三個自己去救

他！』張順道：『爲不曾得哥哥將令，却不敢輕動。』阮小七道：『若等將令

來時，你哥哥喫他剝做泥了！』阮小二阮小五都道：『說得是！』

張順說他三個不過，只得依他。當夜四更，點起大小水寨頭領，各駕船一百

餘隻，一齊殺奔關勝寨來。岸上小軍望見水面上戰船如螞蟻相似，都傍岸邊，慌

忙報知主帥。

關勝笑道：『無見識奴！』回顧首將，又低低說了一句。

却說三阮在前，張順在後，吶聲喊，搶入寨來。只見寨內燈燭燦煌，並無一人。三阮大驚，轉身便走。帳前一聲鑼響，左右兩邊，馬軍步軍，分作八路，簌簌掌，栲栳圈，重重疊疊圍裏將來。張順見不是頭，撲通的先跳下水去。三阮奪路得到水邊，後軍却早趕上，撓鈎齊下，套索飛來，早把活閻羅阮小七橫拖倒拽捉去了。阮小二阮小五張順却得混江龍李俊帶領童威童猛死救回去。

不說阮小七被捉，囚在陷車之中。且說水軍報上梁山泊來，劉唐便使張順從水路裏直到宋江寨中報說這個消息；宋江便與吳用商議怎生退得關勝。吳用道：『來日決戰，且看勝敗如何。』

正定計間，猛聽得戰鼓亂起，却是醜那馬宣贊部領三軍直到大寨。宋江舉衆出迎，看了宣贊在門旗下勒戰，便問：『兄弟，那個出馬？』只見小李廣花榮拍

馬持鎗，直取宣贊。宣贊舞刀來迎。一來一往，一上一下，鬪到十合，花榮賣個破綻，回馬便走。宣贊趕來，花榮就了事環帶住鋼鎗，拈弓取箭，側坐雕鞍，輕舒猿臂，翻身一箭。宣贊聽得弓弦響，却好箭來，把刀只一隔，鏗地一聲響，射在刀面上。花榮見一箭不中，再取出第二枝箭，看得較近，望宣贊胸膛上射來。宣贊鎗裏藏身，又射個空。宣贊見他弓箭高強，不敢追趕，霍地勒回馬跑回本陣。花榮見他不起，連忙便勒轉馬頭，望宣贊趕來；又取第三枝箭，望得宣贊後心較近，再射一箭。只聽得鏗地一聲響，正射在背後護心鏡上。宣贊慌忙馳馬入陣，使人報與關勝。

關勝得知，便喚小校：「快牽我那馬來！」霍地立起身，練青龍刀，騎火炭馬，門旗開處，直臨陣前。宋江看見關勝天表亭亭，與吳用指指點點喝采，回頭又高聲對衆將道：「將軍英雄，名不虛傳！」只這一句，林冲大怒，叫道：「我等弟兄，自上梁山，大小五七十陣，未嘗挫了銳氣，今日何故滅自己威風！」說

罷，挺鎗出馬，來取關勝。關勝見了大喝道：「水泊草寇，我不直得便凌逼你！單喚宋江出來，吾要問他何意背反朝廷！」

宋江在門旗下聽了，喝住林冲，縱馬親自出陣，欠身與關勝施禮，說道：「鄆城小吏宋江謹參，一惟將軍問罪。」關勝喝道：「汝爲小吏，安敢背叛朝廷？」宋江答道：「蓋爲朝廷不明，縱容奸臣當道，不許忠良進身，布滿濫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關勝大喝道：「分明草賊！替何天？行何道？天兵在此，還敢巧言令色！若不下馬受縛，着你粉骨碎身！」

猛可裏霹靂火秦明聽得，大叫一聲，舞狼牙棍，縱馬直搶過來；林冲也大叫一聲，挺鎗出馬，飛搶過來。兩將雙取關勝。關勝一齊迎住。三騎馬向征塵影裏，轉燈般廝殺。宋江忽然指指點點，便教鳴金收軍。林冲秦明回馬，一齊叫道：「正待擒捉這廝，兄長何故收軍罷戰？」宋江高聲道：「賢弟，我等忠義自守；以兩取一，非所願也。縱使一時捉他，亦令其心不服。吾看大刀義勇之

將，世本忠臣；乃祖爲神，家家家廟。若得到此人上山，宋江情願讓位。」林冲秦明變色各退。當日兩邊各自收兵。

且說關勝回到寨中，下馬卸甲，心中暗忖道：「我力關二將不過，看看輸與他了，宋江倒收了軍馬，不知是何意思？……」便叫小軍推出陷軍中張橫阮小七過來，問道：「宋江是個鄆城縣小吏，你這厮們如何伏他？」阮小七應道：「俺哥哥，山東河北馳名，叫做及時雨呼保義宋公明。你這厮，不知忠義之人，如何省得！」

關勝低頭不語，且教推過陷車。當晚坐臥不安，走出中軍看月，寒色滿天，霜華遍地；關勝嗟歎不已。有伏路小校前來報說：「有個鬚鬚將軍，匹馬單鞭，要見元帥。」關勝道：「你不問他是誰！」小校道：「他又沒衣甲軍器，並不肯說姓名，只言要見元帥。」關勝道：「既是如此，與我喚來。」

沒多時，來到帳中，拜見關勝。關勝回顧首將，剔燈再看，形貌也略認得，便問那人是誰。那人道：『乞退左右。』關勝大笑道：『大將身居百萬軍中，若還不是一德一心，安能用兵如指？吾帳上帳下，無大無小，盡是機密之人；你有話，但說不妨。』那人道：『小將呼延灼的便是。前日曾與朝廷統領連環馬軍征進梁山泊。誰想中賊奸計，失陷了軍機，不得還京見駕。昨者聽得將軍到來，真乃不勝之喜。早間陣上，林冲奏明待捉將軍，宋江火急收軍，誠恐傷犯足下。此人素有歸順之意，獨奈衆賊不從。方纔暗與呼延灼商議，正要驅使衆人歸順。將軍若是聽從，明日夜間，輕弓短箭，騎着快馬，從小路直入賊寨，生擒林冲等寇，解赴京師，不惟將軍建立大功，亦令宋江與小將得贖重罪。』

關勝聽了大喜，請入帳中，置酒相待。呼延灼備說宋江專以忠義爲主，不幸陷落賊巢。關勝掀髯飲酒，拍膝嗟嘆不題。

却說次日宋江舉兵搦戰。關勝與呼延灼商議：「晚間雖有此計，今日不可不

先贏此將。」呼延灼借副衣甲穿了，上馬都到陣前。宋江獨自大罵呼延灼道：

「山寨不會虧負你半分，因何晝夜私去！」呼延灼回道：「無知小吏，成何大

事！」宋江便令鎮三山黃信出馬，直奔呼延灼。兩馬相交，鬪不到十合，呼延

灼手起一鞭，把黃信打死馬下。關勝大喜，令大小三軍一齊掩殺。呼延灼道：

「不可追掩：吳用那厮廣有神機；若還趕殺，恐賊有計。」

關勝聽了，火急收軍，都回本寨；到中軍帳裏，置酒相待，動問鎮三山黃信如

何。呼延灼道：「此人原是朝廷命官，青州都監，與秦明花榮一時落草，平日多

與宋江意思不合。今日要他出馬，正要打殺此賊。」

關勝大喜，傳下將令，教宣贊郝思文兩路接應；自引五百馬軍，輕弓短箭，叫

呼延灼引路，至夜二更起身；三更前後，直奔宋江寨中，炮響爲號，裏應外合，一

齊進兵。是夜月光如晝。黃昏時候，披掛已了，馬摘鬃鈴，人披軟戰，軍卒衝



枚疾走，一齊乘馬，呼延灼當先引路，衆人跟着。轉過山徑，約行了半個更次，前面撞見三五十個小軍，低聲問道：「來的不是呼將軍麼？」呼延灼喝道：「休言語！隨在我馬後走！」

呼延灼縱馬先行。關勝乘馬在後。又轉過一層山嘴，只見呼延灼把鎗尖一指，遠遠地一碗紅燈。關勝勒住馬，問道：「有紅燈處是那裏？」呼延灼道：「那裏便是宋公明中軍。」急催動人馬。將近紅燈，忽聽得一聲炮響，衆軍跟定關勝，殺奔前來。到紅燈之下看時，不見一個；便喚呼延灼時，亦不見了；關勝大驚，知道中計，慌忙回馬。聽得四邊山上一齊鼓響鑼鳴。正是慌不擇路，衆軍各自逃生。

關勝連忙回馬時，只剩得數騎馬軍跟着。轉出山嘴，又聽得腦後樹林邊一聲炮響，四下裏撓鈎齊出，把關勝拖下雕鞍；奪了刀馬，卸去衣甲，前推後擁，拿投大寨裏來。

却說林冲花榮自引一枝軍馬，截住宣贊。月明之下，三馬相交，鬪無二三十合，宣贊氣力不加，回馬便走。肋後撞出個女將一丈青扈三娘，撒起紅錦套索，把宣贊拖下馬來。步軍向前，一齊捉住，解投大寨。

話分兩處。這邊秦明孫立自引一支軍馬去捉郝思文，當路劈面撞住。郝思文拍馬大罵：「草賊匹夫！當吾者死，避我者生！」秦明大怒，躍馬揮狼牙棍直取郝思文。二馬相交，約鬪數合，孫立側首過來，郝思文慌張，刀法不依古格，被秦明一棍搠下馬來，三軍齊喊一聲，向前捉住。

再有撲天鵬李應引領大小軍兵，搶奔關勝寨內來，先救了張橫阮小七并被擒水軍人等，奪去一應糧草馬匹，却去招安四下敗殘人馬。

宋江會衆上山，此時東方漸明。忠義堂上分開坐次，早把關勝宣贊郝思文分

投解來。宋江見了，慌忙下堂，喝退軍卒，親解其縛；把關勝扶在正中交椅上，納頭便拜，叩首伏罪，說道：「亡命狂徒，冒犯虎威，望乞恕罪！」呼延灼亦向前來伏罪道：「小可既蒙將令，不敢不依。萬望將軍免恕虛誑之罪！」

關勝看了一班頭領，義氣深重，回願宜贊郝思文道：「我們被擒在此，所事若何？」二人答道：「并聽將令。」關勝道：「無面還京，願賜早死！」

宋江道：「何故發此言？」將軍，倘蒙不棄微賤，可以一同替天行道；若是不肯，不敢苦留，只今便送回京。」關勝道：「人稱忠義宋公明，果然有之！人生世上，君知我報君，友知我報友。今日既已心動，願住部下爲一小卒。」

宋江大喜；當日一面設筵慶賀，一邊使人招安逃竄敗軍，又得了五七千人馬；軍內有老幼者，隨即給散銀兩，便放回家；一邊差薛永齋書往蒲東搬取關勝老幼，都不在話下。

宋江正飲宴間，默然想起盧員外石秀陷在北京，潸然淚下。吳用道：「兄長不必憂心，吳用自有措置。只過今晚，來日再起軍兵，去打大名，必然成事。」

關勝便起身說道：「關某無可報答愛我之恩，願爲前部。」

宋江大喜，次日早晨傳令，就教宣贊郝思文爲副，撥回舊有軍馬，便爲前部先鋒；其餘原打大名頭領，不缺一個，添差李俊張順將帶水戰盔甲隨去，以次再望大名進發。

這裏却說梁中書在城中，正與索超起病飲酒。是日，日無晶光，朔風亂吼，只見探馬報道：「關勝宣贊郝思文并衆軍馬俱被宋江捉去，已入夥了！」梁山泊軍馬見今又到！」梁中書聽得，說得目瞪口呆，杯翻筯落。只見索超稟道：「前者中賊冷箭，今番定復此讎！」梁中書便斟熱酒，立賞索超，教：「快引本部人馬出城迎敵！」李成聞達隨後調軍接應。其時正是仲冬天氣，連日大風，天地

變色，馬蹄凍合，鐵甲如冰。索超出席提斧，直至飛虎峪下寨。

次日，宋江引前部呂方郭盛上高阜處看關勝厮杀。三通戰鼓罷，這裏關勝出陣，對面索超出馬。當時索超見了關勝，却不認得。隨征軍卒說道：「這個來的便是新背反的大刀關勝。」索超聽了，並不打話，直搶過來，逕奔關勝。關勝也拍馬舞刀來迎。兩個鬪無十合，李成却在中軍看見索超斧法戰關勝不下，自舞雙刀出陣，夾攻關勝。這邊宣贊郝思文見了，各持兵器，前來助戰。——五騎馬攪做一塊。

宋江在高阜看見，鞭梢一指，大軍捲殺過去。李成軍馬大敗虧輸，連夜退入城去。宋江催兵直抵城下紮住營寨。

次日彤雲壓陣，天慘地裂，索超獨引一支軍馬出城衝突。吳用見了，便教軍校迎敵戲戰：他若追來，乘勢便退。因此，索超得了一陣，歡喜入城。當晚雲勢越重，風色越緊。吳用出帳看時，却早成團打滾，降下一天大雪。吳用便

差步軍去大名城外靠山邊河路狹處掘成陷坑，上用土蓋。那雪降了一夜，平明看時，約已沒過馬膝。

却說索超策馬上城，望見宋江軍馬各有懼色，東西策立不定，當下便點三百軍馬驀地衝出城來。宋江軍馬四散奔波而走；却教水軍頭領李俊張順，身披軟戰，勒馬橫鎗，前來迎敵。却纔與索超交馬，棄鎗便走，特引索超奔陷坑邊來。索超是個性急的，那裏矧顧。那裏一邊是路，一邊是澗。李俊棄馬跳入澗中，向着前面，口裏叫道：『宋公明哥哥快走！』

索超聽了，不顧身體，飛馬撞過陣來。山背後一聲炮響，索超連人和馬攆將下去。後面伏兵齊起。這索超便有三頭六臂，也須七損八傷。正是：

爛銀深蓋藏圈套，碎玉平鋪作陷坑。

畢竟急先鋒索超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四回

托塔天王夢中顯聖

浪裏白條水上報冤

却說宋江因這一場大雪，定出計策，擒了索超，其餘軍馬都逃入城去，報說索超被擒。梁中書聽得這個消息，不繇他不慌，傳令教衆將只是堅守，不許出戰；意欲便殺盧俊義石秀，又恐激惱了宋江，朝廷急無兵馬救應，其禍愈速；只得教監守着二人，再行申報京師，聽憑太師處分。

且說宋江到寨，中軍帳上坐下，早有伏兵解索超到廳下。宋江見了大喜，喝

退軍健，親解其縛，請入帳中，置酒相待，用好言撫慰道：「你看我衆兄弟們一大半都是朝廷軍官。若是將軍不棄，願求協助宋江，一同替天行道。」楊志向前另自敘禮，訴說別後相念。兩人執手洒淚，事已到此，不得不服。

宋江大喜，再教置酒帳中作賀。次日商議打城。一連數日，急不得破，宋江悶悶不樂。是夜獨坐帳中，忽然一陣冷風，刮得燈光如豆；風過處，燈影下，閃閃走出一人。

宋江擡頭看時，却是天王晁蓋，欲進不進，叫聲：「兄弟！你在這裏做甚麼？」宋江喫了一驚，急起身問道：「哥哥從何而來？冤讎不曾報得，中心日夜不安；又因連日有事，一向不曾致祭；今日顯靈，必有見責。」晁蓋道：「兄弟不知，我與你心腹弟兄，我今特來救你。如今背上之事發了，只除江南地靈星可免無事。兄弟曾說：『三十六計，走爲上計。』今不快走時，更待甚麼？倘有疏失，如之奈何！休怨我不來救你。」宋江意欲再問明白，趕向前去說



道：「哥哥，陰魂到此，望說真實！」晁蓋道：「兄弟，你休要多說，只顧安排回去，不要纏障。我便去也。」

宋江撒然覺來，却是「南柯一夢」，便請吳用來到中軍帳中；宋江備述前夢。

吳用道：「既是天王顯聖，不可不信其有。目今天寒地凍，軍馬亦難久住，正宜權且回山，守待冬盡春初，雪消冰解，那時再來打城，亦未爲晚。」宋江道：「軍師之言雖是，只是盧員外和石秀兄弟，陷在縲紲，度日如年，只望我等弟兄來救。不爭我們回去，誠恐這厮們害他性命。此事進退兩難，如之奈何？」

當夜計議不定。次日，只見宋江神思疲倦，身體發熱；頭如斧劈，一臥不起。衆頭領都到帳中看視。宋江道：「只覺背上好生熱疼。」衆人看時，只見葦子一般紅腫起來。吳用道：「此疾非癰卽疽；吾看方書，菜豆粉可以護心，毒氣不能侵犯。快覓此物，安排與哥哥喫。——只是大軍所壓之地，急切無有醫人！……」只見浪裏白條張順說道：「小弟舊在潯陽江時，因母得患背疾，百藥

不能得治，後請得建康府安道全，手到病除，自此小弟感他恩德，但得些銀兩，便着人送去請他。今見兄長如此病症，只除非是此人醫得。只是此去東途路遠，急速不能便到。爲哥哥的事，只得星夜前去。」

吳用道：「兄長夢見天王所言，「百日之災，只除江南地靈星可治」，莫非正應此人？」宋江道：「兄弟，你若有這個人，快與我去，休辭生受；只以義氣爲重，星夜去請此人，救我一命！」

吳用叫取蒜條金一百兩與醫人，再將二三十兩碎銀作盤纏，分付張順：「只今便行，好歹定要和他同來，切勿有誤。我今拔寨回山，和他山寨裏相會。兄弟是必作急快來！」張順別了衆人，背上包裹，望前便去。

且說軍師吳用傳令諸將：火速收軍，罷戰回山。車子上載了宋江，只今連夜起發。大名府內，曾經我伏兵之計，只猜我又誘他，定是不敢來追。一邊吳用

退兵不題。

却說梁中書見報宋江又去了，正是不知何意。李成聞達道：「吳用那厮詭計極多，只可堅守，不宜追趕。」

話分兩頭。且說張順要救宋江，連夜躡行，時值冬盡，無雨卽雪，路上好生艱難。張順冒着風雪，捨命而行。獨自一個奔至揚子江邊，看那渡船時，並無一隻，張順只叫得苦。沒奈何，沿着江邊又走，只見敗葦折蘆裏面有些烟起，張順叫道：「梢公，快把渡船來載我！」只見蘆葦裏簌簌的響，走出一個人來，頭戴箬笠，身披蓑衣，問道：「客人要那裏去？」張順道：「我要渡江去建康府幹事至緊，多與你些船錢，渡我則個。」那梢公道：「載你不妨；只是今日晚了，便過江去，也沒歇處。你只在我船裏歇了，到四更風靜雪止，我却渡你過去，只

要多出些船錢與我。」

張順道：「也說得是。」便與梢公鑽入蘆葦裏來，見灘邊纜着一隻小船，蓬底下，一個瘦後生在那裏向火。梢公扶張順下船，走入艙裏，把身上濕衣裳脫下來，叫那小後生就火上烘焙。張順自打開衣包，取出綿被，和身一卷，倒在艙裏，叫梢公道：「這裏有酒賣麼？買些來喫也好。」梢公道：「酒却沒買處，要飯便喫一碗。」

張順再坐起來，喫了一碗飯，放倒頭便睡。一來連日辛苦，二來十分托大，初更左側，不覺睡着。那瘦後生一頭雙手向着火盆，一頭把嘴努着張順。一頭口裏輕輕叫那梢公道：「大哥，你見麼？」梢公盪將來，去頭邊只一捏，覺道是金帛之物，把手搖道：「你去把船放開，去江心裏下手不遲。」那後生推開蓬，跳上岸，解了纜，跳上船，把竹篙點開，搭上櫓，咿咿啞啞地搖出江心裏來。梢公在船艙裏取纜船索，輕輕地把張順綑縛做一塊，便去船梢艙板底下取出板刀來。

張順却好覺來，雙手被縛，掙挫不得。梢公手拿板刀，按在他身上。

張順告道：『好漢！

你饒我性命，都把金子與你！』

梢公道：『金子也

要，你的性命也要！』

張順連聲叫道：『你只教我團圓死，冤魂便不來纏你！』

梢公道：『這個却使得！』放下板刀，把張順撲通的丟下水去。那梢公便去打

開包來看時，見了許多金銀，倒喫一嚇；把眉頭只一皺，便叫那瘦後生道：『五哥

進來，和你說話。』那人鑽入艙裏來，被梢公一手揪住，一刀落時，砍得伶仃，

推下水去。梢公打併了船中血迹，自搖船去了。

却說張順是個水底下伏得三五夜的人，一時被推下水，就江底咬斷索子，赴水過南岸時，見樹林中隱隱有些燈光；張順爬上岸，水淅淅地轉入林子裏，看時，却是一個酒店，半夜裏起來醉酒，破壁縫透出火來。張順叫開門時，見個老丈，納

頭便拜。老丈道：『你莫不是江中被人劫了，跳水逃命的麼？』張順道：『實

不相瞞老丈，小人從山東下來，要去建康府幹事，晚來隔江覓船，不想撞着兩個歹人，把小子應有衣服金銀盡都劫了，攬入江中。小人却會赴水，逃得性命。公公救度則個！」

老丈見說，領張順入後屋中，把個枊頭與他替下濕衣服來烘，燙些熱酒與他喫。老丈道：「漢子，你姓甚麼？」山東人來這裏幹何事？」張順道：「小人性張；建康府安太醫是我弟兄，特來探望他。」老丈道：「你從山東來，曾經梁山泊過？」張順道：「正從那裏經過。」老丈道：「他山上宋頭領，不劫來往客人，又不殺害人性命，只是替天行道？」張順道：「宋頭領專以忠義爲主，不害良民，只怪濫官污吏。」老丈道：「老漢聽得說：宋江這夥，端的仁義，只是救貧濟老，那裏似我這裏草賊！若待他來這裏，百姓都快活，不喫這夥濫官污吏禱惱！」

張順聽罷道：「公公不要喫驚，小人便是浪裏白條張順；因爲俺哥哥宋公明害

發背瘡，教我將一百兩黃金來請安道全。誰想托大，在船中睡着，被這兩個賊男  
女縛了雙手，擲下江裏；被我咬斷繩索，到得這裏。」老丈道：「你既是那裏好  
漢，我教兒子出來，和你相見。」

不多時，後面走出一個瘦後生來，看着張順便拜道：「小人久聞哥哥大名，只  
是無緣，不曾拜識。小人姓王，排行第六。因為走跳得快，人都喚小人做活閃  
婆王定六。平生只好赴水使棒，多曾投師，不得傳授，權在江邊賣酒度日。却  
纔哥哥被兩個劫了的，小人都認得：一個是截江鬼張旺；那一個瘦後生却是華亭縣  
人，喚做油裏馱孫五。這兩個男女，時常在這江裏劫人。哥哥放心，在此住幾  
日，等這廝來喫酒，我與哥哥報讎。」

張順道：「感承哥哥好意。我爲兄長宋公明，恨不得一日奔回寨裏。只等  
天明，便入城去請了安太醫，回來却相會。」當下王定六將出自己一包新衣裳，  
都與張順換了，殺雞置酒相待，不在話下。

次日天晴雪消，王定六再把十數兩銀子與張順，且教入建康府來。張順進得城中，逕到槐橋下，看見安道全正在門前貨藥。張順進得門，看着安道全，納頭便拜。安道全看見張順，便問道：「兄弟多年不見，甚風吹得到此？」

張順隨至裏面，把這鬧江州跟宋江上山的事一一告訴了；後說宋江見忠背磨，特地來請神醫，揚子江中，險些兒送了性命，因此空手而來，都實訴了。安道全道：「若論宋公明，天下義士，去醫好他最是要緊。只是拙婦亡過，家中別無親人，離遠不得；以此難出。」張順苦苦求告：「若是兄長推却不去，張順也不回山！」安道全道：「再作商議。」張順百般哀告，安道全方纔應允。

原來安道全新和建康府一個烟花娼妓——喚做李巧奴——時常往來，正是打得火熱。當晚就帶張順同去他家，安排酒喫。李巧奴拜張順爲叔叔。三杯五盞，酒至半酣，安道全對巧奴說道：「我今晚就你這裏宿歇，明日早，和這兄弟去山東地面走一遭；多只是一個月，少是二十餘日，便回來看你。」那李巧奴道：「我



却不要你去。你若不依我口，再也休上我門！」安道全道：「我藥囊都已收拾了，只要動身，明日便去。你且寬心，我便去也不到得耽擱。」李巧奴撒嬌撒癡，倒在安道全懷裏，說道：「你若還不念我，去了，我只咒得你肉片片兒飛！」張順聽了這話，恨不得一口水吞了這婆娘。看看天色晚了，安道全大醉倒了，撻去巧奴房裏，睡在牀上。巧奴却來發付張順，道：「你自歸去，我家又沒睡處。」張順道：「我待哥哥酒醒同去。」巧奴發遣他不動，只得安他在門首小房裏歇。

張順心中憂煎，那裏睡得着。初更時分，有人敲門，張順在壁縫裏張時，只見一個人閃將入來，便與虔婆說話。那婆子問道：「你許多時不來，却在那裏？今晚太醫醉倒在房裏，却怎生奈何？」那人道：「我有十兩金子，送與姐姐打些釵環；老娘怎地做個方便，教他和我廝會則個。」虔婆道：「你只在我房裏，我叫女兒來。」

張順在燈影下張時，却正是截江鬼張旺。近來這廝，但是江中尋得些財，便來他家使。張順見了，按不住火起；再細聽時，只見虔婆安排酒食在房裏，叫巧奴相伴張旺。張順本待要搶入去，却又怕弄壞了事，走了這賊。

約莫三更時候，廚下兩個使喚的也醉了；虔婆東倒西歪，却在燈前打醉眼子。張順悄悄開了房門，蹣到廚下，見一把廚刀，油晃晃放在竈上；看這虔婆倒在側首板凳上。張順走將入來，拿起廚刀，先殺了虔婆；要殺使喚的時，原來廚刀不甚快，砍了一個人，刀口早捲了。那兩個正待要叫，却好一把劈柴斧正在手邊；綽起來，一斧一個，砍殺了。房中婆娘聽得，慌忙開門，正迎着張順，手起斧落，劈胸膛砍翻在地。張旺燈影下見砍翻婆娘，推開後窗，跳牆便走。

張順懊惱無及，忽然想着武松自述之事，隨即割下衣襟，蘸血去粉牆上寫道：『殺人者，我安道全也！』一連寫了數十餘處。捱到五更將明，只聽得安道全在房裏酒醒，便叫『我那人。』張順道：『哥哥不要做聲，我教你看你那人！』

安全道起來，看見四個死屍，嚇得渾身麻木，顛做一團。張順道：「哥哥，

你再看你寫的麼？」安道全道：「你苦了我也！」張順道：「只有兩條路，從

你行。若是聲張起來，我自走了，哥哥却用去償命；若還你要沒事，家中取了藥囊，連夜逕上梁山泊，救我哥哥——這兩件，隨你行！」安道全道：「兄弟！

你忒這般短命見識！」

趁天未明，張順捲了鸞轡，同安道全回家，開鎖推門，取了藥囊；出城來，逕到王定六酒店裏。王定六接着，說道：「昨日張旺從這裏走過，可惜不遇見哥哥。」張順道：「我也曾遇見那厮，可惜措手不及。正是要幹大事，那裏且報小讎。」

說言未了，王定六報道：「張旺那厮來也！」張順道：「且不要驚他，看他

投那裏去！」只見張旺去灘頭看船。王定六叫道：「張大哥，你留船來載我兩

個親眷過去。」張旺道：「要趁船，快來！」王定六報與張順。張順道：

「安兄，你可借衣服與小弟穿，小弟衣裳却換與兄長穿了，纔去趁船。」安道全道：「此是何意？」張順道：「自有主張，兄長莫問。」

安道全脫下衣服與張順換穿了；張順戴上頭巾，遮塵煖笠影身；王定六背了藥囊。走到船邊，張旺攔船傍岸，三個人上船。張順爬入後梢，揭起艙板，板刀尚在；悄然拿了，再入船艙裏。張旺把船搖開，呷啞之聲，又到江心裏面。張順脫去上蓋，叫一聲：「梢公快來！你看船艙裏有些血跡！」張旺道：「客人休要取笑。」一頭說，一頭鑽入艙裏來；被張順肥腩地揪住，喝一聲：「強賊！認得前日雪天趁船的客人麼！」

張旺看了，做聲不得。張順喝道：「你這厮謀了我一百兩黃金，又要害我性命！你那個瘦後生那裏去了？」張旺道：「好漢，小人金子多了，怕他要分，我便少了；因此殺死，攛入江裏去了。」

張順道：「你這強賊！老爺生在潯陽江邊，長在小孤山下；做賣魚牙子，天

下傳名！只因闖了江州，占住梁山泊裏，隨從宋公明，縱橫天下，誰不懼我！你這厮騙我下船，縛住雙手，攬下江心，不是我會識水時，却不送了性命！今日冤讎相見，饒你不得！」就勢只一拖，提在船艙中，取纜船索把手脚四馬攢蹄細縛做一塊，看着那揚子大江，直攬下去，喝一聲道：「也免了你一刀！」

王定六看了，十分嘆息。張順就船內搜出前日金子并零碎銀兩，都收拾包裏，三人棹船到岸，對王定六道：「賢弟恩義，生死難忘！你若不棄，便可同父親收拾起酒店，趕上梁山泊來，一同歸順大義，未知你心下如何？」王定六道：「哥哥所言，正合小弟之心。」說罷分別。張順和安道全換轉衣服，就北岸上路。王定六作辭二人，復上小船，自搖回家，收拾行李起來。

且說張順與安道全上得北岸，背了藥囊，移身便走。那安道全是個文墨的人，不會走路；行不得三十餘里，早走不動。張順請入村店，買酒相待。

正喫之間，只見外面一個客人走到面前，叫聲『兄弟，如何這般遲悞！』張順看時，却是神行太保戴宗，扮做客人起來。張順慌忙教與安道全相見了，便問

宋公明哥哥消息。戴宗道：『目今宋哥哥神思昏迷，水米不進，看看待死！』

張順聞言，淚如雨下。安道全問道：『皮肉血色如何？』戴宗答道：『肌

膚憔悴，終夜叫喚，疼痛不止，性命早晚難保！』安道全道：『若是皮肉身體得

知疼痛，便可醫治；只怕悞了日期。』戴宗道：『這個容易。』取兩個甲馬，

拴在安道全臄上。戴宗自背了藥囊，分付張順：『你自慢來，我同太醫前去。』

兩個離了村店，作起神行法，先去了。

且說這張順在本處村店裏一連安歇了兩三日，只見王定六背了包裹，同父親，果然過來。張順接見，心中大喜，說道：『我專在此等你。』王定六大驚道：

『哥哥何緣得還在這裏？』

那安太醫何在？』

張順道：『神行太保戴宗接來迎

着，已和他先行去了。」  
王定六却和張順并父親一同起身，投梁山泊來。

且說戴宗引着安道全，作起神行法，連夜趕到梁山泊；寨中大小頭領接着，擁到宋江臥榻內，就牀上看時，口內一絲兩氣。安道全先診了脈息，說道：「衆頭領休慌，脈體無事。身軀雖是沉重，大體不妨。不是安某說口，只十日之間，便要復舊。」

衆人見說，一齊便拜。安道全先把艾炷引出毒氣，然後用藥；外使敷貼之餌，內用長托之劑。五日之間，漸漸皮膚紅白，肉體滋潤。不過十日，雖然瘡口未完，却得飲食如舊。只見張順引着王定六父子二人，拜見宋江并衆頭領，訴說江中被劫，水上報冤之事。衆皆稱歎：「險些誤了兄長之患！」

宋江纔得病好，便又對衆洒淚，商量要打大名，救取盧員外石秀。安道全諫道：「將軍瘡口未完，不可輕動；動則急難痊可。」吳用道：「不勞兄長掛心，

只顧自己將息，調理體中元氣。吳用雖然不才，只就目今春初時候，定要打破大名城池，救取盧員外石秀二人性命，擒拿淫婦姦夫，以滿兄長報仇之意。」宋江道：「若得軍師真報此仇，宋江雖死瞑目！」吳用便就忠義堂上傳令。有分

教：大名城內，變成火窟鎗林；留守司前，翻作屍山血海。正是：

談笑鬼神皆喪膽，指揮豪傑盡傾心。

畢竟軍師吳用怎地去打大名，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五回

時遷火燒翠雲樓

吳用智取大名府

話說吳用對宋江道：「今日幸喜得兄長無事，又得安太醫在寨中看視貴疾，此是梁山泊萬千之幸。比及兄長臥病之時，小生累累使人去大名探聽消息，梁中書晝夜憂驚，只恐俺軍馬臨城。又使人直往大名城裏城外市井去處遍貼無頭告示，曉諭居民勿得疑慮：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大軍到郡，自有對頭；因此，梁中書越懷鬼胎。又聞蔡太師見說降了關勝，天子之前更不敢提；只是主張招安，大家無事，因累累寄書與梁中書，教且留盧俊義石秀二人性命，好做手脚。」

宋江見說，便要催遣軍馬下山去打大名。吳用道：「卽今冬盡春初，早晚元宵節近。大名年例大張燈火。我欲趁此機會，先令城中埋伏，外面驅兵大進，裏應外合，可以破之。」宋江道：「此計大妙！便請軍師發落。」吳用道：「爲頭最要緊的是城中放火爲號。你衆弟兄中誰敢與我先去城中放火？」只見階下走過一人道：「小弟願往。」

衆人看時，却是鼓上蚤時遷。時遷道：「小弟幼年曾到大名。城內有座樓，喚做翠雲樓，樓上樓下大小有百十個閣子。眼見得元宵之夜必然喧闐。小弟酒地入城，到得元宵節夜，只盤去翠雲樓上，放起火來爲號，軍師可自調遣人馬入來。」吳用道：「我心正待如此。你明日天曉，先下山去。只在元宵夜一更時候，樓上放起火來，便是你的功勞。」時遷應允，得令去了。

吳用次日却調解珍寶扮做獵戶去大名城內官員府裏獻納野味；正月十五日夜間，只看火起爲號，便去留守司前截住報事官兵。兩個得令去了。再調杜遷宋

萬，扮做糶米客人，推輛車子，去城中宿歇；元宵夜，只看號火起時，却來先奪東門。兩個得令去了。再調孔明孔亮扮做僕者前去大名城內鬧市裏房簷下宿歇，只看樓前火起，便要往來接應。兩個得令去了。再調李應史進扮做客人去大名東門外安歇，只看城中號火起時，先斬把門軍士，奪下東門，好做出路。兩個得令去了。再調魯智深武松扮做行脚僧前去大名城外菴院掛搭，只看城中號火起時，便去南門外截住大軍，衝擊去路。兩個得令去了。再調鄒淵鄒閔扮做賣燈客人直往大名城中尋客店安歇，只看樓中火起，便去司獄司前策應。兩個得令去了。再調唐楊雄扮作公人直去大名州衙前宿歇，只看號火起時，便去截住一應報事人員，令他首尾不能救應。兩個得令去了。再調公孫勝先生扮做雲遊道人，却教凌振扮做道童跟着，將帶風火轟天等砲數百個，直去大名城內淨處守待，只看號火起時施放。兩個得令去了。再調張順跟隨燕青從水門裏入城，逕奔盧員外家單捉淫婦姦夫。再調王矮虎孫新張青扈三娘顧大嫂孫二娘扮做三對村裏夫

妻入城看燈，尋至盧俊義家中放火。再調柴進帶同樂和，扮做軍官，直去蔡節家中，要保救二人性命。——衆頭領俱各得令去了。

此是正月初頭。不說梁山泊好漢依次各各下山進發。且說大名梁中書喚過李成關達王太守等一千官員商議放燈一事。梁中書道：「年例城中大張燈火，慶賀元宵，與民同樂，全似東京體例；如今被梁山泊賊人兩次侵境，只恐放燈因而惹禍。下官意欲住歇放燈，你衆官心下如何計議？」

關達便道：「想此賊人酒地退去，沒頭告示亂貼，此是計窮，必無主意，相公何必多慮？若還今年不放燈時，這厮們細作探知，必然被他恥笑。可以傳下鈞旨曉示居民：比上年多設花燈，添扮社火，市中心添搭兩座鰲山，照依東京體例，通宵不禁，十三至十七，放燈五夜。教府尹點視居民勿令缺少；相公親自行春，務要與民同樂。」關某親領一彪軍馬出城，去飛虎峪駐劄，以防賊人奸計；再着李

都監親引鐵騎馬軍，遠城巡邏，勿令居民驚擾。

梁中書見說大喜。衆官商議已定，隨即出榜曉諭居民。這北京大名府是河北頭一個大郡；衝要去處却有諸路買賣，雲屯霧集，只聽放燈，都來趕趁。在城坊隅巷陌該管廟官每日點視，只得裝扮社火；豪富之家催促懸掛花燈。遠者三二百里買，近者也過百十里之外，便有客商，年年將燈到城貨賣。家家門前紮起燈棚，都要賽掛好燈，巧樣烟火；戶內縛起山棚，擺放五色屏風砲燈，四邊都掛名人書畫并奇異骨董玩器之物；在城大街小巷，家家都要點燈。

大名府留守司州橋邊搭起一座鰲山，上面盤紅黃大龍兩條，每片鱗甲上點燈一盞，口噴淨水。去州橋河內週圍上下點燈不計其數。銅佛寺前紮起一座鰲山，上面盤青龍一條，週迴也有千百盞花燈。翠雲樓前也紮起一座鰲山，上面盤着一條白龍，四面點火，不計其數。原來這座酒樓，名貫河北，號爲第一；上有三層滴水，雕梁繡柱，極是造得好；樓上樓下，有百十處閣子，終朝鼓樂喧天，每日笙

歌聒耳。城中各處宮觀寺院佛殿法堂中，各設燈火，慶賀豐年。三瓦兩舍，更不必說。

那梁山泊探細人，得了這個消息，報上山來。吳用得知大喜，去對宋江說知備細。宋江便要親自領兵去打大名。安道全諫曰：「將軍瘡口未完，切不可輕動；稍若怒氣相侵，實難痊可。」吳用道：「小生替哥哥走一遭。」隨即與鐵面孔目裴宣點撥八路軍馬：

第一隊，大刀關勝引領宣贊郝思文爲前部，鎮三山黃信在後策應，都是馬軍。

第二隊，豹子頭林冲引領馬麟鄧飛爲前部，小李廣花榮在後策應，都是馬軍。

第三隊，雙鞭呼延灼引領韓滔彭玘爲前部，病尉遲孫立在後策應，都是馬軍。

第四隊，霹靂火秦明引領歐鵬燕順爲前部，跳澗虎陳達在後策應，都是馬軍。

第五隊，調步軍頭領沒遮欄穆弘將引杜興鄭天壽。

第六隊，步軍頭領黑旋風李逵將引李立曹正。

第七隊，步軍頭領插翅虎雷橫將引施恩穆春。

第八隊，步軍頭領混世魔

王樊瑞，將引項充李袞。

這八路馬步軍兵，各自取路，卽今便要起行，毋得時刻有誤。正月十五日，二更爲期，都要到大名城下。馬軍步軍一齊進發。那八路人馬依令下山。其餘頭領盡跟宋江保守山寨。

且說時遷越牆入城，城中客店內却不着單身客人。他自白日在街上閒走，到晚來東嶽廟神座底下安身。正月十三日，却在城內往來觀看那搭縛燈棚，懸掛燈火。

正看之間，只見解珍解寶挑着野味，在城中往來觀看；又撞見杜遷宋萬兩個從瓦子裏走將出來。時遷當日先去翠雲樓上打一個覷，只見孔明披看頭髮，身穿羊皮破衣，右手拄一條杖子，左手拿個碗，腌腌贖贖，在那裏求乞，見了時遷，打抹他去背後說話。時遷道：「哥哥，你這般一個漢子，紅紅白白皮面，不像叫化

的。城中做公的多，倘或被你看破，須誤了大事。哥哥可以躲閃迴避。」

說不了，又見個丐者從牆邊來；看時，却是孔亮。時遷道：「哥哥，你又露出雪也似白面來，亦不像忍饑受餓的人；這般模樣，必然決撒！」

却纔道罷，背後兩個人，劈角兒揪住，喝道：「你們做得好事！」回頭看時，却是楊雄劉唐。時遷道：「你驚殺我也！」楊雄道：「都跟我來。」帶去僻靜處理怨道：「你三個好沒分曉！却怎地在那裏說話？倒是我兩個看見；倘若被他眼明手快的公人看破，却不誤了大事？我兩個都已見了，弟兄們不必再上街去。」孔明道：「鄒淵鄒閏昨日街上賣燈，魯智深武松已在城外菴裏。再不必多說，只願臨期各自行事。」

五個說了，都到一個寺前。正撞見一個先生，從寺裏出來。衆人擡頭看時，却是入雲龍公孫勝；背後凌振，扮作道童跟着。七個人都點頭會意，各自去了。



看看相近上元。梁中書先令大刀關達將引軍馬出城，去飛虎峪駐劄，以防賊寇。十四日，却令李天王李成親引鐵騎馬軍五百，全副披掛，遠城巡視。次日正是正月十五日。是日好生清明，梁中書滿心歡喜。未到黃昏，一輪明月却湧上來，照得六街三市，鎔作金銀一片。士女挨肩疊背。烟花炮比前越添得盛了。

是晚，節級蔡福分付教兄弟蔡慶看守着大牢，「我自回家看看便來。」方纔進得家門，只見兩個人閃將入來，前面那個軍官打扮，後面僕者模樣。燈光之下看時，蔡福認得是小旋風柴進，後面的却不曉得是鐵叫子樂和。蔡節級便請入裏面去，見成杯盤，隨即管待。

柴進道：「不必賜酒。在下到此，有件緊事相央。盧員外石秀全得足下相觀，稱謝難盡。今晚小子欲就大牢裏，趕此元宵熱鬧，看望一遭。望你相煩引進，休得推却。」蔡福是個公人，早猜了八分；欲待不依，誠恐打破城池，都不

見了好處，又陷了老小一家性命；只得擔着血海的干係，便取些舊衣裳，教他兩個換了，也扮做公人，換了巾幘；帶柴進樂和逕奔牢中去了。

初更左右，王矮虎一丈青，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三對兒村裏夫妻，喬喬畫畫，裝扮做鄉村人，挨在人叢裏，便入東門去了；公孫勝帶同凌振，挑着荆籃，去城隍廟裏廊下坐地；（這城隍廟只在州衙側邊。）鄒淵鄒閏挑着燈在城中閒走；杜遷宋萬各推一輛車子，逕到梁中書衙前，閃在人鬧處；（原來梁中書衙只在東門裏大街住。）劉唐楊雄，各提着水火棍，身邊都自有暗器，來州橋上兩邊坐定；燕青領了張順，自從水門裏入城，靜處埋伏：都不在話下。

不移時，樓上鼓打二更。却說時遷挾着一個籃兒，一裏面都是硫黃，焰硝，（放火的藥頭），籃兒上插幾朵鬧蛾兒，一籠入翠雲樓後；走上樓去，只見閣子內，吹笙簫，動鼓板，掀雲閣社，子弟們鬧鬧嚷嚷，都在樓上打鬧賞燈。時遷上到樓

上，只做賣關蛾兒的，各去閣子裏去看。撞見解珍解寶，拖着鋼叉，叉上掛着鬼兒，在閣子前覷。時遷便道：「更次到了。怎生不見外面動彈？」解珍道：「我兩個方纔在樓前，見探馬過去，多管兵馬到了。你只顧去行事。」

言猶未了，只見樓前都發起喊來，說道：「梁山泊軍馬到西門外了！」解珍分付時遷：「你自快去！我自去留守司前接應！」奔到留守司前，只見敗殘軍馬一齊奔入城來，說道：「聞大刀喫刦了寨也！梁山泊賊寇引軍都到城下也！」李成正在城上巡邏，聽見說了，飛馬來到留守司前，教點軍兵，分付閉上城門，守護本州。

却說王太守親引隨從百餘人，長枷鐵鎖，在街鎮壓；聽得報說這話，慌忙回留守司前。

却說梁中書正在衙前醉了閒坐，初聽報說，尙自不甚慌；次後沒半個更次，流星探馬接連報來，嚇得一言不吐，單叫：「備馬！備馬！」

說言未了，只見翠雲樓上烈焰冲天，火光奪月，十分浩大。梁中書見了，急

上得馬，却待要去看時，只見兩條大漢，推兩輛車子，放在當路，便去取碗掛的燈來，望車子點着，隨即火起。

梁中書要出東門時，兩條大漢口稱：「李應史進在此！」手燃朴刀，大踏步殺來。把門官軍嚇得走了，手邊的傷了十數個。

杜遷宋萬却好接着出來，四個合做一處，把住東門。

梁中書見不是頭勢，帶領隨行伴當，飛奔南門。南門傳說道：「一個胖大和

尙，輪動鐵禪杖；一個虎面行者，掣出雙戒刀；發喊殺入城來！」梁中書回馬，

再到留守司前，只見解珍解寶，手燃鋼叉，在那裏東衝西撞；急待回州衙，不敢近

前。王太守却好過來，劉唐楊雄兩條水火棍齊下，打得腦漿迸流，眼珠突出，死

於街前；處候押番，各逃殘生去了。

梁中書急急回馬奔西門，只聽得城隍廟裏火砲齊響，轟天震地。鄒淵鄒閏，手拿竹竿，只顧就房簷下放起火來；南瓦子前，王矮虎一丈青殺將來；孫新顧大嫂身邊掣出暗器，就那裏協助；銅佛寺前，張青孫二娘入去，爬上鰲山，放起火來。此時大名城內百姓黎民，一個個鼠攔狼奔，一家家神號鬼哭；四下裏十數處火光亘天，四方不辨。

却說梁中書奔到西門，接着李成軍馬，急到南門城上，勒住馬在鼓樓上看時，只見城下軍馬擺滿，旗號寫「大刀關勝」，火焰光中，抖擻精神，施逞驍勇；左有宣贊，右有郝思文，黃信在後催動人馬，雁翅般橫殺將來，已到門下。

梁中書出不得城去，和李成躲至北門城下，望見火光明亮，軍馬不知其數，却是豹子頭林冲，躡馬橫鎗，左有馬麟，右有鄧飛，花榮在後催動人馬，飛奔將來。再轉東門，一連火把叢中，只見沒遮欄穆弘，左有杜興，右有鄧天壽，三籌好漢當

先，手燃朴刀，引領一千餘人，殺入城來。

梁中書逕奔南門，捨命奪路而走。吊橋邊火把齊明，只見黑旋風李逵，左有李立，右有曹正，李逵渾身脫剝，手拏雙斧，從城濠裏飛殺過來；李立曹正，一齊俱到。李成當先，殺開條血路，奔出城來，護着梁中書便走。只見左手下殺聲震響，火把叢中，軍馬無數，却是雙鞭呼延灼，拍動坐下馬，舞動手中鞭，逕搶梁中書。李成手舉雙刀，前來迎敵。那時李成無心戀戰，撥馬便走。左有韓滔，右有彭玘，兩肋裏撞來，孫立在後催動人馬，併力殺來。

正關間，背後趕上小李廣花榮，拈弓搭箭，射中李成副將，翻身落馬。李成見了，飛馬奔走。未及半箭之地，只見右手下鑼鼓亂鳴，火光奪目，却是霹靂火秦明，躍馬舞棍，引着燕順歐鵬，背後陳達，又殺將來。李成渾身是血，且走且戰，護着梁中書，衝路而去。

話分兩頭。却說城中之事。杜遷宋萬去殺梁中書一門良賤。劉唐楊雄去

殺王太守一家老小。孔明孔亮已從司獄司後牆爬將人去。鄒淵鄒閏却在司獄

司前接住往來之人。大牢裏柴進樂和看見號火起了，便對蔡福蔡慶道：『你弟兄

兩個見也不見？更待幾時？』蔡慶在門邊看時，鄒淵鄒閏，便撞開牢門，大叫

道：『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好好送出盧員外石秀哥哥來！』

蔡慶慌忙報蔡福時，孔明孔亮早從牢屋上跳將下來。不緣他兄弟兩個肯與不

肯，柴進身邊取出器械，便去開枷，放了盧俊義石秀。柴進說與蔡福：『你快跟

我去家中保護老小！』一齊都出牢門來。鄒淵鄒閏接着，合做一處。蔡福蔡

慶跟隨柴進，來家中保全老小。盧俊義將引石秀孔明孔亮鄒淵鄒閏，五個弟兄，

逕奔家中來捉李固賈氏。

却說李固聽得梁山泊好漢引軍馬入城，又見四下裏火起，正在家中有些眼跳，

便和賈氏商量，收拾了一包金珠細軟背了，便出門奔走。只聽得排門一帶都倒，正不知多少人搶將入來。李固和賈氏慌忙回身，便望裏面開了後門，盪過牆邊，逕投河下來尋躲避處。只見岸上張順大叫：「那婆娘走那裏去！」

李固心慌，便跳下船中去躲；却待攢入艙裏，又見一個人伸出手來，劈鬚兒揪住，喝道：「李固！你認得我麼？」李固聽得是燕青聲音，慌忙叫道：「小乙哥！我不曾和你有甚冤讎。你休得揪我上岸！」岸上張順早把那婆娘挾在肋下，拖到船邊。燕青拿了李固，都望東門來了。

再說盧俊義奔到家中，不見了李固和那婆娘，且叫衆人把應有家私金銀財寶都搬來裝在車子上，往梁山泊給散。

却說柴進和蔡福到家中收拾家資老小，同上山寨。蔡福道：「大官人可救一



城百姓，休教殘害。」柴進見說，便去尋軍師吳用。比及尋着，吳用急傳下號令去時，城中將及損傷一半。

當時天色大明，吳用柴進在城內鳴金收軍。衆頭領却接着盧員外併石秀都到留守司相見，備說牢中多虧了蔡福蔡慶弟兄兩個看覷，已逃得殘生。燕青張順早把這李固賈氏解來。盧俊義見了，且教燕青監下，自行看管，聽候發落，不在話下。

再說李成保護梁中書出城逃難，正撞着聞達領着敗殘軍馬回來，合兵一處，投南便走。正走之間，前軍發起喊來，却是混世魔王樊瑞，左有項充，右有李衮，三等步軍好漢，舞動飛刀，飛鎗，直殺將來；背後又是插翅虎雷橫將引施恩穆春，各引一千步軍，前來截住退路。正是：

獄囚遇赦重回禁，病客逢醫又上牀。

第六十五回 時遷火燒翠雲樓 吳用智取大名府

畢竟梁中書一行人馬怎地結煞，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六回

宋江賞馬步三軍

關勝降水火二將

話說當下梁中書、李成聞達慌速，合得敗殘軍馬，投南便走。正行之間，又撞着兩隊伏兵，前後掩殺。李成聞達護着梁中書，併力死戰，撞透重圍，逃得性命，投西一直去了。樊瑞引項充、李衮追趕不上，自與雷橫、施恩、穆春等同回大名府裏聽令。

再說軍師吳用在城中傳下將令，一而出榜安民，一面救滅了火；梁中書、李成聞

達王太守各家老小，殺的殺了，走的走了，也不來追究；便把大名府庫藏打開，應有金銀寶物都裝載上車子；又開倉廩，將糧米俵濟滿城百姓了，餘者亦裝載上車，將回梁山泊貯用；號令衆頭領人馬都皆完備，把李固賈氏釘在陷車內，將軍馬標撥作三隊回梁山泊來，却叫戴宗先去報宋公明。宋江會集諸將，下山迎接，都到忠義堂上。宋江見了盧俊義，納頭便拜。

盧俊義慌忙答禮。

宋江道：「宋江不揣，欲請員外上山同聚大義，不想却陷此難，幾致傾送，寸心如割。皇天垂佑，今日再得相見！」盧俊義拜謝道：「上托兄長虎威，下感衆頭領義氣，齊心併力，救拔賤體，肝腦塗地，難以報答！」便請蔡福蔡慶拜見宋江，言說：「在下若非此二人，安得殘生到此！」

當下宋江要盧員外坐第一把交椅。盧俊義大驚道：「盧某是何等人，敢爲山寨之主？但得與兄長執鞭隨轡，做一小卒，報答救命之恩，實爲萬幸！」宋江再三拜請。盧俊義那裏肯坐。只見李逵叫道：「哥哥偏不直性！前日肯坐坐

了，今日又讓別人！這把烏交椅便真個是金子做的？只管讓來讓去！不要討我殺將起來！」宋江大喝道：「你這厮！……」盧俊義慌忙拜道：「若是兄長苦苦相讓，着盧某安身不牢。」李逵又叫道：「若是哥哥做個皇帝，盧員外做個丞相，我們今日都住在金殿裏，也直得這般烏亂；無過只是水泊子裏做個強盜，不如仍舊了罷！」

宋江氣得說話不出。吳用勸道：「且教盧員外東邊耳房安歇，賓客相待；等日後有功，却再讓位。」宋江方纔住了，就叫燕青一處安歇。另撥房屋，叫蔡福蔡慶安頓老小。關勝家眷，薛永已取到山寨。宋江便叫大設筵宴，犒賞馬步水三軍，令大小頭目并衆嘍囉軍健各自成團作隊去喫酒。忠義堂上，設宴慶賀；大小頭領，相謙相讓，飲酒作樂。

盧俊義起身道：「淫婦姦夫，擒捉在此，聽候發落。」宋江笑道：「我正忌了，叫他兩個過來！」衆軍把陷車打開，拖在堂前，李固綁在左邊將軍柱上，賈

氏綁在右邊將軍柱上。宋江道：「休問這厮罪惡，請員外自行發落。」盧俊義手拿短刀，自下堂來，大罵潑婦賊奴，就將二人剖腹剜心，凌遲處死；拋棄屍首，上堂來拜謝衆人。衆頭領盡皆作賀，稱讚不已。

且不說梁山泊大設筵宴，犒賞馬步水三軍。却說大名梁中書探聽得梁山泊軍馬退去，再和李成聞達，引領敗殘軍馬入城來看觀老小時，十損八九，衆皆號哭不已。比及鄰郡起軍追趕梁山泊人馬時，已自去得遠了，且教各自收軍。梁中書的夫人躲得在後花園中逃得性命，便叫丈夫寫表申奏朝廷；寫書教太師知道，早早調兵遣將，剷除賊寇報仇。抄寫民間被殺死者五千餘人，中傷者不計其數；各部軍馬總折却三萬有餘。

首將竊了奏文密書上路，不則一日，來到東京太師府前下馬；門吏轉報，太師教喚入來。首將直至節堂下拜見了，呈上密書申奏，訴說打破大名，賊寇浩大，

不能抵敵。蔡京初意亦欲苟且招安，功歸梁中書身上，自己亦有榮寵；今日事體敗壞，難好遮掩，便欲主戰，因大怒道：「且教首將退去！」

次日五更，景陽鐘響，待肅院中集文武羣臣，蔡太師爲首，直臨玉階，面奏道君皇帝。天子覽奏大驚。有諫議大夫趙鼎出班奏道：「前者往往調兵征勦，皆折兵將；蓋因失其地利，以致如此。以臣愚意：不若降勅赦罪招安，詔取赴闕，命作良臣，以防邊境之害。」蔡京聽了大怒，喝叱道：「汝爲諫議大夫，反滅朝廷綱紀，猖獗小人！罪合賜死！」天子道：「如此，目下便令出朝。」當下革了趙鼎官爵，罷爲庶人。當朝誰敢再奏。

天子又問蔡京道：「似此賊勢猖獗，可遣誰人剿捕？」蔡太師奏道：「臣量這等草賊，安用大軍？臣舉凌州有二將：一人姓單名廷珪；一人姓魏名定國；見任本州團練使。伏乞陛下聖旨，星夜差人調此一枝人馬，尅日掃清山泊。」天子大喜，隨即降寫勅符着樞密院調遣。天子駕起，百官退朝。衆官暗笑。次

日，蔡京會省院差官齋捧聖旨勅符投凌州來。

再說宋江水滸寨內將大名所得的府庫金寶錢物給賞與馬步水三軍，連日殺牛宰馬，大排筵宴，慶賞盧員外；雖無鳳烹龍，端的肉山酒海。衆頭領酒至半酣，吳用對宋江等說道：「今爲盧員外打破大名，殺損人民，劫掠府庫，趕得梁中書等離城逃走，他豈不寫表申奏朝廷？况他丈人是當朝太師，怎肯干罷？必然起軍發馬，前來征討。」宋江道：「軍師所慮，最爲得理。何不使人連夜去大名探聽虛實，我這裏好做準備？」吳用笑道：「小弟已差人去了，將次回也。」

正在筵會之間，商議未了，只見原差探事人到來，說：「大名府梁中書果然申奏朝廷，要調兵征剿。有諫議大夫趙鼎，奏請招安，致被蔡京喝罵，削了趙鼎官職。如今奏過天子，差人往凌州調遣單廷珪魏定國——兩個團練使——起本州軍馬前來征討。」



宋江便道：『似此如何迎敵？』吳用道：『等他來時，一發捉了！』

關勝起身道：『關勝自從上山，從不曾出得半分氣力。單廷珪，魏定國，蒲城多曾相會。久知單廷珪那厮善用「決水浸兵之法」，人皆稱爲聖水將軍。魏定國這厮精熟「火攻之法」，上陣專用火器取人，因此呼爲神火將軍。小弟不才，願借五千軍兵，不等他二將起行，先在凌州路上接住。他若肯降時，帶上山來；若不肯降，必當擒來奉獻兒長，——亦不須用衆頭領張弓挾矢，費力勞神。不知尊意若何？』

宋江大喜，便叫宣贊郝思文二將就跟着一同前去。關勝帶了五千軍馬，來日下山。次早，宋江與衆頭領在金沙灘寨前餞行，關勝三人引兵去了。

衆頭領回到忠義堂上，吳用便對宋江說道：『關勝此去，未保其心；可以再差良將，隨後監督，就行接應。』宋江道：『吾觀關勝，義氣凜然，始終如一，軍師不必多疑。』吳用道：『只恐他心不似兒長之心；可再叫林冲楊志領兵，孫立

黃信爲副將，帶領五千人馬，隨即下山。」李逵便道：「我也去走一遭。」宋江道：「此一去用你不着，自有良將建功。」李逵道：「兄弟若閒，便要生病；若不叫我去時，獨自也要去走一遭！」宋江喝道：「你若不聽我的軍令，割了你頭！」李逵見說，悶悶不已，下堂去了。

不說林冲楊志領兵下山接應關勝。次日，只見小校來報：「黑旋風李逵，昨夜二更，拿了兩把板斧，不知那裏去了。」宋江見報，只叫得苦：「是我夜來衝撞了他這幾句言語，多管是投別處了！」吳用道：「兄長，非也：他雖蠢鹵，義氣倒重，不到得投別處去。多管是過兩日便來。兄長放心。」宋江心慌，先使戴宗去趕；後着時遷李雲樂和王定六四個首將，分四路去尋。

且說李逵是夜提着兩把板斧下山，抄小路逕投凌州去，一路上自尋思道：「這

兩個烏將軍，何消得許多軍馬去征他！我且搶入城中，一斧一個，都砍殺了，也教哥哥喫一驚！——也和他們爭得一口氣！」走了半日，走得肚餓，把腰裏摸一摸，原來倉慌下山，不曾帶得盤纏，尋思道：「多時不曾做這買賣，只得尋個烏出氣的！」

正走之間，看見路傍一個村酒店，李逵便入去裏面坐下，連打了三角酒，二斤肉喫了，起身便走。酒保攔住討錢。李逵道：「待我前頭去尋得些買賣，却把來還你。」說罷，便動身。只見外面走入個彪形大漢來，喝道：「你這黑廝好大膽！誰開的酒店，你來白喫，不肯還錢！」李逵睜着眼道：「老爺不揀那裏只是白喫！」那漢道：「我對你說時，驚得你尿流屁滾！老爺是梁山泊好漢韓伯龍的便是！本錢都是宋江哥哥的！」李逵聽了暗笑：「我山寨裏那裏認得這個烏人！」

原來韓伯龍曾在江湖上打家劫舍，要來上梁山泊入夥，却投奔了旱地忽律朱

貴，要他引見宋江；因是宋公明生發背瘡在寨中，又調兵遣將，多忙少閒，不會見得，朱貴權且教他在村中賣酒。

當時李逵在腰間拔出一把板斧，看着韓伯龍道：『把斧頭爲當。』韓伯龍不知是計，舒手來接，被李逵手起，望面門上只一斧，脰賂地砍着。可憐韓伯龍不會上得梁山，死在李逵之手！兩三個火家，只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腳，望深村裏走了。李逵就地下擄掠了盤纏，放火燒了草屋，望凌州便走。

行不得一日，正走之間，官道傍邊，只見走過一條大漢，直上直下相李逵。李逵見那人看他，便道：『你那厮看老爺怎地？』那漢便答道：『你是誰的老爺？』李逵便搶將入來。那漢子手起一拳，打個塔墩。李逵尋思道：『這個漢子倒使得好拳！』坐在地下，仰着臉，問道：『你這漢子姓甚名誰？』那漢道：『老爺沒姓，要厮打便和你厮打！你敢起來！』

李逵大怒，正待跳將起來，被那漢子，肋窩裏只一脚，又踢了一交。李逵叫

道：「贏你不得！」爬將起來便走。那漢叫住問道：「這黑漢子，你姓甚名

誰？那裏人氏？」李逵道：「今日輸與你，不好說出來。——又可惜你是條好

漢，不忍瞞你；梁山泊黑旋風李逵的便是我！」那漢道：「你端的是不是？不

要說謊。」李逵道：「你不信，只看我這兩把板斧。」那漢道：「你既是梁山

泊好漢，獨自一個投那裏去？」李逵道：「我和哥哥斃口氣，要投凌州去殺那姓

單姓魏的兩個！」那漢道：「我聽得你梁山泊已有軍馬去了。你且說是誰？」

李逵道：「先是大刀關勝領兵；隨後便是豹子頭林冲青面獸楊志領軍策應。」

那漢聽了，納頭便拜。李逵道：「你便與我說罷，端的姓甚名誰？」那漢

道：「小人原是中山府人氏，祖傳三代，相撲爲生。却纔手脚，父子相傳，不敢

徒弟。平生最無面目，到處投人不着；山東河北都叫我做沒面目焦挺。近日打

聽得寇州地面有座山，名爲枯樹山；山上有個強人，平生只好殺人，世人把他比做

喪門神，姓鮑，名旭。他在那山裏打家劫舍。我如今待要去那裏入夥。」

李逵道：「你有這本事，如何不來投奔俺哥哥宋公明？」焦挺道：「我多時要投奔大寨入夥，却沒條門路。今日得遇兄長，願隨哥哥。」李逵道：「我和宋公明哥哥爭口氣下了山來，不殺得一個人，空着雙手，怎地同去？你和我去枯樹山，說了鮑旭同去凌州，殺得單魏二將，便好回山。」焦挺道：「凌州一府城池，許多軍馬在彼，我和你只兩個，便有十分本事，也不濟事，枉送了性命；不如單去枯樹山說了鮑旭，且去大寨入夥，此爲上計。」

兩個正說之間，背後時遷趕將來，叫道：「哥哥愛得你苦，便請回山。如今分四路去趕你也！」李逵引着焦挺，且教與時遷厮見了。時遷勸李逵回山：

「宋公明哥哥等你……」李逵道：「你且住！我和焦挺商量了：先去枯樹山說了鮑旭，方纔回來。」時遷道：「使不得；哥哥等你，即便回寨。」李逵道：「你若不跟我去，你自先回山寨報與哥哥知道，我便回也。」時遷懼怕李逵，自回山寨去了。焦挺卻和李逵自投寇州來，望枯樹山去了。

話分兩頭。却說關勝與同宜贊郝思文引領五千軍馬來，相近凌州。且

說凌州太守接得東京調兵的勅旨并蔡太師劄付，隨請兵馬團練單廷珪魏定國商議。

二將受了劄付，隨即選點軍兵，關領器械，拴束鞍馬，整頓糧草，指日起行。忽聞報說：『蒲東大刀關勝引軍到來侵犯本州。』

單廷珪魏定國聽得，大怒，便收拾軍馬，出城迎敵。兩軍相迎，旗鼓相望。

門旗下關勝出馬。那邊陣內，鼓聲響處，轉出一員將來，戴一頂渾鐵打就四方鐵帽，頂上撒一顆斗來大小黑纓；披一付熊皮砌就嵌縫沿邊烏油鎧甲；穿一領皂羅縐就點翠團花禿袖征袍；着一雙斜皮踢蹬嵌線雲跟靴；繫一條碧絳釘就疊勝獅蠻帶；一張弓，一壺箭；騎一匹深烏馬，使一條黑桿鎗；前面打一把引軍按北方皂纛旗，上書七個銀字：『聖水將軍單廷珪』。又見這邊鸞鈴響處，又轉出一員將來，戴一頂朱紅緞嵌點金束髮盔，頂上撒一把掃帚長短赤纓；披一副擺連環吞獸面猊貌

鎧；穿一領繡雲霞飛怪獸絳紅袍；着一雙刺麒麟間翡翠雲縷錦跟靴；帶一張描金畫  
賽寶雕弓；懸一壺鳳翎鑿山狼牙箭；騎坐一匹胭脂馬；手使一口熟鋼刀；前面打一  
把引軍按南方紅繡旗，上書七個銀字：「神火將軍魏定國」。

兩員虎將一齊出到陣前，關勝見了，在馬上說道：「二位將軍，別來久矣。」  
單廷珪魏定國大笑，指着關勝罵道：「無才小輩，背反狂夫！上負朝廷之恩，下  
辱祖宗名目，不知廉恥！引軍到來，有何理說？」關勝答道：「你二將差矣。  
目今主上昏昧，奸臣弄權，非親不用，非讎不彈。兄長宋公明，仁義忠信，替天  
行道，特令關某招請二位將軍。倘蒙不棄，便請過來，同歸山寨。」

單魏二將聽得大怒，驟馬齊出；一個是遙天一朶烏雲，一個如近處一團烈火，  
飛出陣前。關勝却待去迎敵，左手下飛出宣贊，右手下奔出郝思文，兩對兒在陣  
前廝殺。刀對刀，迸萬道寒光；鎗擗鎗，起一天殺氣。關勝提刀立在陣前，看  
了良久，嘖嘖歎賞不絕。



正鬪之間，只見水火二將一齊撥轉馬頭望本陣便走。郝思文宣贊隨即追趕，衝入陣中。只見魏定國轉入左邊，單廷珪轉過右邊。一時宣贊趕着魏定國，郝思文追住單廷珪。

說時遲，那時快；却說宣贊正趕之間，只見四五百步軍，都是紅旗紅甲，一字兒圍裏將來，撓鈎套索，一齊舉發，和人連馬，活捉去了。

再說郝思文追到右邊，却見五百來步軍，盡是黑旗黑甲，一字兒裏轉來，腦後一發齊上，把郝思文生擒活捉去了。一面把人解入凌州；一面仍率五百精兵轉殺過來。關勝倒吃一驚，舉手無措，望後便退。隨即單廷珪魏定國拍馬在背後追來。

關勝正走之間，只見前面衝出二將。關勝看時，左有林冲，右有楊志，從兩肋窩裏撞將出來，殺散凌州軍馬。關勝收住本部殘軍，與林冲楊志相見，合兵一

處。隨後孫立黃信一同見了，權且下寨。

却說水火二將捉得宣贊郝思文，得勝回到城中。張太守接着，置酒作賀；一

面教人做造陷車，裝了二人，差一員偏將，帶領三百步軍，連夜解上東京，申達朝廷。

且說偏將帶領三百人馬，監押宣贊郝思文上東京來。迤邐前行，來到一個去處，只見滿山枯樹，遍地蘆芽；一聲鑼響，撞出一夥強人，當先一個，手拏雙斧，聲喝如雷，正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後面帶着這個好漢，正是沒面目焦挺。兩個好漢，引着小嘍囉，攔着去路，也不打話，便搶陷車。偏將急待要走，背後又撞出一個人來，臉如鍋鐵，雙睛暴露。這個好漢正是喪門神鮑旭，向前把偏將，手起劍落，砍下馬來。其餘人等，撇下陷車，盡皆逃命去了。

李逵看時，却是宣贊郝思文，便問了備細來絲。宣贊亦問李逵：「你却怎生在此？」李逵便道：「爲是哥哥不肯教我來廝殺，獨自個私走下山來，先殺了韓伯龍，後撞見焦挺，引我到此。多承鮑家兄弟一見如故，便如我山上一般接待。却纔商議，正欲去打凌州，却有小嘍囉，山頭上望見這夥人馬，監押陷車到來。只是道是官兵捕盜，不想却是你二位。」

鮑旭邀請到寨內，殺牛置酒相待。郝思文道：「兄弟既然有心上梁山泊人夥，不若將引本部人馬，就同去凌州併力攻打，此爲上策。」鮑旭道：「小可與李兄正如此商議；足下之言，說得最是。我山寨之中也有三二百匹好馬。」帶領五七百小嘍囉，五籌好漢，一齊來打凌州。

却說逃難軍士奔回來報與張太守，說道：「半路裏有強人，奪了陷車，殺了偏將！」單廷珪魏定國聽得大怒，便道：「這番拿着，便在這裏施刑！」只聽得

城外關勝引兵搦戰。單廷珪爭先出馬，開城門，放下弔橋，引五百黑甲軍，飛奔出城迎敵；門旗開處，大罵關勝：「辱國敗將！何不就死！」

關勝聽了，舞刀拍馬。兩個鬪不到五十餘合，關勝勒轉馬頭，慌忙便走。

單廷珪隨即趕將來。約趕十餘里，關勝回頭喝道：「你這厮不下馬受降，更待何時！」單廷珪挺鎗直取關勝後心。關勝使出神威，拖起刀背，只一拍，喝一聲「下去！」單廷珪下馬。關勝下馬，向前扶起，叫道：「將軍恕罪！」單廷珪惶恐伏地，乞命受降。關勝道：「某在宋公明哥哥面前多曾舉你；特來相招二位將軍，同聚大義。」單廷珪答道：「不才願施犬馬之力，同共替天行道。」

兩個說罷，並馬而行。林冲接見二人並馬行來，便問其故。關勝不說輸

贏，答道：「山僻之內，訴舊論新，招請歸降。」林冲等衆皆大喜。單廷珪回至陣前，大叫一聲，五百黑甲軍兵一閃過來；其餘人馬，奔入城中去了，連忙報知太守。

魏定國聽了，大怒，次日，領起軍馬，出城交戰。單廷珪與關勝林冲直臨陣前。只見門旗開處，神火將軍出馬，見單廷珪順了關勝，大罵：『忘恩背主，不才小人！』關勝微笑，拍馬向前迎敵。二馬相交，軍器並舉。

兩將鬪不到十合，魏定國望本陣便走。關勝却欲要追。單廷珪大叫道：『將軍不可去趕！』關勝連忙勒住戰馬。

說猶未了，凌州陣內早飛出五百火兵，身穿絳衣，手執火器；前後擁出有五十輛火車，車上都滿裝蘆葦引火之物；軍士背上各拴鐵葫蘆一個，內藏硫磺，焰硝，五色烟藥；一齊點着，飛搶出來。人近人倒，馬遇馬傷。關勝軍兵四散奔走，退四十餘里紮住。魏定國收轉軍馬回城，看見本州烘烘火起，烈烈煙生。原來却是黑旋風李透與同焦挺鮑旭，帶領枯樹山人馬，都去凌州背後打破北門，殺入城中，劫擄倉庫錢糧，放起火來。

魏定國知了，不敢入城，慌速回軍；被關勝隨後趕上追殺，首尾不能相顧。

凌州已失，魏定國只得退走，奔中陵縣屯駐。關勝引軍馬把縣四下圍住，便令諸將調兵攻打。魏定國閉門不出。單廷珪便對關勝林冲等衆位說道：「此人是一勇之夫，攻擊得緊，他寧死，必不辱。事寬卽完，急難成效。小弟願往縣中，不避刀斧，用好言招撫此人，東手來降，免動干戈。」

關勝見說，大喜，隨即叫單廷珪單人匹馬到縣。小校報知，魏定國出來相見了。單廷珪用好言說道：「如今朝廷不明，天下大亂，天子昏昧，奸臣弄權，我等歸順宋公明，且居水泊；久後奸臣退位，那時去邪歸正，未爲晚也。」

魏定國聽罷，沈吟半晌，說道：「若是要我歸順，須是關勝親自來請，我便投降；他若是不來，我寧死不辱！」

單廷珪卽便上馬，回來報與關勝。關勝見說，便道：「關某何足爲重，却承將軍器愛？」匹馬單刀，別了衆人及單廷珪便去。林冲諫道：「兄長，人心難付，三思而行。」關勝道：「舊時朋友，何妨？」直到縣衙。

魏定國接着，大喜，願拜投降；同叙舊情，設筵管待；當日帶領五百火兵，都來大寨；與林冲楊志并衆頭領俱各相見已了，即便收軍回梁山泊來。宋江早使戴宗接着，對李逵說道：『只爲你偷走下山，教衆兄弟起了許多路！如今時遷樂和李雲王定六四個人先回山去了。我如今先去報知哥哥，免致懸望。』

不說戴宗先去了。且說關勝等軍馬回到金沙灘邊，水軍頭領掉船接濟軍馬陸續過渡，只見一個人，氣急敗壞跑將來。衆人看時，却是金毛犬段景住。林冲便問道：『你和楊林石勇去北地裏買馬，如何這等慌速跑來？』

段景住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宋江：調撥軍兵，來打這個去處，重報舊讎，再雪前恨。正是：

情知語是鈎和線，從頭釣出是非來。

畢竟段景住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宋江賞馬步三軍

關勝降水火二將



## 第六十七回

宋公明夜打曾頭市

盧俊義活捉史文恭

話說當時段景住跑來，對林冲等說道：『我與楊林石勇前往北地買馬，到彼選得壯竄有筋力好毛片駿馬，買了二百餘匹；回至青州地面，被一夥強人，爲頭一個喚做險道神郁保四，聚集二百餘人，盡數把馬劫奪，解送曾頭市去了！石勇楊林不知去向。小弟連夜逃來，報知此事。』

林冲見說，叫且回山寨與哥哥相見了，却商議此事。衆人且過渡來，都到忠義堂上，見了宋江。關勝引單廷珪魏定國與大小頭領俱各相見了。李逵把下山

殺了韓伯龍，遇見焦挺、鮑旭，同去打破凌州之事，說了一遍。宋江聽罷，又添四個好漢，正在歡喜。段景住備說奪馬一事。

宋江聽了，大怒道：「前者奪我馬匹，至今不曾報仇；晁天王又遭他射死，今又如此無禮；若不去勦這廝，惹人恥笑不小！」吳用道：「即日春暖無事，正好廝殺取樂。前者天王失其地利，如今必用智取。且教時遷，他會飛簷走壁，可去探聽消息一遭，回來却作商量。」

時遷聽命去了。無三二日，只見楊林、石勇逃得回寨，備說曾頭市、史文恭口出大言，要與梁山泊勢不兩立。宋江見說，便要起兵。吳用道：「再待時遷回報，却去未遲。」宋江怒氣填胸，要報此仇，片時忍耐不住，又使戴宗飛去打聽，立等回報。

不過數日，却是戴宗先回來說：「這曾頭市要與凌州報仇，欲起軍馬；見今曾頭市口紮下大寨，又在法華寺內做中軍帳，數百里遍插旌旗，不知何路可進。」

次日，時遷回寨報說：『小弟直到曾頭市裏面，探知備細。見今紮下五個寨柵。曾頭市前面，三千餘人守住村口。總寨內是教師史文恭執掌，北寨是曾塗與副教師蘇定，南寨是次子曾密，西寨是三子曾索，東寨是四子曾魁，中寨是第五子曾昇與父親曾守把。這個青州郁保四，身長一丈，腰闊數圍，綽號險道神，將這寨的許多馬匹都喂養在法華寺內。』

吳用聽罷，便教會集諸將，一同商議：『既然他設五個寨柵，我這裏分調五支軍將，可作五路去打。』盧俊義便起身道：『盧某得蒙救命上山，未能報効；今願盡命向前，未知尊意若何？』宋江便問吳用道：『員外如肯下山，可屈爲前部否？』吳用道：『員外初到山寨，未經戰陣，山嶺崎嶇，乘馬不便，不可爲前部先鋒；別引一支軍馬，前去平川埋伏，只聽軍中砲響，便來接應。』

宋江大喜，叫盧員外帶同燕青，引頭五百步軍，平川小路聽號。再分調五路軍馬：曾頭市正南大寨，差馬軍頭領霹靂火秦明，小李黃花榮，副將馬麟鄧飛，引

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東大寨，差步軍頭領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副將孔明孔亮，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北大寨，差馬軍頭領青面獸楊志，九紋龍史進，副將楊春陳達，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西大寨，差步軍頭領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橫，副將鄒淵鄒閏，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中總寨，都頭領宋公明，軍師吳用，公孫勝，隨行副將呂方郭盛，解珍解寶，戴宗，時遷，領軍五千攻打。合後步軍頭領黑旋風李逵，混世魔王樊瑞，副將項充李袞，引馬步軍兵五千。其餘頭領各守山寨。

不說宋江部領五軍兵將大進。且說曾頭市探事人探知備細，報入寨中。曾長官聽了，便請教師史文恭，蘇定商議軍情。重事。史文恭道：「梁山泊軍馬來時，只是多使陷坑，方纔捉得他強兵猛將。這夥草寇，須是這條計，以為上策。」曾長官便差莊客人等，將了鋤頭鐵鍬，去村中掘下陷坑數十處，上面虛浮土蓋，四下裏埋伏了軍兵，只等敵軍到來；又去曾頭市北路也掘下數十處陷坑。

比及宋江軍馬起行時，吳用預先暗使時遷又去打聽。過數日之間，時遷回來報說：「曾頭市寨南寨北盡都掘下陷坑，不計其數，只等俺軍馬來。」

吳用見說，大笑道：「不足為奇！」引軍前進，來到曾頭市相近。此時日午時分，前隊望見一騎馬來，項帶銅鈴，尾拴雉尾；馬上人，青巾白袍，手執短鎗。前隊望見，便要追趕。吳用止住，便教軍馬就此下寨，四面掘了濠塹，下了鐵蒺藜，傳下令去，教五軍各自分頭下寨，一般掘下濠塹，下了蒺藜。

一住三日，曾頭市不出交戰。吳用再使時遷扮作伏路小軍去曾頭市寨中探聽他不知何意；所有陷坑，暗暗地記着離寨多少路遠，總有幾處。

時遷去了一日，都知備細，暗地使了記號，回報軍師。次日，吳用傳令，教前隊步軍各執鐵鋤，分作兩隊；又把糧車，一百有餘，裝載蘆葦乾柴，藏在中軍。當晚傳下與各寨諸軍頭領：來日已牌，只聽東西兩路步軍先去打寨。再教攻打曾頭市北寨的楊志史進，把馬軍一字兒擺開，只在那裏擂鼓搖旗，虛張聲勢，切不可

進。吳用傳令已了。

再說曾頭市 史文恭 只要引宋江 軍馬打寨，便趕入陷坑。寨前路狹，待走那裏去。次日已牌，只聽得寨前砲響，軍兵大隊都到南門。次後只見東寨 邊來報

道：「一個和尚輪着鐵禪杖，一個行者舞起雙戒刀，攻打前後！」史文恭 道：

「這兩個必是梁山泊 魯智深 武松。」却恐有失，便分人去幫助曾魁。只見西寨

邊又來報道：「一個長鬚大漢，一個虎面大漢，旗號上寫着「美髯公朱仝」，「插

翅虎雷橫」，前來攻打甚急！」史文恭 聽了，又分撥人去幫助曾索。又聽得寨

前砲響。史文恭 按兵不動，只要等他人來塌了陷坑，山下伏兵齊起，接應捉人。

這裏吳用 却調馬軍從山背後兩路抄到寨前，前面步軍只顧看寨，又不敢去；兩邊伏兵都擺在寨前；背後吳用 軍馬起來，盡數逼下坑去。史文恭 却待出來，吳用

鞭梢一指，軍寨中鑼響，一齊推出百餘輛車子，盡數把火把點着，上面蘆葦，乾

柴，硫黃，焰硝，一齊着起，烟火迷天。比及史文恭軍馬出來，盡被火車橫欄當住，只得回避，急待退軍。公孫勝早在陣中，揮劍作法，刮起大風，捲那火焰燒入南門，早把敵樓排柵盡行燒毀，已自得勝，鳴金收軍，四下裏人寨，當晚權歇。史文恭連夜修整寨門。兩下當住。

次日，曾塗對史文恭計議：『若不先斬賊首，難以追滅。』囑付教師史文恭守寨柵。曾塗率領軍兵，披掛上馬，出陣搦戰。宋江在中軍開知曾塗搦戰，帶領呂方郭盛，相隨出到前軍；門旗影裏看見曾塗，心頭怒起，用鞭指道：『誰與我先捉這厮，報往日之仇？』

小溫侯呂方拍坐下馬，挺手中方天畫戟，直取曾塗。兩馬交鋒，二器並舉。鬪到三十合以上，郭盛在門旗下，看見兩個中間，將及輸了一個。原來呂方本事敵不得曾塗；三十合已前，兀自抵敵不住；三十合已後，戟法亂了，只辦得遮架躲閃。郭盛只恐呂方有失，便驟坐下馬，挺手中方天畫戟，飛出陣來，夾攻曾塗。

三騎馬在陣上絞做一團。原來兩枝戟上都拴着金錢豹尾。

呂方郭盛要捉曾塗，兩枝戟齊舉，曾塗眼明，使用鎗只一撥，却被兩條豹尾攔住朱纓，牽扯不開。三個各要掣出軍器使用。小李廣花榮在陣中看見，恐怕輸了兩個，便縱馬出來，左手拈起雕弓，右手急取妣箭；搭上箭，拽滿弓，望着曾塗射來。這曾塗却好掣出鎗來，那兩枝戟兀自攪做一團。

說時遲，那時疾；曾塗掣鎗，便望呂方項根攔來。花榮箭早先到，正中曾塗左臂，翻身落馬。呂方郭盛，雙戟並施，曾塗死於非命。十數騎馬軍飛奔回來報知史文恭，轉報中寨。曾長官聽得大哭。只見旁邊惱犯了一個壯士曾昇，武藝絕高，使兩口飛刀，人莫敢近；當時聽了大怒，咬牙切齒，喝叫：『備我馬來！要與哥哥報仇！』曾長官攔當不住，全身披掛，綽刀上馬，直奔前寨。

史文恭接着，勸道：『小將軍不可輕敵。宋江軍中智勇猛將極多。若論史某愚意：只宜堅守五寨，暗地使人前往凌州，便教飛奏朝廷，調兵選將，多撥官



軍，分作兩處征勦，——打梁山泊，一保曾頭市。——令賊無心戀戰，必欲退兵急奔回山。那時史某不才，與汝兄弟趕來追殺，必獲大功。」

說言未了，北寨副教師蘇定到來；見說堅守一節，也道：「梁山泊吳用那厮詭計多謀，不可輕敵。只宜堅守；待救兵到來，從長商議。」曾昇叫道：「殺我哥哥，此冤不報，真強盜也！直等養成賊勢，退敵則難！」史文恭蘇定阻當不住。曾昇上馬，帶領數十騎馬軍，飛奔出寨搦戰。

宋江聞知，傳令前軍迎敵。當時秦明得令，舞起狼牙棍，正要出陣闖這曾昇，只見黑旋風李逵，手搭板斧，直奔軍前，不問事緣，搶出核心。對陣有人認得，說道：「這個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

曾昇見了，便叫放箭。原來李逵但是上陣，便要脫膊，全得項充李袞蠻牌遮護；此時獨自搶來，被曾昇一箭，腿上正着，身如泰山，倒在地下。曾昇背後馬軍齊搶過來。宋江陣上，秦明花榮飛馬向前死救；背後馬麟鄧飛呂方郭盛一齊接

應歸寨。曾昇見了宋江陣上人多，不敢再戰，以此領兵還寨。宋江也自收軍駐紮。

次日，史文恭蘇定只是主張不要對陣。怎禁得曾昇催併道：「要報兄讎！」史文恭無奈，只得披掛上馬。那匹馬便是先前奪的段景住的千里龍駒，「照夜玉獅子馬」。宋江引諸將排開陣勢迎敵，對陣史文恭出馬。宋江看見好馬，心頭火起，便令前軍迎敵。秦明得令，飛奔坐下馬來迎。二騎相交，軍器並舉。約鬪二十餘合，秦明力怯，望本陣便走。史文恭奮勇趕來，神鎗到處，秦明後腿股上早着，倒攔下馬來。呂方郭盛馬麟鄧飛四將齊出死命來救。雖然救得秦明，軍兵折了一陣；收回敗軍，離寨十里駐紮。

宋江叫把車子載了秦明，一面使人送回山寨將息；密與吳用商量，教取大刀關勝，金鎗手徐寧，并要單廷珪魏定國，四位下山，同來協助。宋江又自己焚香祈禱，暗卜一課。吳用看了卦象，便道：「恭喜大事無損。今夜倒主有賊兵入

寨。」宋江道：「可以早作準備。」吳用道：「請兄長放心，只顧傳下號令；先去報與三寨頭領，今夜起東西二寨，便教解珍在左，解寶在右，其餘軍馬各於四下裏埋伏。」已定。

是夜，天清月白，風靜雲開。史文恭在寨中對曾昇道：「賊兵今日輸了兩將，必然懼怯，乘虛正好劫寨。」曾昇見說，便教請北寨蘇定，南寨曾密，西寨曾索，引兵前來，一同劫寨。二更左側，潛地出哨，馬摘鸞鈴，人披軟戰，直到宋江中軍寨內；見四下無人，劫着空寨，急叫中計：轉身便走。左手下撞出兩頭蛇解珍，右手下撞出雙尾蝎解寶，後面便是小李廣花榮，一發趕上。曾索在黑地裏被解珍一鋼叉擗於馬下。放起火來，後寨發喊，東西兩邊，進兵攻打寨柵，混戰了半夜。史文恭奪路得回。

曾長官又見折了曾索，煩惱倍增；次日，要史文恭寫書投降。史文恭也有八分懼怯，隨即寫書，速差一人齎報，直到宋江大寨。小校報知曾頭市有人下書。

宋江傳令，教喚入來。小校將書呈上。宋江拆開看時，寫道：——

『曾頭市主曾弄頓首再拜宋公明統軍頭領麾下：前者小男無知，倚仗小勇，搶奪馬匹，冒犯虎威。向日天王下山，理合就當歸附，無端部卒施放冷箭，罪累深重，百口何辭？然竊自原，非本意也。今頑犬已亡，遣使請和。如蒙罷戰休兵，願將原奪馬匹盡數納還；更齎金帛犒勞三軍，免致兩傷。謹此奉書，伏乞照察。』

宋江看罷來書，目顧吳用，滿面大怒，批書罵道：『殺吾兄長，焉肯干休！只待洗蕩村坊，是吾本願！』下書人俯伏在地，凜顛不已。吳用慌忙勸道：『兄長差矣。我等相爭，皆爲氣耳；既是曾家差人下書講和，豈爲一時之忿，以失大義？』隨即便寫回書，取銀十兩賞了來使。回還本寨，將書呈上。曾長官與史文恭拆開看時，上面寫道：——

『梁山泊主將宋江手書回示曾頭市主曾弄：自古無信之國終必亡，無禮

之人終必死，無義之財終必奪，無勇之將終必敗。理之自然，無足

奇者。梁山泊與曾頭市，自來無仇，各守邊界；總緣爾行一時之惡，

遂惹今日之冤。若要講和，便須發還二次原奪馬匹，并要奪馬兇徒郁

保四，犒勞軍士金帛。忠誠既篤，禮數休輕。如或更變，別有定

奪。」

曾長官與史文恭看了，俱各驚髮。次日曾長官又使人來說：『若要郁保四，

亦請一人質當。』宋江吳用隨即便差時遷李逵樊瑞項充李袞五人前去爲信。臨

行時，吳用叫過時遷，附耳低言：『倘或有變，如此如此。……』

不說五人去了。却說關勝徐寧單廷珪魏定國到了；當時見了衆人，就在中軍

紮住。

且說時遷引四個好漢來見曾長官。時遷向前說道：「奉哥哥將令，差時遷引李逵等四人前來講和。」史文恭道：「吳用差這五個人來，未必無謀。」李逵大怒，揪住史文恭便打。曾長官慌忙勸住。時遷道：「李逵雖然麤鹵，却是俺宋公明哥哥心腹之人；特使他來，休得疑惑。」曾長官心中要講和，不聽史文恭之言，便教置酒相待，請去法華寺寨中安歇，撥五百軍人前後圍住；却使曾昇帶回郁保四來宋江大寨講和。二人到中軍相見了，隨後將原奪二次馬匹并金帛一車送到大寨。

宋江看罷道：「這馬都是後次奪的，正有先前段景住送來那匹千里白龍駒「照夜玉獅子馬」，如何不見將來？」曾昇道：「是師父史文恭乘坐着，以此不曾將來。」宋江道：「你疾忙快寫書去，教早早牽那匹馬來還我！」

曾昇便寫書，叫從人還寨，討這匹馬來。史文恭聽得，回道：「別的馬將去不吝，這匹馬却不與他！」從人往復去了幾遭，宋江定死要這匹馬。史文恭使

人來說道：「若還定要我這匹馬時，着他即便退軍，我便送來還他！」

宋江聽得這話，便與吳用商量。尙然未決，忽有人來報道：「青州凌州兩路有軍馬到來。」宋江道：「那厮們知得，必然變卦。」暗傳下號令，就差關勝單廷珪魏定國去迎青州軍馬，花榮馬麟鄧飛去迎凌州軍馬。暗地叫出郁保四來，用好言撫恤他，十分恩義相待，說道：「你若肯建這場功勞，山寨裏也教你做個頭領；奪馬之仇，折箭爲誓，一齊都罷。你若不從，曾頭市破在旦夕。任從你

心。」

郁保四聽言，情願投拜，從命帳下。吳用授計與郁保四道：「你只做私逃還寨，與史文恭說道：『我和曾昇去宋江寨中講和，打聽得真實了：如今宋江大意，只要賺這匹千里馬，實無心講和；若還與了他，必然翻變。如今聽得青州凌州兩路救兵到了，十分心慌。正好乘勢用計，不可有誤。』他若信從了，我自有處置。」

都保四領了言語，直到史文恭寨裏，把前事具說了一遍。史文恭領了都保四來見曾長官，備說宋江無心講和，可以乘勢劫他寨柵。曾長官道：「我那曾昇尚在那裏，若還翻變，必然被他殺害。」史文恭道：「打破他寨，好歹救了。今晚傳令與各寨，盡數都起，先劫宋江大寨；如斷去蛇首，衆賊無用，回來却殺李逵等五人未遲。」曾長官道：「教師可以善用良計。」當下傳令與北寨蘇定，東寨曾魁，南寨曾密，一同劫寨。都保四却閃來法華寺大寨內，看了李逵等五人，暗與時遷走透這個消息。

再說宋江同吳用說道：「未知此計若何？」吳用道：「若是都保四不回，便是中俺之計。他若今晚來劫我寨，我等退伏兩邊，却教魯智深武松引步軍殺入他東寨，朱仝雷橫引步軍殺入他西寨，却令楊志史進引馬軍截殺北寨；此名『番犬伏窩之計』，百發百中。」



當晚却說史文恭帶了蘇定曾密曾魁盡數起發。是夜，月色朦朧，星辰昏暗。史文恭蘇定當先，曾密曾魁押後，馬摘鸞鈴，人披軟戰，盡都來到宋江總寨。只見寨門不關，寨內并無一人，又不見些動靜；情知中計，即便回身。急望本寨去時，只見曾頭市裏鑼鳴砲響，却是時遷爬去法華寺鐘樓上撞起鐘來；東西南北，火砲齊響，喊聲大舉，正不知多少軍馬殺將入來。

却說法華寺中，李逵樊瑞項充李袞一齊發作，殺將出來。史文恭等急回到寨時，尋路不見。曾長官見寨中大鬧；又聽得梁山泊大軍兩路殺將入來，就在寨裏自縊而死。曾密逕奔西寨，被朱全一朴刀搥死。曾魁要奔東寨時，亂軍中馬踏如泥。蘇定死命奔出北門，却有無數陷坑，背後魯智深武松趕殺將來，盡逢楊志史進，一時亂箭射死。後頭撞來的人馬都擲入陷坑中云，重重疊疊，陷死不知其

數。

且說史文恭得這千里馬行得快，殺出西門，落荒而走。此時黑霧遮天，不分南北。約行了二十餘里，不知何處，只聽得樹林背後，一聲鑼響，撞出四五百軍來；當先一將，手提桿棒，望馬脚便打。那匹馬是千里龍駒，見棒來時，從頭上跳過去了。

史文恭正走之間，只見陰雲冉冉，冷氣颼颼，黑霧漫漫，狂風颯颯，虛空之中，四邊都是鬼蓋陰魂纏住。史文恭再回舊路，却撞着浪子燕青；又轉過玉麒麟盧俊義來，喝一聲：『強賊！待走那裏去！』燕青牽了那匹龍駒，逕到大寨。繩索綁了，解投曾頭市來。燕青牽了那匹龍駒，逕到大寨。宋江看了，心中一喜一惱；先把曾昇就木處斬首；曾家一門老少盡數不留；抄擄到金銀財寶，米麥糧食，盡行裝載上車，回梁山泊給散各都頭領，犒賞三軍。

且說關勝領軍殺退青州軍馬，花榮領軍殺退凌州軍馬，都回來了。大小頭

領不缺一個，已得了這匹千里龍駒『焰夜玉獅子馬』；其餘物件盡不必說。陷

車內囚了史文恭，便收拾軍馬，回梁山泊來。所過州縣村坊并無侵擾。回到山

寨忠義堂上，都來參見晁蓋之靈。

林冲請宋江傳令，教聖手書生蕭讓作了祭文；令大小頭領，人人掛孝，個個舉

哀；將史文恭剖腹剜心，享祭晁蓋已罷。宋江就忠義堂上與衆兄弟商議立梁山泊

之主。

吳用便道：『兄長爲尊，盧員外爲次；其餘衆弟兄，各依舊位。』宋江道：

『向者晁天王遺言：『但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不揀是誰，便爲梁山泊之主。』今

日盧員外生擒此賊，赴山祭獻晁兄，報仇雪恨，正當爲尊，不必多說。』盧俊義

道：『小弟德薄才疎，怎敢承當此位；若得居末，尙自過分。』

宋江道：「非宋某多謙，有三件不如員外處：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員外堂堂一表，凜凜一軀，衆人無能相及。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感蒙衆兄弟不棄，暫居尊位；員外生於富貴之家，長有豪傑之譽，又非衆人所能及。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不能附衆，手無縛雞之力，身無寸箭之功；員外力敵萬人，通今博古，一發衆人無能得及。——員外有如此才能，正當爲山寨之主。他時歸順朝廷，建功立業，官爵陞遷，能使弟兄們盡生光彩。宋江主張已定，休得推托。」

盧俊義拜於地下，說道：「兄長枉自多談；盧某寧死，實難從命。」吳用又

道：「兄長爲尊，盧員外爲次，皆人所伏。兄長若如是再三推讓，恐冷了衆人之心。」

原來吳用已把眼視衆人，故出此語。只見黑旋風李逵大叫道：「我在江州，捨身拚命，跟將你來，衆人都饒讓你一步！我自天也不怕！你只管讓來讓去假

甚鳥！我便殺將起來，各自散火！」武松見吳用以目示人，也上前叫道：「哥哥手下許多軍官都是受過朝廷誥命的：他只是讓哥哥，如何肯從別人？」劉唐便道：「我們起初七個上山，那時便有讓哥哥爲尊之意。今日却讓後來人！」魯智深大叫道：「若還兄長要這許多禮數，洒家們各自撒開！」

宋江道：「你衆人不必多說，我別有個道理。看天意是如何，方纔可定。」吳用道：「有何高見，便請一言。」宋江道：「有兩件事。」正是教：梁山泊內，重添兩個英雄；東平府中，又惹一場災禍。直教：

天罡盡數投山寨，地煞空羣聚水洼。

畢竟宋江說出那兩件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八回

東平府悞陷九紋龍

宋公明義釋雙鎗將

話說宋江要不負晁蓋遺言，把第一位讓與盧員外。衆人不服。宋江又道：「目今山寨錢糧缺少，梁山泊東，有兩個州府，却有錢糧：一處是東平府，一處是東昌府。我們自來不曾攪擾他那裏百姓，今去問他借糧。可寫下兩個關兒，我和盧員外各拈一處。如先打破城子的，便做梁山泊主，如何？」吳用道：「也好。」盧俊義道：「休如此說。只是哥哥爲梁山泊主，某聽從差遣。」

此時不繇盧俊義，當下便喚鐵面孔目裴宣，寫下兩個關兒。樊香對天祈禱已

罷，各拈一個。宋江拈着東平府，盧俊義拈着東昌府。衆皆無語。

當日設筵飲酒中間，宋江傳令，調撥人馬：宋江部下，林冲花榮劉唐史進徐寧燕順呂方郭盛韓滔彭玘孔明孔亮解珍解寶一丈青張青孫二娘孫新顧大嫂石勇郁保四王定六段景住：——大小頭領二十五員；馬步軍兵一萬；水軍頭領三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領水軍駕船接應。盧俊義部下，吳用公孫勝關勝呼延灼朱仝雷橫索超楊志單廷珪魏定國宣贊郝思文燕青楊林歐鵬凌振馬麟鄧飛施恩樊瑞項充李袞時遷白勝：——大小頭領二十五員；馬步軍兵一萬；水軍頭領三員，——李俊童威童猛，——引水軍駕船接應。其餘頭領并中傷者看守寨柵。

分儀已定，宋江與衆頭領去打東平府；盧俊義與衆頭領去打東昌府。衆多頭領各自下山。此是三月初一日的話，日暖風和，草青沙軟，正好廝殺。

却說宋江領兵前到東平府，離城只有四十餘里路，地名安山鎮，紮住軍馬。



宋江道：「東平府太守程萬里，和一個兵馬都監，乃是河東上黨郡人氏。此人姓董，名平；善使雙鎗，人皆稱爲雙鎗將；有萬夫不當之勇。雖然去打他城子，也和他通些禮數；差兩個人，齎一封戰書去那裏下。若肯歸降，免致動兵；若不聽從，那時大行殺戮，使人無怨。誰敢與我先去下書？」

只見部下走過郁保四道：「小人認得董平，情願齎書去下。」又見部下轉過王定六道：「小弟新來，也並不曾與山寨中出力，今日情願幫他去走一遭。」宋江大喜，隨即寫了戰書與郁保四王定六兩個去下。書上只說借糧一事。

且說東平府程太守聞知宋江起軍馬到了安山鎮駐紮，便請本州兵馬都監雙鎗將董平商議軍情重事。

正坐間，門人報道：「宋江差人下戰書。」程太守教喚至。郁保四王定六當堂廝見了，將書呈上。程萬里看罷來書，對董都監說道：「要借本府錢糧，此

事如何？」董平聽了大怒，叫推出去，即便斬首。程太守說道：「不可。自古『兩國相戰，不斬來使。』於禮不當。只將二人各打二十靛棍，發回原寨，看他如何。」

董平怒氣未息，喝把郁保四王定六一索捆翻，打得皮開肉綻，推出城去。兩個回到大寨，哭告宋江，說：「董平那厮無禮，好生眇視大寨！」

宋江見打了兩個，怒氣填胸，便要平吞州郡；先叫郁保四王定六上車，回山將息。只見九紋龍史進起身說道：「小弟舊在東平府時，與院子裏一個娼妓有交，喚做李睡蘭，往來情熟。我如今多將些金銀，潛地入城，借他家裏安歇。約定時日，哥哥可打城池。只待董平出來交戰，我便爬去更鼓樓上放起火來。裏應外合，可成大事。」宋江道：「最好。」史進隨即收拾金銀，安在包袱裏，身邊藏了暗器，拜辭起身。宋江道：「兄弟善觀方便，我且頓兵不動。」

且說史進轉入城中，運到西瓦子李睡蘭家。大伯見是史進，喫了一驚；接入裏面，叫女兒出來廝見。李睡蘭引入樓上坐了，便問史進道：「一向如何不見你頭影？聽得你在梁山泊做了大王，官司出榜捉你；這兩日街上亂闖闖地說宋江要來打城借糧，你如何却到這裏？」史進道：「我實不瞞你說，我如今在梁山泊做了頭領，不會有功。如今哥哥要來打城借糧，我把你家備細說了。我如今特地來做細作，有一包金銀相送與你，切不可走漏了消息。明日事完，一發帶你一家上山快活。」

李睡蘭葫蘆提應承，收了金銀，且安排些酒肉相待，却來和大伯商量道：「他往常做客時，是個好人，在我家，~~我~~不妨。如今他做了歹人，倘或事發，不是要處。」大伯說道：「梁山泊宋江這夥好漢，不是好惹的；但打城池，無有不破。若還出了言語，他們有日打破城子人來，和我們不干罷！」

虔婆便罵道：「老蠢物！你省得甚麼人事！自古道：『蜂刺入懷，解衣去

趕。」天下通例：自首者即免本罪！你快去東平府裏首告，拿了他去，省得日後負累不好！」  
大伯道：「他把許多金銀與我家，不與他擔些干係，買我們做甚麼？」

虔婆罵道：「老畜生！你這般說，却似放屁！我這行院人家坑陷了千千萬萬的人，豈爭他一個！你若不去首告，我親自去衙前叫屈，和你也說在裏面！」  
大伯道：「你不要性發，且叫女兒款住他，休得「打草驚蛇」，吃他走了。待我去報與做公的先來拿了，却去首告。」

且說史進見這李睡蘭上樓來，覺得面色紅白不定。史進便問道：「你家莫不有甚事，這般失驚打怪？」  
李睡蘭道：「却纔上胡梯，踏了個空，爭些兒跌了一交，因此心慌撩亂。」

爭不過一盞茶時，只聽得胡梯邊脚步響，有人奔上來；窗外吶聲喊，數十個做

公的搶到樓上，把史進似抱頭獅子綁將下樓來，逕解到東平府廳上。程太守看了大罵道：『你這厮膽裏包身體！怎敢獨自個來做細作！若不是李睡蘭父親首告，誤了我一府良民！快招你的情絲！』宋江教你來怎地？

史進只不言語。董平便道：『這等賊骨頭，不打如何肯招！』程太守喝道：『與我加力打這厮！』兩邊走過獄卒牢子，先將冷水來噴腮上，兩腮各打一百大棍。史進絲他拷打，只不言語。董平道：『且把這厮長枷木杻送在死囚牢裏，等拿了宋江，一並解京施行！』

却說宋江自從史進去了，備細寫書與吳用知道。吳用看了宋公明來書，說史進去娼妓李睡蘭家做細作，大驚；急與盧俊義說知，連夜來見宋江，問道：『誰叫史進去來？』宋江道：『他自願去；說這李行首是他舊日的婊子，好生情重，因此前去。』吳用道：『兄長欠些主張，若吳某在此，決不教去；從來娼妓之家，

迎新送舊，陷了多少好人；更兼水性無定，縱有恩情，也難出度婆之手。此人今去必然喫虧！」

宋江便問吳用請計。吳用便叫顧大嫂：「勞煩你去走一遭；可扮作貧婆，潛入城中，只做求乞的。若有些動靜，火急便回。若是史進陷在牢中，你可去告獄卒，只說：『有舊情思念，我要與他送一口飯。』」撲入牢中，暗與史進說知：「我們月盡夜，黃昏前後，必來打城。你可就水火之處安排排脫身之計。」月盡夜，你就城中放火為號，此間進兵，方好成事。——兄長可先打汝上縣，百姓必然都奔東平府；却叫顧大嫂睡在數內，乘勢入城，便無人知覺。」

吳用設計已罷，上馬便回東昌府去了。宋江點起解珍解寶，引五百餘人，攻打汝上縣；果然百姓扶老攜幼，鼠竄狼奔，都奔東平府來。

却說顧大嫂頭鬢蓬鬆，衣服藍縷，雜在衆人裏面，撲入城來，邊街求乞；到州

衙前，打聽得史進果然陷在牢中；次日，提着飯鍾，只在司獄司前往來伺候；見一  
個年老公人從牢中出來，顧大嫂看着便拜，淚如雨下。那年老公人問道：「你這  
貧婆哭做甚麼？」顧大嫂道：「牢中監的史大郎是我舊時主人，自從離了，又早  
十年。只說道在江湖上做賣買，不知爲甚事陷在牢裏？眼見得無人送飯，老身  
叫化得這一口兒飯，特要與他充飢。哥哥怎生可憐見，引進則個。強如造七層  
寶塔！」那公人道：「他是梁山泊強人，犯着該死的罪，誰敢帶你入去？」顧  
大嫂道：「便是一刀一剮，自教他瞑目而受；只可憐見引老身入去送這口兒飯，顧  
得舊日之情！」說罷又哭。

那老公人尋思道：「若是個男子漢，難帶他入去。一個婦人家，有甚利  
害！……」當時引顧大嫂直入牢中來，看見史進項帶沉枷，腰纏鐵索。史進見  
了顧大嫂，喫了一驚，做聲不得。顧大嫂一頭假啼哭，一頭喂飯。別的節級便  
來喝道：「這是該死的歹人！『獄不通風』！誰放你來送飯！即忙出去，

饒你兩棍！」顧大嫂更住不得，只說得「月盡夜叫你自掙扎。」

史進再要問時，顧大嫂被小節級打出牢門。史進只聽得「月盡夜」三個字。原來那個三月却是大盡。到二十九，史進在牢中，見兩個節級說話，問道：「今朝是幾時？」那個小節級却錯記了，回說道：「今日是月盡，夜晚些，買帖孤魂紙來燒。」

史進得了這話，巴不得晚。一個小節級喫得半醉，帶史進到水火坑邊，史進哄小節級道：「背後的是誰？」賺得他回頭，掙脫了枷，只一枷梢，把那小節級面上着正一下，打倒在地；就拾磚頭敲開了木柵，睜着鸞眼，搶到亭心裏，幾個公人都酒醉了，被史進迎頭打着，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拔開牢門，只等外面救應；又把牢中應有罪人盡數放了，總有五六十人，就在牢內發起喊來。

有人報知太守。程萬里驚得面如土色，連忙便請兵馬都監商議。董平道：「城中必有細作，且差多人圍困了這賊！我却乘此機會，領軍出城，去捉宋江；



相公便緊守城池，差數十公人圍定牢門，休教走了！」董平上馬，點軍去了。程太守便點起一應節級，虞候，押番，各執鎗棒，去大牢前吶喊。史進在牢裏不敢輕出。外廂的人又不敢進去。顧大嫂只叫得苦。

却說都監董平，點起兵馬，四更上馬，殺奔宋江寨來。伏路小軍報知宋江。宋江道：「此必是顧大嫂在城中又喫虧了。他既殺來，准備迎敵。」號令一下，諸軍都起。當時天色方明，却好接着董平軍馬。兩下擺開陣勢。董平出馬。原來董平心靈機巧；三教九流，無所不通；品竹調絃，無有不曾；山東河北皆號他爲風流雙鎗將。

宋江在陣前看了董平這表人品，一見便喜；又見他箭壺中插一面小旗，上寫一聯道：「英雄雙鎗將，風流萬戶侯。」宋江遣韓滔出馬迎敵。韓滔手執鐵槊，直取董平。董平那對鐵鎗，神出鬼沒，人不可當。宋江再叫金鎗手徐寧仗「鈎

鏢鎗」前去替回韓滔。徐寧飛馬使出，接住董平廝殺。兩個在戰場上戰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交戰良久，宋江恐怕徐寧有失，便教鳴金收軍。徐寧勒馬回來，董平手舉雙鎗，直追殺入陣來。宋江乘勢鞭梢一展，四下軍兵一齊圍住。

宋江勒馬上高阜處看望，只見董平圍在陣內。他若投東，宋江便把號旗望東指，軍馬向東來圍他；他若投西，號旗便望西指，軍馬便向西來圍他。董平在陣中橫衝直撞，兩枝鎗，直殺到申牌已後，衝開條路，殺出去了。宋江不趕。董平因見交戰不勝，當晚收軍回城去了。宋江連夜起兵，直抵城下，團團調兵圍住。顧大嫂在城中未敢放火，史進又不敢出來，兩下拒住。

原來程太守有個女兒，十分顏色。董平無妻，累累使人去求爲親，程萬里不允；因此，日常間有些言和意不和。董平當晚領軍入城，其日使個就裏的人，乘勢來問道頭親事。程太守回說：「我是文官，他是武官，相贅爲婿，正當其理；只是如今賊寇臨城，事在危急，若還便許，被人恥笑。待得退了賊兵，保護城池

無事，那時議親，亦未爲晚。」那人把這話回復董平。董平雖是口裏應道：「說得是」；只是心中躊躇，不十分歡喜，恐怕他日後不肯。

這裏宋江連夜攻打得緊，太守催請出戰。董平大怒，披掛上馬，帶領三軍，出城交戰。宋江親在陣前門旗下喝道：「量你這個寡將，怎當我手下雄兵十萬，猛將千員！汝但早來就降，可以免汝一死！」董平大怒，回道：「文面小吏，該死狂徒，怎敢亂言！」說罷，手舉雙鎗，直奔宋江。左有林冲，右有花榮，兩將齊出，各使軍器來戰董平。約鬪數合，兩將便走。宋江步軍佯敗，四散而奔。

董平要逞驍勇，拍馬起來。宋江等却好退到壽春縣界。宋江前面走，董平後面追。離城有十數里，前至一個村鎮，兩邊都是草屋，中間一條驛路。董平不知是計，只顧縱馬起來。宋江因見董平了得，隔夜已使王矮虎一丈青張青孫二娘四個帶一百餘人，先在草屋兩旁埋伏；却拴數條絆馬索在路上，又用薄土遮蓋；

只等來時鳴鑼爲號，絆馬索齊起，准備捉這董平。

董平正趕之間，來到那裏，只聽得背後孔明孔亮大叫：「勿傷吾主！」却好到草屋前，一聲鑼響，兩邊門扇齊開，拽起繩索。那馬却待回頭，背後絆馬索齊起，將馬絆倒，董平落馬。左邊撞出一丈青王矮虎，右邊走出張青孫二娘：一齊都上，把董平捉了。頭盔，衣甲，雙鎗，隻馬，盡數奪了。兩個女頭領將董平捉住，用麻繩背縛了；兩個女將，各執鋼刀，監押董平來見宋江。

却說宋江過了草屋，勒住馬，立在綠楊樹下，迎見這兩個女頭領解着董平。宋江隨即喝退兩個女將：「我教你去相請董平將軍，誰教你們綁縛他來！」二女將諾諾而退。宋江慌忙下馬，自來解其繩索，便脫護甲錦袍，與董平穿着，納頭便拜。董平慌忙答禮。

宋江道：「倘蒙將軍不棄微賤，就爲山寨之主。」董平答道：「小將被擒之

人，萬死猶輕！若得容恕安身，已爲萬幸。若言山寨爲主，小將受驚不小！」  
宋江道：「敵寨缺少糧食，特來東平府借糧，別無他意。」董平道：「程萬里那厮原是董貫門下門館先生；得此美任，安得不害百姓？若是兄長肯容董平回去，賺開城門，殺入城中，共取錢糧，以爲報效。」

宋江大喜，便令一行人將過盜，甲，鎗，馬，還了董平，披掛上馬。董平在前，宋江軍馬在後，捲起旗旛，都往東平城下。董平軍馬在前，大叫：「城上快開城門！」把門軍士將火把照時，認得是董都監，隨即大開城門，放下吊橋。

董平拍馬先入，砍斷鐵鎖；背後宋江等長驅人馬殺入城來。都到東平府裏，急傳將令，不許害百姓，放火燒人房屋。董平逕奔私衙，殺了程太守一家人口，奪了這女兒。宋江先叫開了大牢，救出史進，便開府庫，盡數取了金銀財帛，大開倉廩，裝載糧米上車，先使人護送上梁山泊金沙灘，交割與三阮頭領接遞上山。史進自引人去西瓦子裏李睡蘭家，把虔婆老幼，一門大小，碎屍萬段。

宋江將太守家私儀散居民，仍給沿街告示，曉諭百姓：害民州官已自殺戮；汝等良民各安生理。告示已罷，收拾回軍。大小將校再到安山鎮，只見白日鼠白勝飛奔前來，報說東昌府交戰之事。

宋江聽罷，神眉剔豎，怪眼圓睜，大叫：『衆多兄弟不要回山，且跟我來！』正是：

重驅水泊英雄將，再奪東昌錦繡城。

畢竟宋江復引軍馬怎地救應，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九回

沒羽箭飛石打英雄

宋公明棄糧擒壯士

話說宋江打了東平府，收軍回到安山鎮，正待要回山寨，只見白勝前來報說盧俊義去打東昌府，連輸了兩陣：「城中有個猛將，姓張，名清，原是彰德府人，虎騎出身；善會飛石打人，百發百中，人呼爲沒羽箭。手下兩員副將：一個喚做花項虎鬻旺，渾身上刺着虎斑，額項上吞着虎頭，馬上會使飛鎗；一個喚做中箭虎丁得孫，面頰連項都有疤痕，馬上會使飛叉。」盧員外提兵臨境，一連十日，不出廝殺。前日張清出城交鋒，郝思文出馬迎敵；戰無數合，張清便走，郝思文趕去，

被他額角上打中一石子，跌下馬來；却得燕青一弩箭射中張清戰馬，因此救得郝思文性命，輸了一陣。次日，混世魔王樊瑞，引項充李袞，舞牌去迎，不期被丁得孫從肋窩裏飛出標叉，正中項充；因此又輸了一陣。二人見在船中養病。軍師特令小弟來請哥哥早去救應。

宋江見說，便對衆人歎道：「盧俊義直如此無緣！特地教吳學究公孫勝都去幫他，只想要他見陣成功，坐這第一把交椅，誰想又逢敵手！既然如此，我等衆兄弟引兵都去救應。」當時傳令，便起三軍。諸將上馬，跟隨宋江直到東昌境界。盧俊義等接着，具說前事，權且下寨。

正商議間，小軍來報：「沒羽箭張清搦戰。」宋江領衆便起，向平川曠野擺開陣勢；大小頭領一齊上馬隨到門旗下。三通鼓罷，張清在馬上湧起征塵，往來馳走；門旗影裏，左邊閃出那個花項虎龔旺，右邊閃出這個中箭虎丁得孫。三騎馬來到陣前，張清手指宋江罵道：「水滸草賊，願決一陣！」宋江問道：「誰可



去戰此人？」只見陣裏一個英雄，忿怒躍馬，手舞鈎鎌鎗，出到陣前。

宋江看時，乃是金鎗手徐寧。宋江暗喜，便道：「此人正是對手！」徐寧飛馬直取張清，兩馬相交，雙鎗並舉。鬪不到五合，張清便走，徐寧趕去。張清把左手虛提長鎗，右手便向錦囊中摸出石子，扭回身，覷得徐寧面門較近，只一石子，眉心早中，翻身落馬。龔旺丁得孫便來捉人。宋江陣上人多，早有呂方郭盛，兩騎馬，兩枝戟，救回本陣。宋江等大驚，盡皆失色；再問那個頭領接着厮殺。

宋江言未盡，馬後一將飛出，看時，却是錦毛虎燕順。宋江却待阻當，那騎馬已自去了。燕順接住張清，鬪無數合，遮攔不住，撥回馬便走。張清望後趕來，手取石子，看燕順後心一擲，打在鎧甲護鏡上，鏗然有聲，伏鞍而走。宋江陣上一人大叫：「匹夫何足懼哉！」拍馬提槊飛出陣去。宋江看時，乃是白勝將韓滔，不打話，便戰張清。兩馬方交，喊聲大舉。

韓滔要在宋江面前顯能，抖擻精神，大戰張清。不到十合，張清便走。韓滔疑他飛石打來，不去追趕。張清回頭不見起來，翻身勒馬便轉。韓滔却待挺鎗來迎，被張清暗藏石子，手起，望韓滔鼻間裏打中，只見鮮血迸流，逃回本陣。彭玘見了大怒；不等宋公明將令，手舞三尖兩刃刀，飛馬直取張清。兩個未曾交馬，被張清暗藏石子在手，手起，正中彭玘面頰，丟了三尖兩刃刀，奔馬回陣。

宋江見輸了數將，心內驚惶，便要將軍馬收轉。只見盧俊義背後一人大叫：「今日將威風折了，來日怎地廝殺！且看石子打得我麼！」宋江看時，乃是醜那馬宣贊，拍馬舞刀，直奔張清。張清便道：「一個來，一個走！兩個來，兩個逃！你知我飛石手段麼？」宣贊道：「你打得別人，怎近得我！」

說言未了，張清手起，一石子正中宣贊嘴邊，翻身落馬。龔旺丁得孫却待來捉，怎當宋江陣上人多，衆將救了回陣。宋江見了，怒氣冲天，掣劍在手，割袍爲誓：「我若不拿得此人，誓不回軍！」呼延灼見宋江設誓，便道：「兄長此言

要我們弟兄何用！」便拍踢雪烏騾，直臨陣前，大罵張清：「小兒得寵，一力一勇！認得大將呼延灼麼？」張清便道：「辱國敗將，也遭吾毒手！」

言未絕，一石子飛來。呼延灼見石子飛來，急把鞭來隔時，却中在手腕上，早着一下；便使不動鋼鞭，回歸本陣。宋江道：「馬軍頭領，都被損傷。步軍頭領，誰敢捉得這廝？」只見部下劉唐，手撚朴刀，挺身出戰。張清見了大笑，罵道：「你這敗將！馬軍尙且輸了，何況步卒！」

劉唐大怒，逕奔張清。張清不戰，跑馬歸陣。劉唐趕去，人馬相迎。劉唐手疾，一朴刀砍去，却砍着張清戰馬。那馬後蹄直踢起來，劉唐面門上掃着馬尾，雙眼生花，早被張清只一石子打倒在地；急待掙扎，陣中走出軍來，橫拖倒拽，拿入陣中去了。

宋江大叫：「那個去救劉唐？」只見青面獸楊志便拍馬舞刀直取張清。張清虛把鎗來迎。楊志一刀砍去，張清鎗裏藏身，楊志却砍了個空。張清手拿石

子，喝聲道：『着！』石子從肋窩裏飛將過去。張清又一石子，鏗的打在盔上，說得楊志膽喪心寒，伏鞍歸陣。

宋江看了，輾轉尋思：『若是今番輸了銳氣，怎生回梁山泊！……誰與我出得這口氣？』朱全聽得，目視雷橫說道：『一個不濟事，我兩個同去夾攻！』朱全居左，雷橫居右，兩條朴刀，殺出陣前。張清笑道：『一個不濟，又添一個！』朱全道：『更待如何！』朱全無懼色，在馬上藏兩個石子在手。雷橫先到，張清手起，勢如『招寶七郎』，雷橫額上早中一石子，撲然倒地。朱全急來快救，額頂上又一石子打着。關勝在陣上看見中傷，大挺神威，輪起青龍刀，縱開赤兔馬，來救朱全雷橫。剛捨得兩個奔回陣，張清又一石子打來。關勝急把刀一隔，正中着刀口，迸出火光。關勝無心戀戰，勒馬便回。

雙鎗將董平見了，心中暗付：『吾今新降宋江，若不顯我些武藝，上山去必無光彩。』手提雙鎗，飛馬出陣。張清看見，大罵董平：『我和你隣近州府，唇

齒之邦，共同滅賊，正當其理！你今緣何反背朝廷？豈不自羞！」董平大

怒，直取張清。兩馬相交，軍器並舉；兩條鎗陣上交加，四隻臂環中撩亂。約

鬪五七合，張清撥馬便走。董平道：「別人中你石子，怎近得我！」

張清帶住鎗桿，去錦囊中摸出一個石子，右手纜起，石子早到。董平眼明手快，撥過了石子。張清見打不着，再取第二個石子，又打將去，董平又閃過了。

兩個石子打不着，張清却早心慌。那馬尾相銜，張清走到陣門左側，董平望後心刺一鎗來。張清一閃，鎗裏藏身，董平却搗空了，那條鎗却擲將過來。董平的馬和張清的馬兩廝並着，張清便撇了鎗，雙手把董平和鎗連臂膊只一拖，却拖不動，兩個攪做一塊。

宋江陣上索超望見，輪動大斧，便來解救。對陣鬪旺了得孫，兩騎馬齊出，截住索超廝殺。張清董平又分拆不開，索超鬪旺了得孫三匹馬攪做一團。林冲花榮呂方郭盛四將一齊盡出，兩條鎗，兩枝戟，來救董平索超。

張清見不是勢頭，棄了董平，跑馬入陣。董平不捨，直撞入去，却忘了提備石子。張清見董平追來，暗藏石子在手，待他馬近，喝聲道：「着！」董平急躲，那石子抹耳根上擦過去了，董平便回。索超攔了龔旺丁得孫，也趕入陣來。張清停住鎗，輕取石子，望索超打來。索超急躲不迭，打在臉上，鮮血迸流，提斧回陣。

且說林冲花榮把龔旺截住在一邊，呂方郭盛把丁得孫也截住在一邊。龔旺心慌，便把飛鎗揮將來，却揮不着花榮林冲。龔旺先沒了軍器，被林冲花榮活捉歸陣。這邊丁得孫舞動飛叉，死命抵敵呂方郭盛，不隄防浪子燕青在陣門裏看見，暗付道：「我這裏，被他片時連打一十五員大將；若擊他一個偏將不得，有何面目！」放下桿棒，身邊取出弩弓，搭上弦，放一箭去，一聲響，正中丁得孫馬蹄，那馬便倒，却被呂方郭盛捉過陣來。張清要來救時，寡不敵衆，只得擊了劉

唐，且回東昌府去。

太守在城上看見張清前後打了梁山泊一十五員大將，雖然折了龔旺丁得孫，也奪得這個劉唐，回到州衙，把蓋相賀。先把劉唐長枷送獄，却再商議。

且說宋江收軍回來，把龔旺丁得孫先送上梁山泊。宋江再與盧俊義吳用道：『我聞五代時，大梁王彥章，日不移影，連打唐將三十六員。今日張清無一時連打我一十五員大將，真是不在此人之下，定當是個猛將。』

衆人無語。宋江又道：『我看此人全仗龔旺丁得孫爲羽翼。如今羽翼被擒，可用良策捉獲此人。』吳用道：『兄長放心；小生見了此將出沒，久已安排定了。雖然如此，且把中傷頭領送回山寨，却教魯智深武松孫立黃信李立盡數引領水軍，安排車仗船馬，水陸並進，船馬相迎，賺出張清，便成大事。』吳用分撥已定。

再說張清在城內與太守商議道：「雖是贏了兩陣，賊勢根本未除，可使人去探聽虛實，却作道理。」只見探事人來回報：「寨後西北上，不知那裏將許多糧米，有百十輛車子；河內又有糧草船，大小有五百餘隻；水陸並進，船馬同來；沿路有幾個頭領監管。」太守道：「這賊們莫非有計？恐遭他毒手。再差人去打聽，端的果是糧草也不是。」

次日，小軍回報說：「車上都是糧草，尙且撒下米來。水中船隻，雖是遮蓋着，盡有米布袋露將出來。」張清道：「今晚出城，先截岸上車子，後去取他水中船隻。」太守助戰，一鼓而得。」太守道：「此計甚妙，只可善觀方便。」叫軍漢飽餐酒食，盡行披掛，捎掛錦袋。張清手執長鎗，引一千軍兵，悄悄地出城。是夜月色微明，星光滿天。行不到十里，望見一簇車子，旗上明寫「水滸寨忠義糧」。



張清看了，見魯智深攬着禪杖，烏直裰拽扎起，當頭先走。張清道：「這禿驢腦袋上着我一下石子！」魯智深攬着禪杖，此時自望見了，只做不知，大踏步只顧走，却忘了隄防他石子。正走之間，張清在馬上喝聲「着」，一石子正飛在魯智深頭上，打得鮮血迸流，望後便倒。張清軍馬一齊吶喊，都搶將過來。武松急挺兩口戒刀，死去救回魯智深，撇了糧車便走。

張清奪得糧車，見果是糧米，心中歡喜，不來追趕魯智深，且押送糧草，推入城來。太守見了大喜，自行收管。張清要再搶河中米船。太守道：「將軍善觀方便。」張清上馬，轉過南門。此時望見河港內糧船不計其數。張清便叫開城門，一齊吶喊，搶到河邊，都是陰雲布滿，黑霧遮天；馬步軍兵回頭看時，你我對面不見。此是公孫勝行持道法。

張清看見，心慌眼暗，却待要回，進退無路。四下裏喊聲亂起，正不知軍兵從那裏來。林冲引鐵騎軍兵，將張清連人和馬都趕下水去了。河內却是李俊張

橫張順三阮兩童，八個水軍頭領，一字兒擺開那裏。張清掙扎不脫，被阮氏三雄捉住，繩纏索綁，送入寨中。水軍頭領飛報宋江。吳用便催大小頭領連夜打城。太守獨自一個，怎生支吾得住，聽得城外四面砲響，城門開了，嚇得太守無路可逃。

宋江軍馬殺入城中，先救了劉唐；次後便開倉庫，就將錢糧一分發送梁山泊，一分給散居民。太守平日清廉，饒了不殺。宋江等都到州衙裏聚集衆人會面。只見水軍頭領，早把張清解來。衆多兄弟被他打傷，咬牙切齒，盡要來殺張清。宋江見解將來，親自直下堂階迎接，便陪話道：「誤犯虎威，請勿掛意。」邀上廳來。

說言未了，只見階下魯智深，使手帕包着頭，擎着鐵禪杖，逕奔來要打張清。宋江隔住，連聲喝退。張清見宋江如此義氣，叩頭下拜受降。宋江取酒奠地，折箭爲誓：「衆弟兄若要如此報讎，皇天不佑，死於刀劍之下。」

衆人聽了，誰敢再言。設誓已罷，衆人大笑，盡皆歡喜，收拾軍馬，都要回山。只見張清在宋公明面前舉薦東昌府一個獸醫，覆姓皇甫，名端。此人善能相馬，知得頭口寒暑病症，下藥用針，無不痊可，真有伯樂之才；原是幽州人氏；爲他碧眼黃鬚，貌若番人，以此稱爲紫鬚伯。梁山泊亦有用他處。可喚此人帶引妻小一同上山。」

宋江聞言，大喜：「若是皇甫端肯來相聚，大稱心懷。」張清見宋江相愛甚厚，隨即便去喚到獸醫皇甫端來拜見宋江并衆頭領。宋江看他一表非俗，碧眼重瞳，虬髯過腹，誇獎不已。皇甫端見了宋江如此義氣，心中甚喜，願從大義。

宋江大喜，撫慰已了，傳下號令，諸多頭領，收拾車仗糧食金銀，一齊進發；把這兩府錢糧運回山寨。前後諸軍都起。

於路無話，早回到梁山泊忠義堂上。宋江叫放出龔旺丁得孫來，亦用好言撫慰。二人叩頭拜降。又添了皇甫端在山寨，專工醫獸；董平張清亦在山寨頭

領。宋江歡喜，忙叫排宴慶賀。都在忠義堂上，各依次序而坐。

宋江看了衆多頭領，却好一百單八員。宋江開言說道：「我等兄弟自從上山相聚，但到處，並無疏失，皆是上天護佑，非人之能。今來扶我爲尊，皆托衆兄弟英勇。我今有句言語，煩你衆兄弟共聽。」吳用便道：「願請兄長約束。」宋江對着衆頭領開言，說這個主意下來，正是有分教：

三十六天罡符定數，七十二地煞合玄機。

畢竟宋公明說出甚麼主意，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回

忠義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驚惡夢

話說宋公明，一打東平，兩打東昌，回歸山寨，計點大小頭領，共有一百單八員，心中大喜；遂對衆兄弟道：『宋江自從闖了江州，上山之後，皆托賴衆兄弟英雄扶助，立我爲頭。今者，共聚得一百八員頭領，心中甚喜。自從晁蓋哥哥歸天之後，但引兵馬下山，公然保全，此是上天護佑，非人之能。縱有被擄之人，陷於繯綽，或是中傷回來，且都無事。今者，一百八人，皆在面前聚會，端的古往今來，實爲罕有！從前兵刃到處，殺害生靈，無可禳謝，我心中欲建一羅天大

醮，報答天地神明眷佑之恩：一則祈保衆弟兄身心安樂；二則惟願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衆當竭力捐軀，盡忠報國，死而後已；三則上薦昊天王早生天界，世世生生，再得相見，就行超度橫亡惡死，火燒水溺，一應無辜受害之人，俱得善道。我欲行此一事，未知衆兄弟意下若何？」

衆頭領都稱道：「此是善果好事，哥哥主見不差。」吳用便道：「先請公孫勝一清主行醮事，然後令人下山，四遠邀請得道高士，就帶醮器赴寨；仍使人收取一應香燭，紙馬，花果，祭儀，素饌，淨食，并合用一應物件。」

商議選定四月十五日爲始，七晝夜好事。山寨廣施錢財，督併幹辦。日期已近，向那忠義堂前，掛起長旛；四首堂上，紮縛三層高臺；堂內鋪設七寶三清聖像；兩班設二十八宿，十二宮辰，一切主醮星官真宰；堂外仍設盥壇；崔盧鄧齊神將，擺列已定，設放醮器齊備。請到道衆，連公孫勝，共是四十九員。

是日晴明得好，天氣和朗，月白風清。宋江盧俊義爲首，吳用與衆頭領爲次

拈香。公孫勝作高功，主行齋事，關發一應文書符命，與那四十八員道衆，每日三朝。至第七日滿散，宋江要求上天報應，特教公孫勝專拜請詞，奏聞上帝，每日三朝。

却好至第七日三更時分，公孫勝在虛皇壇第一層，衆道士在第二層，宋江等衆顛領在第三層，衆小頭目并將校都在壇下，衆皆懇求上蒼，務要拜求報應。

是夜三更時候，只聽得天上一聲響，如裂帛相似，正是西北乾方天門上。衆人看時，直豎金盤，兩頭尖，中間闊，又喚做『天門開』，又喚做『天眼開』；裏面毫光，射人眼目，霞彩繚繞，從中間捲出一塊火來，如栲栳之形，直滾下虛皇壇來。那團火遠壇滾了一遭，竟鑽入正南地下去了。

此時天眼已合，衆道士下壇來。宋江隨即叫人將鐵鍬鐵鋤頭，掘開泥土，跟尋火塊。那地下，掘不到三尺深淺，只見一個石碣，正面兩側，各有天書文字。當下宋江且教化紙滿散。

平明，齊衆道士，各贈與金帛之物，以充襯資。方纔取過石碣看時，上面乃是龍章鳳篆蝌蚪之書，人皆不識。衆道士內，有一人姓何，法諱玄通，對宋江說道：「小道家間祖上留下一冊文書，專能辨驗天書。那上面都是自古蝌蚪文字，以此貧道善能辨認。譯將出來，便知端的。」

宋江聽了大喜，連忙捧過石碣，教何道士看了，良久說道：「此石都是義士大名鐫在上面。側首一邊是「替天行道」四字，一邊是「忠義雙全」四字。頂上皆有星辰南北二斗，下面却是尊號。若不見責，當以從頭一一數宣。」

宋江道：「幸得高士指迷，緣分不淺。倘蒙見教，實感大德。唯恐上天見責之言，請勿藏匿；萬望盡情剖露，休遺片言。」

宋江喚過聖手書生蕭讓用黃紙謄寫。何道士乃言：「前面有天書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後也有天書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下面註着衆義士的姓名：

「石碣前面書梁山泊天罡星三十六員：



『天魁星』——呼保義宋江

『天機星』——智多星吳用

『天勇星』——大刀關勝

『天猛星』——霹靂火秦明

『天英星』——小李廣花榮

『天富星』——撲天鵬李應

『天孤星』——花和尚魯智深

『天立星』——雙鎗將董平

『天暗星』——青面獸楊志

『天空星』——急先鋒索超

『天異星』——赤髮鬼劉唐

『天微星』——九紋龍史進

天罡星——玉麒麟盧俊義

天閒星——入雲龍公孫勝

天雄星——豹子頭林冲

天威星——雙鞭呼延灼

天貴星——小旋風柴進

天滿星——美髯公朱仝

天傷星——行者武松

天捷星——沒羽箭張清

天佑星——金鎗手徐寧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

天殺星——黑旋風李逵

天究星——沒遮欄穆弘

『天退星』——插翅虎雷橫

天壽星——混江龍李俊

『天劍星』——立地太歲阮小二

天平星——船火兒張橫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

天損星——浪裏白條張順

『天敗星』——活閻羅阮小七

天牢星——病關索楊雄

『天慧星』——拚命三郎石秀

天暴星——兩頭蛇解珍

『天哭星』——雙尾蝎解寶

天巧星——浪子燕青

『石碣背面書地煞星七十二員：

『地魁星』——神機軍師朱武

地煞星——鎮三山黃信

『地勇星』——病尉遲孫立

地傑星——醜郡馬宣贊

『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

地威星——百勝將韓滔

『地英星』——天目將彭玘

地奇星——聖水將軍單廷珪

『地猛星』——神火將軍魏定國

地文星——聖手書生蕭讓

「地正星——鐵面孔目裴宣

「地闇星——火眼狻猊鄧飛

「地暗星——錦豹子楊林

「地會星——神算子蔣敬

「地佑星——賽仁貴郭盛

「地獸星——紫髯伯皇甫端

「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

「地默星——混世魔王樊瑞

「地狂星——獨火星孔亮

「地走星——飛天大聖李袞

「地明星——鐵笛仙馬麟

「地退星——翻江蜃童猛

「地闢星——摩雲金翅歐鵬

「地強星——錦毛虎燕順

「地輔星——轟天雷凌振

「地佐星——小溫侯呂方

「地靈星——神醫安道全

「地微星——矮脚虎王英

「地暴星——喪門神鮑旭

「地猖星——毛頭星孔明

「地飛星——八臂哪吒項充

「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堅

「地進星——出洞蛟童威

「地滿星——玉幡竿孟康

「地遂星」——通臂猿侯健

「地周星」——跳涧虎陳達

「地隱星」——白花蛇楊春

「地異星」——白面郎君鄭天壽

「地理星」——九尾龜陶宗旺

「地俊星」——鐵扇子宋清

「地樂星」——鐵叫子樂和

「地捷星」——花項虎鬻旺

「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孫

「地鎮星」——小遮欄穆春

「地禰星」——操刀鬼曹正

「地魔星」——雲裏金剛宋萬

「地妖星」——摸着天杜遷

「地幽星」——病大蟲薛永

「地僻星」——打虎將李忠

「地空星」——小霸王周通

「地孤星」——金錢豹子湯隆

「地全星」——鬼臉兒杜興

「地短星」——出林龍鄒潤

「地角星」——獨角龍鄒閏

「地囚星」——旱地忽律朱貴

「地藏星」——笑面虎朱富

「地伏星」——金眼彪施恩

「地平星」——鐵臂膊蔡福

「地損星——枝花蔡慶

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

「地察星——青眼虎李雲

地惡星——沒面目焦挺

「地醜星——石將軍石勇

地數星——小尉遲孫新

「地陰星——母大蟲顧大嫂

地刑星——菜園子張青

「地壯星——母夜叉孫二娘

地劣星——活閃婆王定六

「地健星——險道神郁保四

地耗星——白日鼠白勝

「地賊星——鼓上蚤時遷

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

當時何道士辨驗天書，教蕭讓寫錄出來；讀罷，衆人看了，俱驚訝不已。宋

江與衆頭領道：「鄧狼小吏原來上應星魁；衆多兄弟也原來都是一會之人；上天顯應，合當聚義。今已數足，分定次序，衆頭領各守其位，各休爭執，不可逆了天言。」衆人皆道：「天地之意，理數所定，誰敢違拗。」宋江遂取黃金五十兩酬謝何道士。其餘道衆，收得經費，收拾醮器，四散下山去了。

且不說衆道士回家去了。只說宋江與軍師吳學究朱武等計議：堂上要立一

面牌額，大書『忠義堂』三字。斷金亭也換個大牌匾，前面冊立三關。忠義

堂後建築鴈臺一座，頂上正面大廳一所，東西各設兩房：（正廳供養晁天王靈位）東邊房內，宋江吳用呂方郭盛；西邊房內，盧俊義公孫勝孔明孔亮。

第二坡，左一帶房內：朱武黃信孫立蕭讓裴宣；右一帶房內：戴宗燕青張清安道全皇甫端。忠義堂左邊：掌管錢糧倉廩收放，柴進李應蔣敬凌振；右邊：花榮樊瑞項充李袞。山前南路第一關，解珍解寶守把；第二關，魯智深武松守把；第三關，朱全雷橫守把；東山一關，史進劉唐守把；西山一關，楊雄石秀守把；北山一關，穆弘李逵守把。

六關之外，置立八寨：有四旱寨，四水寨。正南旱寨：秦明索超歐鵬鄧飛；正東旱寨：關勝徐寧宣贊郝思文；正西旱寨：林冲董平單廷珪魏定國；正北旱寨：

呼延灼楊志韓滔彭玘。東南水寨：李俊阮小二；西南水寨：張橫張順；東北水寨：阮小五童威；西北水寨：阮小七童猛。

其餘各有執事。從新置立旌旗等項。山頂上立一面杏黃旗，上書『替天行道』四字。忠義堂前，繡字紅旗二面：一書『山東呼保義』，一書『河北玉麒麟』。外設飛龍飛虎旗，飛熊飛豹旗，青龍白虎旗，朱雀玄武旗，黃鉞白旄，青旛皂蓋，緋纓黑纛；中軍器械外，又有四斗五方旗，三才九曜旗，二十八宿旗，六十四卦旗，週天九宮八卦旗，一百二十四面鎮天旗：——盡是侯健製造。金大堅鑄造兵符印信。

一切完備，選定吉日良時，殺牛宰馬，祭獻天地神明。掛上忠義堂斷金亭牌額，立起『替天行道』杏黃旗。當日宋江大設筵宴，親捧兵符印信，頒布號令：——

『諸多大小兄弟，各各管領，悉宜遵守，毋得違誤，有傷義氣。如有

敢違不遵者，定依軍法治之，決不輕恕。

『計開：——

『梁山泊總兵都頭領二員：呼保義宋江，玉麒麟盧俊義。掌管機密軍師二員：智多星吳用，入雲龍公孫勝。一同參贊軍務頭領一員，神機軍師朱武。掌管錢糧頭領二員：小旋風柴進，撲天鵬李應。

『馬軍五虎將五員：大刀關勝，豹子頭林冲，霹靂火秦明，雙鞭呼延灼，雙鎗將董平。

『馬軍大驍騎兼先鋒使八員：小李廣花榮，金鎗手徐寧，青面獸楊志，急先鋒索超，沒羽箭張清，美髯公朱全，九紋龍史進，沒遮欄穆弘。

『馬軍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一十六員：鎮三山黃信，病尉遲孫立，醜郡馬宣贊，井木犴郝思文，百勝將韓滔，天目將彭玘，聖水將軍單廷珪，神火將軍魏定國，摩雲金翅歐鵬，火眼狻猊鄧飛，錦毛虎燕順，鐵



雷仙馬麟，跳澗虎陳達，白花蛇楊春，錦豹子楊林，小霸王周通。

『步軍頭領一十員：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赤髮鬼劉唐，插翅虎雷橫，黑旋風李逵，浪子燕青，病關索楊雄，拚命三郎石秀，兩頭蛇解珍，雙尾蝎解寶。』

『步軍將校一十七員：混世魔王樊瑞，喪門神鮑旭，八臂哪吒項充，飛天大聖李袞，病大蟲薛永，金眼彪施恩，小遮攔穆春，打虎將李忠，白面郎君鄭天壽，雲裏金剛宋萬，摸着天杜遷，出林龍鄒淵，獨角龍鄒閏，花項虎鬬旺，中箭虎丁得孫，沒面目焦挺，石將軍石勇。』

『四寨水軍頭領八員：混江龍李俊，船火兒張橫，浪裏白條張順，立地太歲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閻羅阮小七，出洞蛟童威，翻江蜃童猛。』

『四店打聽聲息，邀接來賓頭領八員：東山酒店，小尉遲孫新，母大蟲』

顧大嫂；西山酒店，菜園子張青，母夜叉孫二娘；南山酒店，旱地忽律朱貴，鬼臉兒村興；北山酒店，催命判官李立，活閃婆王定六。

「總探聲息頭領一員，神行太保戴宗。軍中走報機密步軍頭領四員：

鐵叫子樂和，鼓上蚤時遷，金毛犬段景住，白日鼠白勝。守護中軍馬

軍驍將二員：小溫侯呂方，賽仁貴郭盛。守護中軍步軍驍將二員：毛

頭星孔明，獨火星孔亮。專管行刑劊子二員：鐵臂膊蔡福，一枝花蔡

慶。專掌三軍內探事馬軍頭領二員：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

「掌管監造諸事頭領一十六員：行文走檄調兵遣將一員，聖手書生蕭

讓；定功賞罰軍政司一員，鐵面孔目裴宣；考算錢糧支出納人一員，神

算子蔣敬；監造大小戰船一員，玉旛竿孟康；專造一應兵符印信一員，

玉臂匠金大堅；專造一應旌旗袍襖一員，通臂猿侯健；專治一應馬匹獸

醫一員，紫髯伯皇甫端；專治內外科諸病醫士一員，神醫安道全；監督

打造一應軍器鐵件一員，金錢豹子湯隆；專造一應大小號炮一員，轟天雷凌振；起造修緝房舍一員，青眼虎李雲；屠宰牛馬豬羊牲口一員，操刀鬼曹正；排設筵宴一員，鐵扇子宋清；監造供應一切酒筵一員，笑面虎朱富；監築梁山泊一應城垣一員，九尾龜陶宗旺；專一把捧「帥」字旗一員，險道神郁保四。

「宣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梁山泊大聚會，分調人員告示。」

當日梁山泊宋公明傳令已了，分調衆頭領已定，各各領了兵符印信。筵宴已畢，人皆大醉，衆頭領各歸所撥房舍。中間有未定執事者，都於雁堂前後駐劄聽調。號令已定，各各遵守。

明日，宋江鳴鼓集衆，都到堂上，焚一爐香，又對衆人道：「今非昔比，我有片言：我等既是天星地曜相會，必須對天盟誓，各無異心，生死相托，忠難相扶，

一同扶助宋江，仰答上天之意。」衆皆大喜，齊聲應道：「是。」各人拈香已罷，一齊跪在堂上，宋江爲首，誓曰：——

「維宣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梁山泊義士：宋江，盧俊義，吳用，公孫勝，關勝，林冲，秦明，呼延灼，花榮，柴進，李應，朱仝，魯智深，武松，董平，張清，楊志，徐寧，索超，戴宗，劉唐，李逵，史進，穆弘，雷橫，李俊，阮小二，張橫，阮小五，張順，阮小七，楊雄，石秀，解珍，解寶，燕青，朱武，黃信，孫立，宣贊，郝思文，韓滔，彭玘，單廷珪，魏定國，蕭讓，裴宣，歐鵬，鄧飛，燕順，楊林，凌振，蔣敬，呂方，郭盛，安道全，皇甫端，王英，扈三娘，鮑旭，樊瑞，孔明，孔亮，項充，李袞，金大堅，馬麟，童威，童猛，孟康，侯健，陳達，楊春，鄭天壽，陶宗旺，宋清，樂和，龔旺，丁得孫，穆春，曹正，宋萬，杜遷，薛永，施恩，李忠，周通，湯隆，杜興，鄒淵，鄒

閨，朱貴，朱富，蔡福，蔡慶，李立，李雲，焦挺，石勇，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王定六，郁保四，白勝，時遷，段景住：——同秉至誠，共立大誓：

『竊念江等昔分異地，今聚一堂；準星辰爲弟兄，指天地作父母。一百八人，人無同面，面面崢嶸；一百八人，人各一心，心心皎潔。樂必同樂，憂必同憂；生不同生，死必同死。既列名於天上，無貽笑於人間。一日之聲氣既孚，終身之肝膽無二。倘有存心不仁，削絕大義，外是內非，有始無終者，天昭其上，鬼闕其旁；刀劍斬其身，雷霆滅其跡；永遠沈于地獄，萬世不得人身！報應分明，神天共察！』

誓畢，衆人同聲發願：『但願生生相會，世世相逢，永無間阻，有如今日！』

當日衆人歃血飲酒，大醉而散。

看官聽說：——這裏方是梁山泊大聚義處。

是夜盧俊義歸臥帳中，便得一夢，夢見一人，其身甚長，手挽寶弓，自稱『我是稽康，要與大宋皇帝收捕賊人，故單身到此。汝等及早各自縛，免得費我手脚！』

盧俊義夢中聽了此言，不覺怒從心發，便提朴刀，大踏步起上，直戳過去，却戳不着。原來刀頭先已折了。盧俊義心慌，便棄手中折刀，再去刀架上揀時，

只見許多刀，鎗，劍，戟，也有缺的，也有折的，齊齊都壞，更無一件可以抵敵。

那人早已起到背後。盧俊義一時無措，只得提起右手拳頭，劈面打去，却被那人只一弓梢，盧俊義左臂早斷，撲地跌倒。那人便從腰裏解下繩索，細縛做一塊，拖去一個所在。

正中間排設公案。那人南面正坐，把盧俊義推在堂下草裏，似欲勘問之狀。只聽得門外却有無數人哭聲震地。那人叫道：『有話便都進來！』只見無數人

一齊哭着，膝行進來。

盧俊義看時，却都綁縛着，便是宋江等一百七人。盧俊義夢中大驚，便問段景住道：『這是甚麼緣故？誰人擒獲將來？』段景住却跪在後面，與盧俊義正近，低低告道：『哥哥得知員外被捉，急切無計來救，便與軍師商議，除非行此一條苦肉計策，情願歸附朝廷，庶幾保全員外性命。』

說言未了，只見那人拍案罵道：『萬死狂賊！你等造下彌天大罪，朝廷屢次前來收捕，你等公然拒殺無數官軍！今日却來搖尾乞憐，希圖逃脫刀斧！我若今日赦免你們時，後日再以何法去治天下！況且狼子野心，正自信你不得！我那削子手何在？』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聲令下，壁衣裏蜂擁出行刑削子二百一十六人，兩個服侍一個，將宋江盧俊義等一百單八個好漢在於堂下草裏一齊處斬。

盧俊義夢中嚇得魂不附體；微微閃開眼看堂上時，却有一個牌額，大書『天下

太平「四個青字」。

詩曰：——

太平天子當中坐，清慎官員四海分。

但見肥羊寧父老，不聞嘶馬動將軍。

叨承禮樂爲家世，欲以謳歌寄快文。

不學東南無諱日，却吟西北有浮雲。

★ ★ ★

大抵爲人土一丘，百年若個得齊頭！

完租安穩尊於帝，負驢奇溫勝若裘。

子建高才空號虎，莊生放達以爲牛。

夜寒薄醉搖柔翰，語不驚人即便休！